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再版

現代青年文庫

實價國幣六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輯者  
出版者  
發行人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經售處外埠各大書局

李協和

大方書局

李寶藏  
上海四馬路山東路一四三號

大方書局

九州書局  
每四馬路

新文化書社  
每四馬路

|         |       |    |       |    |
|---------|-------|----|-------|----|
| 文學常識    | ..... | 五波 | ..... | 三  |
| 小說常識(一) | ..... | 五波 | ..... | 三  |
| 小說常識(二) | ..... |    | ..... | 六  |
| 詩歌常識(一) | ..... |    | ..... | 九  |
| 詩歌常識(二) | ..... |    | ..... | 二二 |
| 小品常識    | ..... |    | ..... | 二六 |

### 遊戲文選

|                    |       |  |       |    |
|--------------------|-------|--|-------|----|
| 戲擬吳王張氏誠復瑤臺第一妃徐姬詔   | ..... |  | ..... | 一九 |
| 心譚法大臣撲馬萬能上拿破嶺第三勸進表 | ..... |  | ..... | 二〇 |
| 又表                 | ..... |  | ..... | 二〇 |
| 又表                 | ..... |  | ..... | 二一 |
| 某校書天竺進香疏           | ..... |  | ..... | 二二 |
| 戲擬妓女陳情書(仿李密陳情表)    | ..... |  | ..... | 二二 |

|               |     |
|---------------|-----|
| 戲擬美女與醜夫離婚訴狀   | 二一三 |
| 戲擬醜夫與美女離婚辯訴狀  | 二一四 |
| 白虱控木虱狀        | 二一四 |
| 戲與孔方兄書        | 二一五 |
| 阿芙蓉致玉秋皮絲雪茄諸友書 | 二一六 |
| 玉秋皮絲雪茄合覆阿芙蓉書  | 二一八 |
| 黃金致傲骨書        | 二一九 |
| 爲拆白黨辯護書       | 二二〇 |
| 戲擬醋罐致油瓶書      | 二二一 |
| 油瓶答醋罐書        | 二二一 |
| 鼻涕致臭汗書        | 二二二 |
| 臭汗覆鼻涕書        | 二二三 |
| 戲擬西施致無鹽鍾離春書   | 二二四 |
| 懼內者言          | 二二四 |
| 吹牛者言          | 二二六 |
| 相人者言          | 二二七 |
| 拍馬者言          | 二二八 |
| 知事試序          | 二二九 |

春夜宴勾欄院序……………三九  
 驚脚大少序……………四〇

遊記選

東園夢遊記……………唐思義……………四一  
 澤州西山宴遊記……………吳克寬……………四二  
 記遊……………李孔嘉……………四二  
 後湖秋泛記……………薛劍英……………四三  
 遊白石山記……………王先獻……………四四  
 黃山遊記……………畢昌進……………四四  
 西湖遊記……………文思安……………四六  
 廬江風景記……………陳國珍……………四七  
 行旅錫蘇琴記……………王承編……………五〇  
 蘇州名勝紀遊……………王叔明……………五三

日記選

馬上日記……………六二

# 情書選

|                       |    |
|-----------------------|----|
| 給某女友的一封信.....         | 七一 |
| 寫給愛人的第一封信.....        | 七二 |
| 寫給愛人的第二封信.....        | 七三 |
| 寫給愛人的第三封信.....        | 七四 |
| 你做了一個梁山伯我做了一個祝英台..... | 七五 |
| 宛比似嚼橄欖一般.....         | 七九 |
| 一時一刻都忘不了你呢.....       | 八〇 |
| 代牽牛答織女書.....          | 八二 |
| 代織女答牽牛書.....          | 八三 |
| 擬未婚妻致未婚夫書.....        | 八四 |
| 擬未婚夫復未婚妻書.....        | 八五 |
| 爲某校書致某君書.....         | 八六 |
| 代某君覆某校書書.....         | 八六 |
| 爲吳彤瑛復劉若華書.....        | 八七 |
| 爲江筠秋致吳英仲書.....        | 八八 |
| 代寶瑜女士覆吳君書.....        | 八九 |

|             |    |
|-------------|----|
| 擬戴峯覆琴卿女史書   | 八九 |
| 爲某公子答吳衫霞校書書 | 九〇 |
| 爲吳彩霞校書致某公子書 | 九〇 |
| 擬韻蘭女士寄夫書    | 九一 |
| 擬陸君答韻蘭女士書   | 九二 |
| 代月梅女士致征夫書   | 九三 |
| 代新嫁娘致征夫書    | 九三 |
| 代徵夫覆新嫁娘書    | 九四 |
| 擬新嫁娘覆某女士書   | 九五 |
| 初戀          | 九六 |
| 楊鳴秋         | 九六 |

## 情詩選

|           |      |     |
|-----------|------|-----|
| 寄寒衣       | 葉劉氏  | 一一〇 |
| 寒夜與露宮花史聯句 | 尤西堂  | 一一〇 |
| 妙光閣感悼     | 龔定庵  | 一一〇 |
| 秋心院本事     | 眠鶴道人 | 一一〇 |
| 爲春鏡樓主寄韓幕府 | 眠鶴道人 | 一一一 |
| 可憐詞       | 袁聽濤  | 一一一 |

|            |     |     |
|------------|-----|-----|
| 紀夢         | 李定夷 | 一一二 |
| 歲暮書感       | 李定夷 | 一一二 |
| 寄遠卿        | 李定夷 | 一一二 |
| 偶見         | 莊通百 | 一一二 |
| 久不得紉卿書詩以詢之 | 莊通百 | 一一二 |
| 懷紉卿        | 莊通百 | 一一二 |
| 寄桂卿        | 鄭當時 | 一一三 |
| 絕命詞        | 侯夫人 | 一一三 |
| 有寄         | 李香君 | 一一三 |
| 妬花歌        | 唐伯虎 | 一一四 |
| 玉英曲        | 吳東園 | 一一四 |
| 樂婦詞        | 何英蓮 | 一一四 |
| 答內         | 馬寒中 | 一一五 |
| 春日         | 蔣紉蘭 | 一一五 |
| 秋曉憶外       | 蔣紉蘭 | 一一五 |
| 秋閨         | 蔣紉蘭 | 一一五 |
| 悼外         | 黃夫人 | 一一五 |
| 感事         | 畢希卓 | 一一六 |

|               |      |     |
|---------------|------|-----|
| 寒夜不寐善持君送被口占答之 | 龔定庵  | 一二六 |
| 定情詩爲韋孝廉作      | 眠鶴道人 | 一二六 |
| 艷體集唐          | 徐吁公  | 一二六 |
| 擬香詞           | 鄭逸梅  | 一二七 |
| 新嘉輝題壁         | 佚名   | 一二七 |
| 送耐甫歸澄江        | 殷沈氏  | 一二七 |
| 悼外            | 吳蕙仙  | 一二八 |
| 悼亡            | 汪 增  | 一二八 |
| 相思曲           | 趙亭亭  | 一二八 |
| 相窺曲           | 眠鶴道人 | 一二八 |
| 答所歡           | 季貞一  | 一二九 |
| 古別離           | 丁雲巢  | 一二九 |
| 寄懷耐甫          | 殷沈氏  | 一二九 |
| 贈別            | 殷韻樓  | 一二九 |
| 閨怨            | 吳國棟  | 一二九 |
| 創作小說選         |      |     |
| 超人            | 冰心女士 | 一三〇 |



|               |          |     |
|---------------|----------|-----|
| 雲夜·····       | 霍毅夫····· | 一三六 |
| 殘春·····       | 郭沫若····· | 一四一 |
| 業障·····       | 方光燾····· | 一五四 |
| 慈母的心·····     | 王貢三····· | 一六〇 |
| 慈母之死·····     | 王茨蓀····· | 一六六 |
| 憧憬·····       | 雷 夢····· | 一七四 |
| 覺悟者之末路·····   | 黎烈文····· | 一八七 |
| 一個貞烈的女孩子····· | 夫 庵····· | 一九五 |
| 失戀後·····      | 徐 難····· | 一九七 |
| 命命鳥·····      | 許地山····· | 二一六 |
| 苦雨淒風·····     | 梁實秋····· | 二三二 |
| 魔帥同他的鴉栗·····  | 莎 子····· | 二三九 |
| 牧羊哀話·····     | 沫 若····· | 二四三 |
| 炸彈·····       | 白 塵····· | 二五二 |
| 姊妹·····       | 歐陽山····· | 二五八 |
| 旅途·····       | 許 傑····· | 二七二 |

# 現代青年文庫

## 常識選

### 文學常識

玉波

文學同志們：

是晚上十一點鐘的時候了。你們也許已經呼呼地踏入了睡鄉，正做很快樂的夢吧。但是，我呢，卻剛剛開始打起精神來和你們寫信。本來，我們賣文糊口的人，生活就是這樣困苦顛倒的啊！

閒話少說，言歸正題吧，在前一章裏，我已經和你討論過文學常識的重要，及其獲得的方法。現在，我來談談文學常識的分類。

從上章所舉應讀的書籍看來，文學常識是可以分成無數種的；換言之，牠們中間的每一種，都可以叫做文學常識，其實，知還不僅僅有那麼一點呢，凡是有關於文學的理論、敘述、紀載等，都可以說是文學常識，牠的範圍是無限的廣大。

文學常識既然有這樣廣大的範圍，那末，要把牠分類起來，不是很困難嗎？不錯，如果拿這樣大的範圍去分類，無疑的，是很困難的。不過，在這裡所說的文學常識，牠的範圍卻是很狹的，因為我們只須在創作方面來說的緣故。

這就是說：除了作品方面的常識以外，其他的常識，在這裡是不必談的；因為那些東西，可由你們

自己讀書去領悟，去體會，而且事實上，即使談，也不勝其談，所以，我們在這里只以作品的範圍為據根，來談文學常識的分類。因為只有這纔是我們以下所討論的。

照上面的說法，到底文學常識可以分成多少種類呢？請你們注意下列的分類：

- (一) 小說的常識
- (二) 戲劇的常識
- (三) 詩歌的常識
- (四) 小品文的常識
- (五) 兒童文學的常識
- (六) 文藝批評的常識

前列五項都是屬於文學作品的，本在我們應說的範圍之內；只有第六項，卻不是屬於文學作品的，而是屬於批評文字之內的。不過因了牠和上面五種很有關係，所以，我也附在這里談論一下。像上面這樣的分類，當然不是完美的文學常識的分類。但是，為什麼需要呢？

這是因為我們原來的目的，並不存於分類，而在於暫且把牠們分出，以便後面陸續去討論的緣故。也就是說：爲了討論的便利計，我們纔先把牠們分類出來。當然，像上面的分類，是不能包括一切文學常識的。

文學同志們，上面那封和這封信，不過是一篇聯合的序文罷了。關於文學常識的真正的討論，要從下面纔開始呢。

你們的朋友，x x。

## 小說常識(一)

玉波

文學青年們：

這又是個難題啊！在這樣小的篇幅裏面，談這樣龐大而複雜的問題，當然是很難開口的。實在，小說的範圍太寬廣了，而且包括許多小的問題和材料，非有一本長篇巨著的地位，是難能說得透澈，詳細的。即是小說的常識這個題目，其範圍也是很廣大的，也決不是幾千字所能了事的。

那末，到底怎樣辦法呢？

據我個人的意思，我們可以用兩個原則來解決這個困難。即是：

(一) 把最必需的，最重要的說出來。

(二) 把人家所不會說過的說出來。

根據上面兩個原則，來談談小說的常識，我想，定能獲得很好的結果。所謂常識，當然是最普遍，最基本的知識，像這樣的文學常識，是每一個文學青年所必須知道的。其他次要的知識，我們真是說不勝說，那只有放棄之一法。

在另一方面來說，有些不甚重要的，而又有點重要的知識，卻往往被人家疏忽過了；像這樣的材料，就是我們現在所要說的，因為在一般的小說理論書上，牠們是大致被忽略的，所以，你們無從得知。我能夠在這裡把牠們提出來，那末，對於你們是再好不過的。

現在，我們且談到本題上來吧。在小說廣大的領域中，我們提出什麼最必需的，最重要的東西呢？首先，我們所要討論的，就是小說的定義，你們研究文學的青年們，能夠順口說得出什麼是小說嗎？我

看，你們十個有九個是說不出的。

請你們先看看托爾斯泰在什麼是藝術一書裏所說的話：

「藝術是人類底一種活動力是在一個人有意識地用某種外面的符號，把自己經驗過的情感傳語別人，使別人被這些感情感染了，並且也經驗這些感情。」

上面所說的話，是指藝術而說的小說既然是藝術的一種，那末，這話當然也是適合的。如果我們把牠拿來當做小說的定義，而加以一番詳細的解釋，那是很正確的了。

什麼是小說呢？

我們可以得一答案如下：

「小 一 小說是人類的一種活動力，一個人可以有意識地用語言文字，把他自己所經驗過的情感傳給人家，使人家有着和他同樣的情感，即所謂共鳴。」

現在，更進一步，把這段話解釋起來吧。凡是人類，他就有一種創作的衝動。譬如說，我們不幸受過了某種痛苦，一到事後，就想把我們自己所受的痛苦告訴給我們的朋友，使他們對我們表示同情。這就是所謂人類的活動力使然，也就是創作的衝動使然。

如果我們能夠用言語文字，把所受的痛苦寫出來，使人家看了，也會有像我們自己受痛苦時的情感，使他自然而然地傾向於我們，為我們表示同情，那末，像這樣的文字，就可以叫做小說。這樣說來，你們總會懂得小說的意義了吧。

為了節省篇幅起見，我們不能再往下談論小說的定義了。現在，我們談談小說是怎樣寫成的。大概說來，你們對於這個問題，也怕不能有圓滿的答復吧。這也難怪你們，因為你們也許還不會寫過小

說，即使寫過，也怕沒有個適當的方法。

現在，我來依次講給你們聽吧。

首先，你們必須做一番寫作前的準備工作。說到準備工作，我們又可以分成下列幾種：

(一) 要有豐富的生活

(二) 要有精密的觀察

(三) 要有多讀的習慣

(四) 要有想像力

你們要知道，小說是表現人生的現象的。如果你們所經過的生活有限，那末，你們根本就沒有什麼值得表現的。如果不加以一番精密的觀察，那末，你們雖然活到百歲，經過千種不同的生活，仍然表現不出什麼東西來。

有了前面兩種工作，還是不夠的。你們必須有多讀書的習慣，因為在別人的作品裏，你們可以得到一些很好的生活經驗，這些是你們所不能觀察出來的東西。最後，還要有充分的想像力。因為你們不能專靠生活的經驗，原來我們的生命很短促，人生的現象何止千千萬萬，事實上，我們不能一一加以觀察。那就有待於想像力了。以上所說的四項，就是你們寫小說的準備工作。

於是，你們放大胆子，提起筆來寫作就是。不過，在開始寫作的時候，必須加以一番思索。這是有益於作品本身的。在這離寫作最近的時候，有幾款是要注意的，譬如：

(一) 計劃作品的內容和形式

(二) 寫出一個大綱目

把這兩步打算好了之後，那末，你們就可以提筆來寫作了。在寫作的時候，你們不妨慎重從事，千萬不可潦草塞責。再者，在寫成之後，你們自己必須加以一番修改的工作，儘可以大加刪改，只要你們自己觀得不好。這樣一來，於是，你們便寫成了一篇小說。

本來還有許多事要注意的，但是，受了篇幅的限制，我們也只好放棄了。總之，寫作的方法很多，你們自己可以去理會就是了。

你們的同志，××。

## 小說常識(二)

愛好文學的人們

在這章裏，我和你們討論一些什麼呢？

我來和你們討論一件向來被人忽視的事情。即是小說的通俗化這情。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來，是因了三件事情促成的。三件什麼事情呢？

第一，張恨水著啼笑因緣之暢銷。這部小說為什麼會有那樣衆多的讀者呢？這並不是因為牠是一部章回體小說，而是因為牠的題材、思想和文字通俗的緣故。

第二，我去訪看傅東華，已經是兩年前的事。我們除接洽正當的事情以外，就提出了小說通俗化的問題來。他說到日本的菊池寬，也說到我國的張恨水，讚美着他倆作品的通俗化。雖說後者比不上前者，但是在通俗化這一點上，是相同的。記得我好像是這樣說的：

在中國，小說的銷路比較地好的，要推張恨水和張資平兩人，因為他們的作品，可說是近於通俗

化的，不過，他們也各有各的缺點。就是張恨水在作品裏所表現的思想太陳腐，所描寫的故事和人物，太含有封建社會的成分。而張資平呢，總是千篇一律地描寫三角和多角戀愛，而所用的文字又較高深，只合於一般小資產階級的口味。所以我們要有機會的話，應該創作一種真正的通俗化的小說。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要有一番新的改革！

你的話說得不錯，其實，我早有和你同樣的意見呢。我想：通俗化的小說在我國將來一定有發旺可能。最好我們能夠有工夫去寫作這一類的作品。我們不僅僅得到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讀而且要得到大多數工農商的讀者。

當時談話的情形，大概就是這樣的。

第三，今年有幾部小說被攝製成影片。如茅盾的春蠶，子夜（這部尚未製成），以及某人的豐年等，都從書本上移到了銀幕上的。這不能不說是牠們應該趨向通俗化的證明。

有了上面三件事實的發生，於是，我時常想起了小說的通俗化這個問題。所以，趁今天和你們通信的機會，來和你們討論一下。

本來小說是描寫人生的。但是，一般小說家都因了自己出身於上中層階級，所以，他們取材的範圍總不出他們自己的階級。於是，他們的作品就不適合工農商的口味了。因為中下層階級的人民，畢竟佔多數，只描寫少數人民的作品，當然不是通俗的。也可說通俗化的小說，總是描寫整個人生的。而不通俗化的小說，當然所描寫的人生，只是一小部分的，不完全的。

那末，當然，描寫整個人生的，大多數工農商的小說，可以獲得廣大的讀者。這是無疑的。把社會的意義和價值丟開不說，退一步只就作者自身的利益來說，也應該寫作通俗化的小說。



聰明的文學青年們，你們覺得我們這樣的主張怎樣呢？我想，你們定會和我們同情的吧。到了這裏，我們可以進一步，來研究通俗化小說的意義。那末，什麼是通俗化的小說呢？據我們的見解，通俗化的小說，我們可以從兩方面去認識，即是內容和形式兩方面。如下列的條件，你們可以從牠們認識通俗化的小說：

(一) 內容

- a. 思想
- b. 題材
- c. 故事
- d. 人物
- e. 背景

(二) 形式

- a. 描寫
- b. 文字
- c. 形式
- d. 作風

現在，我們可以分開來解釋一下。通俗化的小說應該有怎樣的內容呢？

第一，牠的思想要大衆化。

第二，牠的題材最好取之於工，農，商階級。

第三，牠的故事最好取之於他們自己的固有的，而加以改造；或是爲他們所熟悉的。

第四，牠的人物不拘，不過最好以他們自己爲主人翁。

第五，牠的背景，不消說，也應該取之於牠們自己的，或是他們所常見的。

通俗小說應該有怎樣的形式呢？

第一，牠的描寫要單純，而有力量。

第二，牠的文字要簡潔而明瞭。

第三，牠的形式要簡單而通常。

第四，牠的作風要奮鬥而有生氣。

文學青年們，你們看了上列那些條件，總會對通俗化的小說有個印象了吧。關於小說的常識，就算這樣完了。我和你們一連寫了三四封信，累得我一夜未睡。朋友們，現在你們已經晨興，可是我呢，卻反常地要睡了。

你們的朋友，××。

## 詩歌常識（一）

文學青年們：

在這封信裏，我要和你們談論詩歌的常識了。以我這個從來不善作詩的人，來和你們談論詩，怕是個大大的笑話吧。但是，爲了自己所預定的內容所迫，我也只好勉強從事了。

年輕的讀者們，你們看看我所處的這個小小的亭子間多麼富有詩意啊！室內的佈置很簡單，一

床，一椅，一寫字檯，和一書架罷了。每當夜深一兩點鐘，我便坐在檯前，預備開始我照例的工作。

顯露在我眼前的東西是文且略，參考書略，原稿紙略，插滿鮮花的花瓶略，玻璃茶杯略，香煙略，火柴略等等用具，除此而外，就只有個老是睡不醒的妻，和一隻綠罩的雷燈，陪着我來度過這寂靜的秋夜。當我拿着自來水筆，手托着頤深思的時候，除了聽聽遠處自來水廠的機器聲，和一聲兩聲犬吠外，心兒是靜靜的，有如那荒徑旁的古井。

但是，朋友們，雖說我夜夜置身於這個充滿詩趣的環境裏，卻不能寫出一首像日本俳句般的小詩來！你們想這是多麼使我發愁的事情啊！

我有銳敏的感覺，有熱烈的情緒，也有顯想做詩人的雄心，也有豐富的材料，但是，卻不能寫出詩來。爲了要在大都市裏苟延殘喘，爲了一家老小的溫飽，我只好放棄了我的野心，來做些所不願做的文章。啊，我悲哀，因了我不能變成個豪放的詩人，感到了永不能磨滅的悲哀！

年輕的朋友們，你們總比我幸福的，是不會爲妻室兒女所累的那末，你們勇敢地踏入詩的樂園裏去吧。春天的花，夏天的雲，秋天的月，冬天的雪，田野，都市，以及大自然的一切，都是你們歌頌的好材料。在清晨，在黃昏，在深夜，你們自由地去歌唱吧。

好吧，上面這段文字，就當做我寫詩歌常識的序幕吧。現在，我要和你們談到正題上來了。詩歌是什麼呢？你們當然會這樣問我的。

照例，我來簡單地回答一下。關於詩歌的定義，實在太多了，各家有各家的解釋，參差歧異，各有不同。如果我們那把他們的話舉出一些來，那恐怕太麻煩了；即使照辦了，也恐怕是不適意的。所以，索性把那些難得了解的定義丟開。

現在，我來放大胆子，把詩歌的意義說明在下面，請你們注意：

用日常的語言文字，把我們對於一切所發生的情緒表現出來，要有美麗的句子，要有自然的音韻和節奏。這樣作成的東西就叫做詩歌。

像上面這樣的解釋，我想是再適當不過，再容易懂不過的了。雖說詩歌之中也有些討探哲學和真理的，但是，這總是極少數；大多數還是抒情的，所以，我們簡直說牠是抒情的一種文學作品，也沒有什麼不可吧。詩歌的意義大概是這樣。

其次，我來和你們舉出詩歌的種類，請你們注意：新詩在一五四運動一前後纔產生出來；這裏所舉的種類，只是指新詩而說的。牠的歷史雖說很短促，但是，其種類卻並不見少。如

(一) 白話詩

(二) 小詩

(三) 西洋體詩

(四) 方塊體詩

(五) 散文詩

(六) 其他

上面的分類，僅僅就形式上而說的。如果從其他各方面來說，詩歌當然不僅僅有這幾種。爲了篇幅所限，我們也只好簡單從事。現在，且把上列幾類的詩，分開來稍微談談吧。

第一，白話詩。這就是新詩最初的一種形式。在格式上，雖說和舊詩不同，雖說是用白話寫成的，但是不論內容和外形，總帶着充分的舊詩詞的氣質。如當時劉大白的舊夢，就是最好的代表。至於胡適

的嘗試集，康白情的草兒等等，所帶舊詩的成分，是比較少的。

第二小詩。用短短的幾行，或一兩句寫成的詩，就是這一種。這是受日本的俳句，和印度泰戈爾的詩的影響，而產生出來的。如謝冰心的春水，繁星等，就是很好的例子。

第三，西洋體詩。新詩受着西洋詩的影響的，就屬於這一種，如王獨清，郭沫若，徐志摩等人的作品是。

方塊體詩是第四種。我看起來，這種死板而奇異的形式的詩，卻是我國的新詩人獨創出來的，用每行相等的字數，排列成一個一個正方形，或長方形的，就是這一種詩。如于賡虞，劉夢葦等人的詩，就是最好的例子。不過，到現在，牠是早已淘汰了。

至於第五種散文詩，也是受着西洋散文詩的影響而產生的。國內詩人很少有人寫牠。其他種類，還有不少。但因不甚緊要，所以，把牠們刪除了。

好吧！關於詩歌的常識，就只有這一點。這是我認為對你們不起的。

××十月十日。

## (11)

文學同志們：

在上封信裏，我已經把詩歌的定義及其種類敘述過了，在這裡，我來和你們談談詩歌寫作的經驗吧。

我雖說不會作詩，但是很喜歡作。記得剛剛踏進中學的時候，我就開始寫詩，當然，成績是不行的，

後來到了北京，常常讀到報紙副刊和雜誌上所發表的新詩，於是，我自己也模仿着那些詩的體裁，天吟唱，寫作起來。那時的情景好像着了迷似的。

不知怎的，我的詩興特別濃厚，從朝到晚，無論在什麼地方，我都在打詩的腹稿。我所見的景物，都是我的最好的詩材，即使微小得如一花一草，也能引起我充分的注意。想起那時真淺薄得可笑！自己立下了大志，一心要做個詩人。但是，這是多麼艱難的企圖啊！我一點也不會顧慮過。現在，雖說這種計劃失敗了，但是我總覺得是滿意的，因為我已經做了一次詩人的夢，就是這種夢，到現在也做不出了！現在，我把當時所做的新詩，舉出一二首來，給大家看得玩玩。

(一) 春夜

靜寂寂的春夜裏，  
只有昏暗的燈光，  
托出瘦弱的孤影。

x  
一陣陣的雁聲， x  
驚破了流浪者的心旂。

南來的使者啊，  
是否有她的消息？

x  
帶着嫩寒的吠聲， x

x

x

x

△

隨夜風從窗外吹來，  
但流浪者的靈魂，  
卻從窗內逝去了。

(二) 在鏡中

惟恐難能永遠忘記，  
我忍心把伊的玉照藏在箱底；  
啊，昨夜의 夢裏，  
在鏡中偏又見到了伊！

伊只着一件灰素的旗袍，  
憂鬱籠罩着伊的顏面，  
不瞧不睬，  
低頭斜倚着牀欄！

伊彷彿是座古希臘的石像，  
看不見往日的熱情的笑渦！  
着不見往日的勾魂的秋波！  
更看不見往日的動人的發凝！

雖只相隔咫尺，

我羞愧得不敢見伊；

啊，昨夜的夢裏，

在鏡中偏又見到了伊！

第一首是一九二七年在北平寫成的，第二首呢，是一九三〇年在上海寫成的，繼續着又寫了一些詩，如流水，故鄉，在歸途中等發表於新女性，橄欖等刊物上。後來又寫了幾首，因生活的緊迫，便失去了做詩的興趣了。

上面所記不過是我寫詩的經過情形，說給你們聽，當然沒有什麼益處。所以說出來，是因為要證明我所要說的一個寫詩的經驗的緣故。

什麼經驗呢？

這就是當我們詩興很濃的時候，我們就儘量地來寫；當我們失去了牠的時候，就率性不寫。這話看來雖說很普通，但是，是有大道理在的。

原來詩就是抒發人頌情感的東西，情感是時有起伏的，所以，我們寫詩的興趣也隨之時有起伏，如果你們在詩興不充分的時候，勉強寫詩，那末，你們定遭失敗，其實，不僅寫詩是這樣，寫無論那種文學作品，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還有個經驗，就是我們寫詩，切不可含有寫作以外的目的。你們只要在詩興濃厚的時候，儘量地來寫作就是了，只要在你們寫詩的時候，一心一意地來寫作就是了。寫作以外的心情，可以不必想，為



什麼目的而寫作的？這是可以不必過問的。

其實，不僅僅寫詩，不可有什麼寫作的目的。無論寫作什麼文學作品，都不可存什麼寫作的目的，否則，你們所寫作的東西，定不會好的。

就拿我寫詩的事情來說吧，我們合乎上面兩種情形的，在詩興濃厚的時候，我寫詩；在寫作的時候，不想到寫作以外的什麼目的。雖說我的成績並不怎樣好，但是，我自己是認為可以的。所以，我希望你們能夠按照上面的情形去寫詩，那就是我寫作本文的微意了。

你們的朋友 × × 十月十一日。

## 小品常識

愛好文學的人們：

你們猜猜看，在這章裏，我和你們討論些什麼呢？

朋友啊，我給你們舉出一個很好的題目來談談吧。什麼呢？那就是小品文與非小品文的區別。但是，如牠和小說、戲劇、詩歌等的區別，這是最普通的。我想把牠與論文、與散文詩的區別說說就夠了。

論文與小品文的區別又是怎樣的呢？初看起來似乎難於分別，但仔細研究起來，是各有不同的。從篇幅上，我們也可以分出論文與小品文前大概的要比較後者多，但是這種方法還是不夠的。第二，我們可以從內容上來分別牠們，大概說來，論文是注重於說理的，小品文是注重抒情的。這是一般人的見解。

可是，到這裏，又起了一個疑難了。那就是小品文不僅僅有人抒情的，也有說理的；那末說理的小

品文與論文，又有什麼區別呢？不錯，說理的小品文固然有點像論文，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有方法分別牠們的。無論怎樣，論文的態度總比較莊嚴些，而說理的小品文的態度，則比較自由隨便些。還有一點不同，就是前者的文字是應該顯明的，後者的文字是應該暗示的，一個可以帶着批評的口氣，一個卻只能帶着諷刺的口氣。

散文詩與小品文的區別，也是個比較重要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總被一般小品文理論家所疏忽，是很可惜的。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要先懂得：「散文詩是什麼呢？」可是，要懂得散文詩，又要先明瞭：詩與散文的區別在那裏？

簡單地說來，詩是注重於情感，散文則注重於描寫；前者是偏於暗示的，後者偏是於解釋的；前者的感動力比後者更強，前者比後者更適宜於美的表現。於是，我們可以明白：

詩與散文的區別，不在於韻律之有無，而在於有沒有詩的內容。那怕作者用散文來作詩，只要有詩的內容，即使沒有韻律，也可以稱做詩。

現在，我們就可以得知：

「具着散文形式，而有詩的內容，沒有韻律的，就叫做散文詩。」

由此，我們便可以推知：

「散文詩在形式上雖說是散文，但有詩的內容，而小品文則大多數沒有詩的內容的。」  
不過，散文詩與小品文有時是難以分別的。因為有些小品文具有詩的內容的緣故。而這種具有詩的內容的小品文，也可以稱為散文詩，同時散文詩有時也可以稱為小品文。我們在散文詩與小品

文中間，尋求怎樣明確的區別，這是不可能的。

在上面，我們已經討論過論文，散文詩這兩種與小品文的區別。在這章的結局，我們可以參看朱自清先生的話：

我只觀得，體製的分別雖然很難確定，但從一般見地說，各體實在有着個別的特性；這種特性有着不同的價值。抒情的散文，和純文學的詩，小說，戲劇相比，更可見出這種分別。我們可以說，前者是自由些，後者是謹嚴些！詩的句子，音節，小說描寫的結構，戲劇的剪裁與對話，都有種種規律（廣義的，不限於古典派的）必須精心結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選材與表現，比較可以隨便些。所謂閒話，在一種意義裏，便是牠的詮釋，牠不能算純藝術品。與詩，小說，戲劇，有高下之別……（論現代中國的小品散文）

朱自清先生的話，不僅僅指論文，散文詩兩種文字與小品文的區別而說的，並且指小說，戲劇那兩種文字與牠的區別而說的。不過，後兩者在這封信裏面，是省略了的。把他的話拿來單解釋前兩種與牠的區別，也沒有什麼不可吧。

年輕的朋友們，這個問題也許對你們太抽象了吧。在下一封信裏，我想還要和你們談論一點小品文的常識，這我保證你們是比較重要，而容易明瞭的。

××，十月十六日。

## 遊戲文選

## 戲擬吳王張士誠復瑤臺第一妃徐姬詔

詔曰。寡人生無令德。死有餘辜。朝脫黃袍。暮飛青蓋。萬年橋畔。祇醉劫灰。十載宮中。甯忘故劍。禍福雖人自召。興亡惟我難言。坐昧先幾。致多後悔。陳涉首先發難。讓豎子以成名。項王腸斷作歌。痛美人而隕命。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生死兩途。古今一揆。無知者謂寡妻之惡劇。有識者幸衆美之歸真。艷魄千秋。貞魂萬古。既有齊雲之火。譬象齒以焚身。豈無凜雪之文。卸蛾眉以殉國。夫人城固誓不受降。娘子軍逃防其資敵。湖吳宮之習戰。義在同仇。冀泉壤之報恩。鬼能爲厲。虎邱感昔。鶴市傷今。隊樓而慟綠珠。臨穴而悲黃鳥。吳王未醒。慨桐葉之知秋。越女先歸。想苧蘿之如昨。昔寡人辭短簿之祠。入長干之里。戲謔設降王之座。羈囚隨俘虜之車。降黃蘗之尊。受青衣之侮。膺質雖不爲人豕。躬躬恆懼作帝親。視白門若鬼門。去丹闕如仙闕。既游天上。遑問人間。方欣刼脫紅羊。不意使逢青鳥。金玉之音未闕。恍住蘇臺。絲綸之贊如新。頓開茅塞。親離衆畔。於我何尤。國破家亡。干卿甚事。若寡人白駒起義。一世之雄。黃雀忘危。九京之恨。手足已隨猿化。腹心孰詠兔置。每念黃墟難尋。青塚沈沈。碧苑露誰歌。楚楚紅顏。椒風已杳。茲幸孤芳可賞。碩果猶存。國色無雙。妃名第一。八仙之冠。如在瑤臺。百媚之嬌。如藏金屋。楊柳認廊前之翠。蘼蕪採山之上之香。不識唐莊。可思吳苑。徐堂麥飯。較萬錢之玉饌。何如鄒宅蕙羹。比五鼎之珍饈。奚若棠睡在篝燈影裏。風樓之紅燭誰燒。柳眠起牧笛聲中。鸞掖之綠人誰奏。蘆花蒼翠。料非玳瑁之簾。瓜架紅黃。抵否珊瑚之架。雲想衣裳。而色麗月明。環珮而魂歸。堆成粉黛之禁。掘破胭脂之井。卿悔投珠入暗。余羞銜璧出降。見凌於皇覺寺僧。余何足惜。受辱於窶人家子。卿實可憐。霄壤之分。不堪回首。天淵之判。未免痛心。以宜家宜室之賢。有傾國傾城之貌。橘徒變枳。荃忽化茅。始信瓦全。不如玉碎。事成既往。非悔已遲。願待

將來。滌除未晚。在寡人目無餘子。仍當僭號周王。念妃子腹有遺孤。無害冒名張綠。南國未曾種豆。寄何處之相思。西池倘許偷桃。訂他年之後約。惟是書回碧樹。右軍之帖寫深情。於此詔答黃麻。內侍之篇裁急就。九天可問。兩地弗諼。用慰殷殷遠道之懷。俾知惓惓深宮之意。

## 心譯法大臣撲馬萬能上拿破崙第三勸進表

民權之說。帝國所無。專制苟文明。曷嘗不可強迫以號中興。故蒙奴亂奧。用啓諾曼。聖教式微。乃發十字。陛下天授容聖。聰明神武。計服羣雄。威加暴亂。體拿翁第一之心。行稱霸歐西之事。上復法蘭之舊制。下垂皇帝之隆規。收羅心腹。廣設官僚。捕獲陝東。逐鹿海外。友邦歸國。咸請承認。借款輸財。不遠萬里。臨時正式。新舊歸心。况陛下革命先聲。功無與敵。且有權有勢。位實兼之。是以萬能敢從祀天弼。教大典之後。昧死上事。以奉尊號。願陛下勿共和。以獨斷爲和。斥虛名。以強國爲實。則中央集權。可以持久。黨人羣醜。一討卽滅。無負於新朝。無愧於革命矣。

## 又表

臣聞攀龍附鳳。乃致風雲。彝步後先。合成帝業。臣竊職先朝。常期擇主。得歸麾下。視同休戚。臣聞醉心民約者。妄以公僕爲公正。稱帝制者。豈以大寶爲私。舜禹禪讓。以陟帝位。湯武革命。以濟時艱。彼四王者。遭遇不同。登受有異。至夫立法垂統。創業可繼。其致一也。期於愛民治國。應變合道。以爲天下利而已矣。况功業是陛下之功業。法國本拿翁之法國耶。陛下若震民主之名。泥總統之義。大而無當。習焉不察。則國權不歸於統一。生靈無所慰其仰望矣。况臣當革命之初。任奔走之役。目擊共和之搗亂。民法之漫無統

紀哉。昔羅馬分裂。無統一之政。非洲部落。有自治之風。皆致禍亂相踵。蠻俗未除。英雄崛起。終歸帝政。臣生爲大國之民。戴神聖之主。苟得上憑天威。下定國是。雖糜骨肉。猶得無憾。

## 又表

陛下之勉順時流。勞謙自牧。僅就公選。職曰總統。而否定之功。開自新之路。文膜武烈。被及海隅。有生之倫。咸懷新緒。陛下量包宇宙。德茂三光。天人既洽。教化已宣。加以帝統忽微。中原思主。遺民元元。委命陛下。陛下以德則無所與讓。言功固所獨有。誠宜黜俗議。復古制。援據經典。居正宸極。上承歷史之光榮。下副臣民之願望。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亂。孟子曰。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名不正則言不順。總統僅掌事之職名。帝王實天與之隆。流古今載籍之明證。卽順逆所由定。國家之所以強固也。

## 某校書天竺進香疏

蓋聞佛法無邊。歡緣有極。現身一室。直類散花。護法諸天。稱爲尊者。狂象睡蛇之臂。辜花樵種之因。白法難窮。玄言安盡。精深則探楡擲。冥誦則燕檀掛。兔角龜毛。打開窻白。泥牛山馬。勘破鋒針。不讀華嚴。那知提果。能修正覺。自足光明。修般若於今生。免泥墮於後日。法音所振。變炎火於青蓮。梵夾所開。易苦海以甘露。慈恩夢覺。卽通一貫之傳。惶恐灘高。有寓十知之旨。仙靈遠蛻。佛子給孤。具菩提之心。腸連廣長之舌本。矧章臺飛絮。已分飄零。而秘笈。言願求懺悔。比者青鸞可啓。元鳥已來。特移吳山之輿。來刺西冷之權。景物豐腴。殆絕人寰。段橋之新柳迎風。林墓之落梅如雪。浴鵝弄鳥。看游屐之翩翩。畫舫碧篷。出明妝以苑苑。伏念某某。橘柚之性。蒲柳之姿。劫重風輪。魔生綺業。投身在洞。慨才命之終沈。以色事人。苦風

花之互舛。頻伽並命。情斷續而自憐。蓮子苦心。身飄搖兮無主。嗚呼。蘭漸以漚。雖風不芳。麻居於蓬。委地疇直。因是歇。槲栗之擔。解章官之鞋。几叩跣。跌一誠頂禮。中餅雅契。願爲五淨之皈依。水鏡澄觀。靜待十方之接引。靈珠在握。能別滄華玉。終堅不迷黑白。猗靡下澤。苑轉中泥。君子既原其遭逢。我佛當憫其沈溺。法喜瑳維摩之病。醍醐聯沉澆之緣。浮鬱香燒。結就同心之字。歡喜海闊。掉回大願之船。繡佛酬恩。勝持靈寶。心齋在夜。用解煩冤。折此疏麻。啟求息壤。尤資冥悟。不僅鋪張。豈非蓮心本潔。絕累於自塗。金質美完。何傷於在鍛也哉。

戲擬妓女陳情書 仿李密陳情表

妾某言。妾以弱質。夙遭閔凶。生孩六月。父母見背。行年九歲。墮入娼寮。鴇母某憐妾微姿。躬親滄濯。妾少多外遇。十三破瓜。送舊迎新。至於今日。既無親夫。率多狎客。爭妍取憐。倖護微名。外有堂差出局之忙。內有送客留髻之苦。碌碌終日。寢食不遑。而鴇夙有痼疾。酷嗜阿堵。妾之供奉。未嘗或懈。逮及今茲。聲名益起。曲辯子某濫擺花酒。阿土孫某浪擲纏頭。妾以土老易欺。虛與委蛇。曲等迷惑。揮霍益蒙。尋遇君子。許藏金屋。猥以微賤。當侍枕席。非妾托故所敢拒絕。妾具商鴇母。歷陳委曲。鴇母聞言。責妾負恩。龜奴霸阻。不許從良。舊客臨門。咸加勸勉。妾欲乘隙私奔。則以防備甚嚴。欲奉命脫籍。則告訴不許。妾之進退。實爲狼狽。伏維大少以財雄一時。凡屬姊妹。皆可物色。况妾無狀。特爲尤甚。且妾少落風塵。人盡可夫。本圖金錢。不矜名節。今妾蛋國庸姿。至微至陋。過蒙青睞。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鴇倚爲錢樹。其欲逐逐。朝夕監察。不離右左。妾以鴇母無以侍君子。鴇母以妾未嘗離跬步。鴇妾二人。更相爲備。是以區區。不能償願。妾某今年一十有八。鴇母某今年六十有三。是妾屈伏於鴇母之日短。而報君之日長也。方命之愆。願乞

亮察。妾之英衷。非獨同院姊妹。及娘姨大姐。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大少翁。妾愚誠。無過相迫。俟鴛母死。必奉箕帚。妾生當同衾。死當同穴。妾不勝牀笱依戀之情。謹具書以聞。

### 戲擬美女與醜夫離婚訴狀

訴爲妍媸各別。錯鑄鴛鴦。懇求公判事。竊維男女居室。人之大倫。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實誤盡名門淑女。儂方年華二九。翩翩丰度。楚楚身材。雖非天上神仙。不類人間凡艷。且也杏齋生春。桃腮解語。瓊瑤作骨。冰雪爲肌。仿之飛燕。自有餘妍。比之玉環。烏足專美。况復亂頭粗服。亦且丰姿。淡抹濃粧。俱增媚膩。哉儂初未敢自矜。纖引菱花寶鏡。仔細窺來。則人言固不謬也。當時待字深閨。月夕花晨。風朝雨夜。一縷芳心。常向神靈禱佑。冀將來得一如意郎君。庶幾琵琶永抱。紅顏無薄命之悲。琴瑟長諧。白首遂終盟之願。乃去年某日。冰人不速而來。說有某姓之子。富過周公。貴逾趙孟。中斷琴弦。方思膠續。遂行儂作撮台山焉。七旬母氏。老態龍鍾。一諾之輕。遂負終身之託。今甫六禮告成。轉瞬三星在戶。儂將繡鴛鴦錦枕。製芙蓉花鞋。忙作嫁時衣。準備出閣去也。孰料東風有意。彼儂音吹過。儂前微轉秋波。窺破廬山真面。覺目圓於鼠頭。大如牛。肩高聳而背僵。儂不啻烏龜縮項。身矮如肉門。胖宛如碩豕。在棚過街巷。則東張西望。穿衣服則大袖寬袍。且髮辮未除。曲辮子。是其雅號。木梢搨盡。木林哥乃係混名。天下醜男子。莫有過於斯者矣。縱命薄如儂。虎女怎配得犬子。貌媸如彼。螻蛄妄想吃天鵝。倘使緘默無言。從此鑄成大錯。茫茫碧海。精衛難填。悠悠蒼天。媧皇莫補。明珠投暗。不日辜負一生。將儂例彼。妍媸尚判若天淵。即彼較儂醜美。且平分涇渭。鳩盤茶合配。蠢夫母。又爲彼佳偶。儂何人斯。那堪消受。與儂結髮。願誓黃泉。爲特詳敘情字之節。况復歐化東來。自由花放。東牀快婿。自有年少風流。如彼蠢蠢。與儂結髮。願誓黃泉。爲特詳敘情



由上祈鈞察。伏乞飭傳一千人證。開庭集訊。准予離婚。俾今日超脫恨海。他年別締鴛盟。則儂生當結草死常啣環矣。如其不然。惟有效綠珠之墜樓。貞女之刎頸。他年白楊幾樹。黃土一抔。秋蟲唧唧。衰草離離。人必過而目之曰。此某貞女之墓也。儂心耿耿。儂意綿綿。伏希曲體苦衷。不勝待命之至。謹稟。

### 戲擬醜夫與美女離婚辨訴狀

訴爲鷓鴣鴛盟。無端見背。懇求澈究事。竊民琴弦中斷。數載於茲。箕帚躬操。備嘗艱苦。丁此中年。遽賦鰥魚。秋月春花。年年埋恨。是以去年某月某日。央懇冰人某某。聘某女爲妻。方謂告成六禮。偕老百年。此後相唱相酬。賽比並遊。雙飛雙宿。依然交頸鴛鴦。一對玉人。雙雙艷福。不知幾生修到也。思念及此。不覺色舞眉飛。孰料銷魂未曾真個。而意外勿起。變端奉傳之下。宛如空中霹靂。魂膽俱消。伏念民與某女。三生石上。夙緣良緣。五百年前。早成佳偶。天作之合。奚可人違。女士何心。盟山誓海。口血未乾。而竟無端見背乎。卽謂妍媸異類。美醜殊途。業已鑄成鴛鴦。要當自支薄命。况民也貌雖不揚。而五官猶是。凡美男子所具備者。民亦無不俱備。返躬自問。顧影思維。民亦猶人。何獨不憚於某女乎。且女士出自名門。閨訓夙嫻。甯不知從一而終之義。是必誤解自由。宣譁而野心勃發也。甚或陳倉渡。一般統袴子弟。私締紅絲。抑且巫峽行雲。幾輩風流友朋。暗垂青睞。此風一啓。道德之淪胥。伊於何底乎。荒謬之言。有關風化。伏乞澈底清查。訊明核辦。以正人心。實爲德便。謹稟。

### 白虱控木虱狀

爲攘利啓釁。移禍江東。請求恩准。迅予調查。並尅日剿除。以警刑殘事。竊白等世居血肉之區。涵淹卵育。

已歷數千餘年之久。自維心氣和平。素守本分。故不爲天演所淘汰。不意世風不古。奸宄叢生。近有素非同宗之醜類。綽號木虱者。強暴不法。屢次魚目混珠。爲攘利計。奪我肉食。占我血產。當其成羣結黨。聲勢汹汹。每至帳簿附近等處。據爲巢穴。且趨炎附熱。澈夜侵掠。近已騷擾至黑甜鄉一帶。始則暗中煽惑。昏暮營私。繼則白晝橫行。猖狂無忌。擅敢磨牙礪齒。食務求飽。甚或佔污房屋。親人滋澤。私與某處女有囁臂盟。某少婦有交頸事。似此荼毒生靈。大罪惡極。實屬咎有應得。乃一聞搜捕。彼已遠揚無踪。不知去向。而明憲又不加細察。遂至移花接木。轉嫁禍於白等。致無辜之人。受此冤。死不瞑目。况白等自知不德。所居之處。類在卑污。至清潔區域。非白所敢插足也。非苦木匪劇盜行爲。橫行徧處。無論行蹤叵測。顯干法例。甚至踰垣上屋。到處蔓延。將來時日遷移。定必愈聚愈衆。且與該匪合爲一路。非特人間大被其擾。害。卽白等子孫。亦不勝其累矣。爲此迫不得已。具呈請求五虎上將矜察。尅日嚴飭調查。剿除淨盡。俾得分水石而安良懦。不勝感激之至。謹狀。

## 戲與孔方兄書

孔方先生洞鑒。憶自銅山話別。喲隙曦光。轉瞬間已寒暑迭更矣。每念先生昔情好。刻骨未忘。且當日特有先生在。囑某不取非義。某謹聆教。每與人交絕不敢稍萌異念。此固非某之傲骨天成。足明素志者也。而今已矣。開門七事。需費日繁。襟上扣鈕。已無銅氣。囊中廊帶。難免精光。明知濟衆博施。堯舜猶病。逼人氣欲。石無多。然而兄顧灰心。誰憐我清寒澈骨哉。去蟾引戲來。笑倒劉海。石成點出。不遇純陽。從來財可通神。方見人能席勢。紙灰飛蝶。鬼方尙戀貪癡。銅臭生光。財虜固應鑽進。嬈及今茲。舉社會交情。一親先生丰采。無不敢拜下風。官紳運動。偶假先生神威。自然高陞。指日此某中心耿耿。所難忘於先生。

者也。昔承先生愛顧之隆。加以刮目。此後定有以慰我。倘不以寒微見棄。惠然肯來。某當石室重開。金匱預貯。庶幾春回黍谷。頓生蓬畢之光。親結青山。便有英雄之氣。臨穎依切。不勝攀駕之至。專請籌安不一。

### 阿芙蓉致玉秋皮絲雪茄諸友書

玉秋皮絲雪茄諸同志雅鑒。僕自削迹以來。迄今已數易裘葛矣。回憶與諸公訂交餐霞客時。承霞客先生不棄。一榕煖然。聯牀晤對。朝朝暮暮。呼吸相通。情好之深。雖膠漆若雷陳不及也。而玉秋皮絲二公。偶坐其旁。亦時聆咳吐。雪茄君則遇霞客出門時。舉步相隨。左顧右盼。吐納生風。飄飄乎有霞舉雲軒之樂。我四人之與餐霞客。可謂臥起與其。跬步不離者矣。於是旁觀者忌之。而於僕則遭恨尤甚。請罪魁禍首者阿芙蓉也。幸霞客與予臭味相同。毅然不顧。其後有進譏於霞客尊翁。片坡先生渾名丹斤土皮者。片坡即告其老妻子婦。謂霞客與阿芙蓉相善。阿芙蓉性如繞指之柔。恐係陰柔一流人物。於是霞客大受乃父呵叱。乃母怨詈。予亦深為彼河東獅所嫉妬焉。乃曾幾何時。片坡先生勿患河魚之疾。予即毛遂自薦。謂善治腹疾。託霞客為我先容。然此心喘喘。終恐此老尚多懷恨。其心堅定。未許我攝衣進見也。乃霞客一說。竟蒙賜見。趨拜牀下。居然一治而愈。由是片坡先生之對予。已轉怒為喜矣。而內眷之愛。嗔猶未可知也。不意時運忽來。未及數日。突聞霞客之太夫人及其少夫人。亦以肝疾大發。倩予診治。予深知婦人女子之天性。凡人之曾遭屏棄者。例視如眼中釘。當使之絕跡不來。而後快。予之為人。遭彼姑婦之白眼也屢矣。在平居歡樂時。一見予影。猶恐其肝火上炎。使年高之賢母。弱質之細君。反添疾病。况今在肝陽大作時耶。遂決計謝絕不往。嗣經霞客再三商懇。謂家母與山荆。渴望先生。有若雲霓。謂先生身有妙藥。勝似道家爐中力轉之仙丹。務請一試。回春妙手焉。予不忍拂其意。從之入內。略施異術。與以妙劑。未

及一時。居然着口成春。遂爾前嫌盡釋。自此以後。霞客君固非予不歡。卽芹坡先生及太夫人少夫人。亦謂予一團和氣。視若親戚。而忌者復造誹謗語。謂予擅長催眠術。令人如墜五里霧中。冤哉枉也。向使霞客不與僕結爲知己。予固無由入室升堂。既入室升堂矣。而芹坡先生與彼姑婦不命予穿房入戶。予敢不避嫌疑。與彼太夫人等修相見之儀哉。故予平心論之。予與霞客一家親近若此。大約佛氏所謂緣者近之。得友如此。可無恨矣。乃樂極悲生。忽爲政令所驅逐。芹坡父子等戚然愛之。咸入而謀。諸婦太夫人少夫人僉曰。藏之密室爲便。於是日則閉直一室。雖婢僕不許一見。恐其走漏秘密也。至更深人靜時。始延予出。自以爲神不知鬼不覺矣。乃百密不免一疎。不識如何。仍爲偵探及調查員所覺。拘而置之。狴狂後數日。當堂判決。逐出境外。立刻遞解。至風火輪時。見芹坡霞客父子與雪茄君三人相對。感慨唏噓。怒氣成雲。不啻若具其口出。及火輪開駛時。復見芹坡父子鞠躬偃僕。涕泗橫流。惜別依依。深情可想。雖當時旁觀者掩鼻而笑。曾不之類惜。此真令我黯然魂消。感激不置者也。弟自被逐後。蹙蹙靡騁。因念及虞美人與僕有從兄妹之誼。爰命駕而往。乃立時見拒。不許入門。再四央求。竟逢彼之怒。謂何物土老兒。敢與儂家牽親搭眷。立拔伊夫楚霸王所遺寶劍。逐予。予遂一溜而去。自思虞姬雖不相認。而名士石曼卿先生現任敵邑知事。以體晉謁。或者許授一廩。乃守門之巡警。見予土頭土腦。土氣滿身。所操土音。亦與該城中芙蓉女兒晴雯輩之纏綿軟語不類也。妄目予爲冒籍。執槍擬予。予雖亦有竹槍。自知不敵。遂厲然而返。由是淪落天涯。難尋樂土。窮途痛哭。感慨良多。正無可奈何之際。忽遇霞客舊僕名阿土生者。此人雖係與僕下賤。然於我確甚草逆。予之得與霞客訂交。實賴此人爲介紹。據說芹坡父子。自予去後。涕淚不乾者累月。而與諸君益加親熱。益移予一人之愛。分諸三君子矣。倘蒙於晉接之餘。代爲竭力吹噓。第倘擬捲土重來。仍與諸君子嘯傲一室也。紙短情長。不盡縷縷。諸維葦照不宣。弟阿芙蓉鞠躬。

## 玉秋皮絲雪茄合覆阿芙蓉書

阿芙蓉君榻下。辱賜書。情詞悱惻。獨惓惓不忘故人。盟誦之餘。如聞香口。書中謂值吾兄風火論開駛時。芹坡霞客父子兩人。鞠躬僂僂。涕泗橫流。此固當時實情。旁觀者直謂伊如匍匐奔喪者之泣血稽顙。此言雖不免太刻。然芹坡父子。亦有自知之明。使有人以此言相質。諒當默許其形容盡致。而點首稱善。觀乎此。足徵彼此交誼之濃且厚矣。惟謂從此以後。待僕等益加親熱。則實阿土生一人之調言也。蓋自君之出。芹坡霞客父子。百無聊賴。雖有某等相與徘徊。究不若吾兄之蘭言霏屑。吹氣如雲之足以引八入勝。是以未及數日。芹坡則與舊友醉鄉侯朝夕往還。霞客則亦納一新交。劉姓盤龍其名者。聞此兩君善酬應。凡人家有吉凶事。慶賀弔唁之際。兩君無不在座。曩間亦與吾兄不時會面。而歌臺舞榭中。更日日與君相周旋。吾兄諒猶未忘其爲人。不煩弟輩縷述也。芹坡霞客父子。得此良朋。其初乃父則醉態醜醜。昏昏終日。乃郎則一擲百萬。豪興颯舉。其後則芹坡又引盤龍爲忘年交。手談不倦。霞客更以通家之誼。晉謁醉鄉侯。呼爲歡伯。朝夕合樽促坐。而回顧弟輩。雖不致遺忘香火因緣。然亦惟於醉鄉侯劉盤龍二子前。略以口頭應酬語相問答。示不忘舊好而已。不但此也。霞客少年心性。倜儻風流。徵聞近復屢入襄王之夢。時招神女來游。芹坡聞之。亦謂老子於此。興復不淺。遂擬占老夫女妻枯楊生稊之兆。嗟乎。阿芙蓉君。古人有言。酒色自耽。如以雙斧伐枯樹。况伊父子將不止有雙斧耶。弟輩見之。不時亦作苦口之良藥。無如視爲過眼之白雲。一笑置之。不加咀囁。行見其不久於人世矣。至其內堂太夫人少夫人姑婦兩人。則醉鄉侯劉盤龍以既與芹坡父子過從甚密。出入自如。亦早修相見禮。作入幕之賓。不致羞而避面矣。而少夫人更豁達大度。徜徉於茶寮酒肆中。致貧嘴薄舌者流。妄相測度。僉謂霞客既劇行其一夫多

妻主義。少人或將反其道而行之云云。此則名譽攸關。何敢妄信雌黃哉。惟爲霞客設身處地計之。既不能以身作則。此着固不可不坊。而世人之與霞客同癖者。諒亦可憬然悟矣。乃吾兄因傳聞之詞。猶羨僕等幸承暖唾。致委我等竭力吹噓。俾遂吾兄捲土重來之願。不免爲阿土生所蒙蔽矣。况近數月來。彼偵探吏與調查員等。明查暗訪。或躑躅於野田荒草之間。或尋訪於人家園林之下。以搜求吾兄同族。而執事仍視此鄉爲樂土。其如若輩之不容涉足。何故特爲吾兄一身計。不如仍伏處某富貴人家密室壁穴中。與此主人翁呼吸穢污空氣。逍遙自在。以避緹騎之爲得也。匆匆布復。敬請晏安。弟玉秋皮絲雪茄同啓。

## 黃金致傲骨書

傲骨先生左右。素昧平生。幸恕唐突。先生以滿腹經綸。等身著作。而遭逢不偶。落魄江湖。馴至室如懸磬。地無立錐。方且謂天道夢夢。薄待清流。歎息痛恨於僕等之不識高人。嗚呼。何其謬耶。先生之所自信者才耳。而僕等所歡迎者則在於媚。以先生之才。羅致吾輩。吾輩慕先生盛名。固極願供先生軀遺也。乃僕等欣然求見。先生淡然相遇。雖未下逐客之令。而一種凜然之氣。望之大足生畏。知先生有傲骨而無媚骨。欲長親芝宇。其可得耶。先生亦知僕等所與交遊之人乎。色藹然而可親。容謙然而自下。奔走於勢位之途。伺候於公卿之門。其頭必尖。然後有鑽穴之能。其顏必厚。然後有吹牛之胆。其心必黑。然後有攘利之功。其對於吾輩也。則足恭卑下以迎之。脅肩諂笑以待之。吾輩一與之接。覺懦而易與。和而易近。夫而後靡然歸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先生自問。其能此否耶。先生命名傲骨。原以自表風節。然竊笑先生之不智也。世固有貌爲嚴正者。喜怒所蘊。擇地而發。高門權貴。名士薦紳。有扶掖之力。具拔擢之勢者。必百

方承旨。裝成野狐。若其勢微力薄。碌碌庸流。爲僕等所不到。非彼輩所仰賴者。則信口肆罵。豚學山膏矣。一世之人。僅窺其一面者。皆將曰。某也梗直。某也梗直。彼輩亦自號於衆曰。天下之剛正。孰如我。於是既享清高之名。復不失噉飯之地。事之便宜。孰過於此。先生則不然。窶人賤子。周旋恐後。人皆譏之曰。夫夫也。工委蛇之術者也。大人先生。避若不及。人又謂之曰。夫夫也。胸襟鄙狹者也。不幸而介紹僕等者。皆大人先生。而非窶人賤子。先生乃顛倒其手段。烏在其能邀僕等之嚮往也。昨僕之同事孔方兄來。具述先生苦况。謂先生實爲伊族兄孔仲尼所誤。僕惻然生憫。爰不揣冒昧。修書奉勸。先生少變方針。以合於世。毋自苦也。僕黃金鞵躬。

### 爲拆白黨辯護書

溯自共和以來。男女平權之呼聲。如風發泉湧。有不可遏止之勢。良以造物生人。同與以耳目口鼻。同授以聰明才智。本無軒輊於其間。乃陋儒不察。創爲男尊女卑之論。天下不平之事。孰有甚於斯乎。何幸天道好還。竟有女權昌明之一日。使彼芸芸女界。獲享與男子同等之權利。然同等之權利。首在身體之自由。男子可以左擁右抱。女子則須從一而終。在昔已然。於今猶是。此制不廢。所謂男女平權者。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也。拆白黨有鑒於此。不惜犧牲名譽。冒犯不韙。爲破除此制之實行家。論者不察。乃謂其誘人金錢。損人名節。實爲女界之盜賊。殊不知彼正女界之大功人也。觀夫今日社會之情形。男子經商。女子亦經商。男子演劇。女子亦演劇。獨男子可作狎邪遊。女子則無此行樂地。設女妓院而營禁者。拆白黨固應銷聲匿跡。不復流行於大庭廣座間。然今日之女妓院。官廳不特不禁。且從而保護之。則男子胡不可設妓院耶。吾之所謂男妓院者。非供男子玩弄之相公。乃供女子行樂之面首也。是拆白黨之供女子尋

歡。實男子對於女子應盡之義務。女子之與拆白黨交。又女子對於男子應享之權利也。損人名節之謂何。至於拆白黨之取人金錢。是猶男子宿妓之夜度資也。既盡權利。必享義務。拆白黨既盡身體之義務。即應享金錢之權利。是與妓女取狎客之財。同一理也。誘人金錢之謂何。難者或曰。拆白黨既以實行男女平權爲宗旨。未嘗不名正言順。顧何以不懸牌納捐。堂而皇之。開設男妓院。乃必鬼鬼祟祟。施其引誘之手段。是可見其有餒於中也。噫。是豈然哉。移風易俗之道。當循循然而善誘之。操之太切。欲速不達。今果明設男妓院。彼一般女子。心雖欲往問津。而爲數十年積習所拘。及一般自命道學者所惑。足將踏阻而不敢進。如是則拆白黨之宗旨。終無澈貫之一日。拆白黨之利益。又無普及之一日也。故不如用秘密行爲。移尊就教。鞠躬盡瘁。任他繡幃深鎖。皆能穴隙相窺。此正彼之忠於所事。以此責彼。不尤冤乎。吾知女界中人。被其利者。必有買絲繡之香花供之。以報其造福之功者矣。

### 戲擬醋罐致油瓶書

油瓶我兄閣下。曩者於午餐晚膳之間。因得與兄把臂。此兄才華潤澤。光滑異常。煎炒烹調。非兄不克。冷葷涼拌。非兄不可。日周旋於竈王之前。未嘗不爲兄慶。且兄之同族。凡豬油麻油豆油菜油。均有進身之階。方謂調劑鹽梅。必以兄爲引導。從此油頭滑腦。身價日增。油嘴滑舌。議論煥發。其經手借款。并可希冀回扣。無不以措油爲幸事。即凡爲內史祕書之流。亦以油幄聲隆。非沾兄之光。不能生色。從此油油然囊橐增肥。不難創辦火油公司。桐油公司。并爲延長石油之股東矣。乃近聞鼠輩爭偷。任意攻訐。竟將閣下推倒。聲名掃地。人皆遠而避之。深恐與兄相近。一經沾染。致惹晦氣。乃知前日兄之運動。悉仗婢僕之灌注。庖人之提攜。因得珠圓玉潤者。至是而餅馨塵封。光澤何在。雖有餘齋。祇容蚊繩葬身之所。可恥孰甚。



更可笑者。近聞東隣婦。三次轉醮。竟拖油瓶以淫奔。說者謂卽兄之同族子弟。聞信之餘。代爲顏汗。弟詩書舊族。風味寒酸。昔雖誼列同庖。認爲膩友。今方知兄係滑頭。油腔滑調。實不敢再與兄親近矣。會當趕購去油漬藥水。以除舊污。彼此請從此絕交。尙不失我秀才身分也。敬頌光安。醋罐手啓。

### 油瓶答醋罐書

醋罐兄足下。頃誦來書。酸氣噴人。正是醜雞見小。足下以窮秀才而遊學鎮江。濫竊名譽。每與甜苦辣鹽之輩。侈談共和意味。殊不知吾兄沾染習氣太深。議院之喧騰。則吃醋矣。差缺之競爭。則吃醋矣。卒至不能調和。有傷脾胃。聲名狼籍。比比皆是。方且自鳴得意。以爲有調梅之才。殊不知酸味傷筋。人有與兄相近者。必易得拘攣之病。况足下於月是初來之婦女。已屬見惡。其他更無論矣。卽偶有微生高其人者。引爲知己。而每以區區點滴之微。仍須乞諸鄰。以應或人之請。曲意徇人。不直敦甚。可見足下私相授受。行事亦卑鄙甚矣。此與吹牛之一流人物。何以異乎。且酒之變味爲醋。窮形盡相。決非真正面目。雖有時運動易牙。居然列席。然仍不改窮措大之風味耳。諺云。瓦罐不離井上。破慎勿以此驕人。况足下與某女士結婚之後。今又與人自由結婚。并在八大胡同。私娶某妓。牀第之間。往往爭風起釁。終必有掀翻之一日。而與糞桶同倒也。近聞花街柳巷中人。均美兄之名曰忌諱。逃聽之餘。真令人雙眉欲皺矣。來書云彼此斷絕交誼。請從此實行。切勿以失我好友。將來無處措油。而未免酸心也。此復敬頌窮社。油瓶潤啓。

### 鼻涕致臭汗書

臭汗先生鑒。久仰炎名。如雷貫耳。屢欲踵謁臭顏。一聆警效。祇以先生襪襪子。耐不得一些秋氣。每當

金風起處。換得涼來。而先生已匿不見影。欲訪無從焉。嗚呼先生。殆所謂蠱蝮不知春秋者非耶。若某者。志比冰清。情同玉潔。天生就一副耐寒骨。越是冰天雪地。朔風凜冽時。他人所深居蟄伏。惟恐入室之不密者。而某獨蓬蓬勃勃。衝寒以出。大有一往直前。莫可遏抑之勢。蓋僅言歲寒良友。猶非知某之深者也。所以滌暑薰蒸之日。卽某所潔身遠避之時。非不知搗炎附勢。爲現今時髦界一種經濟學。無如恬澹性成。勿論熱鬧場中。非某所敢涉足。卽一開春和景明。韶景將臨。而某已引避不遑矣。然則如先生之勢利。煥煥。慣爲熱鍋上之螞蟻者。誠不知足下之是何肺腑也。嗚呼先生。此某之所以潔身。而先生之所以名臭。歟。相見參商。用此佈達。先生如以爲不然乎。則請有以語我來。鼻涕手上。

## 臭汗覆鼻涕書

鼻涕先生拖鑿。辱賜書。以馬牛風不相及地位。而無端干預。鹽薇展誦。益我疑雲。自維突兀。素昧平生。本不屑作鱗鴻裁答。顧不有解嘲何伸理由。則先生嘵嘵啓之也。今夫春燕秋鴻。各行其是。分道揚鑣。本相牘鑿。此盡人所知者。勿論某之趨炎。不得謂之卑。卽先生之耐寒。不得謂之高。而士各有志。無能相強。水皴一池。又干卿底事耶。抑某聞之。東施之效顰。不自見其醜。螻蟻之負物。不自知其痴。以先生之出身寒微。不能一蠶足於形勢之途。正先生之一肚皮不合時宜處。孰若某雄於揮霍。得時則駕。病者得某而疾。疾以愈。飲者得某而雅量以豪。以視先王之冰清清地。終身不容現形於酒席間者。其相去甯可以道里計耶。嗚呼先生。眞所謂責人明而責己闇者矣。不甯維是。先生之出身。維爛污童子。或齷齪老兒。始有之。丈二黃臙。臭氣烘烘。壯夫所罕見也。獨某則翡翠衾中。鴛鴦枕上。風流一滴。百體爲酥。香汗之淋漓。且足以點綴人生之樂事。試一彼此相衡。然則先生實具不潔之身。而某固冤被蓬臭之名也。嗚呼先生。今而

後亦可。履然返矣。是否有當。三復思之。臭汗謹覆。

### 戲擬西施致無鹽鍾離春書

春姊女士妝次。敬啓者。妹聞花冠羣芳。惟國色始稱第一。女生四德。至婦容實居其三。試觀靜女其姝。詩人寓頌揚之意。益信美容而豔。左氏擗欣賞之詞。一顧傾城。再顧傾國。疇似北方之佳人。翩若驚鴻。婉若游龍。誰如東洛之神女。魚見之而深入。鳥見之而高飛。花見之而含羞。月見之而欲閉。舉凡燕姬趙女。衛豔陳娥。大都以麗色見褒。未聞以醜容見貶者也。女士祖居齊國。邑處無鹽。一般粉黛之流。同是裙釵之隊。胡爲乎質同墓母。嗉睖嚙賦。其形容類隴廉。蘧蔭戚施。呈其態。此固吾儕所不解。亦爲世俗所貽譏也。論者曰。觀女士之頭。其凹也。迥殊於螻首。覽女士之目。其深也。無異於鷹眸。矚女士之喉。其結也。則如壯男之碩大。視女士之鼻。其印也。則踰高帝之準隆。而且長肚則勝於東平王。大節則過於防風氏。禿髮則越於齊羊鬪。肥項則強於安祿山。他如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諸體態。罄西江之水。難洗其污。燃東海之犀。莫明其怪。而女士以爲天生異相。福越常人。恬不知羞。安之若素。及笄年逝。標梅之芳。信徒催。納采人稀。天桃之花。辰莫卜。遂乃迫求吉士。弗事寒修。效自薦毛。遂之尤。作上謁齊王之舉。幸而得司筭帚位。正西宮。倘或怒正典刑。尸陳東市。詎不險歟。何其昧也。且吾觀世之足以移人者。尤物耳。人之所以悅己者。美容耳。女士形實倭。貌非綽約。蒲柳賤質。荷邀玉鏡之臺。葑菲微軀。寵錫金絲之帳。豈狐媚偏能惑法。殊費猜疑。謂蛾眉信足動人。並非靡曼。爲此聊修緘札。敬叩行藏。尙祈速賜回函。藉通聲款。西施上言。

### 懼內者言

嗚呼。聞怒獅之吼。丈夫寒心。聽牝雞之鳴。鬚眉碎胆。世之懼內者。何其多耶。顧懼之情形不一。懼之原因亦異。有懼於愛者。有懼於憐者。有懼於力者。亦有非愛非憐非力。而亦不容不懼者。祇緣兒女情長。遂使英雄氣短。古人之言。良不誣也。大江之北。黃水之南。有夜叉國焉。國之中央。有魔女村焉。村有陳氏。宋人季常先生之遺裔也。兄弟五人。曰威。曰武。曰雄。曰強。曰猛。實則不威不武不雄不強不猛。家學淵源。皆以懼內聞。一日。威武雄強偶相敘語。不禁同病相憐。因各述所苦。威之言曰。吾妻美而豔。秋波一轉。真個魂銷。惟是多愁善哭。稍不如意。輒嚶嚶啜泣。寢食頓廢。令人心胆俱落。故不得不竭力將就之。冀博其歡。有時屈膝牀頭。叩頭地下。皆弗自禁。是愛之而不覺懼之也。武繼言曰。余妻體弱善病。偶或逆之。即因怒成病。奄奄一息。偃臥於牀。姑無論醫金藥費。在在需資。即侍疾牀前。終宵不寐。亦一大苦事。故余不敢稍越畦步。願爲妝台執役。是猶勝於侍病也。言次。雄起言曰。二兄之懼。因愛因憐。尙其分也。余妻本無可愛。亦無可憐。如鳩盤荼之偶。下人間。如母夜叉之降。生世上。顧多膂力。稍違拂之。鞭撻立至。每被按諸地而毒毆。雖心之不甘。然力實不足以伏獅也。言竟。憤憤不已。張乃續言曰。余之懼內。實世所罕聞。既無諸兄闢正之美。豔又無諸兄闢教之嚴。蕭而難堪。甚於諸兄。余妻深得夫倡婦隨之妙諦。善效余之所爲。亦步亦趨。余或外出訪友。歸家稍遲。伊即結合女伴。招搖過市。余或逢場作興。與二三知己爲葉子之戲。作博弈之樂。伊即邀其所識。大開賭場。竟夕不休。且常語余曰。郎如留戀曲院。儂即往遊私窠。此即所謂夫唱之於先。婦隨之於後也。余因此諸多束縛。若對嚴父尊師。不敢或違。徧促如轅下之駒。委頓若籠中之鳥。此無他。但畏夫唱婦隨之言。懼以余之不德。型於寡妻耳。言訖。衆皆慨然。會猛翻然至。見諸兄各鎖愁眉。笑詢所由。得聞其略。不禁笑曰。諸兄雖云懼內。尙非真懼。若弟則所謂真懼內耳。衆皆詫曰。方斷鵲絃。未擬鸞膠。孑然一身。何內可懼。猛曰。正其如是。弟乃懼之。猶幸內人不常現形。然已魂銷胆落矣。回憶當日夜

靜更深。一燈如豆。幢幢鬼。髣髴歸來。令人毛髮悚然。至今思之。猶爲寒心。懼於生前之不已。乃更懼於死後。斯乃真懼。試問諸兄懼內。曾有若弟之甚者乎。衆聞猛語。不禁辦悲爲喜。相與粲然。僉鼓其腹。挺其腰。以自雄曰。信如弟言。則余等尙非真懼內者。大丈夫如此。亦足以自豪矣。

## 吹牛者言

有善吹牛者。佚其姓名。嘗徜徉海上之洋場。衣服麗都。舉止闊綽。梨園曲巷。酒社茶肆。莫不有若人之踪迹。余嘗數數遇之。聆其言大而夸。自言先人世世爲大官。當家全盛時。功名聲望。表著於天下。垂貂獬執玉笏者如干人。列鼎甲登翰苑者如干人。門下賓客如干人。後屏姬侍如干人。甲第橫亘如千里。園亭大小如千處。膏腴之田如千畝。朱輪華轂如千乘。骨董名器珠璣珍貝。莫知其名者。不可勝數。清聖祖南巡。嘗三宿其家。悅其家歌妓某美。載與俱歸。築別院居之。寵幸無比。天潢貴胄與之通。廖弔者歷數世而不絕。巡撫以下日趨其門。博其先人一笑爲榮。其先人不輕加以禮貌也。今式微矣。然尙有錢肆典舖如干家。珍貴物品如干事。家產估計約如千萬。終其身無虞不給也。且言且左右顧。意揚揚若甚自得。左右聞其言。咸舌橋不能下。曲意承迎。無所不至。意在希其餘瀝也。余亦聞而異之。設其言果確。昔人所謂七葉貂蟬。一門科甲。不足比數矣。一日。時際隆冬。嚴寒砭人肌骨。余道經某處。見一丐者。衣襤褸。僅足蔽體。決踵露肘。口喃喃。丐余錢。以謀果腹。余諦視之。蓋卽向所遇之極富極貴之人也。笑而語之曰。若一門鼎貴。今雖衰落。家產尙足自給。曾不幾時。抑何落寞至此。丐者顰顙曰。客勿擲揄余。今世界一吹牛之世界也。余惟不工其術。故不旋踵而穿耳。余聞其言。心異之。謂若之吹牛。可謂碩大無朋矣。尙安得謂之不工乎。丐者曰。惟其大故不工耳。今試與客言。工者。客不觀乎。彼峨大冠。拖長紳。姬妾盈前。蛟童侍後。之達官貴

人乎。盛世則尸其位。亂世則看風而駛其船。牆倒衆推。函電絡繹。其所敘述。莫非一己之功績也。此則吹牛之工者也。又不見乎彼一枝秃筆。半卷殘書。補綴翦裁。風雲滿紙之文人墨客乎。大言炎炎。目無餘子。窺其所學。名實極副者。固不乏人。而勦襲雷同。竊名炫世者。亦所在多有。此又吹牛之工者也。又不見彼市肆櫛比。百貨充物。熙熙攘攘。懋遷有無之市僧商客乎。廣告之鋪張。店肆之陳設。光怪陸離。莫可名狀。雖曰廣招徠。然亦可得謂爲吹牛之工者也。其餘若農若工。以至肩挑貿易之夫。何莫非以吹牛而博人財。吾特吹牛之不工者耳。子奚不責人而責我。余聞其言。無以難。予數錢。丐者受之而去。歸而思其言。類滑稽罵世之流。豈其忿世嫉俗者流。而託於吹牛以諷耶。

## 相人者言

尺蠖子侘傺無聊。躑躅周道。以解憂鬱。一日徘徊於四達之衢。見有拖招於門首。顏曰善相天下士者。知爲姑布子卿之流。振衣以進。旁案而坐。相者曰。子來談相乎。曰然。子其不得志於時者乎。曰然。笑曰。予之術。異乎江湖術士之撰。必先發問而後觀氣色。乃進而問之曰。子之耳聾乎。曰。幸不爲師曠。然則明矣。曰。雖不如舜之明。雖不及舜之達。四聰。鄭人之昭。自問不多讓也。子之目盲乎。曰。幸不爲師曠。然則明矣。曰。雖不如舜之明。四目。雖婁之明。自信亦庶幾及之也。曰。嘻。此子之所以不得志於時也。子亦知今人耳目之用。其巧妙靈動。有萬倍於古之人者乎。升官發財。何途之從。營私罔利。奚術爲優。非消息靈通者不得聞。故鄭人之耳。雖昭。今人視之。但不塞而已。未足周旋乎今之社會也。蓋今人之耳。已進化矣。然仍須笑罵由人。所爲由我。則有時有不得不故作癡聾者。利之所在。何自聾之。害之所在。何自避之。非眼光銳敏者不得見。故離婁之目。雖明。今人例之。但不瞽而已。不足競爭於今之世界也。蓋今人之目。亦進化矣。然或遇幃薄不修。

貽羞中葺。則有時復不得不故作青盲者。子能之乎。尺蠖子聞言。瞿然謝曰。僕病未能也。相者乃續言曰。首宜銳。銳則善鑽。善鑽則無孔不入。雖卑如狗竇。可出入自由也。而子之首圓若匏瓜。奚能為。爪宜尖。尖則善攫。善攫則無物不得。雖微如蠅頭。可撲取不遺也。而子之爪鈍若棒槌。奚能為。脛宜長。長則善奔競。善奔競則捷足先得。雖飛毛腿之矯健。無腸公子之橫行。不能與之賽跑也。而子則中道回翔。從容雅步。又奚能為。且也肩宜脅。而子偏不聳。笑宜諂。而子偏持重。頸宜曲。而子乃強項。膝宜彎。而子獨挺立。口宜辯給。而子之舌咽啞然。色宜媚。而子之容巖巖然。人非馬。而拍馬之術未可少。子擅此法乎。我非牛。而吹牛之技亦須精。子得其祕乎。雖無尾。而搖尾乞憐之態。曾師犬而學之乎。雖非人之婢妾。而爭妍取媚之技。曾師妾婦而研究及之乎。吾知子必敬謝不敏矣。幸哉。子猶得力食以自養。不填溝壑也。蓋從尊相以斷吉凶。直餓李耳。意者貌雖不佳。心術未壞。故尙足以自保乎。尺蠖子聞言。頷首者再。急付相金。握衣出門而去。

## 拍馬者言

(仿劉基賣柑者言)

客有拍馬者。善伺人。見狗竇必鑽出之。視然。巧言而令色。售其披。無往不利。予怪而問之曰。君所市於人者。將以弋勳名。博利祿。畜妻孥乎。將依賴以炫交遊乎。甚矣哉。可醜也。拍者笑曰。吾爲是有年矣。吾向賴是以食吾軀。吾拊之人樂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可醜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長軍政。晉勳位者。觥觥乎干城之選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騰紫綬。佩金章者。峨峨乎民國之傑也。果能建伊臬之業耶。國辱而不知湔。民困而不知援。財窮而不知理。盜多而不知弭。坐糜厚祿而不知恥。觀而入麻署。出車馬。飫膏粱。而厭文繡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白日驕人。暮

夜乞憐也哉。予默默無以應。退而味其言。類滑稽家髡胡之流。豈其憤世嫉俗者耶。而託拍馬以諷耶。

## 知事試序

(仿蘭亭序)

民國三年。歲在甲寅。仲秋之初。會於前衆譏院之議場。爲應試也。文人畢至。老幼咸集。此地有號板攷籃。筆囊卷袋。又有委員長官。監臨左右。用以爲唱名派卷。坐列其間。雖無倚馬千言之才。論文對策。亦足以各顯神通。是日也。桂雨初昨。惠風乍暢。仰觀題目之紙。俯視夾帶之文。觀其搖尾擺頭。實屬極思索之苦。信可哀也。夫人之相與。齊集攷試。或文必已出。擅造鳳之高材。或務拾噀言。具塗鴉之妙手。雖意象各殊。靜躁不同。而其營心前列。謀得於已。皇然奢望。曾不知花樣之何以能新。及其案發落後。攢眉蹙額。涕泣隨之矣。凡人之所思。得失之間。最難爲情。故不能不以之自奮。然案元孫山。皆期登第。俗語云。最是做官好不誠然哉。每見近人狂熱之態。若合符節。未嘗不躍躍欲試。不能已於余懷。况夫以資格爲進退。以經驗爲根本。爾之視吾。亦猶吾之視爾。嗟夫。故列敍履歷。錄其老大。雖去取無常。衡文試士。其名一也。今之攷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 春夜宴勾欄院序

(仿春夜宴桃李園序)

夫章臺者。行樂之逆旅。遊子者。碼頭之過客。而牀頭一夢。爲歡幾何。今人挾妓夜遊。良有以也。况洋場媚我以風月。繁華豔我以文章。會勾欄之歡場。成良宵之好事。羣雌俊秀。翩若仙姬。吾人冶遊。相期同樂。狂斟未已。高歌轉清。開綺筵以坐花。敬皮杯而醉月。不有孽作。何稱放懷。臨期歡成。償以纏頭錦數。



## 鑿鄰大少序 (仿滕王閣序)

滬濱名區。繁華天府。地多娼妓。人易糊塗。妍住家而打野雞。帶長三而做么二。靠將皮肉。通商開叫貨之場。只要金錢。頃刻下留香之榻。姑娘面俏。嫖客魂馳。妍頭枕插欄之交。搭脚戀無鹽之美。馬戲影戲之遊。戲帶局同臨。書場劇場之灘場。包車滿駐。星期休暇。狗黨如雲。花酒逢迎。狐羣入座。爭風起釁。撥醋罐之祖宗。吸魄勾魂。入夜叉之府庫。家兄作孽。慣受釘錘。曲辯何知。錯嘗蜜餞。時過數月。節近中秋。荷句淨而。腰囊清。梅瘡染而面孔紫。猶徘徊於馬路。仍流戀於龜窩。上易安之茶樓。登醉瀉之酒館。沿途吊膀。胆大如天。債主登門。洞鑽無地。一張厚臉。任巧計之安排。幾句花言。擺空場之姿勢。局包積。酒帳多大。姐目其斜視。老鴿示其怒。羞慚滿面。怕過相好之家。慄慄傷心。悔入迷魂之局。牀頭金盡。鄰燭街衢。家雞與野雉。齊飛。皓月共甯燈一色。書樓唱曲。響傳天樂之窩。窮鬼驚心。淚滴春申之浦。低思暗想。魄散魂飛。快活過而憂愁生。淋濁凝而毒氣過。遊園敲竹。曾充闔老排場。磨月尋芳。猶記衙堂隔壁。賣煙具。吃燒駢。交墓庫於終年。忍飢寒於永日。妻啼子哭。無一線之生機。樂盡悲來。歎多磨之天數。求知交於門下。現晦氣於眉間。形容槁而疾病深。借貸多而親朋遠。灘開測字。可憐落魄之。窮到拉車。半是銷魂之客。望家鄉而不見。轉運氣以何年。嗚呼。豪富何奇。迷途易舛。綿袍絮露。鍋竈塵封。想揮霍於當年。真如做夢。逞威風於片刻。並不多時。所惜。煙蕩傾家。窮愁送命。祖遺田產。須知削業之心。我愛風流。不立少年之志。灌米湯而覺爽。括糊罐以貪歡。慾海難填。脂膏易竭。空囊如洗。懊悔已晚。幾聲大少。誰存要好之心。偶遇良朋。任作無聊之哭。某戲編片紙。苦勸衆生。斬斷情絲。學色中。俄鬼寫來。直筆爲傷。海上浮風。歎失足於花叢。每丟醜於鄉里。况煙花之下賤。皆露水之因緣。到處爲家。胡成眷屬。臨時公館。高住牆門。捲物潛逃。起黑心

而不覺披髮挂號。或緣頂以何慚。嗚呼。得意不常。壽緣難再。春夢醒矣。白骨歸墟。顰脚堪憐。幸勿迷於女色。回頭卽岸。是所望於諸公。借此諸文。用爲藥引。膏盲病去。道德修成。樓台金粉。臨江渚。達旦通宵。徵歌舞。昨夜方行巫峽雲。今宵又夢高唐雨。任他百事總悠悠。問柳尋花春復秋。閨中妻子啼痕在。痛哭良人逐下流。

## 遊記選

### 東園夢遊記

唐思義

漱石生。落拓士也。好讀書。寡交游。獨居無偶。泊如也。一日。足音蹶然。知友枕流客造其廬。而謂之曰。盡作東園之遊乎。生曰。唯唯。於是聯袂東行。循挑岸。緣柳堤。數百武。遙見喬柯茂草。隱約可辨。俄而園至焉。相與款門入。度幽徑。得一精舍。淨几明窗。布罽井井。紗籠滿壁。半是題詞。蓋延賓之所在焉。由室逕邇而東。得敞屋數楹。圖書滿架。香氣氤氳。其中多宋元舊鏡。玉軸牙籤。令人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生謂客曰。千流百支。皆入彀中矣。又出而東。爲音樂室。檀板銅琶。羌笛秦簫。罔不具備。惜無柳三變其人。相與低唱。酒醒今宵。曉風殘月。一闕耳。又折而北。則博物館在望矣。入見卉木鱗介。應有盡有。形形色色。蔚爲大觀。生瞿然曰。天地無盡之藏。竟如是歟。步至外庭。徘徊久之。由庭左一戶出。至小園。潄流一灣。鑿之以石。盈盈帶水。一葦航之。蘋藻交繁。潛鱗出沒。水中若別有一世界焉。旋登一橋。覺少倦。卽就石而坐。昂首見行雲出岫。瀾漫天際。不覺喟然曰。白衣蒼狗。變幻無常。天下事作如是觀可也。繼登彼岸。有亭翼然。亭外老樹數枝。皆數百年物。枝幹扶疏。令人有松柏歲寒之感。園之東南。有矮屋一椽。茅蘿牽補。絕似世外桃源。

斯地斯景。設有高風亮節。如林和靖與陶元亮者。可以入居之矣。惜我儕非其流亞也。時則兩人遊興方濃。欲窮究竟。執意蝸居。屈迷不得出。正悵望間。條聞孤雁一聲。朔風颯颯。遂將所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吹入於無何有之鄉矣。始知乃黃梁一枕耳。由是恍然於百年俄頃。萬象皆空。人間世上。事事物物。無一而不如此也。彼爲鷓爲蚌爲漁翁者。又何爲而爭之不已也耶。嗚呼。偵矣。

## 潯州西山宴遊記

吳克寬

余負笈潯城。凡數載。得遊西山者屢矣。今年秋。復與友人入吏隱洞。坐雲林幽谷亭。設宴其中。高吟長嘯。山谷皆應。置身其間。不啻桃源。竊思唐李公明遠。去中州。棄官爵而隱於此。至宋而有桃嗣宗者。隱於洞。左世稱姚翁巖。今飛閣巍然。跨石而立。遙與吏隱洞之雲林幽谷亭相望。其上有觀音巖。危石壁立。突怒錯愕。若搏噬。古木蕭森。隱見雲際。日光下澈。樹影搖拂。若鸞鶴舞。其下則爲龍華寺。鐘聲清越。遊客每憩其間。縱目遠眺。東塔兀立。江城環抱。煙火萬家。飛鳥徊翔。舟楫容與。行人來往。皆在衽席之下。乃相與吸乳泉。烹香茗。縱談天下事。而不知其已醉也。斯時倚石危坐。心凝形釋。猶不欲歸。歸而後知吾向遊西山者。猶有負於西山也。故爲之文以志。時民國十九年十月七日也。

## 記遊

李孔嘉

井陘之地多山。而尤以雪花山爲最險。奉晉之役。晉軍獨占優勝。是山爲之也。星期閒暇。無事。約二三知己。攜酒提榼。買車而往。既至。山勢殊平衍。短草青葱。羊腸迤邐。行約數里。山盤盤焉漸高。下臨壕溝。境乃險絕。復前登。遙見紅牆一堵。山巔之古寺也。至此。山愈峻。陝愈狹。石卵青滑。步履不穩。仄首俯視。膽幾爲

裂。余更褰衣賈勇以先登。甫及山嶺。已作吳牛之喘矣。推寺門入。但見蒼松蔽日。庭階生苔。殿高且廣。寂寥無人。正中有佛像。因遭兵燹。已受毀損。出而入北院。殿宇剝落。一碑倒地。字漫漶不可識。南有藏經樓。亦殊荒涼。乃折回西院。坐松下稍憩。忽聞曳杖聲自南院來者。山之僧蓮海也。相與談天下事。嗟嘆良久。既而執余手視曰。福人也。余笑領之。時已正午。出所攜酒食。席地大啖。以餘骨飼寺犬。僧復導至後院。出所產石榴。笑謝之。別僧出山門。但見山川城郭。相錯如繡。所謂人蟻而馬可者。尙不可得而見也。斯時涼風拂拂。吹人衣襟。別有動人之感。視手表。已一時矣。循舊道下山。登車而歸。同行者。紹興孫亮哉。上海儲宏儀。己巳秋九月重陽前一日記。

## 後湖秋泛記

薛劍英

九月既望。余與施君玉聲。張君懷玉。遊鍾山既畢。乃遁山麓而南。逕至玄武湖。適有小航。帆楫新淨。角巾共載。柔櫓乍鳴。於時林日將歛。晚潮方至。盪映金碧。益愜幽趣。是湖也。前臨西村。後背鍾山。水皆漂碧。滑若琉璃。環植花木。多生香草。松竹接葉。蘆葦成陰。風起長寒。日中猶暝。誠天然之佳境。足供遊人流連者也。無何。金烏西墜。寶鏡東懸。仙雲四合。起瑤島於中間。舟月雙暉。與金波爲上下。瞻言花噴。何異蓬山。於是鼓棹往來。放乎中流。扣舷而歌。聽其所至。而草際寒蟲。雲外清磬。復與嘯歌相應。而施君曰。是樂也。誠不減陶淵明聽松風時矣。既而相與憑艙眺矚。見夫虛煙縷縷。與雲波相吞吐。南望羣山。嶙峋纏連。若層雲然。西北則燈火萬家。閃爍如星。上浮市聲。近寂而遠聞。東方叢林小舍。蔽於高岸。修葺葦。漁火三兩。出沒煙外。雙鳧翔泳。似與遊者相贈。答放目四顧。悠然意遠。乃命治酒肴。歡呼暢飲。各盡所量。余以嘉朋與僧。清談益肆。年來幽憂孤憤。悵悵愁憎之氣。至此盡滌。偃仰嘯傲。不復知在塵世中也。夜深月清。對之灑然。

有寒色。不可久留。乃相偕登岸。返校就寢。明日爲之記。

## 遊白石山記

王先獻

瓊爲海外仙源。山水之勝。甲於嶺南。其名峯若東山。五指山。磨耳山。皆天造地設之勝境。史傳之所稱述也。余生長其間。未嘗一至。恨何如之。今夏。余校同學以畢業在即。謀爲漫遊全瓊之舉。意將遍歷諸名山。旋以亂像環生。人情皇皇。不果行。至今猶悵悵也。

迨九月九日。余乃邀友數人。登白石山。以償夙願。漫遊之百一焉。白石山者。東瓊之高峯。距樂會縣治西五十里。峯有白石峭立。故名。山有三峯。曰白石。曰帝子。曰衡布。白石其主峯也。余等先登之。攀蘿緣磴。造其顛。左右皆石壁峭立。詭狀殊態。不一其致。青檜翠巖。如髻如環。如螺頂有石室一所。廣方丈。高八尺。足容數人之盤桓。旁有水池。深數寸。雖盛暑不竭。奇觀也。其室俗呼仙人房。以其石之凹處似履跡。疑爲仙人所履。雖不足信。然一涉其巔。俯首四望。愴怳迷離。飄忽欲仙。命名之意。其以斯乎。

稍北爲童子峯。其上有石。形如人首。首下稍小。如頸。頸下漸大。如腹。蓋絕類一人危立而拱揖主峯者。西有大石屹立。高數十丈者。衡布峯也。峭壁危立。遊蹤罕至。其頂有墓。殆極人力而引上者。有老人爲余指其處。余笑頷之。

觀覽既久。游興亦闌。乃聯步而下。憩於空朗石。石上有蓋。空其兩面。風自隙入。颯然涼爽。諸友欲更上童子峯。觀洪狀元墓。及上衡布峯。探燕子窩者。余以力疲日暮却之。乃返。

## 黃山遊記

聶昌進

宇內名山。大於黃山者不可勝數。然未有如黃山三十六峯之奇者。吾心嚮往之久矣。數年來擬招集友朋親臨勝地。一賞奇景。各以事牽不果。庚午暮春。本班同學。以初中畢業在邇。若不往遊。此後涉足社會。或升學他處。機會更難得矣。乃向校長及生活指導部作循例之要求。幸獲允許。三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時。同學十餘人。整隊由汽車路向北而行。經村莊四五。天忽雨。冒雨前進。至藍田向雲露小學校。借宿一夜。

二十七日早膳後。離校前進。經數嶺。中以雙嶺爲最高。下午五句鐘至湯口。宿同學高君新外祖父家。招待殷勤。至爲可感。

二十八日早膳後出發。登之路較難行矣。抵逍遙亭。黃山之勝。已在目前。行五里許。有一石橋。導師周先生告吾等曰。此卽小補橋也。過此橋卽茅蓬矣。橋旁有溫泉。卽湯池也。吾等乃解衣入浴。既畢。更前行數十武。從竹林間仰望。有寺在焉。額曰黃山一茅蓬。遂入寺休息。午膳後。至左近遊覽。由石級曲折而行。忽聞水聲潺潺。蓋瀑布兩道。自上瀉下。狀如人字。更有石級。卽所謂羅漢級也。欲登臨其上。若石滑不易躡。蛇行而上。至其頂。不覺心驚而股戰也。休息有頃。始下。

二十九日周師率吾等作湯嶺關之遊。沿途所見。有桃花峯。觀音坐蓮。羅漢點燈。醉石。洗杯泉。鳴弦泉。諸勝。皆以形似而名者。行二小時。始至湯嶺關。一土堡耳。蓋洪楊亂時。張芾守徽時所建者。無何。回抵慈光寺。怪石奇峯。目不暇接。下午天雨。是晚宿寺內。

三十日赴文殊院。山路崎嶇。峯岩奇險。沿路所經。有飛來洞。觀音閣。小心坡。文殊洞。及見迎客松。知文殊院至矣。院居黃山正中。後倚玉屏。左天都。右蓮華。是日大霧。留院半時。遂往獅子林。因院小人多。且缺糧。不得不行也。途過小大閻王壁。高臨深壑。羊腸小徑。纔可容足。經鱉魚洞天。海而抵獅子林。風景幽雅。少

憩進午膳。

三十一日晨天氣晴暖。吾與吳君未起身。有一同學喚曰。汝等速起身。至清涼頂看雲海。過時恐無及矣。吾等遂披衣赴之。果見白雲密布。頓成茫茫大海。狂風一起。波濤大作。變幻無窮。奇觀也。早膳後。復由光明頂經天海。過鯊魚洞。上百步雲梯。而登蓮華頂。凡穿數石洞焉。回顧左右。翠峯皆出肘腋之下。惟天都與之頡頏。此三十六峯所以首天都與蓮花也。此處更有蓮蕊峯。玉屏峯。松鼠跳天都。探蓮船。老僧看海。等名勝甚多。其妙不可形容。所謂「千詩難窮。百記徒作」也。

四月一日多數同學與導師皆回。吾等尚有五六人留獅子林。擬再一遊附近風景。午後周師率吾等往散花塢。風景甚佳。其以形似得名者。如關公擋曹。仙人鋪海。老虎駝羊。波斯進寶。美女照鏡。天鵝護蛋。各極其妙。不可盡述。回至始信峯。周師與吾等同攝影。二留爲紀念。途次見一峯聳立。峯端有古松蒼翠。吾嘗聞黃山有夢筆生花。及見而歎名不虛傳也。其旁更有一岩聳立。形如筆架者。曰筆架峯。噫。造化之工。一至此耶。晚仍宿獅子林。

二日。覓道而行。十五里抵雲谷寺。老僧進午膳。飯畢。行數里。得見九龍瀑布。亦黃山奇景也。薄暮抵湯口。三日。宿洽舍。四日。抵校。

## 西湖遊記

文思安

杭州爲浙江重鎮。湖山之勝。風景之美。甲於全國。吾校當局。爲學生增加智識。舒暢精神起見。遂有旅行西湖之舉。念八夜間。抵浙大。卸行李。安宿。翌日。乃遊西湖。步行至湖濱公園。此地沿西湖之濱。面對山水。

背依市場。夾道垂楊。綠草滿地。爲市人遊息之所。旣而雇小舟七艘。爲泛湖之遊。興致勃發。一躍而登。放乎中流。宛如一葉。須臾至柳浪聞鶯。前有方塘。水清如鏡。中峙一亭。亭畔大都荒草殘碑。有柳而無浪。鶯亦無所聞。嗚呼。勝景不常。安在其爲柳浪聞鶯也。旣而至汪莊。建築華麗。足見人工之美。再促舟子前進。至三潭印月。此地爲明萬曆時所重修。埂上綠柳垂絲。紅桃吐蕊。池水清漪。游魚往來。憑欄俯視。誠可蕩滌胸襟也。至劉莊。背依青山。面臨西子。綠蔭夾道。古木參天。廳內珍品甚多。陳設精美。此不過表示園主人之豪富氣象耳。復乘舟過蘇堤。堤爲宋蘇東坡所築。橫亘湖而長。經數里。夾道桃柳。雜花生樹。落英繽紛。有如列錦鋪繡。景物明媚。至岳廟。世稱忠烈廟。祀宋室忠將岳飛。廟宇宏麗。正殿有岳飛像。塔下有精忠柏廟。前有一石坊。上題『碧血丹心』四字。其傍卽岳王墓。墓南華表下刻『盡忠報國』字樣。墓旁有秦檜等跪像。封碑高聳。蒼松夾道。令人弔古傷今。臨風遐想。歎公之生於古而不生於今也。盤桓久之。始出沿湖過西冷橋。而至放鶴亭。亭旁古木成蔭。又有諸烈士墓。建築完固。非偶然也。過橋至平湖秋月。此地常孤山路口。前爲石台。三面臨水。縱目遠望。但見一片碧色。樓臺掩映。彷彿置身仙境也。沿湖濱路。至中山公園。由此拾級而上。至孤山巔。嶺間上中下三層。俱羅花木。可步可坐。亦可憩息。南望之江。烟波浩渺。水天一色。北望杭城。雉堞崇垣。隱約於烟霧之中。俯視湖中水鳥飛鳴上下。遊船三五結隊往來。轉觀寶石山上。岩石聳立。凶險異常。全湖勝景。無不在一覽中也。旣下。乃乘舟至湖心亭。此地面積甚小。以其居湖之中心。有名四面臨水。圍以雕欄。湖心平眺。以此爲勝。時以身體疲乏。不得已。取原道歸寓。抵岸後。細雨紛紛。陽光韜晦。因有所感。乃筆之於書。

## 廬江風景記

陳國珍



吾廬在漢時名廬江郡。既為蜀吳往來之通衢。亦為魏吳交通之要道。雖蕞爾小邦。彈丸下邑。顧潮流所搗。人才輩出。今日驅車原野。何者為昔賢之邱壟。何者為先哲之遺跡。憑弔斜陽。猶不勝感慨也。試分述之如左。

(一) 香花墩 城東北隅。地勢窪下。池沼相連。中有一洲。名香花墩。八蜡廟建其上。頗具臺榭軒敞廊迴曲折之致。夏日憑欄遠眺。池水潏澗。綠荷掩映。邑北治父山泉。由水關入城。經油西流。尤饒風趣。清光緒間。江油張鶴儔太史。出宰吾邑。提倡風雅。嘗偕僚友觴咏於此。

(一) 小喬墓 由香花墩出大西門。經柳樹埭。至真吾觀前。有小喬墓在焉。考三國志。孫策欲取荊州。以周瑜為中護軍。從攻皖。拔之。時得喬公二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按瑜為舒人。舒為廬江郡。邑小喬墓之在廬江。固其宜也。維荒塚殘碑。零落隴畔。僅溪水一泓。流於墓側。淙淙作淒楚之聲。夕陽在山。晚風吹面。徘徊其間。使誦杜牧之銅雀春深鎖二喬之句。當不禁唏噓欲絕。

(一) 周公墓 由小喬墓東北行。繞獅貓頸。至東門橫街頭。周公瑾墓在焉。公瑾為吳名將。赤壁戰後。拜前將軍。兼領南郡太守。縱橫江上。歿於柴桑。按柴桑為今之九江。該地亦有墓。此不過為崇拜英雄之表示。里中之墓。似較真確。墓前修竹千竿。臨風搖曳。作簫箴之聲。

(一) 捧檄橋 由周公墓南行。折而出東門小街。捧檄橋在焉。考後漢書毛義傳。義廬江人。以孝行稱。府檄以為安陽令。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後母死去。官屢徵。不出。邑人高其義。為建捧檄橋。以留紀念。俗傳義跪送府使。以四十里為約。使行至二十里。墾馬回視。方至橋東。而義起於橋西。容或有之。橋初不甚大。清同光間。邑人吳武壯公長慶。捐資重建。工程甚偉。橋南一堤。楊柳成行。娥眉村女。搗衣其下。丁丁之聲。清脆可聽。

(一) 實際寺 由捧檄橋東北行二十里。爲治父山麓。萬綠叢林中。有實際禪寺。爲昔歐冶子鑄劍之處。唐時寺頗興盛。後燬於兵燹。清光緒中。寺僧常開募化重修。規模宏敞。後園有一壺泉。僅容一壺之水。汲之隨盈。而冬夏未嘗稍涸。

(一) 無量殿 亦名無梁殿。以石甃之。如城闕然。建於治父山巔。距地平線約五里。在雲霧之中。白雲穿牕而入。與香煙合而爲一。盤旋空際。春初雷動。每在殿中霹靂乍聲。謂之洗殿。然雖電掣雷鳴。僧人臥其下者。從未觸電。春秋佳日。登殿眺望。北之巢湖。南之長江。皆歷歷在目。清光緒間。郡守范葆廉過此。題聯云。四面湖山歸眼底。萬家憂樂在心頭。所以寫景。亦所以抒懷也。

(一) 宛春墓 由無量殿下山東行。至白湖濱。有宛春墓。春爲春秋時楚人。晉楚成漢之戰。楚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當時春當爲行人之官。墓旁數里。環而居者多宛姓。支族蕃衍。且多豐富。其宗祠中設有小學一所。生徒衆多。且俱係同姓子弟也。

(一) 梅山 由宛春墓南行。約二十里。至梅山。山在三國時多梅。相傳爲曹操行軍望梅止渴之處。今則牛山濯濯。非復當年。每至夏初。纍纍枝頭。供人採摘矣。

(一) 左慈洞 洞在南門外臨水石壁中。不知淺深。相傳三國時左慈爲廬江人。有神術。常出入洞中。雖不可盡信。然志載慈嘗在曹操坐。操顧衆賓。欲得松江鱸魚。茲因求銅盤貯水。釣之得魚。嗣操欲殺之。卻入壁中。不知所在。後逢慈於陽城山頭。復逐之。走入羊羣。觀此不爲無因矣。

以上諸勝。皆曩年在鄉里讀書時。遊蹤所至。探尋而得。欲以作編輯鄉土歷史地理之材料者。惟頻年奔走。囊筆四方。粉板生涯。碌碌終日。欲著述以自娛。若時間不我與。姑先紀之。留鴻爪云。

## 旅行錫蘇琴記

王承繪

時維三月。序屬季春。氣候宜人。草木暢茂。當此之時。吾校有旅行錫蘇琴之舉焉。茲記之於左。初七日晨。光熹微。衆皆起身。整行李。食早餐。鐘報六下。乃整隊出發。出校門。折而西。經塘墅而至北瀾。北瀾市集雖小。以交通便利。尙稱繁盛。時已七時餘。乃入茶肆。稍進茶點。少頃聞鳴笛聲。蓋船將啓碇矣。忽促下船。擁擠殊甚。旋聞汽笛鳴。鼓輪行矣。未幾而長涇。而張涇橋。遙望風光。駘蕩。水色澄清。三時許抵錫。至鐵路飯店而下榻焉。引導員以時間尙早。促遊惠山。復整隊緣馬路西行。兩旁街市。頗多鑄造及修理各種機械之店。出街市至平野。桑麥連阡。道旁植梧桐甚多。乃畢庶澄克澄錫後所手植也。噫。畢君以二三其德。致遭張逆之刑戮。而梧桐則頗茂盛。將來成長。行者肯受其蔭也。經吳橋而至惠山。山麓寺廟甚多。行數武。至漪瀾堂。假山嵯峨於前。古木成林於後。內設茶肆。可以小坐。堂後有泉。源出石冰洞。築成方圓二池。兩壁有天下第二泉額相傳。爲清乾隆帝南巡時所書。拾級登山。至頭茅峯。踞石遠眺。煙雲彌空。錫山前峙。太湖帶後。村落參差。密比星羅。田畝縱橫。幾如棋局。無錫街市。鱗次櫛比。工廠之多。屈指難計。遊覽至此。殊覺神怡心曠矣。以時晏力疲。不克再登。迺下山。出漪瀾堂。遊寄暢園。有池瑩澈。樣青而涵綠。有石壘。壘貼蘚而黏苔。出園門至尊賢寺。登來青閣。至觀山樓。四面有窗。彌望皆碧。樓前有庭。植有玉蘭。闌以小池。貫以小橋。景物尤勝。惜時已夕。陽西沉。乃下樓。歸寓尊賢寺旁。皆爲舊泥像之市。人工巧妙。栩栩如生。初八日。微雨濛濛。陰霾殊甚。早餐後雨稍止。乘舟赴鼉頭渚。渚在充山之麓。俗名南獨山。因有一石。狀如鼉頭。深入太湖之中。故名。無錫勝地也。舟搖搖以輕揚。風飄飄而吹衣。問船夫以前途。恨天色之陰晦。未幾至渚。乃登岸。尋羊腸曲折而上。經橫雲小築。長生未央館。而至廣福寺。渚上多蒼翠之木。蔥鬱之松。皆

數十年物也。寺位渚巔。頗擅勝景。太湖汪洋。波濤洶湧。鷗鳥上下。舟檣往來。湖中諸山。環列左右。霞鶯齊飛。水天一色。誠足極遊觀之勝概矣。寺有張騫題句。尤足耐人尋味。其聯云「孕越包吳。管領五湖風月。」「流丹聳翠。照臨萬頃烟波。」蓋有此名渚。不可無此名句也。下渚至湖濱。則奇石壁立。若睡獅。若肝肺。千態萬狀。殆難殫述。俯視則細石堆集。各呈顏色。玲瓏剔透。不可名狀。殆所謂太湖石也。徘徊久之。聞步號聲。乃下渚登舟。午餐後。駛往萬頃堂。堂在管社山之南。獨山瞰其前。漆湖枕其後。層巒聳翠。衍岫排青。風景之勝。亞於鼇頭渚。旋尋山路。盤旋步行。至梅園。園在鎮山獨山之東。前臨管社。後負龍山。爲榮德生所建。遍植梅樹。至誦誦堂。而品茗。堂後有小場。一名石聳立。刊以小羅浮三大字。經招鶴亭。折而東北。爲太湖飯店。復前行。經宗敬別墅。其東有豁然洞。越洞東行。上則廣塲。園以石欄。而下則有大廈三間。頗爲寬敞。前後皆通。試不啻世外桃源也。少頃復整隊步行。至無錫公園。園臨公園路。其間假山巍峙。樓榭高聳。池水環繞。樹木蒼翠。黃沙爲路。綠茵爲場。遊詠於斯。洵可樂也。

初九日晴。早餐後。徐行至火車站。乘早車赴蘇。而火車之速度。更捷於輪船矣。未經一時之久。而蘇州至矣。下車。步行至東吳旅館憩焉。時僅八時耳。日亭午。午餐畢。整隊出行。至報恩寺。登北寺塔。塔高九層。相傳爲三國時孫權之母所建。步步雲梯。處處佛。皆爲金身。及造塔頂。足已疲倦矣。見夫蜿蜒如帶者。婁江也。一白無際者。澄河也。曲折若綫者。滬寧路也。噫。自孫吳迄今。數千百載。人事變遷。何限。茲塔獨巍然無恙。供騷人過客之遊覽。憑吊。觀物思人。得無有動於中乎。下塔至拙政園。園爲清時之八旗會館。中有飛樓畫棟。崇巖廣池。勝概甲於吳下。因阜疊山。穿以隧道。園址之大。約數畝許。又見龍茸一架。成林蔽庭。乃係清文衡山所手植。遊興正盛。奈引導員與諸同學鳴號待出矣。余亦不得不隨之而返。是園也。風景雖佳。而年久未修。樓亭到處皆傾圮矣。殊可惜也。至獅子林。因林主會客。謝絕遊者。遂逕赴三清殿。殿內佛

像之多。甲於他寺。蓋即所謂玄妙觀也。觀前有塲。塲中各物羅列。幾似上海之城隍廟。旅蘇之人。無不至此一遊焉。出玄妙觀至潮州公園。園內有圖書館。頗爲宏壯。內有兒童閱書室。閱報室等。藏書之多。遠過我校圖書館數十倍。恨不能多息一時。稍一翻閱也。乃出背門。登馬車。回東吳旅館。夜則全體至新舞臺觀京戲。服飾之華麗。唱調之響亮。演法之完善。佈景之繁多。自生以來。未之見也。回館之時。已夜深人靜矣。

初十日晴。晨九時。整隊赴虎邱。經靖園。園內皆植花卉。亭榭之多。亞於拙政園。而所擅勝景。則過之矣。出靖園。不百武。即至虎邱。邱距蘇城約七里。爲吳王闔閭墓所在。邱周僅里許。高不過百尺。然頗據形勝。遊者莫不一往爲快。經鴛鴦壩。眞孃墓。皆已廢圯頽敗。過憨憨泉。圍以石欄。相傳爲梁僧之名。此井蓋梁僧所發現。因以己名名之云。再上則爲千人石。其前爲生公講臺。卽世所傳生公說法。頑石點頭處也。今則頑石依然。而生公不復見矣。西有二仙亭。更西則爲劍池。兩崖如劈。泉水瑩澈。旁有一虎邱劍池。四大字。爲顏魯公所書。乃全邱最勝之處。飛鳥啾啾。綠陰如蓋。令人神往。乃登五十三參。上有觀音殿。復登五聖臺。經雙吊橋。至冷香閣。則一塔巍然。矗立雲表。虎邱最高處也。下虎邱。拜五人墓。而回旅館。午後過留園。而至西園。復折而至留園。內有假山甚多。怪石嶙峋。結構甚佳。時值星期。遊者甚衆。紅男綠女。往來不絕。旣觀名花異卉。又觀吳下佳麗。遊歷既久。相與品茗。茶話片時。紅日西沉。始回旅館。

十一日。乘輪赴常熟。居於常熟縣中。午餐後。冒雨至虞山公園。風景尙足稱述。出圍牆。至虞山麓。經辛峯亭。拜仲雍言子墓。卽回校。

十二日晴。早餐後。整隊遊虞山。至桃源澗。泉水潺潺。景頗清雅。復上行。至石屋澗。有大石前蔽。中可容人。如石屋然。相傳爲姜太公避難之處。語頗荒誕。至維摩寺。寺藏山林深處。登樓有屈公之像。四周有窗。可

觀東海浴日。惜未能假宿一宵。以觀日出也。復至拂水禪寺。前有石橋。跨山澗。過橋折而西。則爲劍門。相傳爲吳王試劍之地。未知確否。石上有烟嵐高曠四字。奇石聳立。殆難言狀。上行至三峯寺。一名清涼寺。乃唐以前之古刹也。下山曲折行至興福寺。大雄寶殿之西有茂林修竹。更西經君子泉。登印心石屋。出而向大殿東行。有方丈室。頗清幽。乃出尋原道而歸。

十三日擬回校。晨起乃參觀縣中一切設備。與吾校略同。而所居形勝。則過吾校焉。七時許乃乘輪抵欄杆橋。登岸而步行至棧。

## 蘇州名勝紀遊

王叔明

### 一 參加考察團

是星期五吧，同事楊君要我參加××考察團去蘇州，並說順便可以遊覽虎邱等勝蹟，這真是使我喜極而狂了！我渴想到蘇州去玩一回，已非一日，現在却給我這一個難得的機會，這是何等的欣幸啊！我更快活的是加入考察團在一路無須火車費，還可得到茶喝，並且約定在蘇州闔門外新太和午餐，晚餐改在觀前街丹鳳，這更是我意外想不到的事呵！同事楊君把簽名簿拿來時，我便在上面簽了名字，看看已經簽名參加的有一百餘人之多。團裏隨發出一張遊覽須知，上面列着日期，開車時間，及某地至某地的車費多少，大約需兩元，須各人自備，我遂和梅君都預備着一些小費作代步之需。在參加二十幾個同事的當中，就請出一位蘇州籍的陳女士做我們的嚮導，領我們遊山觀景，尋幽覓勝，真難爲了我們這位花枝招展的密司陳啊！

### 二 赴北站趕早夏

星期日到了，大家都照着預定的六時半去車站集合。趕七點鐘的早車到蘇州，這在我的旅行的次數中不能不說是破題兒。第一次起早了。朦朧的天空，掛着三五顆晨星，赫德路口的店面都睡在夢裏，街上電燈還亮着，四五个穿白制服背錢袋的，趕着上電車執行他們賣票的職務。我跳上了電車和一些趕着去工廠做工的人並坐見。這時天空由魚肚色變為青藍色，東方由金黃色變成紫紅色，幾個車站停過之後，就到達我要到的一站界路火車站了。

### 三 沿途情景

在待車室候了半點鐘，大家才漸漸到站，於是隨着領導的人上了另掛的一列車，車裏面的人一時擁擠得滿滿，當中有幾位鶯聲嚶嚶的女同志陪襯着，還有一對英國人白髮老夫婦夾在裏面，中西人壁的曾話和笑聲，充滿了這熱鬧空氣。忽然汽笛一鳴，車身就慢慢地移動了，一會速度比前加快，車窗外面的房屋、樹木、田禾都像倒翻似的向後退。到了南翔，車停約十分鐘，過去只見兩邊綠一片黃一片的麥田，森森的樹木圍着一座座的農家木搭的亭子，下耕牛在不停步的兜着圈子，屎水飛長久沒看見今天這樣的農村風景，尤其是那隨風獻媚的楊柳，碧油油絨毯似的麥田，和風吹來，波浪般的蕩動，是多麼宜人悅目呵！車到安亭，麥田邊一流溪水，二三耕牛在吃草飲水，那裏的底影子也同樣的動作，遠遠地還望見一片白帆，在水面上飄着，更有那頂風逆行的航船，兩人在岸上背牽，這又是多麼使人留戀的景物呵！

車過安亭到崑山，麥田裏有三四個扎黑布包頭的農婦，在灣腰割麥，一束束韭菜似的排着，又見麥梢一堆堆，堆的像亭子一樣，停約一刻鐘，車向前進，愈開愈快，兩邊田禾真個欣賞不盡，俄而不見農，但只見人家，據說已快到蘇州了。車上茶役忙着收拾茶碗，各人在車架上取下了呢帽，整理物件，預備

到虎邱。

到了蘇州車站下車，人人皆爭先恐後忙着雇車。那知事前我們考察團已託當地公安局雇好馬車十餘輛，並派有巡警保護，這個消息一傳，於是又爭前恐後搶車子，有的三四人搭一輛馬車的，有的五六人搭乘一車的人聲嘈雜，十幾輛蛇形似的馬車直望虎邱進發，一路浩浩蕩蕩奔向目的地而來，也有騎驢和騎馬的，哈！好不熱鬧！會乘馬的朋友當然要顯示他們的本領，策馬馳驟一趟，就是稍知騎驢的蜜斯張和蜜斯李，雖然奔得頭髮飛蓬，一身香汗，也要坐在驢子身上出出風頭，但我真替她們着急！萬一給這撒野的驢子掀下來，這一身蘋果綠印度綢旗衫不知要污到什麼樣。然而回頭再看看她們，非但不疲乏，反而粉紅的臉上被小驢子顛簸得其樂陶陶，過了火車軌道，只見前面轟然一塔，立在上山，遠遠看去直似南京被毀的北極閣一樣。

#### 四 遊虎邱山

車到山麓，停下兩傍有花園栽種珠蘭等盆景，芬芳可愛。跨過一座石橋，穿過一條街道，來到虎邱兩邊叢草蕪生，左有水門汀做的鴛鴦墳，右有雜樹包圍的商團紀念碑，這時大家心裏都蓄着一種考古寬勝的觀念，視線大半注意着嚮導的行止，就是脚下踏步也隨着他轉移。從左旁轉折而上，經過留履徑到問水亭，有石碑一方長丈餘，擊之鏗鏘似銅聲，碑文模糊，爲咸豐間遺物。越亭而上，便是冷香閣，登閣憑眺，附近商店民房，盡入眼底。閣上頗爲冷靜，名之曰「冷香」，確甚符合。穿閣循曲徑而下，大樹森森，平崖上有一石亭，名二仙亭，亭內供二仙石像，已模糊不辨爲何仙。再向左拾級而上，便是第三泉，入門但見巉崖開處，下有一池，石壁上鑿有「鐵華崖」及「第三泉」六個硃紅大字，泉水澈清，可以鑑人。折轉而下入圓門，石壁峭峻，高數丈，有泉形長似劍，鑄有「劍池」兩個篆字，再看右旁直立石壁。



上乾隆御筆題有「風整雲泉」四個斗大的字，其深邃幽靜比之棲霞山、白鹿泉較好，於是嚮導又領着向右曲折拾級而上，有石橋盤空，橋上有石作井穴二個，有鐵板釘作叉形，不知何意。更登階而進，入一門，上有一致爽閣三字進去，但見虎邱塔矗立其後，高約十丈，上有洞門，塔心似空，極像杭州側毋的雷峯塔。致爽閣有里人陳夔逸題的聯句：「池深有俠氣，一石老解微言。」並有中央委員于鬚子題有橫額「伏虎閣」三字，登閣俯覽，半城半鄉，民房田禾一望無遺。閣內陳設亦甚雅緻，稍憩品茗，殊覺幽靜異常。轉折而下，再向右行，小徑曲折，通一佛殿，殿外隔有木柵欄，不能入內。於是折而下行，有石階數十層，荷池一方，中有假山石鵠立池中，樹蔭蔽天，幽雅宜人。遂由領導的人集合我們同來的大衆，在這劍池外面以塔作背景的石崖上，合拍一個男女團體的照片。那英國老人也用他手提鏡箱拍一大家合演的趣照，拍了，就尾隨着領導的人上了原來的馬車去闔門外新太和午餐。

### 五 遊留園

新太和蘇州式飯菜倒還適口，座位也還清潔，是值得讚許的。午飯後，一般考察員去從事他們的考察，一部份去遊覽他們所要的地方，我當然也在遊這一部份之列，遂一徑向留園而來，約二十分鐘到了留園，被守門的攔住要購票，於是我們嚮導密斯陳照團體票半價，購了票進去，入門圍欄轉折，曲徑通幽，至一亭，見窗外假山突兀，荷池和柳樹互相掩映，不覺瀏覽久之，再進仍是曲徑圍欄，但覺桂香撲鼻，清氣爽人，又至一亭，外植芭蕉梧桐榆等樹，倍覺清醒怡快。而桂樹尋覓不見，但聞香氣，真所謂「一天香雲外飄」了。這時我們的嚮導密斯陳開始解釋一株空心樹的故事：「這樹你們看很奇怪吧！中心是空的，在中心裏面以前有一條很大的蛇，一到天黑的時候，他就昂頭伸舌出來，人看見牠都嚇的掉轉頭跑，有時候牠還叫，聽牠叫的人都怕的要命。一天天下大雨打雷，把牠打死了，半截頭在外面

半截身子還在樹裏，牠的身子都有大碗口粗，有兩丈來長，你們看大不大！大家聽了都毛髮悚然。好有趣的老孔說：「這太可惜！爲什麼當時不用酒精泡製，大瓶裝起來，好做個標本，留給我們後來的人看看，這真可惜！」說完，大家覺得老孔的話滑稽有趣，並且有理。

## 六 遊西園

出留園大家奔西園而來，幻想的我，西園也許如留園一樣吧？或者比留園多此點罷了。那知一進山門，有四大金剛偉然矗立，再越過一座有池沼的石橋，從旁門而入至一殿上書羅漢殿三字，入殿金碧輝煌，香煙繚繞，供有五百尊仰臥坐俯不同的羅漢。殿的當中塑有普陀山及峨嵋山的形狀，極幽邃巍峨之致。折向右行，逕至大雄寶殿，更森嚴壯觀。正殿供有圓頭大腹的三尊，如來殿後有望海觀音及水漫金山寺，哪吒腳踏風火輪等塑像，出而右折，繞至殿後，有一放生池，池內有多年魚幣，投以餅餌，即躍起啜食，多二三尺長，鱗壳大如傘。右有膳堂，內陳長椅棹檣，僧人共食之所，牆上標有格言，大意是說「一粥一飯當思來源不易」等意思。再進是僧人煮飯的廚房，有三個如鑿的大鍋，貼有紙標，一投錢鍋內，沸涼眼睛。我們當中有幾個好事頑皮的都相率向大鍋內投錢，於是花枝招展的嚮導，也引入入勝的格外投得起勁，直投到腰袋空空纔止。轉身而出，經過會客堂至一池，見金魚數尾，浮沉游泳，頗可留戀，及出大門見懸有通告牌，末注西園戒禪寺啓，哦！我纔知道原來這西園是個寺院。

## 七 蘇州的街市和風俗

大家出西園，要去獅子林遊玩，我們的嚮導已預先替我們雇好了黃包車，大家遂忙忙的上車，直奔獅子林而來。一路上感覺到人多，熱鬧，又覺得這長川的黃包車阻礙旁人的交通，蘇州除了觀前街和閶門幾條馬路外，其餘的街道真窄窄，到和南京的馬巷差不多。市面營業非常冷淡，大店高樓很

少，居民多尚樸實，正穿街的當兒，只聽鑼鼓響處，西樂雜奏，呵！這是蘇州出喪的儀式，是新舊合璧，中西合參的儀式呵！玩蘇州便想起我會到過的杭州，杭州雖然也有矮屋平房，可是街道闊的多，並且浣沙溪又清靜幽美。蘇州真奇怪，街道既窄，橋樑高得又離奇，我們前頭的車夫趕到拐灣處一個停留不住，後車衝前車直掀起來，幾乎把我們花枝招展的嚮導跌個筋斗，虧得她是老蘇州，司空見慣，很敏捷地先自跨下來，沒有肇禍，不然換了別人不知要鬧出什麼笑話來了。

### 八 遊獅子林

車到獅子林，仍由嚮導密斯陳和守門的人交涉了一番，這纔允許我們有團體組織的參觀。據說這獅子林是某銀行經理私人產業，陌生人是不容易進去的，不知是否？我們由嚮導領着進去，只見園欄曲折，亭榭院落，有大假山，宛如獅形，伏臥於地，此園命名或者就是爲了這座假山吧！出園，欄過吊橋，又見垂楊樹陰下一溝流水，直通一池，池方畝許，中有假山涼亭，有石板小橋可達，在亭稍坐，清風徐來，頗能怡人心志。沿荷池而進，有水門汀做成之石船，船上裝璜間隔，與南京秦淮河之畫舫一般無二。俯視池中游魚數尾，歷歷可數，極活潑有趣。再沿荷池而上，有亭如翼，上雕山水花卉，嵌巧玲瓏，當中懸有橫額，上書「真趣」二字，鐫有一乾隆御筆一方印一顆，想來這遺跡殆有百年以上了。從亭後穿門而入，逕至一廳，中懸名人書畫，長檯靠椅，極其清潔雅緻，稍憩品茗，覺清快氣爽，頗爲暢適，設留客夜飲，良宵美景，飛觴碎月，真不知漏轉幾更了。

### 九 玩北寺塔

太陽彷彿暗示我們還早，錶上長針纔指着三點一刻，嚮導對我們說：我們去玩北寺塔吧！大家都表贊同，遂又出門雇着原來的黃包車，講好車資小洋一角，便一逕投北寺塔而來，車至中途，就遠遠望

見層層疊疊巍哦一塔，外形極像西湖錢塘江的六和塔，車抵塔下，只見塔前有一黃橙橙的殿宇，謝絕遊人，於是沿圍牆而進，從旁門入一廟堂，有僧人阻住要購門票，經我們嚮道購好，就隨着上了螺旋式的短梯，花枝招展的她落伍了！我在二上層等着，你們上去吧！一告奮勇的也只有我們寥寥可數的六七八人，轉上一層又一層，爬上一級又一級，感覺得疲乏，腿酸氣促，啊沒有了看吧！這是到了頂高的一層了！我無意識的驚駭而厭倦地說，好稽古喜探討的老王也湊上一句報告：這塔共有九層，總算不矮了！更有類如統計家的梁君，計每層二十級，共計有一百八十級，說這塔的層級總算很高的了！但是，登可算登上了，我不敢俯視，只望着老遠的地下蠕動着的行人，車馬如蟻，街道如線，附近民房小得和雀籠一樣，遠遠還見有一鐵台聳立，據說是城中鐘亭，備防火警，且繞向塔的後方俯視，不克自主的腿，牠竟兢兢戰戰起來，又見塔邊的方磚活動，便不敢輕進一步，於是憑眺一會，大家像走馬看花一樣，又要去滄浪亭玩，趕着時間都想多玩一些地方。

### 十 遊滄浪亭

出北寺塔仍由嚮導代雇黃包車，前往滄浪亭，車資講好兩角半，遂又邁邁向滄浪亭而來，沿途又穿街越巷，看見些矮屋窄道，及小營業商店，纔到達滄浪亭，外面極饒風景，門前有溪一流，過石橋便見有長牌一塊，蘇州藝術專門學校一八個黑底白字，大門有簽名簿，由嚮導代簽上團體名義，就跟着進去參觀，裏面也有亭園假山點綴，不一刻，我們嚮導因地方不熟，去大禮堂裏請那洋洋盈耳的按琴女生，領我們參觀，她羞答答慢吞吞地在前領着我們，經過假山，越過曲欄，穿走兩個作畫室，來到她們的繪畫展覽室，壁上懸着許很多子，有國畫，有水彩畫，油墨畫等，看了，不禁欽仰她們藝術的高尚，但是那裸體的人像，不由的令人見了要起肉感，尤其是那豐滿圓而潤的肌膚，發動的乳房，肥而圓的股

肱，是多麼含有神祕的美啊！然而內中要以油畫張復興與肉店爲最佳，牠的色調和陰陽面，都非常正確調劑。穿過作畫室到一新建的陳列室，室內陳列石膏人像，及裸體模型等，據我們嚮導說，這是她們校長從法國購來，給學生們做範本的，他這樣熱心，學生們都十分的感激他，看了一會，仍由那女生領我們出來，至於那滄浪亭子呢？我連見都沒見到，這或許是年久朽頹，只留這麼一點遺址吧。

### 十一 玩玄妙觀和觀前街晚餐

出了滄浪亭，按照遊覽次序該玩玄妙觀，中嚮導宣告雇車的代價，（小洋兩角）大家就忙亂地上了黃包車，來到我們考察團集合的玄妙觀。玄妙觀中有很多的雜貨攤，茶鋪，吃食店，喧囂噪雜，熙攘攘，頗像南京夫子廟前的平民市場，無奇不有。那幽宇已頹廢失修，毫無瞻仰價值。出玄妙觀爲觀前街，道街稍闊，市面頗熱鬧，閒逛一會，就見我們同來的人有的去公園品茗，有的去青年會找朋友，疲乏口渴的我，只想找住足的所在去疏鬆筋鬆，我這勞痛的筋骨，遂和棍君上了丹鳳樓坐下，老等他們來晚餐，這時纔把這顆忙亂的心定了一定約摸半點鐘光景，大家來了，在燈元灼亮裏坐滿了八九張圓桌，鬧飢荒的肚子不客氣的要筷子去連棟帶挾的往嘴裏送，大嚼特嚼的向肚子裏吞。席上的談話資料，多半是經過的感想，有的說虎邱比不上南京棲霞山，有的說留園較南京的胡園要好的多，有的說玩過北平的勝蹟，這些都不要看了，有的說西園的羅漢殿，的確不錯，中間那普陀山的雕刻，多好的說，獅子林避暑倒不錯，諸說紛紜，各有見地。但我覺得虎邱也有虎邱的好處，雖比不上棲霞山那樣深緻，却有春筍般的塔點綴在上面，獅子林的假山可算得神出鬼沒，若無嚮導，簡直如入迷魂陣一樣，不知是人是鬼。要是在這裏避暑的確不錯，若是比起西湖的劉莊起來，便相養遠了。西園覺得缺少林園之勝，羅漢殿倒確實燦爛壯觀，不如把西園改作寺院的名義好。北寺塔比之西湖錢塘江的六和

塔，可說是不相上下的一對兒。

### 十二 感懷

講到西湖我便聯想起前年住在杭州靠近西湖的情形了：我們的住所是前臨西大街，後近造幣廠，任你什麼時候只要走向造幣廠旁邊的大操場上去，你就看見那筭尖似的保俶塔遠樹立，無論你開步或踢球，牠都在那裏望着你嘻笑。操場上底草坪，牠好像大自然鋪着的地氈，綠油油地多麼好看。在這裏我又想起兩個天真的處女，她們住在我們的隔壁，年齡都一樣的十七歲，一個是身子苗條穿着紅色旗袍，羞答答圓而尖的臉蛋，笑起來一對酒渦，一個是好素淨着藍素旗袍，活潑潑地笑容上現出一對撩人的秋波。她們在夕陽西下的當兒，常一對兒在草坪上玩耍，不是她打她，便是她撩她，捉到時兩人打做一團，打跌在草坪上格格地一笑作她們的收場。後因我的愛妻和她們閒談認識了以後，不久的時候，我們也就有談話的機會，從着素旗袍的她的弟弟口裏得悉她倆的芳名，着素色旗袍的名叫慧珍，喜着紅色旗袍的名叫翠蘭。不久以後，她們因愛抱我的兩歲金兒，就直接的和我時常談話，脆而柔嫩的喉音，居然「阿哥！阿哥！」的喊起來，我的確被她們陶醉了！然而現在却離開杭州的西湖已經兩年了，時光真快，回想往事，真是過眼的烟雲一般。

### 十三 夜車返滬

大家喫得杯盤狼籍，鐘的指針已在八點半上，這纔散席雇車，到了車站，開往上海的車還沒有到，一個個都在月台上談笑。從上海掛來的一列車雖然在站上，但是車裏黑漆漆的沒有一盞燈火，後來經公安局飭夫役將車推近月台，我們只好摸上了這一系列黑車，在火車沒有到時，大家都以為這一系列車接上了火車，當開放電燈，不至於摸黑了，還可以得到茶喝，像來時一樣舒服，一樣帶着歡笑和嬉樂。

然而，然而怎樣？非但沒有茶喝，連應該有的電燈都沒有。無形中我們好像裝在一列囚車裏，沉悶與煩渴，攪得你昏昏迷迷，使你不知是身在火車裏還是在五里霧裏。這樣長的朦朦矓矓經過有兩時半之久，纔算到達光明的上海車站。

## 日記選

### 馬上日記

#### 豫序

在日記還未寫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謂之豫序。

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寫着這樣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假使寫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後便也會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為他寫的時候不像做內感篇外冒篇似的須擺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來。我想，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記却不是那樣。寫的是信札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面目，更無所謂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來。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番D信一行滿了，然而還有事，因為紙張也頗可惜，便將後來的寫入前一天的空白中。總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為B來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實不甚有關係，即便不寫也無妨；而實際上，不寫的時候也常有。我的目的，只在記上誰有來信，以便答覆，或者何時答覆過，尤其是學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幾成幾了，零零星星，總算記不清楚，必須有一

筆賬，以便檢查，庶幾乎兩不含糊，我也知道自己多少債放在外面，萬一將來收清之後，要成爲怎樣的一箇小富翁。此外呢，什麼野心也沒有了。

吾鄉的李慈銘先生，是就以日記爲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學問，下迄相罵，都記錄在那裏面。果然，現在已有人將那手迹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這樣的年頭，不必說學生，就是先生也無從買起。那日記上就記着，當他每裝成一函的時候，早就有人借來借去的傳鈔了，正不必老遠的等待一身後。——這雖然不像日記的正脈，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貶，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試試。什麼做了一點白話，硬說是要在一百年後發表的書裏面的一篇，真是其蠢臭爲不可及也。

我這回的日記，却不是那樣的「有厚望焉」的，也不是原先的很簡單的，現在還沒有，想要寫起來。四五天以前看見半農，說是要編世界日報的副刊去，你得寄一點稿。那自然是可以的。然而稿子呢？這可着實爲難。看副刊的大抵是學生，都是過來人，做過什麼「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或「人心不古議」的，一定知道做文章是怎樣的味道。有人說我是一「文學家」，其實並不是的，不要相信他們的話，那證據就是我也最怕做文章。

然而既然答應了，總得想點法。想來想去，覺得感想倒偶爾也有一點的，平時接着一懶，便擱下，忘掉了。如果馬上寫出，恐怕倒也是雜感一類的東西。於是乎我就決計：一想到，就馬上寫下來，馬上寄出去，算作我的畫到簿。因爲這是開首就準備給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於己的事，現在總還要藏起來。願讀者先明白這一點。

如果寫不出，或者不能寫了，馬上就收場。所以這日記要有多麼長，現在一點不知道。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記於東壁下。



六月二十五日

晴。

生病——今天還寫這個，彷彿有點多事似的。因為這是十天以前的事，現在倒已經可以算得好起來了。不過餘波還沒有完，所以也只好將這作爲開宗明義章第一。謹案才子立言，總須大嚷三大苦難：一曰窮，二曰病，三曰社會迫害我。那結果，便是失掉了愛人，若用專門名詞，則謂之失戀。我的開宗明義雖然近似第二大苦難，實際上却不然，倒是因爲端午節前收了幾文稿費，喫東西喫壞了，從此就不消化，胃痛我的胃的八字不見佳，向來就擔不起福澤的，也很想看醫生。中醫雖然有人說是玄妙無窮，內科尤爲獨步，我可總是不相信。西醫呢，有名的看資貴，事情忙，診視也潦草，無名的自然便宜些，然而我總還有些躊躇。事情既然到了這樣，當然只好聽憑敵胃隱隱地痛着了。

自從西醫割掉了梁啓超的一個腰子以後，青難之聲就風起雲湧了，連對於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學家也都「仗義執言」。同時，一中醫了不得論——也就應運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黃善歟？什麼有病，何不喫鹿茸歟？但西醫的病院裏確也常有死屍擡出。我會經忠告過G先生你要開醫院，萬不可收留些看來無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沒有人知道，死掉了擡出，就哄動一時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一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設法推行新醫學，但G先生却似乎以爲我良心壞。這也未始不可以那麼想——由他去罷。

但據我看來，實行我所說的方法的醫院可但有，只是他們的本意却並不在要使新醫學通行。新的本國的西醫又大抵糶模糊，一出手便先學了中醫一樣的江湖訣，和水的龍膽了幾兩，日份八角，漱口的淡鹽酸水每瓶一元。至於斷學呢，我似的門外漢可不得而知。總之，西方的醫學在中國還未

萌芽，便已近於腐敗。我雖然只相信西醫，近來也頗有些望而却步了。

前幾天和季菲談起這些事，並且說我的病，只要有熟人開一個方就好，用不着向什麼博士化冤錢。第二天，他就給我請了正在繼續研究的 Dr. H. 來了。開了一個方，自然要用稀鹽酸，還有兩樣這里無須說，我所最感謝的是又加些 Strup Simbi 使我喝得甜甜的，不為難。向藥房去配藥，可又成爲問題了，因爲藥房也不免有模模胡胡的，他所沒有的藥品，也許就替換，或者竟刪除。結果是託 Fraenlein H. 遠遠地跑到較大的藥房去。

這樣一辦，加上車錢，也還要比醫院的藥價便宜到四分之三。

胃酸得了外來的生力軍，強盛起來，一瓶藥還未喝完，痛就停止了。我決定多喝牠幾天。但是，第二瓶却奇怪，同一的藥房，同一的藥方，藥味可是不同了。不像前一回的甜，也不酸。我檢查我自己，並不發熱，舌苔也不厚，這分明是藥水有些蹊蹺。喝了兩回，壞處到也沒有，幸而不是急病，不大要緊，便照例將牠喝完。去買第三瓶時，却附帶了嚴重的質問。那回答是：也許糖分少了一點罷。這意思就是說緊要藥品沒有錯。中國的事情真是稀奇，糖分少一點，不但不甜，連酸也不酸了的確是一特別國情。

現在多攻擊大醫院對於病人的冷漠，我想這些醫院將病人當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還有在院裏的一高等華人，一將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願意的，只好上私人所開的醫院去，可是診金藥價都很貴。請熟人開了方去買藥呢，藥水也會先後不同起來。

這是人的問題。做事不切實，便什麼都可疑。呂端大事不胡塗，猶言小事不妨胡塗點，這自然很足以顯示我們中國人的雅量，然而我的胃痛却因此延長了。在宇宙的森羅萬象中，我的胃痛當然不過是小事，或者簡直不算事。

質問之後的第三瓶藥水，藥味就同第一瓶一樣了。先前的悶葫蘆，到此就很容易打破。就是那第二瓶裏，是只有一日分的藥，却加了兩日分的水的，所以藥味比正當的要薄一半。雖然連喫藥也那麼踉蹌，病却也居然好起來了。病略見好，且就攻擊我頭髮長，說爲什麼不趕快去剪髮。

這種攻擊是聽慣的，照例「着毋庸議」。但也不想用功，只是清理抽屜，翻翻廢紙，其中有一束紙條，是前幾年鈔寫的，這很使我覺得自己也日懶一日了，現在早不想做這類事。那時大概是想要做一篇攻擊近時印書，胡亂標點之謬的文章的，廢紙中就鈔有很奇妙的例子。要塞進字紙篋裏時，覺得有幾條總還是愛不忍釋，現在鈔幾條在這里，馬上印出，以便「有目共賞」罷。其餘的便作爲換取火柴之助——

「國朝陳錫路黃嬾餘話云：庠傳考鑿道經衆本，有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得之。」（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茶室叢鈔卷四第二頁）

「國朝歐陽泉點勘記云：歐陽修醉翁亭記釀泉也。本集及滁州石刻，並同諸選本。作釀泉。誤也。」（同上卷八第七頁）

「袁石公典試秦中後頗自悔，其少作詩文，皆粹然一出於正。」（上海士林精舍石印本書影卷一第四頁）

「考……順治中，秀水又有一陳忱……著誠齋詩集，不出戶庭，錄讀史隨筆，同姓名錄諸書。」（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木水滸續集兩種序第七頁）

標點古文，確是一種小小的難事，往往無從下筆有許多處，我常疑心即使請作者自己來標點，怕

也不免於遲疑。但上列的幾條，却還不至於那麼無從索解。末兩條的意義尤顯豁，而標點也弄得更聽明。

六月二十六日

晴。

上午，得露野從他家鄉寄來的信，話並不多，說家裏有病人，別的一切人也都在毫無防備的將被疾病襲擊的恐怖中，末尾還有幾句感慨。

午後，織芳從河南來，談了幾句，恩恩忙忙地就走了，放下兩個包，說這是一方糖，一送你喫的，怕不見得好。織芳這一回有點發胖，又這麼忙，又穿着方馬褂，我恐怕他將要做官了。

打開包來看時，何嘗是一方一的，却是圓圓的小薄片，黃棕色。喫起來又涼又細膩，確是好東西。但我不明白織芳爲什麼叫牠一方糖？但這也就可以作爲他將要做官的一證。

景宋說這是河南一處什麼地方的名產，是用柿霜做成的，性涼，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瘡之類，用這一搽，便會好。怪不得有這麼細膩，原來是憑了造化的妙手，用柿皮來濾過的。可惜到他說明的時候，我已經喫了一大半了。連忙將所餘的收起，豫備將來嘴角下生瘡的時候，好用這來搽。

夜間，又將藏着的柿霜糖喫了一大半，因爲我忽而又以爲嘴角上生瘡的時候究竟不很多，還不如現在趁新鮮喫一點。不料一喫，就又喫了一大半了。

六月二十八日

晴，大風。

上午出門，主意是在買藥，看見滿街掛着五色國旗，軍警林立。走到豐盛胡同中段，被軍警驅入一

條小胡同中。少頃，看見大路上黃塵滾滾，一輛摩托車馳過；少頃，又是一輛；少頃，又是一輛；又是一輛……車中人看不分明，但見金邊帽，車邊上掛着兵有的背着紫紅綢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肅然有敬畏之意。又少頃，摩托車沒有了，我們漸漸溜出，軍警也不作聲。

溜到西單牌樓大街，也是滿街掛着五色國旗，軍警林立。一羣破衣孩子，各各拿着一把小紙片，叫道：歡迎吳玉帥號外呀！一個來叫我買，我沒有買。

將近宣武門口，一個黃色制服，汗流滿面的漢子從外面走進來，忽而大聲道：草你媽！許多人都對他看，但他走過去了，許多也就不看了。走進宣武門城洞下，又是一個破衣孩子拿着一把小紙片，但却默默地將一張塞給我，接來一看，是石印的李國恆先生的傳單，內中大意，是說他的多年痔瘡，已蒙一個國手叫作什麼先生的醫好了。

到了目的地的藥房時，外面正有一羣人圍着看兩個人的口角；一柄淺藍色的舊洋傘正擋住藥房門。我推那洋傘時，斤量很不輕，終於傘底下回過一個頭來，問我「幹什麼？」我答說進去買藥，他不作聲，又回頭去看口角去了。洋傘的位置依舊，我只好了十二分的決心，猛力衝鋒，一衝，可就衝進去了。

藥房裏只有賬桌上坐着一個外國人，其餘的店夥都是年青的同胞，服飾乾淨漂亮。不知怎地，我忽而覺得十年以後，他們便要變為高等華人，而自己却現在就有下等人之感。於是乎恭恭敬敬地將藥方和瓶子捧呈給一位分開頭髮的同胞。

「八毛五分。」他接了一面走，一面說。

「喂！我實在耐不住，下等脾氣又發作了。藥價八毛，瓶子錢照例五分，我是知道的。現在自己帶

了瓶子，怎麼還要付五分錢呢？這一個「喂」字的功用就和國罵的「他媽的」相同，其中含有這麼多的意義。

「八毛」他也立刻懂得，將五分錢讓去，真是「從善如流」，有正人君子的風度。

我付了八毛錢，等候一會，藥就拿出來了。我想，對付這一種同胞，有時是不宜於太客氣的。於是打開瓶塞，當面嘗了一嘗。

「沒有錯的。」他很聰明，知道我不信任他。

「唔。」我點頭表示贊成。其實是，還是不對，我的味覺不至於很麻木，這回覺得太酸了一點了，他連量杯也懶得用，那稀鹽酸分明已經過量。然而這於我倒毫無妨礙的，我可以每回少喝些，或者對上水，多喝牠幾回。所以說「唔」「唔」者，介乎兩可之間，莫明其真意之所在之答話也。

「回見回見！」我取了瓶子，走着說。

「回見。不喝水麼？」

「不喝了。回見。」

我們究竟是禮教之邦的國民，歸根結蒂，還是禮讓。讓出了玻璃門之後，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橫行，行到東長安街左近，又是軍警林立，我正想插穿過去，一個巡警伸手攔住道：不成！我說：「只要去十幾步，到對面就好了。」他的回答仍然是不成！那結果，是從別的道路繞。

繞到L君的寓所前，便打門，打出一個小使來，說L君出去了，須得午飯時候纔回家。我說，也快到這個時候了，我在這裏等一等罷。他說不成！你貴姓呀？這使我很狼狽，路既這麼遠，走路又這麼難，白走一遭，實在有些可惜。我想了十秒鐘，便從衣袋裏挖出一張名片來，叫他進去稟告太太，說有這麼一個

人，要在這裏等一等，可以不約有半刻鐘，他出來了，結果是：也不成！先生要三點鐘纔回來哩，你三點鐘再來罷。

又想了十秒鐘，只妨決計去訪C君，仍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攢行，這回總算一路無阻，到了。打門一問，來開門的答道：去看一看可在家。我想：這一次是大有希望了。果然，即刻領我進客廳，C君也跑出來。我首先就要求他請我吃午飯。於是請我喫麵包，還有葡萄酒；主人自己却喫麵。那結果是一盤麵包被我喫得精光，雖然另有奶油，可是四碟菜也所餘無幾了。

喫飽了就講閒話，直到五點鐘。

客廳外是很大的一塊空地，種着許多樹。一株蘋果樹下常有孩子們徘徊；C君說，那是在等候蘋果落下來的，因為有定律：誰拾得就歸誰所有。我很笑孩子們耐心，肯做這樣的迂遠事。然而奇怪，到我辭別出去時，我看見三個孩子手裏已經各有一個蘋果了。

回家看日報，上面說：……吳在長辛店留宿一宵。除上述原因外，尚有一事，係吳由保定啓程後，張其鏞曾爲吳卜一課，謂二十八日入京，大利，必可平定西北。二十七日入京，欠佳。吳頗以爲然。此亦吳氏遲一日入京之由來也。一因此又想起我今天「不成」了大半天，運氣殊屬欠佳，不知也卜一課，以覘晚上的休咎罷。但我不明卜法，又無筮龜，實在無從措手。後來發明了一種新法，就是隨便拉過一本書來，閉了眼睛，翻開，用手指指下去，然後張開眼，看指着的那句，就算是卜辭。

用的是陶淵明集，如法泡製，那兩句是一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一詳了一會，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 情書選

## 給某女友的一封信

親愛的某某女士：

自承某君的介紹，得蒙 女士青眼，允許我做一個學問上互相切磋的朋友，真是我的莫大榮幸了！在我的過去的生活上，我是時常感覺到一種枯寂的單調的煩悶，不知道人生究竟更有什麼高尚的優美的境趣，但是自從得和 女士納交以來，雖然不過一年的時光，每週也不過只有二、三小時的聚談，而在我的精神生活上，的確似那已將枯萎的花枝，忽然得着數滴甘露的潤顯着一般，突然的又發榮滋長起來了。如今，我纔恍然明白了人生最高尚最優美的境趣，我纔感覺到生命的可貴，我纔認識到生活調劑的真味，使我對於 女士不能不從心底裏表示出我的萬分崇拜羨慕的誠意來了！

女士，我不願拿現在一般男子獻媚女子的話來稱贊你，因為我覺得這太侮辱了你！我所能對你表示敬愛的話，實在不是在我這枝拙鈍的筆頭上所能形容出來的，我雖然想空了我的頭腦，想把我心裏所藏在的萬分之一的情感，寫出一點兒來，也是不可能的啊！希望 女士不要疑惑我有什麼不可對人言的話，我心裏所藏在的，不過只是一種愛慕，不過只是一點由敬佩 女士而發生出來的愛慕心罷了！

本來我們並不是久別不見的朋友，有話儘可以當面暢談的，但是我們中國數千年來的禮俗遺傳性，總是在我們中間拘束着，隔膜着，尤其是我這樣胆小的人，實在沒有那樣勇氣把我這一點很



平常的意思從言語中表達出來，所以就冒昧的寫這封信，請 女士千萬寬恕我的魯莽！

在我的心底裏不但是敬佩 女士有聰穎的天資和純潔的品性，更是感激 女士能使我的精神生活時常的趨向到活潑發展的路上前進，使我明白了人生最高尚最優美的意義，使我的生活上只覺得是時常的鮮美快樂，說不盡的快樂！從此，使我更瞭然到世界一切文化的璨爛絢耀，實在都是那「維納斯」(Venus)——是羅馬古代神話裏專司男女戀愛的女神。女神所造成的了！我的心裏，時常是這樣的想着，我希望 女士能容納我這一點愛慕的誠心，更求能給我一個像天使歌唱的歡樂之聲！

祝女士的康健！

## 寫給愛人的第一封信

某某某上 某月某日

親愛的某某：

我現在是萬分的幸福，萬分的愉快，因為我已經達到了我的理想，我已經得着了！我理想中所愛的人，我已經得到了你的愛了！我已經滿足了！此後，我除了努力的在人生的前途上奮鬥，以求得我們倆的極大的幸福，極大的愉快之外，我再也不必對我的發生什麼孤獨的悲觀和一切不幸的失望了！總而言之：我得着你的愛，我得着我自己所理想得到的愛人，我已經是這世界上一個最有幸福人了！

不但我的生命前途，從此有了無限量的希望，我想一切也都因為你的緣故，而發生出無限的歡

樂的希望來了！把我從前的生活和人生觀念，拿來和現在的生活和人生觀念相比較，不但是我自己不相信從前的我，就是現在的我，即如我的母親，我的姊姊，也都是這樣的想，這樣的驚奇我的突然改變了。這是我的心腑中永遠永遠不能不感激你，永遠永遠不能不摯愛你的！世界上只有兩樣極端相反的悲與樂，是不能用言語文字形容出來的，我現在所不能把牠用文字言語形容出來的就是我的快樂，就是我自從得着你的愛以後的快樂了！

我現在是深信，並且是十分的深信，這天地間萬物的創造，是男女兩性所共有的功勞，而女性的愛神却更是這創造的原動力，却更是這創造的發電機啊！這繁榮不息的龐大的世界，這進展不已的絢爛的文化，那一件不是從愛的激動的，能力中所創造出來的，那一件不是那可愛的女神所激勵成功的呢。

我們現在，是比朋友有更深一層的瞭解，有更深一層的熱情了。我是感謝你能賜給我的愛，使我的生命中植下了永久不斷的熱烈光華的希望的火光，照亮了我的人生的前路，使我從此更加能有目的的，勇敢的，清楚的向着那至高的標竿奔跑了！這是我的希望，我的事實，我所要求的，就是你的愛底激勵，你的愛底督促了！

這是我的心底裏的鳴聲，我的腦海中的希望，我對於我所愛的人底唯一的所能表示出的熱愛，要求你的笑納啊！願你在閒暇的時間，賜給我一曲天使的歌聲，祝你的健康和快樂！

你弟某某 某月某日

## 寫給愛人的第二封信

我最親愛的某某：

你的回音，我已經接着了。感謝你的勸勉我的美意，我是十分的願意接受的。只是我的情感，有時不容許我的理智參加其間，叫我變成了爲你所不敢和我親近的一隻劣狗，這又有什麼法子呢？從此以後，我當以你的理智爲我的理智，使我的情感能服從你的理智，而得到更高尙的調劑，這正是我所需要，所希望於你的了！

我是十分的欽佩你的聰敏明捷的眼光和見解，我更是十分的給我們男性慚愧，你所分拆出來的社會上一般男子欺侮女子的種類，雖然並沒有我在內，我總覺得有些很難爲情！現在，我但願不至成爲這一類的人，我是時刻的心裏獨自警省着，更希望有你的扶助！本來，自從重男輕女的陋習造成以後，又加上有許多「助紂爲虐」的禮教法令，就此使男女分成了相隔如天上地下的兩個階級，而女子遂屈服在男子之下了。在上古的社會中，是否爲女權極盛的時代，我們現在已無從證明了；但是我們却應該相信的是，男女必須處在平等的地位上啊！男性的輕視女性，固然是侮辱了女性；但是男性的獻媚或誘惑女性，至於人格墮落的，又何嘗不是侮辱了女性呢？雖然，我以爲那凡是侮辱女性的男子，在做人的哲學上看來，又何嘗不是自侮呢？世界上惟有能尊重他人的，必也能被他人所尊重，反過來說，凡好侮辱他人的，終必也被他人所侮辱。『天道好還，報施不爽。』這句話，一點兒也不欺人。不過，我以爲男女既是應該一切平等的，那末，在一切責任上也自然是要平均負擔的了。但要實現這種目的，第一應該解決的，就是女子的教育問題了，倘使到了男女在國民教育上都有平均享受的機可，有了相等的智識能力，有了各自的生活技能，那末，無論男女的任何一方面，也不能再有欺壓挾制的可能了。女子有了高尙教育的陶冶，有了思想來堅固她的意志，對於社會上一切於自己有妨

害的誘惑愚弄，自然可以一目了然，引身遠避了。你以為我這話有些對麼？請你指教罷！

以後，我們能多在學問上，思想上交換智識，實在是彼此有益的事情。我自然深信決不因此而減少了我們的愛情，實在只有增進我們的愛情。從理性上建築我們愛情的基礎，不比從情感上建築我們愛情的基礎，更加穩固不可搖動麼？我願意我們永遠的，是在思想的程途中競進着，並且是相互的比並的向前進行，那就是我們的幸福了！

好了，下次再談了。祝你的健康和快樂！

你的愛友某某 某月某日

## 寫給愛人的第三封信

我最親的愛某某：

我們這次所要討論的，實在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了。我們站在愛的範圍裏來談愛的問題，雖然只有這一點點很新淺的經驗，但從親身領受到的滋味上所體會出來的，比那隔靴搔癢的理論總要實際得多了！

論到所謂愛，她的種類很多，例如：嬰兒對於他的乳母及保護人的愛，父母對於兒女的愛，兄弟姊妹的愛，朋友的愛，男女的愛……這些都是出於天性的，而且都是屬於正當的。其次，還有那些貪圖物質的愛，強佔他人所有物的愛，以及父母的溺愛，男女的濫愛……這些都是出於私慾的，而且都是不正當的，但我們却不能不承認牠是愛，在正當的天性的愛中，我們更覺得那最大的父母之愛，而那最深的却是男女之愛！這自然不言是語文字的能力所能夠把她形容出來的，完全是要看各人的體

會和經驗如何，然後纔能決定到他的瞭解程度的深淺了。

至於專論到男女兩性的戀愛，我們依據心理學家一般的見解，男性大半是屬於愛的主動者的一方面，而女性大半是屬於愛的被動者的一方面。這種結論，雖然不見得有十分可靠的憑據，但從男性戀愛的大多數的實際狀況中觀察，確實是不可否認的。在愛的發動點上，男性所發出的能力雖然較女性為強為速，居在女性之先，但若論到愛力的延長性和水平率，却又不能不讓女性獨佔優勢了。據心理學家的觀察所得，女性的愛是潛在的，有永久性的，持平的，愈久愈加堅深的，而男性的愛，大半都是如炸藥一般的，一經爆發，力量便逐漸減弱，終至於消滅了。這種結論，固然也不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女性的愛力的確是超過男性的愛力之上，這却是我們不可不相信的了。

世界上因戀愛而走到自殺的一條悲慘的道路上去的，又豈止是女性據近年來的觀察，為戀愛而自殺的青年男女，不見得女性的數目超過男性，恐怕男性的數目已有超過女性的趨勢了。依現社會的情形看來，大半的女性總是容易被虛榮和一切物質的慾望所誘惑，所以她們的愛的目的，也就跟着她們的虛榮心和物質慾望而轉移了。因為這種緣故，所以現在一般講究社會交際的女性，她們的愛，就不能專戀在一個不能供她揮霍的窮困男性的身上，即使暫時能供她揮霍而終於金錢有盡的時候，她的愛也多是跟着金錢的能力而移易了。這種情形，自然不是普遍的，但在任何物質文明發達的社會中，卻無不可以發見這種情形的。所以在物質文明發達的社會中，我們雖然時常可以看到女性因失戀，或被誘墮落而自殺的慘劇，但我們更是可以看到因為受經濟壓迫而失戀或不能求得愛的安慰而自殺的男性青年，實在還要比女性的自殺案件多上幾倍。這是事實是我們不能否認的事實啊。

一切正當的愛，本來都是自然的，精神的，所以纔顯出愛的高貴。但在現代的社會上，愛也和一切同受着物質化的毒，所以父母的愛，男女的愛，兄弟朋友的愛，一切都幾乎受人們的鄙視，被人們所詛咒了！——雖然這樣，但在我和你的中間，幸而能逃出了這物質的魔障，享受到精神上無盡的安慰，這又是何等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再談。

祝你的康健快樂！

你的愛友某某 某年某月某日

## 你做了一個梁山伯我做了一個祝英台

××今天二月裏最後的一天了，到了明天，就是三月暮春咧，校園裏好幾棵的杏花，枝頭殘紅也飄零完了，但是籬邊的小桃，却要乘時而起，篡奪這些良辰艷景哩。就是靠着牆角的一排楊柳，碧青的嫩葉，也漸漸兒的蘸着些綠顏色，好像又換上了一件新粧一般。這時候我的許多同學，一到散課以後，都一起跑到園裏來，賞玩這個艷麗景緻。還有好幾隻有金斑點的紅翅蝴蝶，也隨着我們分花拂葉的逛着，一刻兒飛到東邊，一刻兒飛到西邊。瞧他的樣兒，似乎比了我們，還要快樂十倍。就是他的精神，也和××一樣的活潑。可憐××竟是不能和我們一塊兒耍。倒是小小一個蟲豸，可以出入無阻。我替××真在這兒大抱不平啊。我想做了一隻鳥，或是做了一隻蟲。雖說是無知無識，倒也飛飛唱唱，儘是自在的。我們倒不如也去做了一隻蝴蝶罷！譬如你做了一隻梁山伯，我做了一隻祝英台。大家天天可以聚在一起飛着，你倘是歡喜這架紫藤花，你飛了上去，我也就張着翅膀跟了上來。你要是歡喜這棵杯形花，你飛了下來，我也就張着翅膀跟了下來。這般的飛上去，這般的飛下去，終也覺得倦了。你就拍着你

的翅膀，躲在一棵經軟的小草上邊休息了；我也覺得倦了，也就拍着我的翅膀，躲在你的身邊休息了。這時候紅太陽一定是落了，白月亮一定是昇了，一滴一滴涼津津的露水，從碧空裏慢慢的灑了下來，你的肚子總也是餓了，你就可以伸出你嘴上的捲鬚，迎到草葉上，去把一個個露珠儘了你的量吸着。我肚子也是餓了，我也可以伸出我嘴上的捲鬚，迎到草葉上，去跟着你一個個珠儘了我的量吸着。大家肚子飽了，就合着翅膀睡罷。直等到通紅的朝霞，射到我們的眼睛裏來，我們倆又可以一塊兒飛去了，要是像這般的生活，真有趣味極咧。偏偏我們都做了一個人，你的人還叫做男人，我，的人又叫做女子，還說照着從來的禮教，男女在年輕的時候，是不許聚在一塊兒的。所以你還是一個你，我還是一個我。雖說是交誼重，可總是不許破這個界限的。有時我們一起玩着旁邊的人，總是撈起了一隻烏溜溜的眼珠望着，像似看見了一樁怪事一般的。現在固然有一輩人提倡社交公開，但是國風總是如此。要去打破他，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體罷。所以我還記得我和你初次相識的時候，你就恨着自己不是一個女子，就不能天天和我聚在一起。當時我心裏也恨着自己不是一個男子，就不能天天和你聚在一起。不過我同你初晤的時候，心裏總還有些害羞。這一句話，還回答不來罷了。倒虧你和我一見如故，所以這句話，就隨便的說出來了。我現在對着這個景緻，望着好幾對的蝴蝶，條的心頭上，又記起你以前的話來，真是恨不得天公教你化了一隻蝴蝶，我也化了一隻蝴蝶，立刻你張開翅膀飛來，同我玩耍罷。不過這是我癡話罷了，造化先生是很可惡的，那肯讓我們如願以償呢？你的一封快信，我是接到了，不過你所寫的幾句話，總覺得太刻劃了，我當時讀完以後，把頭一抬，看見衣鏡裏的影子，雙鬢是很紅啊。××你以後倘是再寫這般信來，我只好不答覆了。清明節的約，我一定可以踐的。你的小快鏡，也可以帶來，因為我很想拍幾張新照片，在我可以留一個佳節的紀念，在你也可以得到

我的新影。我以前送給你的舊影，就可以作廢咧。

### 宛比似嚼橄欖一般

龍華的風景，真可以說是好極了。×雖說是從小就養在上海的，但是龍華的桃花，却是一向沒有去賞玩過。今年清明佳節，倒同你夫飽游一番，這好算是我生平的一樁幸事了。上海地方實是一個五濁世界，×是登慣了，所以也不覺得甚麼囂煩。如今到了一會龍華，天就見得一身盡是塵俗了。可惜今天恰巧是清明，所以游人是較嫌多些，要是游人少了一些，我們的游興，自然是還要高咧。我倒沒有料到繁華的上海，還有這麼一片清涼地方在着。今天的桃花，雖是還未盛放，但是一半含着蕊，一半開着，半紅半白，好似一幅美人晨粧的圖畫。望去景象掩映，似乎比着盛開的景象，還要好看得多。××你道可不是麼？不過×這句話，還只好和你話，因為你是一個風雅的人，聽着我這幾句話，總是要點頭贊成的。倘去講給別人聽，非但不能點頭贊成，恐怕還要搖頭反對罷。我和你是好久沒有謀面哩！上次你約我，恰巧我母親病，我又負了你的約，後來我們校裏開游藝會，雖然同你會面了，但是人多眼多，到底沒有暢談的機會。這一次雖說是會面，也同不會會面彷彿罷。自從游藝會散了以後，可就沒有再聚過，不過通信加勤些罷了。但是你給我的信，總說是很聖念我，恨不能立刻坐着飛機來和我一敘。我呢！心裏也是這樣。加着春雨，落個不住，教我心裏愈加是難堪咧。現在恰巧趁着踏青的機會，就同你聚了一個大半天，這是多麼可喜啊！我現在雖然是坐在校裏，但是我的魂靈兒，彷彿還在龍華桃樹底下立着，教你妮妮的把一帶風景講給我聽呢。就是你和歸來的時候，你在車裏所說的一番話，我現在細細的追



想一會，還覺得餘味不盡，宛比似嚼橄欖一般。你這許多話，我是從來沒有聽過，好幾百個同學，天天聚在一塊瞎談，這些議論，可是總沒有一個人談過啊。雖說這許多話是男性和女性異性所講的話，我想這幾句話，同性也未嘗不可說，倒還可以增一些同性之愛呢。但是我却始終沒有聽過，從這一端推測起來，我就相信你是×的第一知音了。要是旁的人，又那肯這樣的體貼入微呢。非但還是不肯，恐怕還是不能罷。可惜我們聚了一日，到着夕陽一落又是分手了。倘是我們倆能夠天天聚在一塊兒，像這般的爽談，豈不是很好麼？人間的萬事，一椿一椿細細的想來，真是沒有一件可解的，譬如我們已經聚着，何必再要分離呢！已經是要分離的，何必再要聚呢！再何必大家要認識呢！大家已經認識哩，並且是很要好的，那就應該可以天天聚首哩，何以一定又是不能呢！我想到這裏，總不免眼淚要掛下來了。咳！天下是沒有不散的筵席的，就是我們天天聚了，百年以後，你都要化為灰塵，隨着一陣風吹開的也逃不了一個散字啊！除非我們都成了神仙，那就永相聚合了。但是世界上是沒有真的神仙的，也不過愚婦村夫幻想罷了。咳！我想到這兒，真是樂極悲生了。早知道要有這一段悲的，我也不去尋樂了。尋着了樂，這個樂，然是要去的，豈不是不要尋樂的好麼？「悲歡離合」這四個字，是循環相生的。古人的話，總是不差。啊××我現在心裏是傷感極了。你是個丈夫，心襟一定比我要曠達些。你可有話來安慰我麼？

×××

## 一時一刻都忘不了你呢

你又把東西來送給我了。教我心裏是何等的感激你啊！這一隻金手錶，確是瑞士製錶廠最新式的

出品又小又巧，真是惹人寶愛得很，但是代價恐怕是非輕罷。我接到以後，就把他套在腕上，上課下課總要望着這錶，就跟我想起你的原意來。真使我一時一刻都忘不了你呢。還有四瓶雪花粉和兩方手帕，也都是一等的貨品。雪花粉，今朝晨粧的時候，我是試用過了，塗在頰間，是非常光潤，并且是非常爽快。比了尋常市店裏所賣的，真要好上幾百倍呢。再有兩塊手帕，顏色都是湖綠的，一邊繡上一束無忘儂花，一邊再繡上四個無忘儂的英文金字，好算是可愛極咧。這項手帕聽說都是西國一輩風流處女所常佩的。今天竟給我佩上了，這都是受你的賜，我是要額手相謝的。不過你時常把東西送給我，我總是老老實實的受了，教我心裏，是很不好意思啊。請你以後不要再這般了！近來校裏的課程，三角幾何，又加了二個鐘點，我在許多的功課裏，最怕的就是算學。像三角幾何兩樣東西，教我弄着，真是頭都發昏了。好不是討厭之極呀！許多同學，現在不再像以前這般的無病而呻了，就是我也覺得好了。這是因為被春光圍困得久了，我們伏在這團陣裏頭，也逐漸習慣起來咧。我近來也不學習跳舞，因為跳舞是很容易乏力的。只在晚間和幾個要好一些的同學，在球場上拍一會網球，可是我的球運是好極了。我拍的時候，總是勝的；旁的人就時常輸了。有許多同學，都來握着我的手，稱揚我技術的高。我就還答她們，這不過是偶然的勝利罷了，有甚麼希罕呢！我說了這一番話，她們倒格外的佩服起來，說我是勝而不驕，真是一個有氣量的女子呢。但是我近來，伏在校裏，總沒有出過大門一步，心裏很覺得寂寞。這一個星期日，你說要和我一同出去遊玩，我是很贊成，但是我靜極則思喧鬧，所以倒要想到熱鬧地方去逛一會，近幾天裏報上刊着，天蟾舞台的戲目，說本星期日要演呼延慶出世的一齣戲了。我想這齣戲，雖沒有多大的價值，不過看他們滿台的要槍玩刀，倒也是很好玩的。所以本星期日，我就想和你去看他一本日戲，我滿腹的煩惱，或者因此可以打破不少，請你不要怪我喜歡趕熱鬧啊！再有你所做的一

管偵探小說隔窗鬼影。我也在今天的報紙上，拜讀過了。情節好說是曲折極咧。但是處處都能夠入人情入理，沒有一筆是不切事實，徒尙離奇的。你的腰筋，真是靈通極了。這一篇雖是你的試作，竟像是一個老作家的筆路，很是不容易啊！況且偵探小說是最不容易做的。你竟能夠做到這般好，恐怕你將來投身到社會上以後，一定是要成功一個大小說家的。不過我還有一句話，要奉勸你的，却不知道你肯不納麼？是怎麼話呢！就是希望你不要因為喜歡做小說，就把一切功課，到疎忽了。我爲什麼要把這句話勸你呢！就因為我們校裏，也有好多學生，是歡喜做了稿子，寄到各項雜誌上去。有時做得格外起勁，逢着上課辰光，她們也做起小說來了。功課從此就變得非常疎忽，到了攷試時候，可就一些也記不起了。所以我倒也要來勸勸你，很希望你不要也是這樣啊！×××星期日再會罷！

××× 三月十五日

## 代牽牛答織女書

天孫細君粧次。芳荷凝露。朝蓮暈霞。觀物懷人。益增切但。以儂有素心人。天地麗質。玉立亭亭。容貌參差。有加菡萏。故對此紅蕖翠蓋。不禁珠淚盈懷。耳回憶去年七月七日之夜。紅粧徒倚。恨蟾魄之未圓。碧漢超遙。幸鵲橋之彗渡。一時金風動處。送軟語以纏綿。玉露灑時。訴離人而嗚咽。山盟海誓。擬縮同心。地久天長。幾忘分手矣。不意天雞競唱。靈鵲來催。紅淚汎瀾。陡漲愛河之水。碧波浩潮。難平別浦之潮。從此月下一樵。卿忍酸辛而下悍。河邊萬頃。儂逢小卯而出耕。銀河縱有鮮鱗。恨魚書之仍杳。王宇空盤秋影。嗟雁字之終沉。是以隔秋水之盈盈。覺子懷兮渺渺。怨美人之遲暮。望之子兮不來。嗟乎天孫。風人有言。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若吾之與子。別離幾將一載。不更加隔千秋耶。值此無可奈何之際。忽啓行險僥倖之

心。蓋仙曹雖乘夏時。塵世已行周正。(案三正之正平仄通用)揆之人情天理。或可因時制宜。是以僕擬留青牛。貢蒼犢。仰叩玄穹。上陳素願。率陰臣而下拜。乞收鴻慈。揭揚歷爲前提。諧將鳳侶。幸而金闕之恩高厚。玉階之澤汪洋。則夜奏綠章。天心忽轉。晨頒丹詔。人願克從。由是會仙眷於雲衢。不待銀漢橫秋之夕。佳節期於天路。早遇針樓話雨之時。樂何如乎。喜可知矣。況聞今日者四序協和。律呂調而陰陽合德。兩儀瀕洞。玄黃混而天地泰交。果其紫極誠孚。蒼冥德沛。於此三百六旬之內。許成雙星兩會之期。則是我我卿卿。雖難朝朝暮暮。在天作比翼之鳥。在地結連理之枝。亦已下情聊慰。稍紓兩地之相思。微願克償。永成千秋之佳話。庶幾有情眷屬。不爲楊家肥婢所終嗤。大好姻緣。不負月下老人之註定矣。佳音在卽。先此函知。卿不信鄙言。可停機以延佇也。情長紙短。不盡欲言。今幸青鳥偶逢。特令傳書告慰。願問織安。愚夫牛郎謹上。陽歷七月七日之前三日。

### 代織女答牽牛書

河鼓郎君愛。七襄終日。嗚杼爲勞。今晨正錦織回文。備君子秋衣之用。枝頭靈鵲。忽向陽大噪。意者君在河東。當有好音懷我。果也遠來青鳥。貽妾數行。懷畫周詳。何敢妄參女流之見。但念妾與郎君。雖神仙眷屬。實貧賤夫妻。爲他人作嫁衣。年年杼柚。代蒸民謀粒食。日日鋤。妾逢天帝宴罷瑤池。駕歸金闕。紅牆駐轡。碧水維舟。見君雨笠煙蓑。辛勤不輟。嘉我風鬟霧鬢。組心耐勞。由是溫語交衷。隆恩廣被。一時神宣月老。結婚牽兩道紅絲。帝作冰人。下聘賜一雙白璧。謂從此夫耕婦織。室正家宜。故爛爛金錢。二萬貫貸君納幣。迢迢銀漢。三千里迎我來嬾也。無如結褵以後。郎君不念鴻恩。但知燕昵。輟耕隴畔。豈真鶴志之衝霄。投杼庭中。不惜鴛紋之墜地。果也逢天憊。伏聞有加。帝命難違。又奚敢怨哉。而乃躊躇滿志。請

願天庭。所欲既奢。妾謂非逢天帝之醉。事猶未可知也。郎君沾沾自喜。若素志之已償。可憐亦可笑。矣。矧今日者。安琪兒亦解裁銷。極樂園最工織錦。電機軋軋。巧奪龍梭。霧縠紛紛。隨風彩。競爭不烈。洵汰。世憂。亦何忍以兒女之私情。忽人生之要務哉。即在郎君。阡陌縱橫。適等。等勤勞之日。溝塍刻鏤。值枯樁。忙迫之時。待金秋而貢金。獻玉皇以供玉食。天庾之所闕甚重。人力亦何敢告勞。故竊爲郎與僕兩人計之。彼此愛情。固自有在。待至七夕。不過數句。爾時儂騎赤鳳而來。臨郎駕青牛而反。止紅牆同倚。紫霧齊開。笑看人世小兒女。結綵簷牙。穿針樓角。盈盤瓜果。甘迓瓊島之仙桃。滿院香煙。覆比蓬山之異卉。倘遇下界有福兒郎。重錫以大富貴。亦壽考六字。亦是千秋佳話。何事迫不及待。當暑鬱蒸之際。效法人間唐夫俗子。假文明結婚之名。遂其燕好之私。令鄰家素娥。青女輩。白眼相加。請君爲急色兒哉。陽威正盛。熱可燥膚。耕稼餘閑。諸維珍重。辱愛妾識女檢。枉。

### 擬未婚妻致未婚夫書

芍藥欄。蝶魂酣醉。荼蘼架下。鳥語清新。妹與郎。嘗共坐窗前。賞看春景。相攜玉手。妹爲郎。細數指螺。相並香肩。郎爲妹。輕描眉黛。調笑生春。雅謔無懼。雖未到。鴛鴦同夢。而已成形。影相隨。妹也。青梅好弄。原未知煩。憂愁。紅豆雖拈。亦不解。相思滋味。直指望。天上人間。永無離別。豈知春光將去。霎時紅雨。繽紛。暑意初來。竟爾綠陰。濃密。海上鷓鴣。啼行不得。江南杜宇。泣不如歸。於斯時也。郎乃一帆江上。直到天長。妹則半响花前。終嫌日短。從此西山暮雨。無非惹恨之天。南浦綠波。長遍銷魂之草。清曉臨窗。不爲惜花。起早。深宵倚枕。非關愛月。眠遲。自春徂夏。自夏徂秋。無一日不。蹙損春山。盼穿秋水。而天涯芳草。消息沉沉。悵望雁雲。肝腸寸斷。實有令妹不能已於言者。豈王孫心目中。已別有意中人。故置妹於不顧耶。果爾則。

郎爲杜牧。難逃薄倖之名。恐妹效若蘭。將有迴文之織。然妹不願對菱鏡。圓形描將淚眼。姑且謀毛錐。寫恨。寄付衷腸。妹與郎自幼相親。想郎決不如叔寶之全無心肝也。郎當念爲女子者。多半癡心。最易疑慮。如妹所言。亦無非一片癡情耳。萬望鑒其微忱。而諒之。今也嶺上梅花。已傳春意。江濱松竹。猶傲寒威。各地校風。例當年假。爲問王孫。歸乎不歸。苟歸期有日。希惠以一音。妹當掃花徑。開蓬門。以待郎來也。朔風加厲。雪意正濃。不日將飛瓊墜玉。客中身體。千萬自珍。

### 擬未婚夫復未婚妻書

南來鴻雁。銜到一幅雲箋。展誦數次。且愧且欣。至謂愚別有意中人。則誠冤哉。枉哉。愚何人斯。敢萌此美志耶。自與妹山盟海誓。有言在先。此情此意。固早已屬之妹矣。自信決不變移。妹儘放心。矧愚爲一落魄書生。潦倒窮途。直欲作阮郎之痛哭。浪跡風塵。百無一就。而妹獨鐘情及之。方且感激無既。而敢辜負妹。耶。分袂以來。實緣教事繁冗。不克抽閒。作片楮。蹉跎至今。抱歉良深。然暑假期內。固嘗函致妝前。妹豈未收到耶。大約爲洪喬誤矣。郵政不良。實堪歎恨。妹之怨宜也。愚雖疏於音問。但自問於心。則無時不以妹爲念。風朝雨夕。倍切下懷。往往形諸夢寐。今晨早起。鵲噪檐頭。私訝報何喜信。却爲妹之好消息也。此非愚之迷信。事之觸機。誠有示人以不可知者。來書詢以歸期。吾可愛之妹乎。愚歸當在本星期內。初意本欲預先通知。後念弗如勿告。妹爲更佳。俟愚一旦歸來。足使妹喜出望外。豈知妹竟先函垂詢。實令愚亦喜出望外也。吾可愛之妹乎。曩非約於年假內。吾兩人結婚乎。愚之歸。蓋爲此也。愚已購得結婚約指兩枚。雖爲值無多。而工頗精巧。妹見之。必能愉悅。歸後。當爲妹親約之玉指上。妹可待之。當愚在此書時。彷彿此身已歸。正與妹並肩坐也。汝心愛之某手復。

爲某校書致某君書

妾本墮溷之花。逐風之柳。身飄萍葉。命薄楊花。葢寇初花。卽沉孽海。青蓮有願。難脫魔關。自操賤生涯。以  
來。忽忽數載於茲矣。朝劉暮阮。送往迎來。欲物色多情。而香不可得。所遇者非袴紈子弟。卽浮逃少年。昔  
人詩云。易求無價寶。難覓有情郎。念到斯言。不禁慨歎系之。以是跼蹐至今。尙隨俗浮沉也。孰料疇昔之  
夜。竟識郎於歌舞筵中。一度相親。情投意洽。郎固以惜花自命。所以遇妾者。靡不體恤備至。青眼有加。妾  
胡人斯。能不感激涕零乎。不謂歌筵易散。歡會難常。好夢正酣。驪歌條唱。郎以腰囊告罄。遽掛歸帆。妾自  
恨弱絮殘花。尙有東皇管束。致不能挽住征鞭。三疊陽關。一聲珍重。天涯芳草。腸斷王孫。春水綠波。送君  
南浦。誦江文通之別賦。傷如之何。妾惟有自怨自艾耳。嗟嗟。相思有淚。空漬闌干。舊夢無痕。難尋巫岫。桃  
花欲泣。不見重度劉郎。瑤草徒芳。誰惜離魂倩女。深閨弔影。長夜煎心。妾爲郎憔悴欲死矣。爲郎憔悴却  
羞郎。郎亦知乎。郎不見飛蛾撲火乎。飛蛾卽妾之影也。郎忍聽飛蛾撲火乎。郎不見碧空皓月乎。皓月乃  
妾之心也。郎能鑒妾苦心乎。碧海青天夜夜心。妾亦苦矣。妾之所處。無異浮沉於茫茫大海中。但願郎棹  
一葦。慈航渡薄命人。誕登彼岸。則睡婢之妾之願。依郎以終。郎當念斜陽影裏。小樓一角。妾正凭欄遠眺。  
目斷風帆。爲郎望穿秋水。郎胡弗來也。郎卽弗來。亦當以絨慰妾。胡至今不見彩雲下降。望魚常斷。望雁  
常空。妾能無怨乎。想多情如郎。決勿若斯薄倖。容有故耳。嗟嗟。秋雲已薄。情比秋雲更薄。幾分尙須郎護  
持也。郎不護持。孰爲護持者。願郎憐之。言淺情深。不盡縷縷。謹頌萬福。

代某君覆某校書書

小齋獨處。兀自無聊。遣悶無方。埋愁乏地。手小說新報一卷。臥向窗前。藉消永晝。看到伉儷之福。不禁掩書而歎。嗟子薄福。安得如書中人耶。苟得如書中人者。雖遲十劫。亦所甘心。正咨嗟間。忽雲中青鳥。銜來一紙。嚮花。漱齒誦之。覺纏綿悱惻。吐露於字裏行間。直使軀生驚喜欲狂。環迴低誦。不忍遽釋。自念天涯浪跡。潦倒半生。閱人多矣。從未聞空谷足音。惠然顧吾者。屢世茫茫。知心難得。以爲鬱鬱此生。將以獨身終耳。不意多情如卿。竟垂青及之。稿木心腸。又不覺爲卿悸動。如草木逢春。漸萌生意。敢不竭盡駑駘。爲卿報効。卿記取月滿當頭。前度劉郎。將重到天台。借得雲英歸去也。人間天上。花月雙清。當與卿攜手闌干。共盟鴛牒。從此溫柔鄉裏。暮暮朝朝。長相廝守。永弗分離。則伉儷之福。不能獨美於小說新報也。區區微忱。其爲卿所樂聞歟。眠食起居。幸自珍衛。此覆。

### 爲吳彤瑛復劉茗華書

茗妹青睞。折柳愁濃。賣花聲悄。春鎖南國。人住東風。言念同儔。方深蘊結。適披瑤簡。乃辱注承。澆薇朗。誦竹篆銘心。惟君過譽。增我汗顏。自離家門。彈指五旬。江南疎雨。渭北浮雲。游子天涯。懷人故國。梅兄攀弟。意厚情濃。時值良辰。拈花門韻。每逢讀罷。並鏡化粧。前番若此。今者何如。旅愁黯黯。別恨重重。蓬飄萍梗。個恨誰知。水遠山險。相思何處。燈前飢鼠。角逐中宵。窗外寒蟲。嗚咽半壁。銀缸夜燼。頤詩灑淚。玉漏更遲。劫夢生魔。羈旅苦衷。椽墨難盡。嗟乎茗妹。白門衰柳。長使人愁。勝朝故宮。尤增余痛。盧家少婦。空喚奈何。淮上健兒。而今安在。以視故鄉。遠逾客地。廿四橋頭。平山堂畔。偶一領略。魂夢常依。妹氏多情。曷以慰我。承惠象管。不亞鼠鬚。製自良工。應歸大匠。余也不才。手硬如鐵。性拙如鳩。重辱多儀。罪過罪過。春寒料峭。諸維珍重。征雁南來。鸞魚東返。仰待芳訊。以日當年。



## 爲江筠秋致吳英仲書

英仲夫婚夫偉鑿。溯自春申江頭。花前訂約。廣陵濤畔。舟次分襟。猶昨事也。曾幾何時。已是兩旬。南浦停雲。徒增悵悵。離亭落月。常人夢魂。言念君子。能毋黯黯。然寄寸簡。未蒙還雲。意者烘喬誤我。未登記室耶。抑或人事纏君。不暇修書耶。是耶非耶。姑置勿論。而雁香魚沉。實令人望眼欲穿矣。妹自家居以來。前丁弱弟之喪。已極痛心。近遭分家之爭。尤爲扼腕。扈却頻來。可憐身世。家醜難訴。幸是郎君。容略陳之。嫡母與吾母。積不相能久矣。眼中之針。刻不能容。浩弟在日。卽有異爨之說。時以家難紛乘。未克實行。及浩弟既喪。嫡母以爲祖宗遺蓄。盡應嫡哥承受。與吾母及妹長此同居。衣食之需。且不資分家之心。益切數日之前。竊吾母偕妹他適。吾母商之於妹。妹謂嫡母雖刻。究是骨肉。吾家零丁日甚。更何忍分立門戶。自我而始。吾母意不謂然。謂渠既一心忌我。蹤與相處。必難相安。不如因而從之。妹不忍拂逆母意。唯唯而已。乃吾母以此復嫡母。嫡母竟謂此後長毋往還。爾母女所有儘可攜去。祖宗遺資。筠秋女兒。無分襲之理。不必計也。吾母聞言。氣極幾暈。妹不幸爲女子身。既貽此辱於慈母。又無學問。以自立謀爲菽水之奉。而致慈母於如此慘苦之境。清夜自維。能不爲之椎心泣血耶。爾者吾母將呈訴於族長。人心不死。公論尙存。孤女寡母。當有重見天日時也。吾輩婚約。嫡母迄未表示同意。今嫡庶之間。旣成陌路。吾母謂自我生之。自我嫁之。固無預他人事。斯則妹於百憂之中。差堪自慰者也。寄贈小影一葉。孤燈夜雨。藉慰寂寥。後願二絕。初學吟詠。未曾雕琢。愛我者當不我笑。若能爲我潤飾之。則尤所感矣。炎日天長。作何消遣。此間芙蕖啓開。頗可人意。紅酣綠醉之態。當不減矣。愁湖上。尙幸惠然過我。共賞勝景。毋使一池翠黛。笑我辜負好光陰也。暑氣蒸人。伏惟珍玉。蘊玉玉奏。

## 代寶瑜女士覆吳君書

愛哥青睞。辱書展誦。如醉醇醪。妹非鹿豕。能不爲之動情歟。我國家庭專制。由來已久。只重媒妁之言。不顧男女之願。挾勢挾富。畫眉易爲勃谿。攀貴攀高。舉案多成反目。嗟我女兒。數何乖也。從來倫常之樂。夫嬾尤著。空林有鳥。尙待並命之禽。絕壑多枝。猶有同生之木。矧在抗儻。能無有情。方今國號共和。復我女權。毒疾革洗。何幸如之。然而大江猶作南北之分。制度尙有文野之判。俚拘執。結習無除。頑固老朽。更斥不肖。我之自由不得遂。我之愛情不得用。能不使人憶恨填膺乎。回憶當年邂逅之初。日光吸引。有石礫電。一縷情絲。貫注腦海。由斯文字執業。哥愛妹。達於極點。妹愛哥。臻於無既。哥之心卽妹之心。妹之心卽哥之心。心心相印。而訂同心。孰意好事多磨。造物偏忌。今時徒縈綺夢。何日始效于飛。妹腸斷矣。妹智窮矣。國事多艱。哥當努力祖鞭。爲國干城。毋以妹爲念。

## 爲鐵峯覆琴卿女史書

四壘秋深。動人遐思。一堂綺雋。僕恨未能。圍箋飛來。情文稠疊。洞瀾蕩澤。躬親之日。如針拾芥。似膠融漆。乃美事不常。盛會難再。檄飛星火。遽賦征馬。革裹屍。不願生還。倘得揚眉吐氣。而後金屋貯嬌。固某之幸福。亦卿所願也。詎回班筆未投。遂摠二豎。玉唾壺擊碎春燈。汗流浹背。鐵板歌殘。夜月泣下沾襟。有意進取。無力攀轅。裁箋輒止。愧對玉臺。然而信誓旦旦。矢以儼日。嚙臂重重。要以河山。卿縱不言。某能自約乎。所傲者。鳥名姑惡。慘忍萬分。蟲號可憐。怨哀胡底。以擊裘敵。愛憎有判。逐客下令。香火無情。而斯風塵。浮梗難容。再來。然而千里締交。可接形骸。一心相守。每通神慄。摯情能溢江海。癡心可感蒼穹。仰望來

年雙雙牛女。七七良辰。並肩而低拜星樓。執手而尋盟月榭。是則鵲橋雙渡。傳千古之美談。破鏡重圓。亦一時之快事也。卿其珍重。靜以俟之。

### 爲某公子答吳彩霞校書書

同夢半載。判影三秋。翠被寒生。綺情時觸。日者雙魚遙至。一雁飛來。赤檀初開。便識華言風語。錦箋乍展。恍聆玉笑珠啼。綢繆而緬前歡。婉轉而陳曩刺。昔李娃念舊。獨識滎陽。卓女鍾情。願隨司馬。傳諸好事。說作異聞。不圖遙遙下年。茫茫四海。復有癡情如卿其人者。步屐後塵。繼茲佳話。人非木石。詎有見此不曲踊距。躍感愧交并者哉。僕十年淪落。萬里飄零。回憶曩時。息影蓬廬。尋芳曲巷。教坊儂帳。省識春風。平樂樓臺。相逢舊雨。片言索笑。一諾訂盟。買得紅絲。繡出鴛鴦對對。調將朱粉。描來蛺蝶雙雙。幽思則日苦年長。密語則宵嫌漏短。卿卿我我。惜惜憐憐。昔人所謂偷得浮生。甘爲情死者。不足爲吾二人寫照耶。無何一聲河滿。雙淚君前。惘惘出門。悵悵就道。秋風落葉。時興羈旅之悲。明月懷人。常繫相思之夢。前塵渺渺。此恨綿綿。說與知心人。其悵惘爲何如。茲者一頒蘭訊。重話鸞盟。既許好夢重圓。且喜前情復續。私心感激。曷可言宣。容俟七襄織錦之期。雙星渡河之日。當下玉臺之聘。築金屋而藏也。嗚呼。名士求婚。咸貪陰麗。好花解語。卒嫁王昌。有情者竟成眷屬。詎非大快事耶。先此布復。不盡所懷。

### 爲吳彩霞校書致某公子書

長亭分襉。忽忽三易寒著矣。愛而不見。我勞如何。猶憶鸚鵡筵前。枇杷花下。相逢一笑。遽蒙青眼之施。片語三生。遂訂白頭之約。雙聲度曲。十索命題。藏吉語於聚頭。徵讖詞於並蒂。柔情婉變。良宵交頸之腸。軟

語溫存。繡鞋並頭之夢。方謂朝朝暮暮。長作鴛鴦。世生。同爲鷓鴣。何明良緣易斷。好事多乖。方詠此翼之歌。忽賦離鸞之曲。送君南浦。踏然神傷。握手河梁。悄息魂與眷念。及此。尙忍言哉。比來雅興。何如。想訪豔尋芳。假紅倚翠。其樂當復不淺。第不識。詎柳品花之後。燈殘蠟灺之餘。尙憶及薄命人。吳彩霞否耶。妾紅樓弱質。翠館微姿。柳絮因風。年年飛舞。楊花水逐。歲歲飄流。一自誤落風塵。從此永墮災窟。徵歌索笑。輒顧影以自傷。命酒陪歡。強破涕而爲笑。新詞譜出。血淚千行。綺夢醒來。閒愁萬種。每欲身添彩翼。飛入君家。恨不術借靈犀。聊通妾意。因之蕪蕪遠道。徒深千里之思。芍藥離人。空灑三秋之淚。懷王孫兮不見。從大夫於何年。白墮落花。終當墮洞。劇憐飛絮。不慣沾泥。伏願俯念微忱。莫忘前約。天如可補。敢求月老於人間。橋若能填。乞渡天孫於河畔。蕉幾莫愁南國。得嫁阿侯。弄玉秦樓。永隨蕭史。斯願得遂。雖死猶生矣。臨風布臆。不盡欲言。毋慙爾音。爲我延佇。

### 擬韻蘭女士寄夫書

人生不幸。作女子身。世上難言。惟閨闈事。妾也自幼失怙。嬌癡性成。鞠育萱堂。掌珠媲美。一舉一動。固不我瑕。庇也。乃者時常禮李詩詠天桃。一枝濯濯。臨風。郎君得意。雙泪盈盈。帶雨。阿母銷魂。此景此情。宛爾如昨。能無黯黯。神傷。涕滂沱而泣。下沾襟耶。所幸者。夢君寵愛。憐我憐卿。燕爾新婚。如兄如弟。鹿車手挽。鴻案眉齊。篋笥承歡。同憶雞鳴之誠。簪燈佐讀。旋忘蠶績之勞。帶綰同心。緣成美滿。蓮開並蒂。誼切纏綿。琴瑟和諧。室家靜好。從此言樂。樂可知矣。無奈身已許國。事不因人。類從軍之王粲。等負羽之徐陵。遠道馳驅。長亭飲餞。一朝話別。萬念俱灰。君欲行路之難。妾怨相思之苦。拘衾砌而獨宿。織文錦而自傷。吁嗟乎。千水兮萬山。征騎一去兮路漫漫。攀桃李兮不忍去。采藤蕪兮竟闌珊。登高樓而遐願。望龍額兮在三。

五心帳帳兮何之情脈脈兮誰訴。擲金錢而暗卜兮。指刃環於極浦。際霞白兮霞昏。隔秋江。迴溯懷哉。懷哉。良人當亦默爾自念曰。呂月子旌歸哉。古詩一家如夜月圓時。少人似秋雲散處。多旨哉斯言。殊令吾反響沈吟。流連詠歎而不能自己也。夫雄飛不甘雌伏。蟄處何如。雖仲姜詎敢以個人眷戀之私情。墮丈夫進取之壯志。惟是豆生南國。最擊相思。萱樹北堂。宜殷孺慕。故及瓜可代。無意歸省之期。奪錦而回。侍唱凱旋之曲。展矣君子。惠我好音。

### 擬陸君答韻蘭女士書

載別里門。迭更莢莢。登高望遠。觀物懷人。頽來錦字分明。仿迴文之體製。捧到瑤緘。鄭重。託心緒於毫端。鹽誦之餘。如親蕪澤。人非木石。能無感慙交集。惓惓然而有動於中耶。迴憶去年三月望日。余方畢業。卿始來嬾翠袖。添香瑤琴。按曲。絲與竹。夙娛永夕。羅血綺兮。豔暮春。北把蓮杯。暢飲合歡之酒。乍開菱鏡。欣窺半面之妝。翡翠袞寒。深情繾綣。鴛鴦枕。輕語溫存。兼以蘭閨日暖。援彩筆以吟椒。綺陌風輕。雙鬢。而詠絮。花既名爲解語。草亦佩以忘憂。豔福之享。受孔多。良緣之會。合非偶。人生快事。有逾此者乎。詎料結縭纒踰卅歲。判襟卽在崇朝。當時驪唱遙傳。牽裾淚下。今日魚書寵寄。握管神馳。情深文明。意肫語摯。可奈山川迢遞。道路阻修。恨不能插翅飛來。挾肺腑以相示也。噫。一官効繫。萬念旌懸。信庾江關。頻入征夫之夢。陶潛廬宅。時縈遊子之懷。宦海茫茫。勞人草草。同越禽兮。戀燠。效代馬而嘶寒。祇以預人國是。棄我自由。恨棧難填。愁倉幾塞。所賴高柔室內。尚有賢妻。荷榮房中。非無令婦。躬親紡織。光啓門楣。庶白髮高堂。不缺旨甘之奉。黃口孺子。少聞呱泣之悲。言念家鄉。為勞顧慮。然而年華逝水。富貴浮雲。嵩目時艱。愴懷身世。不如歸去。奚歆人爵之虛榮。盍賦來兮。共敘天倫之樂事。卿既等停雲有意。余豈同流水無情。

去國何傷。相期聚首。還轅在卽。再訴離衷。告此布聞。蕪紆綺注。

## 代月梅女士致征夫書

百五韶光。轉瞬綠肥紅瘦。藥枯遠託。夢敲時縈。夫春與暮雲。惆悵懷人之句。錦衾角枕。淒涼獨旦之歌。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也。妾本落門弱質。慚無繡鳳之才。君爲藝苑名流。夙擅雕龍之譽。得親光澤。奚殊傳粉何郎。備休恩施。尤勝畫眉張敞。猶憶夫視北花南。風晨月夕。鼓琴鼓瑟。依然兩少無猜。憐我憐卿。自謂三生有幸。譬登駟之相依。猶鶼鶼之與偶。爭得樓間。比翼更同於梁燕。那堪河上。離蹤便逐於塞鴻。無如驪唱頻聞。鳧旌乍發。蒼皇出走。抑鬱誰伸。一川之煙景茫茫。秋腸欲斷。兩岸之風濤渺渺。望眼幾穿。惜別分淚共雨下。憂思分鬢。霜侵首如飛蓬。縱脂粉亦污顏色。心類槁木。想羅衣減瘦腰圍。又况言旒屢爽。瓜期難取信於詹尹。音信久遲。竹報詎貽誤於洪喬。生繡園以彷徨。巡畫欄而徙倚。妾之繫念者深矣。君之想置也忍乎。彼墜鞭公子。走馬王孫。或問柳於章臺。或尋花於曲院。狂蜂浪蝶。蠶豔探香。孰知夫楚館秦樓。但羨纏腰之富。桑間濮上。均爲賣笑而來。床頭金盡。愛我情移。囊底錢空。逐客令下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君欲爲楊洲杜牧之遊。妾恐有茂陵相如之病。敢相規以藥石。幸勿棄夫菲葑。嗚假溫柔以獻媚。仙鄉非終老之鄉。工顰笑以爭妍。脂水是銷魂之水。伏祈速清魔障。早返迷途。庶奮爾鵬搏。看衣錦於他日。慰儂鶴跂。待洗塵於異時。一幅瑤箋。兩行珠淚。傳君黃鶴。寄我翠鴛。

## 代新嫁娘致征夫書

郎君愛騷。白君之去。已一來復矣。古人云。一日不見。如隔三秋。摯哉言乎。願以妾方之。則一刻且有三秋。

之感。此一來復中之六百餘刻。不已經過千秋歲月之悠久思耶。猶憶情天深處。蜜月芳時。臂痕褪守宮之砂。儂泥郎君。眉嫵愛入時之畫。郎替儂勞。花拂雕欄。小立並肩之地。燈明綺夜。雙心私語之宵。此溫香輕玉之深情。固已春蠶縛齒。無限纏綿已。而乃昨夜冰蟾。猶圓好夢。雖年粉蝶。頓怯春華。帽影鞭絲。快金夫之壯志。璇機文錦。纒玉女之離思。明知夫婿封侯。正是男兒報國。初不容以兒女私情。來短英雄之豪氣也。然而枕函芍藥。難禁玉管相思。衾褥芙蓉。孤負畫屏春色。又况雞聲茅店。記否遲眠。人迹板橋。應無早起。此妾與君之臨歧握手時。尤叮嚀囑咐者也。所望者。天涯遊子。春日征夫。曲體儂心。早旋客旆。則入門迎笑。試調鸚鵡新聲。闔室歡娛。重溫鴛鴦舊夢。妾晨占鵲噪。夕卜燈花。爲速征書。用修閨柬。幸郎君毋使樓頭關盼。望斷王孫草長也。

### 代徵夫覆新嫁孀書

飢來驅我。事不由人。惘惘出門。正深悵悵。乃荷萬金聲價。頻來一紙音書。捧誦閨章。如聆香款。且愛卿謝蘇手筆。溫李才華。得開睢哀樂之遺。知家學淵源有素。僕也何福。儻我英雄。對鏡自思。無量偷滿。容易折磨才子氣。最難消受美人情。不啻爲我兩人詠之矣。所恨不情營業。遽促分離。密月光陰。斷送秋風古道。遂使屏有中卿歌出閣。籬在下我魏依人。寄蟻命於他鄉。身如浮梗。覓蠅頭於客地。迹類飄蓬。雖幸知己吹噓。良朋推薦。三分青眼。頻叨眷顧之加。一片丹心。不負閨幃之囑。然而烏啼昏夜。誰憐客路風霜。雁唳秋江。夢繞妝臺日月。况此後天寒飛絮。棉衾益驚孤客之眠。知不徒春日凝妝。柳陌始惹羈人之望。回憶定情綺夕。歡會良宵。頰俱磨。何等風流旖旎。而乃驅歌南唱。馬首東瞻。曾幾何時。已如隔世。客舍朝看秦嶺雲。蘭房暮隔巫山雨。兩地相思。知彼此有同情也。重九後偶沾清羔業。會料理歸裝。乃居停雜爨甚

望。勉待年闌。再定行止。或明歲攜卿北上。免作苦行頭陀。未卜蒼蒼者能如我所願否。旅況尚佳。順紆綺塵。情長紙短。不盡欲言。

## 擬新嫁娘覆某女士書 集曲牌名

鷓鴣天外啼。不肯作聲聲慢。竟如啼鴛兒之慣催春夢。致遠東旅客。急掀玉芙蓉帳。披紅納襖。外罩錦上花之西服。下曳如牽地錦褶之西式裙子。懶作點絳脣。唱怕畫眉序。厭酒錦衣香水。唯願前日乘長風從浪裏來者。今日急趁四門子公船。如古人之挂金紫歸也。正泣顏回盼故鄰之際。忽有面鬪黑麻之郵差。代作傳言玉女寄書來。先從函外疎影中窺之。料定爲香柳娘愛惜奴嬌。而深訴哭相思者。急與兒夫從奈子花下拆讀之。以爲藉此可作鮑老催歸。回家之好事近矣。豈意兒夫如白鶴子之夜游湖上。顧駐馬聽戰事中之急三鎗。儘儂時作榴花泣。言語叨叨令人乏味。轉不如來書之調笑令儂歡也。據伊言今雖非四邊靜肅時節。彼此皆冀唱得勝令。擬作破陣子。但吾輩以局外人作寄生草。居此當如醉桃源。而作漁家傲可也。儂家平日固心醉太平者。聞此不免悶勝葫蘆兒夫以儂不是路中人也。急倩密斯名福馬郎爾者爲予伴。或在公園拋滾繡球爲樂。或弄繁華令如撾箏琶。有時更偕上東原盪鞦韆。作鵲踏枝之遊戲。月兒高時。晚風入松樹間。復將儂家雙勸酒俚子小醉花陰。而不覺玉山頹矣。因此故有時雖稍罵玉郎亦不便常唱羅江怨一闋也。歸期以下算子計之。大約在菊花新放之後。爾時傾盃序。與鼓通一舊。同醉流霞杯於君家後庭花下。合賞滿庭芳景如何。青哥兒雖夜哭如啼鴛兒。然俏面龐合似娘兒兒可卜也。已代做皂羅袍一襲。以歐西之縷縷金絲。繡作五團花簇。并粉蝶兒之紅繡鞋一雙。綿搭絮之玉抱肚一個。又琥珀貓兒墜一對。俟儂家作燕歸梁時之覲儀也。



## 初戀

楊鳴秋

××女士：

從朋儕中聽到你底芳名，在畫報上看到你底倩影，無形中已撥動了我孤獨底心絃；腦海裏也頗添了一層深刻的印象。後來和令弟交遊了幾個月，觀察他平時的一切舉動，就推想女士也定是一位聰慧伶俐的姑娘，於是使我傾慕之心，不禁油然而生。女士，我敬愛底女士！

二星期前，天氣曾經驟冷。南國——廣東香港住過的我，已受不慣嚴寒的侵襲，況且去年已經嘗過這種苦頭，所以今年不得不預先防備。然棉絮衣服，大都粗有，所缺者祇一件絨線衫，本來擬到店鋪去購現成的，因恐不合身體，故想請人自織，但我家裏沒有姊妹，外邊又無女友，~~後~~在躊躇後來承蒙令弟不棄，介紹請女士代勞，起先我真不敢驚擾，況且女士天天要去上學，即使憐而允許我——異鄉飄泊者底請求，我想也沒有多大的功夫來作這繁瑣的工作。以後，令弟爲這事又第二次向我咨照，因此，方敢冒昧地請求。但是心裏實在萬分的抱歉，女士，真對不住得很！

女士，你非但有高深的學識，並且還富優美的才藝，這不是我過意頌揚。試看我底朋友×××，他請他底愛人同樣織一件絨線衫，竟隔了一個多月才。畢現在女士祇費了幾天的功夫，就能把牠完成，而且還聽說因爲日裏沒有閒暇，都是在夜間趕做的。這就可證明女士底一切超衆，不然，怎能有這樣神速而美滿的成績呵！女士，我真欽佩你！同時我很過意不去，因我的事累女士如此費神！

女士，你這樣的盛情，我一時真沒法報答。現在，謹先備些菲薄的物品，准在本星期日——三十日親自送上，並面謝你的厚意，略表我的微忱。屆時，諒女士不致見卻吧！

一提筆，不知地寫了這許多，累女士也費去了不少寶貴光陰去看牠。你覺得討厭嗎？就此停止吧。祝你愉快和幸福。

敬愛你底×××

二七，一一，一九三〇，于宿舍。

××女士：

昨天到你府上來拜訪，承蒙女士和伯母殷勤招待，並特地費了很多錢請我和我底朋友吃飯；而我們也竟不客氣地領受。女士，我真覺得慚愧，感激！同時，對於你們的盛情，不知要什麼時候能報答於萬一！

女士：你真幸福，有這樣充滿樂氣的家庭！天天伴着父母，弟弟，談談說說，多麼有趣？使旁觀底我，代為稱羨不置；但也因此引起了我底離愁回憶到自己的飄泊，到處找不到一些安慰——雖則還有一位慈愛的母親，但她一則因為上了年紀，覺得行動的不便，一則因為家鄉底一切，難得到可信託的人來代理，所以不得不獨自守在家中，忍與她的愛子分離——青春熱情底心腔，老是不能充實而底空虛於是，格外地感到生活的單調和乏味！

女士：你昨天不是說過，你底弟弟可與我結為異姓兄弟果是真的嗎？那我真歡迎之至！或者恐是說笑吧？我想像你們府上的門第，怎肯和我攀交？女士，對嗎？希望你以教我！

女士：你的確是我們人類的超人！聰明，美麗，活潑，端莊，竟能一身兼備！我真榮幸，昨天得能聽到女士的言論，覺得句句又犀利，又談諧，像食了橄欖似的回味無窮！

我生成就很愚笨，並且不善詞令而少經驗，所以一到交際場中，就未免要有拘束的模樣，這我自己也深知不合時代。以後有不對的地方，希望女士不客氣地盡量糾正，並時時給我一些指導。你能元

許我這請求嗎？敬愛底女士，我在恭候着你的回音。

現在，上工底鐘聲在響了；因麵包的需要，我已失却了我底自由！不能多寫了，下次再談吧。

臨了，雖明知你們待我的盛意非祇用幾句空話可來作抵，但因受不過心理的譴責，還要說一聲

謝謝！

祝你永遠地幸福。

敬愛你底××

三〇，一二，一，在大東。

我敬愛底導師，××：

你答覆我朋友×××的信，我也已拜讀了。導師，我早說過你是我們人類的超人，我們都要請你領導，指教的。而今你竟很謙虛的自稱爲『壽頭』，那末，試問我應當自稱爲什麼呢？現在，我很誠懇的請你賜給我一個名字，倘你不肯的話，那我只得也跟你以『壽頭』兩字來當我的名字，不過你是我底導師，所以我自己杜在『壽頭』上面加了『雙料』兩個字，以示分別。導師，請你恕憐我的愚笨，千切不要動怒，倘使要責罰我，不論怎樣我都樂意接受，祇教是我所辦得到的。

導師，你看我們起的話，那請你看電影的請求，請你允應吧！因爲我們都是很誠懇的。其餘一切的一切，待我在本星期日到你府上來謝罪的時候面談吧。

臨末，懇求你不以我爲不可教而時常賜我一些我指教！

敬祝愉快。

敬愛你底××。

我敬愛底導師，××：

承你賜給我一個名字——『太先生』，我謹當誠懇地接受，並謝謝你底好意。

導師：從今天起，『太先生』三字就當做我底代表吧；然而你千萬不可也這樣稱我。雖則這名字是你賜我的，你的命令，我怎敢違背！但是你到底是我的導師，倘也這樣的稱我起來，那真要害我折福了！所以，以後你有指教的時候，可直呼我另一代表——××。

現在，我要很不恭地和導師討論一下，寧願事後自動請你處分：

導師，你不是說：『你是太先生，我怎能做你底導師』嗎？呵，那未免太狹義了！要曉得我縱使是『太先生』，但我並非生而知之者，也沒有異於人的地方；我所有的一切智識，都是從我底導師那面學來的——家裏的導師，父母外邊的導師，友朋——他們在我不會做『太先生』前，已是我底導師，如今做了『太先生』後，仍是我底導師！況且現在新被『太先生』三字加在我底頭上，我底責任，因此也猶其重大了！所以，應格外地虛心，倘聽到別人的智識，有比我較長的，就當誠意地去請他做導師；即使沒有一些比我較長的人們，也應該去和他們交一個朋友，因為好互相切磋，對於自己的學問總不無小補的，是故，我的結論是：無論什麼人，都有他的導師！即使像東方的聖人孔子和西方的聖人耶穌，你以謂怎樣？

講到你底才能，試問那樣比我弱？怎麼沒有資格當我底導師！你自己說的話，依我看來都不是實在的。或者恐嫌我的智識太幼稚，倘做了我底導師，要有辱你的顏面，所以特地說這種反話，導師，你看對嗎？

上面的話，我自己也知道是不應該說的；但是心直的我，素來就不曉得避諱，所以千萬請你寬恕！原諒！倘導師要責罰，我很願意到你面前來接受。

我們很誠意地請導師一同去觀電影，然終不蒙你允許。這在我老早就猜想得到，原是我們太不自量力的。不是想不到導師的身份是很高貴的，怎肯和我們交遊？真冒味得很！但是導師說：『我的意思，你已明白。』那真罪過！我怎能明白呢？你從來沒有告訴我過。或者在最近的將來，你將盡量地詳細地告訴我吧！到時，我當恭敬地聆聽。

據令弟說，導師是基督的信徒，所以不看電影的。真的有這規約麼？愧我不曾受過浸禮，因此對於教裏的一切，一些都不明瞭。然而愚笨底我，確曾爲這事特地去向朋友借了新舊約全書來翻查；但是從頭看到完，也找不着禁看電影的一條戒約！導師，究竟在什麼書本上請你告訴我聽吧。

你每次來信都寫着『學問不夠』的一句，這原來含有很重大的意義：一方面可以勉勵我再向上進；一方面可以表示導師意志的偉大，身懷這樣豐富的學識，尚不自滿地感到不夠。試看我們人類中能如此虛懷若谷的有幾？所以聽了導師的話，真使我深一層的體會到古哲所說：『萬事當知足，惟學問無止境。』這話的苦意，導師，你真不愧是我——否，是大衆的導師！以後還懇多多地指教。

導師，梅花少女歌舞團聽說將要在奧迪安公演了。這種機會也是很難得的，你既在因戒約的束縛不能看電影，但是看看歌舞劇我想總不妨吧？倘導師允許的話，那末，在本月八、九、十三天公演的日期中，請你指定一天屆時，我們並且還要來請伯母和你底弟弟一同去。

這信起先仍想請令弟轉呈的，但是後來想到爲我們的信屢次費他的神，很覺得對不住他的，所以直由郵遞，不過時間要稍慢一些了。

完了，希望你給我圓滿的答覆！我恭候着。  
願你在上帝的恩惠中獲福！

敬愛你底 × ×。

三〇一二六，在宿舍，

我最敬愛底姊姊，× ×：

我現在這樣的稱乎你，你可要見怪嗎？但是且慢，請先往下面看下去吧：

承你們看得我起，允許我和你的令弟結為異姓兄弟，因為我也竟老臉的自認為令弟底哥哥；然而你是令弟底姊姊，所以我也依了令弟稱你為姊姊。這樣，你總不會責我太冒昧吧？你總可接受我的稱乎吧？我敬愛底姊姊！

昨天蒙姊姊光臨，我真覺得榮幸！然而處處很簡單，待慢，心裏實在過意不去；這層只有請姊姊特別原恕，因為我是一個不懂世故底青年。此刻讓我先來向姊姊道一聲歉吧！

我彷彿是一隻迷了路的小羔羊，時時刻刻需要一位和愛，天真的牧童來領導。姊姊，你是我素來很敬愛的，也是我心中久目為導師的，所以要請你憐憫，慈悲，引我走進康莊大道，不使我再在十字街頭徬徨。老實說：這責任，也只有姊姊纔配負擔起來。不是我自傲的話，別人要我也像敬愛姊姊樣的敬愛，那是萬不可能的事，甯願被她或他罵我無情！

這信將寫完的當兒，接到了姊姊的來信，讀了以後，我心裏真有說不出的不安！姊姊，像我這素來不會客氣的人，你倒還要時常說我客氣，為怎你今天也要如此的客氣呢？提起昨天的事，實在待慢至極！然你還要說酬報那末，我時常到你府上來叨擾，不知要怎樣然對我想：非但今世，下世，連再下世也

報答不盡了！

伯母的牙病，現在可好了麼？我昨天特地到你府上，本預備請伯母一同去的，因為剛巧見有客人在你府上，所以沒有當面邀請，這我到今心中還覺得對不住姊姊，只好請你代我致意。

有空的時候，自當時常到你府上來請安，同時可得到你許多教訓！不多寫了，因為時間的關係。

祝我敬愛底姊姊幸福。

敬愛你的，弟弟 × ×

三〇，一二，九，於大東總廠。

我最敬愛底 × × 姊姊：

在尊府和你分別，到現在雖祇隔了二天，但在我就好像經了很久很久的時間，心裏真有說不出的相思！姊姊，你有沒同樣的感覺？說也奇怪！無端地竟能與姊姊相遇，遇見了又能使我這樣傾倒而行，將消失的青春底心，因此也感着重溫起來。姊姊，你的權力何其大？

你的一舉一動，樣樣能使我欽佩！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素來對於異性抱疎冷態度的，為怎今遇到了姊姊，就如此親熱？這實開我生命史上的新紀錄！

現在，我有一個小小的請求，但不知姊姊能接受不？這個請求在我腦海裏雖已迴旋了好久，却都被我鎮靜下去。到今天，實在制不住理智的逼迫，因此祇好不顧冒昧大膽地提出，就是想懇姊姊給我一張倩影。但是我得預先聲明一下，這並沒懷有其他用意，因為我為了敬愛姊姊太深的原故，所以不得不有此請求，以慰我日夜的思念！雖明知姊姊的照片怎肯輕以給人，然我仍要不自量力的請求。

昨天午後正在思念姊姊的時候，忽然觸動了我底詩興：於是，就提起筆來寫了四首。現在，很誠敬的寄給姊姊，但希望你不要見笑並給我指正！我所寫的是很幼稚而不通順的。

令弟的病，究竟好全未極念。倘姊姊有暇，請就近代我慰問。

臨末，願你努力你底前途並精神永遠得着愈快！我爲你祝福。

贈××姊姊

無意中與你邂逅滬江，  
一見後我就傾倒難忘，  
心腔的熱血不住奔狂，  
我實已無法鎮靜抵擋！

這幾年來的飄泊流浪，  
早已停阻了我的展望，  
但今遇到了姊姊以往，  
又覺得需要重新向上，  
一身兼備美慧與端莊，

敬姊你底××弟弟。

三〇，一二，一六，在寄寓。



像這樣兒真世間無雙，  
你底印象留在我腦囊，  
誓和我的生命同滅亡！

承你撫慰我遍體創傷，  
使已閉心扉再行開放，  
這確是我的無上榮光，  
此恩當記到地老天荒！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五午後寫於大東推廣部。

至敬至愛底××姊姊：

我快樂極了！因為我的請求，姊姊不但拒絕而反允許了。姊姊，我真不知要說些甚麼話來表示感謝呵，還有甚麼話可說呢？蒙姊姊如此的厚愛！

姊姊，你底照片張張都是美的。本來，我向姊姊懇求，心裏已覺得萬分的恐慌！那還敢選擇呢？不過現在既承姊姊下詢，我就大膽地來說一下吧！祇教是姊姊的照片，無論那張都可以。最好能賜我一幀半身而正面的。因為半身身的較全身的身影稍大而清楚，正面的，看見了就彷彿遇到了姊姊真身。姊姊，你看了這話，要笑我癡嗎？並且還要懇求姊姊在賜我那幀照片的上面，親筆寫着××弟弟的字樣，同時也具了姊姊的芳名。

姊姊：你叫我跟你去買小菜，我很願意的。今天本應到你府上和 you 一同去，但是姊姊的信由令弟

轉來的時候，已經十點多鐘了；我想這時姊姊一定已經買好，所以沒有來。這層要請姊姊原諒的，並非我不願意或失信現在我和姊姊約本星期日早晨，定跟你一同到小菜場去，你可允許我嗎？

最後，讓我極虔誠的禱告！主啊！願我做一隻羔羊，同時希望我敬愛的姊姊做一位牧人，長伴領着我直到永遠阿門。

祝禱你愉快。

敬愛你底 × ×。

三〇，一二，一九，於大東。

我最敬愛底姊姊 × ×：

多天沒有和你通訊，現在利用這工作較少的時間，再來和姊姊談談：

時間的巨輪，不住地在推轉，人們的環境也因之而瞬刻萬變；要想永久保持常態，真比一隻龐大的駱駝穿過針孔還難！雖則有少數的幸運兒，果然現實了他的美滿的夢，但大部份的人們，仍是在徬徨，追求或許有時候也會得到了光明，然沒多時又回復了黑暗，永遠像晝夜似的一消一長在循環。試想我們祇有短短幾十寒暑的旅程，怎能受得住這樣的變幻？因此，性情稍為激烈的人，就起了厭世觀念而跑上自殺之路；次一層的也都感到了虛幻無常而抱了消極思想，尤其是我們輩心地坦而跨進社會不久的青年，簡直茫然想不出對付之策，只得任憑環境擺佈！唉！上帝既然造了我們，為怎同時還造了這樣的社會？我們活受熬煎，我真不明白他的用意！

不可救藥的人類，畢竟是穿衣戴冠能通言語的禽獸，願什麼道德？講什麼良心，根本祇曉得自私自利！人與人間充滿了虛偽和欺騙，需要你的時候，不替鄰里哀求來和你聯絡，等到滿足了他的慾望，

早已把你拋棄到九霄雲外了。那還談得到懷念和情誼？這是我歷來身受的經驗，也是我待人熱誠的酬報。因此，我現在覺悟到全宇宙除了我自己以外，其餘的一切，都是假的！縱是我親愛的母親，雖則現在不會生離——這生離二字須作永久離絕解釋——但是將來終當死別。所以，我想一個人的結束總歸是孤獨，倒不如現在索性讓他孤獨來得直截了當，免卻了許多無謂煩惱！姊姊，我的人生觀你看對嗎？或許你因為幸運長伴隨着，不曾受到這樣的環境，因之不相信我的話而笑我在發瘋吧？但是且慢，讓我再補說一句：前二箇的星期日在你府上，你不是曾給我看過令友祝雋女士給你的信嗎？在當時我也很懷疑她說的『世間一切都是虛假』的話，然而到現在我對這句話不但已沒有絲毫懷疑，反而心裏起了共鳴和同情！

我現在對於什麼事都覺得消極，厭惡，沒有興趣去做！因此，今天寫了這封信給你以後，再寫的時候連我自己也不能預定。所以，特地附帶聲明一聲，並不是就此把姊姊忘記。這層要請姊姊原諒！

一九三〇年已到了末日，新來的三一年又展開在我們的面前，願你快去領導着牠進行！這是我對姊姊底希望！

祝你快樂地度過新年！

時刻在敬愛你懷念你底××。

一九三〇年的末日在窩中。

最敬愛之××姊姊：

今晨由令弟轉來芳函，拜悉一是承伯母及姊姊厚愛，囑×於元旦至尊府用膳，雅意殷殷，殊深感激！惟是日適有舊雨郭君之約在先，致不克應命趨前，暢聆教益。有負盛情，歉罪莫名，事非得已，尚乞原

宥。一俟俗務稍暇，再當詣府請罪，專肅先行鳴謝。敬請  
粧安不一！

××弟謹上。

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後於大東。

最敬愛之××姊姊：

別後於翌晨七時離滬，因舟車誤點，至十四時方抵崇。途次平善，請釋念。

客滬錯蒙厚愛，殊深感愧歸稟家慈，亦感激不已！囑代伸謝悃。  
行裝甫卸，諸事待理，俗務稍畢，即當出申預期在本月十三日。

餘待續告敬請

學安。

弟××謹上。

二十年一月九日於崇德。

××，予唯一敬愛之姊姊：

×誠何幸？屢蒙垂青殷殷之意，心版永銘。第不知將何以酬盛情於萬一思之每覺慙然！

予姊才識久為×所欽佩。昨晚承親製佳點餉×，惜胃弱不能多進，惆悵奚如！而姊等竟誤會×嫌  
品劣味惡之故，故反時伸歉意。×真罪甚！

姊之牙恙，今稍愈否？我心頗念！病魔惡作劇，竟擾及予姊，殊屬可恨！尚祈善自珍衛，俾得早復健康，  
無任企禱！臨楮神馳，不盡依依專此敬祝

愉快。

××姊姊：

略奉粗物，承姊不以菲簿而囑納，弟已榮幸之！至今展芳函，復蒙道謝，弟閱竟，真羞得來自容無地！

弟××拜上。  
三一，一，一六，於寓所。

！噴！吾姊何若此之客氣？  
星期六晚，曾允姊於星期日至府聚談。詎昨日赴同事處雀戰，竟至午後六時始散；飯畢詣府，姊因去禮拜堂未返，不獲聆教，惆悵殊深！姊得毋笑弟太荒唐乎？失約之罪，我固無辭，謹請姊處分。

何，定當抽身至姊前一敘可耳。  
何，定當抽身至姊前一敘可耳。今日日本擬趨前問候，適舊友張君自粵東返，致又不克如願，翌日無論如何，定當抽身至姊前一敘可耳。

晨安。  
俗務羈身，不盡一一，餘待面談。敬祝

××弟謹上。

一月十九夜人靜後於宿舍。

我最敬最親最愛底××姊姊：

半年前雖尚和姊姊素昧平生，但我腦海裏早預爲姊姊留了一印象，因爲令弟的關係。自從去年十一月起開始與姊姊通訊，並同時經了幾次的聚晤，到現在難祇過了短短的時間，然我敬愛姊姊底心，已較前增進了數十倍！姊姊爲了敬愛增進的原故，所以憂慮和恐懼頻加了牠的力量，而我心裏

也起了強烈的躊躇！爲這事我已費了幾日幾夜的考慮，但終得不到一個切實的解答。因此，祇好很冒昧的提出來與姊姊討論：

姊姊，你底一切和一切，在我都覺得可敬可愛！而且這敬愛是跟了時間俱進的，時間進了一刻，我敬愛你底心也深入了一層……或者比時間的速度還要快速，於是，尤其使我感到前途的危險！因爲敬愛倘將來達了極點，就難免要不由自主地發出情來。況且我又是一個剛直，熱情的青年，所以無論對於誰，要末不發生情，倘若發生了，那雖爲了他或她經很多的困難，受極大的犧牲，也不能動搖我固有的意志於絲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是我底本性，因此倘說待情發生了，後若環境惡劣可收回或放棄的話，那在別人或者還可以，但在我永遠祇是夢想而不能成爲事實的。此種態度，原已違背了時代，在現在的時代與外界週旋，全仗虛僞和狡滑爲怎我今明知之而欲故犯之呢？這是我底本來面目，最可寶貴的！然而爲了這最可寶貴的本來面目，也曾受過很大的刺激，但我一些不後悔——像最近的過去，被相交七年的老友×君背棄，我非但沒有責他而反責我自己，因初交的時候缺乏了眼力。現在既和他發生了友誼，那斷不可因他的背棄而改變我的宗旨，雖則表面上因環境的關係，不得不稍形疎冷，但我底心裏仍和前一樣親熱的待他。寧使人負我，而不願我負人！我原早抱定犧牲自己的。不過這種事實果真臨來的時候，縱使我心裏怎樣的鎮靜，遠觀，精神上終不免要感到痛苦，心頭也添多了一處傷痕，所以我現在已覺悟到與其離裂以後，不如審慎以前，姊姊，你看了上面這段話，總可約略地知道我的性情和態度。

『愛』是一刻不停留而永遠進行的，然終非比『情』樣沒有止境。於是，倘到達了極點，就要不自主地轉到情方面去了。因爲愛是情的進階，情是愛的歸宿，兩者是緊緊地連帶着，是故從來沒有達

到了愛的極點不轉入情方面去的，要末是虛偽的假愛！

我爲了敬愛姊姊太深，所以也發生了問題：就是憂慮到了愛的極點再怎樣辦呢？況且我又懷有這固執的性情！因此現在倘不預先警備一下，將來萬一也依了自然轉入情方面去，而那時若又不幸發生了阻礙，那就難解決了！因爲我自己知道我的情一施出，不論怎樣都不能收回或放棄的。到那時累姊姊也要無端地受煩惱，這是很不合算的，也是很不應該的！於是，我此刻索性揭去了隔幕，直率地請問姊姊對於我的純潔而懇摯的敬愛，樂意接受不？並在我以前，有沒另外敬愛你的人？直到現在，倘有的話，那我情願自動退去，免得將來破壞你們的愛而發生離棄的事實！——不論誰離棄誰，都是痛苦的！——這兩個疑問，千萬懇姊姊給我切實的解答，不過我須預先聲明：我敬愛姊姊底心，始終不會變改的；倘姊姊已先受有他人愛的話，那末，我等到達了愛的極點的時候，就保住了原度不再轉入情方面去好了。但是姊姊的印象，我當永遠留在我的腦海裏，直到生命的盡頭！

姊姊我敬愛你，確實萬分的敬愛！你然惟其敬愛姊姊太深，以致對於說話方面或有得罪的地方，但也顧不得了！總之，我寫這信的時候，週身都充滿了誠懇，一毫沒有虛偽的！這層要請姊姊原諒。開着沒事做，又提起鋼筆寫了這許多，恐姊姊也看得不耐煩了，就此停止吧！再談。

姊姊，我最敬最親最愛底姊姊，我在恭候着你的解答！願你永遠地愉快和幸福！我爲你祝福。

唯一敬愛你底 x。

三一，一二二在廠中。

x x, 予至敬愛之姊姊！

與奇相識，已屬奇遇，而尤有奇者，如：請觀梅花歌舞之前數日，天連下雨，至是日竟能忽放晴明；本星期四，奉召趨府商前途事，第因伯母等在堂，致欲啓口者再，均爲羞恥心所克服，不歡而散，中心頗鬱！返舍後，再四思維，祇有懇姊勞駕出外，或有一談機會，但慮若仍陰雨，行動終感不便，故特虔誠默禱，以冀幸運於萬一！詎上帝竟能鑒×愚誠，日昨果旭日高升，雨停路乾，天從人意，寧不謂奇？誠不可思議矣！緣耶？孽耶？

×不自量力，頓起妄念，承姊憐憫，不加拒責，感幸奚如！昨日之聚，天假予緣，互傾肺腑，快慰平生！姊云：「愛情須專一誠意。」×本抱此主張，愛情與友誼貞操，言論與經濟信用，乃×立身之四大政策，不爲威武所屈，不爲勢利所誘，甯使頭斷身亡，此志終不稍移！現在姊或不能遽信，然將來總可證實×言之非虛！至於誠意，×尤敢自誓，倘對姊非十分敬愛，雖天誅地滅而無悔！且自愛予姊以後，無論如何，決不再行敬愛第二異性之發現，亦決不會有中途放棄予姊之事實！百依百從之提議，若×力所能及，事屬可行，斷不敢有故意違背之舉！此可請姊放心者也。

現×之心，已全爲姊所佔領，無時無刻，姊之情影不現於×之眼前，而於夜間爲尤甚！×姊，予唯一最敬最親最愛之×姊，得能憐憫×之至誠而俯允×之請求乎？

每在晨起睡前之際，×必虔誠禱告：在上帝普施之恩惠中，得能與予姊達到結爲終身伴侶之目的，並同時爲姊祝福。但不知上帝能接受×之禱告而賜予美滿之果否！

若心房可脫離軀體，而不礙生命時，×定當不顧痛苦將其取出，獻於姊前爲證×誠意敬愛之信物。

×生二十二載，與姊尙爲第一次之談愛，亦卽爲×心目中認爲第一滿意之伴侶，倘仍不能達到



目的，則×決不再移愛於第三者，藉贖前生之罪而修來世之福！

臨楮不勝惶恐待命之至！餘不縷縷。

敬祝愉快。

永遠願爲你忠僕之××。

三一，一二七，在寢室。

我生命底主宰。××：

前天夜裏你說愛娜，曼娜，慧娜，三個名字來叫我選一個。其實，我也知道你是有意和我取笑；所以，我也落得先自聲明，使你不再疑惑！反正除了我愛的你以外，連其他的異性朋友都沒有有一個，這我可以上帝前發誓。

上帝真特別賜予我恩惠！在不會遇着我愛的你以前，能夠不給一切異性所誘而失去我底愛的貞操。不然，縱使能夠遇着我愛的你，但已失去了被你愛的資格！我將怎樣地感謝呢？

我愛：這事雖是你和我開玩笑，但一方面就可證明你也在極誠意地愛我！因爲倘是不愛我，決不會問到這種問題上去的。我生命底主宰！我底愛人！我也將怎樣地感謝呢？

××給我的信，我本來早想把牠撕掉了，因爲這是沒有價值的猜疑！然則昨夜在我愛面前不爽快地把牠撕掉，原是想徵求我愛的意見——保留還是撕掉？因這也是我倆戀愛過程中的一些痕跡，或許也須保留的。不過，你不可因此誤會以謂我把他給我的信認爲有價值！我是決不會爲他一封信而變更我的宗旨！我總始終如一的敬愛你！我倘使有所反悔，當受上帝嚴厲的末日裁判！到那時，縱使我怎樣的虛偽，狡猾，也沒處躲避了。

我愛，你是我的靈魂！離開了你我就失却了生命力，活動力，一切的一切！願你永遠領導着我去創造我底新生命！

祝你今晚得到一個甜蜜的夢！

你底忠僕 × ×

三一，一三一夜在宿舍。

× × 愛姊：

昨夜因老友 × × 呻吟達旦，致累 × 目未交睫，及至今晨破曉，始得假寐，然因倦極，即赴睡鄉。待一覺醒來，已屆工作時刻，催促起床，睡態朦朧，尤感冬寒之難持！於是不得不將換去之皮裘重行披上。有違姊命，罪不容恕！如何處罰？惟姊命是從，斷不敢有所猶疑。

今午趨前，本係特來向姊自首，而姊竟真以謂 × 遵命，致反慮 × 受冷，殷勤勸慰，幾囑添衣，愛護之意，溢於言表，詎意 × 終因自私而違命，真太對不住姊姊也！

明日縱冷至零度以下，× 決棄去皮裘，藉贖前罪而守信約。在 × 之年齡，本正如朝日之初升，草木之萌芽，生氣勃勃，當不知飢寒為何物，而 × 今竟畏寒避飢，盡失青年英武之慨！撫心自問，尙有何面目對長者及見來者乎！欲圖生存，當痛改青其年而老其軀體，青其年而磨其頭腦之惡習！能如斯，前途乃有一線之曙光。

是晚，因讌舊雨 × 君，故不克詣府聚談，惆悵之極！恐勞錦注，用特函告。

順祝安好！

× × 弟謹上。

× × 吾愛：

昨晚面命×作「我需要一個愛人」詩一首；此題在未會找到吾愛以前，曾經作過，現無重作之必要；因愛人祇許一個。故特改爲「愛人，我需要你」；遠命之處，祈原諒。

愛人，我需要你！你能不俯允我的請求餘再談。  
敬祝愉快。

愛人，我需要你！

愛人，我需要你：

你有超羣的才藝，使我欽佩無既！

愛人，我需要你：

你有美麗的姿態，使我顛倒難忘！

愛人，我需要你：

你有詩意的芳體，使我永遠讚賞！

愛人，我需要你：

你有熱情的心房，使我得着歸宿！

×  
×  
×  
×

愛你底×上。

二十年二月四日在寢室。

二月二日於大東推廣部。

愛人，你是我的頭腦！

離開了你我就失去了動力！

愛人，你是我的靈魂！

離開了你我就失去了生命！

愛人，我的幸福全仗你來賜與！

快樂的時候可投在你底懷裏歡唱！

愛人，我的前程全仗你來指導！

罪過的時候可跪在你底膝前懺悔！

愛人，我需要你！

我當永遠像羔羊，對牧人樣服從你！

愛人，我需要你！

我當永遠像亞當對夏娃樣愛護你！

二十年二月四日奉××吾愛題作於滬濱。

我最親愛底××姊妹：

『觸霉頭』三字，言出無心，請勿介意！唐突之罪，祈恕。

昨晚××囑×向姊跪求，並非×不願，實緣恐被在旁的人譏誚耳！倘當時祇姊一人，則××縱不言，×亦早自動跪在姊膝前道歉矣。

×不善詞令，致不能像口若懸河樣與姊談心，又不能用花言巧語來敷衍一時！但是，我有一顆熱

誠的心，這顆心比任何人的要熱誠，×敢自誓。

！一切的一切，×當服從姊的命令，在可能範圍內。總之，×甘願為姊底情奴直到永遠，祇求姊能愛我！其餘再談。

敬祝快樂！

你底××上。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於辦公室。

××我親愛底姊姊：

論理，我不敢再這樣的稱呼你！也不該再這樣的稱呼你！因為你已經明白堅決地表示過離棄我了。但是你雖則已把我離棄，我仍本最初愛你底心始終如一的愛你，所以原照舊樣的稱呼你，不管你允許不允許？

離棄的事，朋友也曾代我顧到，自己也在意料之內。因為愛是無條件的，愛是擺脫一切的，並且須要雙方互守忠實，誠摯，不虛偽，不欺騙，那末，方能永久！那末，方可稱為真愛！倘若任何一方犯了上面任何一種的毛病，縱使怎樣敷衍，終沒有圓滿的結果！是故，我想我倆既不能真真得到內心相互的了解，原不如早日明白的表示，反正，離棄的事，終歸要發生，不過時間的早遲罷了，一些也不能夠勉強！

姊姊，我太愛你了！我實在太愛你了！然而，我自己反省，我真自己太不量力！我那配愛你！我那有資格來愛你，試想，我既沒有巨額的家產，又沒高深的學識，一切和一切，真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非但要給別人譏笑，我自己有時也覺得太不該了。但是，在當時我祇曉得愛是無條件的，愛是擺脫一切的，至誠可以感金石！我只要有一顆真實的，誠懇的，充滿了熱情的心就夠了！那曉得愛還有許多的變

態！所以，有幾位朋友雖曾苦口婆心的告訴過我：愛是要有方法的，愛是要見機而行的。然而，我都疑心他們是慣會煽惑，破壞的撒旦！並且爲這事也曾經和他們反過臉！因爲我根本不相信對於一切的事要圓滑，要奸狡，要虛僞，要欺騙，要用手段的！

我雖和姊姊祇有短短幾個月的認識，但是我愛你的誠摯，可以對得住我自己底良心！雖則我因爲拙於口才，以致滿腔狂醉的熱情，見了你的面仍舊祇有死壓在心頭的深處，一些不能表白，不過你看了我屢次給你的信，我想也約略可以了解我的真摯和誠意因爲牠——所給你的信，都是我的心音，我的全部精神的表現。整個生命的寄托！我沒有一封信是隨便寫的，我寫的時候是怎樣的鄭重和怎樣的注意啊！

昨晚正在宿舍感到苦悶和無聊的時候，××跑來向我說：蜜斯××已先願退出愛域。當我聽到了這個消息，真悲傷得來難以形容！可是過後一想，倒反覺着自己肩上減去了許多責任，精神上也覺着愉快起來。許多人因愛不成功，就轉爲仇恨而作報復的行爲。然而，我以爲愛是要顧及對方的幸福，即使遭了最殘酷的離絕，也要本最初愛她或他的心，消極的要不妨害對方的安全和快樂，積極的更要直接或間接幫助對方得到幸福的歸宿。能夠這樣，我雖千辛萬苦一無所得，但也心安意定了！惟只求你能知道我這顆誠摯的心，只求你在將來幸福的生涯裏不忘却我這個微末的不幸的名字！因爲我原來不是純粹的自私自利者！

今晨在床上讀 Heine 的詩，非常感動！真像是爲我預寫的。特抄譯二首：

A  
自從你的星眼，

不爲我散出燦爛的祥光；

我昏迷悽慘，

如沈淪在永夜裏一樣！

B

我早既愛上你，

現在還是愛着你；

縱令世界牧場，

在無邊的瓦礫裏也會升起我的愛燄萬丈！

我的週圍的一切人，一切物，都不能引起我絲毫的注意！一天到晚佔居我全部意識的，只有我愛的姊妹姊妹呀！不論怎樣，我總是愛你的，而且永遠是熱烈的！

我愛你！我愛你！此外我無他言。這是我日之所思，是我夜之所夢：

末了，再說幾句：你果真離棄了我，這雖是我極大的不幸，但我決不會怨恨你！因爲這是你——凡是一個人應有的『自由』。

在末攔筆以前，我不能不熱烈地，極熱烈地，……，從我底靈魂中，以世界一切的『至善』來祝頌你！

心悲神亂。實在不能再寫！但我哀苦的靈魂，將長繞我愛的姊妹身旁無時或已也。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情綿綿無絕期！

××，我愛底姊姊！願你永遠走着玫瑰之路！我為你祝福。

曾經被你愛過的，而現在還是在愛你底××。

二十年二月二十五深夜。

最親愛的好人兒：

昨天本不應將他人批評你的話來告訴你，但是，經不起你幾次的催促，因之就直說了。親愛的，請你千萬不要傷心！不要難過！假使你傷心，你難過，那我的心尤其痛苦了！並且，我的罪過也更加重了！親愛的，我斷不是和他們一樣的忘恩負義的，承你賜給我一番真摯、熱誠的愛，我斷不會不知道的。親愛的，請你儘可放心！他人無論怎樣的離開，總歸不能動搖我敬愛你的心於絲毫！在我的生命未滅亡以前，我的腦海裏永遠留有你的印象，我底好人兒，你可能相信我嗎？

親愛的，你是我的新上帝！我最親愛的，是我生命的主宰！是我前途的明燈！是我一切一切的最後決定者……我敬佩你，我痛愛你，我信仰你，我服從你，我願永遠受你的支配，我願永遠做你的忠僕！『言有盡而意無窮。』縱使說了千言萬語，也訴不完我內心的思想！最親愛的好人兒，再會吧！願你在今天的晚上得到一個甜蜜的夢！

永遠敬愛你底××上。

二〇三二在廠中。

## 情詩選



## 寄寒衣

葉劉氏

不隨織女渡銀河。每到秋來幾度歌。歲歲寄郎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未動心先碎。鍼線纔縫淚已多。長短幾番憑想像。不知肥瘦近如何。

## 寒夜與瑤宮花史聯句

尤西堂

樹頭落葉舞天衣。蕭瑟風窻吟露晞。青燈半銷殘月繼。黃鐘初罷曉星稀。新寒剪到羅帷急。愁淚彈來香息微。消遣夜深惟有夢。巫山攜得片雲歸。

## 妙光閣感悼

龔定庵

淚痕沾灑到花光。散遣春愁此一方。拈草偶留霞外剝。撥灰難覓定中香。人隨寒食亭亭去。日落冬青樹樹長。老眼憑欄何限事。三更杜宇五更霜。石火平催白首春。芳蘭折盡感芳辰。布金園闕忘家儉。炊玉心枯念客貧。化去魂歸無色界。悲來佛是有情人。讓他簾外雙飛燕。又見垂楊碧草新。

## 秋心院本事

眼鶴道人

無端鴻爪到花前。正是西風黯黯天。放浪形骸容我語。平章風月亦神仙。空餘紅粉稱知己。長向青娥證夙緣。早歲綺懷銷欲盡。爲君又惹恨綿綿。

黯絕并門一葉秋。桐陰小語便勾留。聘錢有恨銜牛女。藍練何人識馬周。青鳥迴翔難得路。綠珠憔悴怕登樓。昨宵珍重登車去。知汝晨妝懶上頭。

### 爲春鏡樓主寄韓幕府

眠鶴道人

長空渺渺夜漫漫。舊恨新愁感百端。巫峽斷雲難作雨。衡陽孤鴈自驚寒。徘徊紈扇悲秋早。珍重明珠歲闌。可惜今宵新月好。無人共倚繡簾看。  
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由來最易醒。豈是拈花難解脫。可憐飛絮太飄零。香巢乍結鴛鴦社。新句猶書翡翠屏。不爲別離腸已斷。淚痕也滿舊衫青。

### 可憐祠

袁聽濤

傾城花底喚秦宮。水上鴛鴦雪上鴻。楊柳偶隨燕市綠。櫻桃不數鄭家紅。嬰如越女愁俱好。曲願周郎誤亦工。濃說可憐憐未得。如卿真個可憐蟲。  
茜紗裙束沈郎腰。不是柔腸骨亦銷。弱貌漫矜張窈窕。戎裝也學霍嫖姚。歌翻楊柳聲聲慢。香印蓮花步步銷。一曲回波人似海。青燈紅獨可憐宵。  
牙根微轉幾聲鶯。低唱無聲勝有聲。一縷情隨眉語度。四條絃和指音清。香分金鈿增長恨。花墮珠襖認小名。吟遍洛神都不稱。只應化作可憐生。  
紫雲魂斷豔陽晨。解識司勳顧曲頻。似此深情真欲醉。縱非見慣也相親。二分春好花爭笑。百轉聲柔鳥共囀。忙殺旗亭眉樣柳。含烟碎效可憐顰。

## 紀夢

李定夷

三千里外熟黃梁。情到濃時夢亦香。密語甜言多宛轉。巫雲楚雨本荒唐。醒來何處尋芳影。過後依然在客鄉。抱得寒衾守夜盡。淚絲乙乙絞柔腸。

## 歲暮書感

李定夷

殘冬向盡動歸思。回首滄桑我焉之。愉快年華成幻夢。團圓月色不多時。幾番醒悟幾番醉。越是聰明越是癡。怎禁斷腸消息至。開絨讀罷更心悲。

## 寄迷卿

李定夷

春風駘蕩氣陽和。屈指離家百日多。同夢七年渾不覺。別來一刻也難過。埋愁無地憑誰訴。顧影自憐喚奈何。最是令人腸斷處。仰看雙燕築新窠。

## 偶見

莊通百

垂手低頭宛轉歌。個儂心事欲如何。還憐隱恨藏眉黛。似有微情託眼波。阿母偏從身畔立。閒人爭奈面前多。要知著意蕭郎處。只看無言暈頰渦。

## 久不得級卿書詩以詢之

莊通百

匝月未逢青鳥使。幾回倚欄碧闌干。教儂密密三緘易。得汝遲遲一報難。近覺秋風增凜冽。再修短札問平安。此中盡是思君淚。莫作尋常牋候看。

### 懷紉卿

莊通百

兩字風流號綺人。願爲侍綺見情真。縱然小別難揮手。拚著相思不惜身。燈影三更搖斷夢。心香一瓣證前因。空牀輾轉徒長歎。愁煞寒窗月似銀。

### 寄桂卿

鄭當時

尋花問柳轉西東。江上而今悟色空。蕉葉有心知捲雨。楊花無力怕迎風。鴻飛猶訂三生約。燕語依稀一夢中。人面桃花何處去。烏衣巷口夕陽紅。

### 絕命詞

侯夫人

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侵入骨。獨臥愁空房。颯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疎遠。妾意徒徬徨。家庭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方無羽翼。何計出高牆。性命誠所重。棄割良可傷。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

### 有寄

李香君

去年楊柳黃。君作洛陽商。今年楊柳碧。君作廣陵客。廣陵煙月洛陽花。夜夜春風醉欲斜。楊柳只今堪繫

馬。楊花飄蕩落誰家。妾家舊在橫塘住。紅樓一角楊花護。與君相識楊柳青。別君又折楊柳去。君如楊柳枝。輕合復輕離。妾如楊柳色。芳年易銷歇。垂楊春柳管芳年。憔悴容顏劇可憐。不如飛絮隨流水。化作浮萍個個圓。

### 妬花歌

唐伯虎

昨夜海棠初着雨。數朵輕盈嬌欲語。佳人曉起出蘭房。折來對鏡比紅妝。問郎花好奴顏好。郎道不如花窈窕。佳人見語發嬌嗔。不信死花勝活人。將花撕碎擲郎前。請郎今夜伴花眠。

### 玉英曲

吳東園

二月春香豆蔻梢。幾分嬌媚幾分嬌。娉娉媚媚誰家子。名則玉英姓則姚。坤輿靈秀自鐘毓。晴川草碧江天綠。栖鸞在閣許飛瓊。引鳳有簫秦弄玉。梨園扇影清風清。菊部衫痕明月明。年少管領衆香國。蓉城仙子周瑤英。漣蘭沉芷章臺柳。素素紅紅齊俯首。巫山無夢生有涯。小姑走前神女後。漢皋解珮花叢裏。漢陽春樹猶如此。湘靈一曲江峯青。大好詩情觸鏡起。霓裳三疊遏行雲。哀絲急管何紛紛。燈灺舞榭挾鶯侶。江畔古樓空鶴羣。信風先到羅浮梅。知向百花頭上開。五陵多少貴公子。南部教坊第一推。生小長陵香籍隸。絕代丰姿麗人麗。鼎食鐘鳴趙魏家。金迷紙醉樊王弟。臨鏡芙蓉媚初日。珠翠其飾玉其質。畫眉笑指月初三。序齒方過年十一。高適爲詩一寫真。月旦品評花榜新。消除墮溷飄茵恨。持有憐香惜玉人。

### 棄婦詞

何英蓮

明月缺時能再圓。雨落到地難上天。憶昔從君若形影。豈知今有相棄年。妾顏未及老。零落同秋草。不怨秋風寒。但怨秋風早。君不見卓氏白頭吟。相如猶轉心。糟糠之妻不下堂。微時故劍情何深。又不見宋王百尺青陵臺。龍樓鳳閣何崔嵬。韓憑婦死夫同誓。化爲連理不分開。君今雖已矣。賤妾可奈何。惟當化作江邊石。望君千載不銷磨。

### 答內

馬寒中

楊花原是路旁開。且愛柔條看一回。假使春風戀個煞。可知今夜未歸來。

### 春日

蔣紱蘭

睡起慳憊倚繡籠。聊將玉鏡照愁容。雙眉久別張京兆。自寫春山看淡濃。

### 秋曉憶外

蔣紱蘭

相思相望路漫漫。製得羅衣欲寄難。小開夢回金釧冷。應知江北不勝寒。

### 秋閨

蔣紱蘭

親檢線綾爲製衣。剪刀欲下更遲遲。夢中面目雖依舊。別後腰圍尙未知。

### 悼外

黃夫人

紅豆燈殘月色清。五更鼓角斷腸聲。藥鑪茶竈今猶在。青鳥何人可寄情。淚灑麻衣兩袖寒。玉衡乍轉覺春殘。庭前種竹君何在。天上人間共話難。

### 感事

畢希卓

丹鳳城南秋夜長。海天愁思正茫茫。十年一覺揚州夢。雲雨巫山枉斷腸。多情却是總無情。別有幽愁遠恨生。日暮東風怨啼鳥。淒淒不是向前聲。

### 寒夜不寐善持君送被口占答之

龔定庵

露落井州金剪刀。美人深夜玉纖勞。停針莫怨珠簾月。正爲羈臣照二毛。金貌深擁繡牀寒。銀剪頻催夜色殘。百和自將羅袖倚。餘香門繞玉闌干。

### 定情詩爲韋孝廉作

眠鶴道人

揚州一夢已十年。猶有新聲上管絃。最是荻花蕭瑟處。琵琶簾外雨如煙。少小飄零恨已多。隨風飛絮奈愁何。浮萍環羨沾泥好。淒絕筵前白練歌。畫屏銀燭影搖紅。一片春痕似夢中。安得護花鈴十萬。禁他枝上五更風。敢將顏色說傾城。但解憐儂便有情。夜合花開蓮子苦。殷勤還與記分明。

### 體集唐

徐吁公

背燈羞解繡裙腰。拽住仙郎盡放嬌。春色鬧人關不住。半胸酥嫩白雲饒。酒酣雙臉却微紅。一隻橫釵墜

鬢叢。四體着人嬌欲泣。青鸞飛入合歡宮。逢花逢月便相招。更卜同衾一兩宵。欹枕醉眠成蝶戲。須知秦女善吹簫。會向瑤台月下逢。鴛鴦帳裏暖芙蓉。長來枕上牽情思。半在眉間半在胸。兩朵芙蓉鏡裏開。等閒偷入又偷迴。朝雲暮雨長相接。天賜胭脂一抹腮。粉落香肌汗未乾。轉身應把淚珠彈。天明又作人間別。不敢公然仔細看。

## 凝香詞

鄭逸梅

欄杆花月影重重。寶帳香溫夢也慵。喧煞檀奴輕薄甚。紅羅偷解看酥胸。月映疏枝窗半梅。寒香細細透櫺來。燈前悄讀會真記。伴繡風鞋夫婿回。雲鬟懶整粉慵施。正是恹恹若病時。羞煞鄰姬故笑問。蠻娘底事改腰支。衫子輕羅怯晚涼。梨花新釀勸郎嘗。儂家殘飲郎偏愛。笑說口脂帶。香隔簾花影自紛披。風子輕盈過院遲。倦繡畫長無底事。教鸚細誦玉溪詩。蘭閨悄坐嬾梳頭。鏡日無言心自悠。偏要儂家去鬥艸。小姑畢竟未知愁。嫩寒閨曉護窗紗。纖手玲瓏理鬢鴉。卻喜雛鬟能解事。妝臺折得玉梅花。烏雲縮罷粉勻敷。肩比瓊窗語娛。只恐紅鸚偷聽去。聞名不許小郎呼。

## 新嘉驛題壁

佚名

杏紅衫子半蒙塵。一盞殘燈伴此身。恰似梨花經雨後。可憐零落不成春。萬斛閒愁訴與誰。對人強笑背人悲。此詩莫作尋常看。一句詩成千淚垂。

## 送耐甫歸澄江

殷沈氏



相思幾度得君來。才得君來又送歸。日暮離亭簫鼓歇。滿天黃葉向天飛。湖上秋風吹柳枝。黃花開向送君時。送君拚醉黃花酒。明日花開更對誰。

### 悼外

吳蕙仙

盟言猶在忍相忘。棄妾空閨情倍傷。腸斷腸腸更斷。欲隨泉路更茫茫。修文何地可追求。知在瓊樓與玉樓。願撫遺孤成立後。白雲深處伴君遊。

### 悼亡

汪櫨

靜對銀缸氣夜清。幃屏歷歷若平生。小聰記得肩同並。手破香柑爲解醒。七齡稚女嬌癡甚。數問窮泉可返魂。坐得夜深燈欲滅。背人私自拭啼痕。

### 相思曲

趙亭亭

秋風容易怨芳時。祇爲多情不諱癡。感謝檀郎無限意。纏頭贈得阿儂詩。掩面迎人亦自羞。一身多病復多愁。那堪歲月匆匆過。客裏光陰又感秋。舊事重重漫共論。三生密約最溫存。比來幽怨君知否。幾度臨風拭淚痕。不特憐君更自憐。華鬢小劫感前緣。茫茫苦海回頭處。已是沉淪十七年。

### 相望曲

眠鶴道人

相望隔江秋。秋水渺烟水。欲往從之遊。又恐風浪起。

相望隔層城。層城不可越。中宵兩相憶。共看半輪月。

### 答所歡

季貞一

託買紅綾束。何須問短長。妾身君抱惜。尺寸自思量。

### 古別離

丁雲巢

繫郎木蘭舟。郎跨白玉鞍。早不繫郎馬。致郎行路難。

### 寄懷耐甫

殷沈氏

不寐滿三更。風聲雜雨聲。寒從今夜甚。病是去年成。歎枕思前夢。挑鐙話別情。阿雲愁似我。却已淚盈盈。

### 贈別

郭韻樓

島島湖邊柳。春來不盈把。殷勤折贈郎。好策來時馬。

### 閨怨

吳國榛

香霧鬱蘭襟。秋風增懊惱。夢裏見郎君。翻身向空抱。

## 創作小說選

## 超人

冰心女士

何彬是一個冷心腸的青年。從來沒有人看見他和人有什麼來往。他住的那一座大樓上，同居的人很多，他却都不理人家，也不和人家在一間食堂裏吃飯，偶然出入遇見了，輕易也不招呼。郵差來的時候，許多青年歡喜跳躍著去接他們的信；何彬却永遠得不著一封信，但也從來沒有人看見他發過一封信。他除了每天上局裏辦事，和同事們說幾句公事上的話，以及房東程姥姥替他端飯的時候，也說幾句照例的應酬話，此外就不開口了。

他不但是和人沒有交際，凡帶一點生氣的東西，他都不受；屋裏連一朵花，一根草，都沒有，冷陰陰的如同山洞一般。書架上却堆滿了書，他從局裏低頭獨步的回來，關上門，摘下帽子，便坐在書桌旁邊，隨手拿起一本書來，無意識的看著，偶然覺得疲倦了，也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或是拉開簾幕望了一望，但不多一會兒，便又閉上了。

程姥姥總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個人；她端進飯去，有時便站在一邊，絮絮叨叨的和他說話，也問他爲何這樣孤另，她問上幾十句，何彬偶然答應幾句說：『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人和人，和宇宙，和萬物的聚合，都不過如同演劇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親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笑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與其互相牽連，不如互相遺棄，而且尼采說得好，愛和憐憫都是惡……』程姥姥聽着雖然不很明白，却也懂得一半，便笑道：『要這樣，活在上有什麼意思？死了，豈不更好，何必穿衣吃飯？』他微笑道：『這樣，豈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不如行雲流水似的，隨他去就完了。』程姥姥還要往下說話，看見何彬面色冷然，低着頭只管吃。

飯，也便不敢言語。

這一夜他忽然醒了。聽得對面樓下淒慘的呻吟着，這痛苦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在這沉寂的黑夜裏只管顫動。他雖然毫不動心，却也攪得他一夜睡不着。月光如水，從窗紗外瀉將進來。他想起了許多幼年的事情——慈愛的母親，天上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他的腦子累極了，竭力的想擯絕這些思想，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直到天明，纔微微的合一合眼。

他聽了三夜的呻吟，看了三夜的月，想了三夜的往事——

眼食都失了次序，眼圈兒也黑了，臉色也慘白了。偶然照了照鏡子，自己已也微微的吃了一驚，他每天還是機械似的做他的事——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腦子裏，憑空添了一個深夜的病人。

第七天早起，他忽然問程姥姥對面樓下的病人是誰？程姥姥一面驚訝着，一面說：「那是廚房裏跑街的孩子祿兒，那天上街去了，不知道爲什麼把腿摔壞了自己買塊膏藥貼上了，還是不好，每夜呻吟的就是他。這孩子真可憐，今年纔十二歲呢，素日家勤勤懇懇極疼人的……」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好像沒有聽見似的。自己走到門邊，程姥姥也住了口，端起碗來，剛要出門，何彬慢慢的從袋裏拿出一張鈔票來，遞給程姥姥說：「給那祿兒罷，叫他請大夫治一治。」說完了，頭也不回，逕自走了——程姥姥一看那鉅大的數目，不禁愕然，何先生也會動起慈悲念頭來，這是破天荒的事情呵！她端着碗站在門口，只管出神。

呻吟的聲音漸漸的輕了，月兒也漸漸的來了。何彬還是朦朦朧朧的——慈愛的母親，天上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他的腦子累極了，竭力的想擯絕這些思想，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

過了幾天，呻吟的聲音住了，夜色依舊沉寂着，何彬依舊「至人無夢」的睡着。前幾夜的思想，不過如同曉月的微光，照在冰山的峯尖上，一會兒就過去了。

程姥姥帶着祿兒幾次來叩他的門，要跟他道謝，他好像忘記了似的，冷冷的抬起頭來看了一看，又搖了搖頭，仍去看他的書。綠兒仰着黑胖的臉，在門外張着，幾次要哭了出來。

這一天晚飯的時候，何彬告訴程姥姥說他要調到別的局裏去了，第二天早晨便要起身，請她將房租飯錢都清算一下。程姥姥覺得很失意，這樣清靜的住客，是少有的，然而究竟留他不得，便連忙和他道喜，他略略的點一點頭，便回身去收拾他的書箱。

他覺得很疲倦，一會兒便睡下了。——忽然聽得自己的門鈕動了幾下，接着又聽見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樣子。他不言不動，只靜靜的臥着。一會兒也便渺無聲息。

第二天他自己又關着門忙了一天。程姥姥要幫助他，他也不肯，只說有事的時候再煩你。程姥姥下樓之下，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繩子忘了買了。慢慢的開了門，只見人影兒一閃，再看時，祿兒在對面門後藏着呢。他躊躇着四圍看了一看，一個僕人都沒有，便喚道：「祿兒，你替我買幾根繩子來。」祿兒踏起的走過來，歡天喜地的接了錢，如飛走下樓去。

不一會兒，祿兒跑的通紅的臉，喘息着走上來，一隻手拿繩子，一隻手背在身後微微的露着一兩點金黃色的星兒。他遞過了繩子，仰着頭似乎要說話，那隻手也漸漸的回過來，何彬却不理會，拿着繩子自己便進去了。

他忙着都收拾好了，握着手周圍看了看，屋子空洞洞的——睡下的時候，他覺得熱極了，便又起

來，將窗戶和門，都開了一縫，涼風來回的吹着。

「依舊熱得很。腦筋似乎很雜亂，屋子似乎太空沉——累了兩天了，起居上自然有些反常。但是爲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慈愛的……不想了，煩悶的很！」  
微微的風，吹揚着他額前的短髮，吹乾了他頭上的汗珠，也漸漸的將他煽進夢裏去。

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幾堆的黑影。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

慈愛的母親，滿天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不想了，煩悶……悶……

黑影漫上屋頂去什麼都看不見了，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

風大了。那壁廂放起光明，繁星歷亂的飛舞進來，星光中間緩緩地走進一個白衣的婦人，右手撩着裙子，左手按着額前。走近了，清香隨將過來。漸漸的俯下身來看着，靜穆不動的看着——目光裏充滿了愛。

神經一時都麻木了，起來罷，不能，這是搖籃裏，呀！母親——慈愛的母親。

母親呵！我要起來坐在你的懷裏，你抱我起來坐在你的懷裏。

母親呵！我們只是互相牽連，永遠不互相遺棄。

漸漸的向後退了，目光仍舊充滿了愛。模糊了，星落如雨，橫飛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

「母親呵，別走，別走……」

十幾年來隱藏起來的愛的神情，又呈露在何彬的臉上；十幾年來不見點滴的淚兒，也珍珠般散

落了下來。

清香還在，白衣的人兒還在。微微的睜開眼，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的幾堆黑影上，送過清香來。——剛動了一動，忽然覺得有一個小人兒，蹣手蹣腳的走了出去，臨到門口，還回過小臉兒來，望了一望。他是深夜的病人——是祿兒。

何彬竭力的坐起來，那邊網好了的書箱上面，放着一籃金黃色的花兒，他穿着單衣走了過去。花籃底下還壓着一張紙，上面大字縱橫，籍着微光看去，上面是：

『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報先生的恩德。我在先生門口看了幾次，桌子上都沒有擺着花兒。——這裏有的是賣花的，不知道先生看見過沒有？——這籃子裏的花，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名字，是我自己種的，倒是香得很，我最愛他。我想先生也必是愛他。我早就要送給先生了，但是總沒有機會。昨天聽說先生要走了，所以趕緊送來。』

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然而我有一個母親，牠因為愛我的緣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親麼？也一定是愛先生的。這樣，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親的朋友的兒子的東西。

何彬看完了，捧着花兒，回到床前，什麼定力都盡了，不禁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

清香還在，母親走了！——窗內窗外，互相輝映的，只有月光，星光，淚光。

祿兒叩上。

早晨程姥姥進來的時候，只見何彬都穿着好了，帽兒戴得很低，背着臉站在窗前。程姥姥陪笑着問他不用點心，他搖了搖頭。——車也來了，箱子也都搬下去了。何彬淚痕滿面，靜默無聲的謝了謝。

程姥姥，提着一籃的花兒，遂從此上車走了。

祿兒站在程姥姥的旁邊，兩個人的臉上都堆着驚訝的顏色。看着車塵遠了。程姥姥纔回頭對祿兒說：『你去把那間空屋子收拾收拾，再鎖上門罷，鑰匙在門上呢。』

屋裏空洞洞的，牀上却放着一張紙，寫着：

『小朋友祿兒：

我首先要深深的向你謝罪，我的恩德，就是我的罪惡。你說你要報答我，我還不知道我應當怎樣的報答你呢！

你深夜的呻吟，使我想起了許多的往事。頭一件就是我的母親，她的愛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情感，重重要蕩漾起來。我這十幾年來，錯認了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愛和憐憫都是惡德。我給你那送藥費，裏面不含着絲毫的愛和憐憫，不過是拒絕你的呻吟，拒絕我的母親，拒絕了宇宙和人生，拒絕了愛和憐憫。上帝呵！這是什麼念頭呵！

我再深深的感謝你從天真裏指示我的那幾句話。小朋友呵！不錯的，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

你送給我那一籃花之先，我母親已經先來了。她帶了你的愛來感動我。我必不忘記你的花和你的愛也！請你不要忘了，你的花和你的愛，是借着你朋友的母親帶了來的！

我是冒罪叢過的，我是空無所有的，更沒有東西配送給你——然而這時伴着我的，却有悔罪的淚光半弦的月光，燦爛的星光。宇宙間只有他們是純潔無疵的。我要用一縷柔絲，將淚珠兒穿起，繫在



弦月的兩端，摘下滿天的星兒來，或在弦月的圓凹裏，不也是一籃金黃色的花兒麼！他的香氣，就是悔罪的人呼籲的言詞。請你收了罷。只有這一籃花兒配送給你！

天已明了，我要走了。沒有別的話說了，我只感謝你，小朋友！再見，再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都是好朋友，我們永遠是牽連着呵！

何彬草

又及』我寫了這一大篇，你未必都認得都懂得；然而你也用不着都懂得，因為你懂得的，比我多得多了！

『他送給我的那一籃花兒呢？』襪兒仰着黑胖的臉兒，呆呆的望着天上。（小說月報）

## 雪夜

霍毅夫

林光炯匆匆地從賭博場上跑回家來。往日他輸了錢回家，心裏纔有點作慌，充滿了慚愧與懊惱。他每天總要到三更以後才回家——有時也許到天亮——他的妻子一個人坐在椅子上打盹，等他回來。他那時真好像定了罪的囚犯似的，輕輕地走進房來的時候，顛巍巍地問道：『爸爸睡着了麼？』她點點頭，將預備好了的點心給他吃。她含着眼淚坐在旁邊看他吃點心，他總是說這句說：『明天我回來早一點就是了。』她似乎安慰些，不再哭了。他們睡覺的時候，她仍是默默地流淚，他更覺得對不住他，但他却能領略她對於他的深摯的愛。

這一夜正下大雪，街上死寂無聲，連狗兒也躲起來了。他在賭博上拒絕了許多朋友的慰留，非即刻回家不可。他很懊悔不應該天天夜裏在外面，以至家裏鬧出這種笑話來。現在朋友們都已曉得互

相傳爲笑談了，好無恥的浪婦幹出這樣的事來，他自問待她不能算薄——給她吃，給她穿，還不設麼這件事情的可能性很大，因爲一個青年的婦女和一個乏伴的老翁住在一起當然容易發生問題。這件事情發生一定早了。張子欣明明向他說：『你天天晚上不回去，尊大人和嫂夫人在家你放心麼？』在座的人闕然大笑。這句話的裏面不知道暗射了多少弦外之音，他心上真如刀刺一般地難受。他趕回家一刀刺死這個淫婦，父親太對不起他，他從此也不認他爲父親了。

他一壁走着，一壁幻想，拳頭握得緊緊地，一步不等一步地向前走。街上的污穢全被白雪蓋得密密的，向前望去，瞧不出一個脚印。他覺得世界上的人們除了他自己以外全被雪花埋起來了。他咒咀人們——殘酷的人們，他希望他們永遠埋在雪裏——越埋越深——再也爬不起來。他的心上似乎稍爲覺得出一點安慰。大雪一片一片地落在他的身上，他又恐怕自己快埋在雪裏了。他越走越快，雪花似乎飛舞得格外起勁，前面白茫茫的一片幾乎遮斷了去路，不由得心上更驚懼起來了。他咬着牙齒，低着头，衝破了厚密的雪花，很快地向前走去，心上却不敢再幻想了。

好了，走到家了，人也十分疲倦了，忌妬憤怒，羞愧又一齊在心上燃着了。他惡狠狠地敲了兩下門，耳朵貼在門縫上。『來了！來了！』仍與從前一樣，慌張的言語和動作完全失望了。他凶凶地向他臉上望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她顫巍巍地關上大門，低了頭隨着，她的丈夫走進房來。他進了房門，東張西望，腳步的聲音非常沉重。她很驚訝地說：

『找什麼東西？爸爸今天腿痛剛好一點，現在正睡着了呢！』

他即刻回轉身來，一掌打在她的面上，將她推倒在地，扭住她之頭髮，拳頭雨點般落在她的背上，

腰上，腦袋上。她却不敢哭出聲來。她臥在地上，頭朝着天，胸口一上一下地動得很快。他還拍着桌子說：「好不要臉的東西！你替我滾！替我滾！即刻滾！幹的好事……不要裝死，快滾！」

原來人們便是這樣殘酷的動物！她終身所倚靠的人現在也不把她當人一樣着待了！便是一隻看家的狗兒也不能無緣無故地這般毒打她！吓！要是狗兒受這樣的虐待，早回頭咬他一口了！她十七歲來到他家，沒有一天不小心心地服侍他。隔壁王嫂子張嫂子天天被她們的丈夫打罵，她的丈夫還不會時常打她罵她，所以隣居都說她的福氣好，修到這樣一個好丈夫。家裏還有一個老頭子——林光燭的父親——有腿痛的毛病，常常臥在牀上的，因為人口少家裏的事情全是她一人包辦。老頭兒的幾畝田契也交給她收藏。她的丈夫好幾次賭博輸橫了，硬要向他爸爸的田契，她總是含淚說：「爸爸也上了年紀，他這幾畝水田真不能再抵押了萬一——」他反咬她一口說：「好你咒我爸爸死……」

她以為她的丈夫又喝酒回來了！但是他的酒早戒掉了，他怎樣又去喝酒呢？呵，天氣這般冷，喝幾杯酒以禦點寒。他既然喝醉了酒，她不應該同他計較。她伏在地上等他酒醒了再起來吧。等了一會他又說了：「滾，快滾！我不要你在我的房裏，快滾！你不滾我又要動手了——」

她不能再不作聲了。她哀求說：「你上牀去睡吧，爲什麼又喝許多酒？」他冷笑一聲說：「喝！喝！酒！你以為我喝醉了酒同你開玩笑好聽敏的妖精！你同爸爸幹的好事！」她也不怕了，趕緊說：「幹的什麼事？」她從地上坐起來了。

牀上還有一個小孩子「嗎吓嗎吓」哭出聲來，對面的小房裏一個含了滿喉嚨的濃痰的聲音說：「小明又醒了，你們怎樣不拍他睡覺呢？」她的眼淚真如萬馬奔騰一般在臉上，疾馳而下，她慢慢

地從地上爬起來走到牀沿，伏在小孩兒的身上，臉兒貼在孩兒的臉上，輕輕地說：「我的心肝，吓！好好地睡覺，媽媽在這兒，不要怕，兒吓！」她的淚珠兒卻一粒一粒地從她的面上滾到孩子的嘴裏，小孩兒的眼淚也如雨般流下來了！她用手指替孩兒揩拭眼淚，一壁揩着，她的淚兒仍是不住地落在孩子面上。她的手指濕透了她的抑鬱和悲苦，卻隨着無數滴的眼淚裏發洩出來了！

他忽然又大聲叫起來了：「滾！快滾！不要裝腔作勢！我從此也沒有顏面活在世上了！快滾！聽見了麼？」

她慢慢地從牀上坐起來，漲了一包鼓鼓的熱淚說：「半夜三更，叫我滾到那裏去？爸爸剛好一點，你一定要吵得我不能睡覺！我到底犯了什麼過錯？你要……我……滾……」嗚咽不能成聲，眼水洗滿了一臉！

「滾……滾到爸爸房裏去，我不要你在我的房裏！簡直是個畜生呵！」他的臉上漲得緋紅說。她的身子忽然顫個不住，面上一會兒兒紅的像搽了胭脂似的，這會兒自得像死尸一般，眯着紅腫的眼皮說：「你說的什麼？你也不怕雷打麼？這種話也是可以隨便說的嗎？我娘家也是清白之家，你爲什麼這樣糟蹋我？我到你家來，高話都沒講過一句。可憐便是一隻狗兒，養了五六年，你也不應該這樣虐待他呀！糟蹋我，還不要緊，連你的親生的爸爸，你也瞎說起來了！要我死也容易得很，何必——」

他似乎更氣了說：「沒多話說滾！我不要你在我房裏！」

她站起來的時候，小孩子也哭起來了。她拍着小孩子的身上，很熱烈地吻在小孩子的嘴上。她慢慢地將小孩子拍得睡着了。她輕輕地離開牀邊，散亂的頭髮鬆鬆地蓋在右頰上面，走到房門口的時候，用極細微的聲音說，用手指着牀上：「他是你的兒子！」她又用手指着對面的房間說：「他是你的爸

爸：她頭都沒有回過出門去了。開大門的時候，對門房裏的老人又說話了：

（誰呀？珍姑（她的小名），誰呀？）

她是走了，他的氣也出盡了！人究竟是情感的動物呵！他雖然這樣堅決地說，沒想到他真這樣堅決地走了！張子欣的話仍在耳朵裏，聲音微細得多了。他們朋友們常時在賭博場上開玩笑，他爲什麼獨拿這句話認真起來？他亦常拿旁人的妻子開過玩笑，吓爸爸快六十歲了，眼也瞎了，腿也跛了，怎麼會……孩子又在牀上哭起來了！孩子出世，已經兩年，他沒有伸手抱過一次，孩子的哭聲是他向來最討厭的。現在的哭聲却一下一下地打在他的心上，他不敢再討厭了他把孩子的看護者趕跑了，他應當去照侍孩子的。她臨走的時候指着牀上說：（這是你的兒子）！不錯，這是他的兒子——最親愛的兒子！他未免覺得有點慚愧，也沒有盡父親絲毫的責任！一種愛子的衝動趨使他走到牀沿，伏在孩子的背上，很濃厚的鬍鬚刺在孩子嫩弱的臉皮上，哭聲更大起來了。他看着孩子掀起的鼻頭和傾斜的右眼簡直是他自身的縮形。她有一次向他說過：（你看小明的臉兒又完全和你一樣，真是一個模型脫下來的。）

孩子大概哭得疲倦了，兩片小嘴唇兒不自然地顫動，閉着眼睛上呼呼地睡去。對門房裏的老頭兒似乎很吃力地在那兒說話——話聲被哭聲打斷了——不過一個字也聽不清楚。

他傻傻地向小孩子面上望着，越望越覺得孩子的面皮嫩得可愛，漸漸地聯想到與孩子關係最密切者的可愛了！小孩子又醒了，他正想拍他睡覺，已經哇哇地哭出聲來了。小孩子喊媽媽的聲等於宣讀他的罪狀，他恨不得小孩子一拳頭打死了他。小孩子此番哭得不肯停止，越哭越起勁，他從那顫

巍巍的（媽媽）聲音當中感覺着一種失母的悲哀！他的頭也昏了，趕快拍着孩子說：（兒吓！我替你喊媽去！）對門的老頭子又喊着說：（珍珠，爲什麼小明老哭個不休唉，）他不敢回答爸爸的話了，他趕跑了珍珠——小明的愛母，爸爸的愛媳，他的最可憐的愛妻！爸爸喊着，小明哭着，他也擠出十幾年沒流過的眼淚來了！他這才知道什麼是悲哀——人世間的哀悲！他趁他們遙遙相對的哭聲喊聲之中，步伐不齊地跑到門口，大門仍是半開的，門外的雪片飛舞得更意氣揚揚了！雪花迷漫中他要去找小明的母親——他的兒子的唯一安慰者。遠遠地似乎有一條黑影，在雪花中跳得很快。這不像珍珠，她的步履沒有那樣快。不到一會兒影兒已經來到面前。原來是更夫王二，手上還拿了一面破鑼。他趕快一把拖住更夫的手臂說：

「你看見我的妻子麼？」

更夫向他的臉上很注意地望着，氣喘喘地說：「沒有！沒有！現在有要緊的事去報告地保。城隍廟的井裏跑下去一個人！」

他一鬆手，王二便如飛地跑走了！他向着更夫的去路呆呆地望着，雪花仍是起勁地飛舞着。他站在雪花中間又覺得世界上的人們自己也在內，全被雪花埋起來了！

（文藝彙刊）

十二年四月十八日晚

## 殘春

（一）

壁上的時鐘敲打着四下了。

郭沫若

博多灣水映在太陽光下，就好像一面極大的分光圖畫分出無限層彩色。幾隻雪白的帆船徐徐地在水上移徙。我對着這種風光，每每想到古人扁舟載酒的遺事，恨不得攜酒兩瓶，坐在那明帆之下，盡量傾飲了。

正在我凝視海景的時候，樓下有人扣門，不多一刻，曉芙走上樓來，說是有位從大阪來的朋友要面會我，我想我倒有兩位同學在那兒的高等工業學校肄業。一位姓黎的已經回了國，還有一位姓賀的我們素常沒通過往來，怕是他來訪我來了，不然便會是日本人。

我隨同曉芙下樓，遠遠瞥見來人的面孔，他纔不是賀君。但是他那粉白色的皮膚，平滑無表情的相貌，好像是我們祖先傳來的一種烙印一樣，早使我知道他是我們黃帝子孫了。並且他顏面細長，他的隆準占據中央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疆域，他洋服的高領上，又還露出另一半自由無領的蠟鬚，所以他給我的第一印像，就好像一隻白色的山羊，待我走到門前，他遞一張名片給我，我拿到手裏一看，恰巧纔是「白羊」兩字，到使我幾乎失聲而笑了。

白羊君和我相見後，他立在門次使向我說道：

「你我雖是不曾見過面，但是我是久已認得你的人。我的同學黎君，是你從前在國內的同學，他常常談及你。」

幾年來不曾聽見過四川人談話了，聽着白羊君的聲音，不免隱隱起了一種戀鄉的情趣。他又接着說道：

「我是今年纔畢業的，我和一位同學賀君，他也是你從前在國內的同學，同路歸國。」

「賀君也畢了業嗎？」

「他還沒有畢業。他因為死了父親，要回去奔喪，他素來就有些神經病，最近聽得他父親死耗，他更好像瘋狂了的一般。見到人就磕頭，就痛哭流涕，我們真是把他沒法。此次我和他同路回國，他坐三等，我坐二等，我時常走去看顧他。我們到了門司，我因為要賣些東西，我便一個人上岸去了。留他一人，在船上等我回船的時候，我纔曉得他跳了水。」

「哦！跳了水！我吃驚地反問了一聲。」

白羊君接着說道：「倒幸好有幾位水手救起了他，用撈鉤把鉤他出了水來。我回船的時候，正看見他們在岸上行人工呼吸，使他吐水，他漸漸地甦醒轉來了。水手們向我說，說他跳水的時候，脫了頭上的帽子，高舉在空中畫圓，口中叫了三聲萬歲，便撲通一聲跳下海裏去。」白羊君說到他跳水的光景，還用同樣的手法身勢來形容，就好像逼真地親眼見過的一樣。

「但是船醫來檢驗時，說是他熱度甚高，神經非常興奮，不能再遠洋航海，在路上恐不免更有意外之虞。因此我纔決計把他抬進就近的一家小醫院裏去，我的行李通通放在船上，我也沒有工夫去取，便同他一齊進了病院了。入院已經三天，他總是高熱不退，每天總在攝氏四十度上下，說是尿裏又有蛋白質，怕是肺炎，腎臟炎，肺炎併發了，所以他是命在垂危。我在門司又不熟，很想找幾位朋友來幫忙。明治專門學校的季君我認得他，我不久要寫信去。他昨天晚上又說起你來，說是一能得見你一面，便死也甘心。」所以我今天纔特地跑來找你。」

白羊君好容易把來意說明了，我纔請他同我上樓去坐，因為往門司的火車要六點多鐘纔有，我們便留着白羊君吃了晚飯再同去，曉美便往灶下去弄飯去了。

好像下了一陣驟雨，突然晴明了的夏空一樣。白羊君一上樓把他剛纔的焦灼，好像忘在腦後去



了。他走到窗邊去看望海景，極口讚美我的樓房。他又踱去踱來，看我房中的壁畫，看我壁次的圖書。

他問我一聽說你還有兩位兒子，怎麼不見呢？」

我答道：「鄰家的媽媽把他們引到海上玩耍去了。」

我問他：「何以竟能找得我的住所？」

他答道：「是你一位同學告訴我的。我從博多驛下車的時候，聽說這兒在開工業博覽會，我是學工的人，我便先去博覽會來，在第二會場門首無意之間纔遇着你一位同學，我和他同過船，所以認得是他告訴了我，我照着他畫的略圖找了來。你這房子不是南北向嗎？你那門前正有一眼水井，一坐社神，並且我看見你樓上的桌椅，我就知道是我們中國人的住所了。（日本人一般不用桌椅）不是你同學告訴我的時候，我還會到你學校去問呢。」

我同他打了一陣閒話，我告了失陪，往樓下去幫曉芙弄飯去了。

（二）

六點半鐘的火車已到，曉芙攜着一個兒子，抱着一個兒子，在車站上送行。車開時大的一個兒子，要想跟我同去，便號哭起來，兩隻腳兒在月台上蹣跚着如像踏水車一般。我便跳下車去，抱着他接吻了一回，又跳上車去，車已經開遠了，母子三人的身影還佇立在月台上，不動我向着他們不知道揮了多久，少數的手，等到火車轉了一個大灣，他們的影子纔看不見了。火車已飛到海岸上來，太陽已西下，一天都是鮮紅的霞血，一海都是赤色的葡萄之淚。我回過頭來，看見白羊君脫帽在手，還在向車站方面揮舉，我禁不着想起賀君跳海的光景來。

——可憐的是賀君了！我不知道他爲甚麼要跳海，跳海的時候，爲甚麼又要脫帽三呼萬歲那好

像在這現實之外有甚麼眼不能見的「存在」在誘引他，他好像 *Odysseus* 聽着 *Sirens* 的歌聲一樣。

——我和我的女人，今宵的分離，要算是破題兒第一夜了。我的兒子們今晚睡的時候，看見我沒有回家，明朝醒來的時候，又看見我不在屋裏，怕會疑我是被甚麼怪物捉了去呢。

——萬一他是死了的時候，那他真是可憐，遠遠到得海外來，最終只是求得一死……

——但是，死又有甚麼要緊呢？死在國內，死在國外，死在愛人的懷中，死在荒天曠野裏，同是閉着眼睛，走到一個未知的世界裏去，那又有甚麼可憐不可憐呢？我將來是想死的時候，我想跳進火山口裏去，怕是最痛快的一個死法。

——他那悲壯的態度，他那凱旋將軍的態度，不知道他願不願意火葬？我覺得火葬法是最單純，最簡便，最乾淨的了。

——兒子們怕已經回家去了，他們回去，看見一樓空洞，他們會是何等地寂寞呢……

默默地坐在火車中，種種想念雜然而來。白羊君坐在我面前，癡癡着嘴唇微笑，他看見我在看他，便向我打起話來。

他說：「賀君真是有趣的人，他說過他自己是一「龍王」呢。」

「是怎麼一回事？」

「那是去年暑假的時候了，我們都是住在海岸上的，賀君有一天早晨在海邊上捉了一個小魚回來，養在壹個大碗裏面。他養了不多一刻，又拿到海裏去放了，他跑來向我們指天畫地的說，說他自己已是龍王，他放了的那匹小魚，原來是條龍子。他一放了下去，他一放了下海去，四海的魚鱗都來朝賀。」

來了，我們聽了好笑。」

「恐怕他在說笑話罷？」

「不然，他諸如此類瘋癲識倒的事情很多。他是有名的吝嗇家但是他却肯出多少子錢去買許多畫幅。裝飾得一房間都是他又每每任意停一兩禮拜的課，我們以為他病了，走去看他時，他纔在關着門畫畫。」

「他這很像是位天才的行逕呢！我驚異地說了，又問道：「他畫的畫究竟怎麼樣？」

白羊君說道：「我也不曉得他的好否，不過他總也有些特長，他無論走到甚麼地方去，他便要檢些石子和蚌壳回來，在書案上擺出那地方的形勢來做裝飾。」

白羊君愈見談出賀君的逸事來，我愈覺得他好像是位可以驚異的人格。我們從前在中學同學的時候，他在下面的幾班，我們不幸也把他當作弱小的低能兒視了。我們這些只曉得穿衣吃飯的自動木偶爲甚麼偏會把異於常人的天才，當成狂人，低能兒，怪物呢？世間上爲甚麼不產出一些狂人怪物來呢？

火車已經停止過好幾站了。電燈已經發了，車中人不甚多，上下車的人也很少，但是紙烟的烟霧，却是充滿了四隅。乘車的人都好像蒙了一層油糊，有的一人占着兩人的座位，翻身一倒，便捲臥起來，有一點着頭兒如像在滾南瓜一樣，車外的赤色的世界已漸漸轉入虛無裏去了。

(三)

Moji Moji

門到了，月台上叫站的聲音分外雄勢。

門司在九州北端，是九州諸鐵道的終點。我們若把九州比成一片網脈，南北縱走諸鐵道就譬如比是華脈，門司便是葉柄的結扎處，便是諸葉脈的總匯處。坐車北上的入到此處都要下車，要往日本島的，或往朝鮮的，都要再由海路向下關或釜山出發。

木履的交響曲這要算是日本停車場上下車時特有的現象了。堅硬的木履踏在水門汀的月台上，匯成一片雜亂的燥音，就好像有許多馬蹄的聲音，我當時以為日本帝國真不愧是軍國主義的楷模，各地停車場竟都有若干馬隊駐劄。

我同白羊君下了車，被這一片音樂，把我們冲到改扎口去。驛壁上的掛鐘長短兩針恰好在第四象限上成一個正九十度的直角了。

出了驛站，白羊君引我走了許多街道和側巷，彼此都沒有話說。最後走到一處人家門首，白羊君停了步，說是到了，我注意一看，是家上下兩層の木造街房，與其說是病院，甯肯說是下宿，只有門外掛着一道輝煌的長銅牌，上面有黑漆的一養生醫院一四字。

賀君的病室，就在靠街的樓下，是間六鋪蓆子的房間。正中掛着一盞電燈，燈上罩着一張紫色包單，映射得室中光景異常慘淡。一種病室特有的奇臭，熱氣，石炭酸氣，酒精氣，汗氣，油紙氣……種種奇氣的混淆病人睡在靠街的窗下。看護婦一人跪在枕畔，好像在替他省脈。我們進去時，她點頭行了一禮，請我們往鄰接的側室裏去。

側室是三鋪蓆子的長條房間，正中也有一盞電燈，靠街窗下有座小小的矮桌，上面陳設有鏡匣和其他杯瓶之類，房中有脂粉的濃香。我們屏息一會，看護婦走過來了。她是中等身材，細巧的面龐。

——這是S姑娘。

——這是我的朋友愛牟君。

白羊君替我們介紹了，隨着便問賀君的病狀。她跪在蓆上把兩手疊在膝頭低聲地說：

「今天好得多了。體溫完全平復了。剛纔檢查過一次，只不過七度二分。（攝氏三十七度二分之略語）今早是三十八度，以後怕只有一天好似一天的了。只是精神還有些興奮，剛纔纔用了催眠藥，睡下去了。」

她說話的時候，愛把她的頭兒偏在一邊，又時時愛把她的眉頭繃成一「八」字，她的眼睛很靈活，量着粉紅的兩頰表示出一段處子的誇耀。

我說道：「那真託福極了！我深怕他是肺炎，或者是其他的急性傳染病，那就不容易望好呢。」

「真的呢——倒是對不着你先生，你先生特地遠來，他纔服了睡藥。」

「病人總得要保持安靜纔好……」

白羊君插口說道：「S姑娘你不曉得，我這位朋友，他是未來的 Doctor，他是醫科大學生呢！」

「哦！愛牟先生！她那黑耀石般的眼仁，好像分外放出了一段光彩，我真喜歡學醫的人。你們學醫的人真好！」

我說：「沒有甚麼好處，只是殺人不償命罷了。」

「啊啦！她好像注意到她的聲音高了一些，急忙用右手把口掩了一下。」那有……那有那樣的事情呢！」

（四）

解出醫院，走到白羊君寓所的時候，已經是十一點過了。上樓，通過一條長長的暗道，纔走進了白羊的寢室；扭開電燈時，一間四鋪半的小房，出現兩人都有些倦意，白羊君便命旅館的女僕開了兩牀鋪陳，房間太窄，幾乎不能容下。

我們睡下了。白羊君更和我談了些賀君的往事，隨後他的話柄漸漸轉上S姑娘身上去了。他說他喜歡S姑娘，說她本色，說她是沒有父母兄弟的孤人，說她是生在美國，她的父母都是死在美國的。說她是由日本領事館派人送回國的，回日本時纔三歲，由她叔母養大，從十五歲起便學做看護婦。已經做了三年了，說她常常說是肺病不好，怕會得瘵症而死……他還說許多話，聽到後來我漸漸模糊，漸漸不能辨別了。

門司市北有座尖銳的高峯，名叫筆立山，一輪明月，正高高現出在山頭，如像倒打一個驚嘆的符號（！）一樣。我和S姑娘徐徐步上山去。俯瞰門司全市，魚鱗般的屋瓦，反射着銀灰色的光輝，赤間關海峽與畫間繁湊的，景像豁然改觀，幾隻無柁的船舶，如像夢中的鷗鷺一般，浮在水上。燈火明迷的彥島與下關海市也隱隱可見。山東北巔出一片明鏡般的海面來，那便是瀨戶內海的西端了。山頭有森森的古木，有好事者樹立的一道木牌，橫寫着一天下奇觀在此一數字，有茶亭酒店供遊人休息之所。

我和S姑娘登上山頂，在山後面着瀨戶內海的一座茶亭內坐下，對面坐下。賣茶的媽媽已經就了寢，山上一人也沒有，除去四山林木蕭蕭之聲，甚麼聲息也沒有。S姑娘的面龐，不知道是甚麼緣故，分外現出一種蒼白的顏色，從山下登上山頂時彼此始終無言，便是對坐在茶亭之中，也是互相默然。最後她終耐不過岑寂，把她花蕊般的嘴唇破了一愛牟先生你是學醫的人，醫治肺結核病，倒

底有甚麼好的方法沒有？一說時聲音微微有些震顫。

「你未必便有那種病症，你還要寬心些的好。」

「我一定是有的，我夜來每肯出盜汗，我身體漸漸消瘦，我時常無端地感覺倦怠，食慾又不進，並且每月的……」說到此處她忍着不說了，我揣想她必定是想說月經不調，但是我也不便追問。我聽了她說的這些症候，都是肺結核初期所必有的，更加以她那腺病質的體格，她是得了這種難治的病症，斷然無疑，但是我也不忍斷言，使她失望。只得說道：

「怕是神經衰弱罷，你還該求個高明的醫生，替你診察。」

「我的父母聽說都是得的這種病症死的，是死在桑佛朗西司戈。我的父母死時，我纔滿三歲，父母的樣子我不記得了，我只記得一些影子，記得我那時候住過的房屋，比日本的要宏壯得許多。這種病症的體質，聽說是有遺傳性的。我自然是不埋怨我的父母，我就得……早死，我也好……好少受些這人世的風波。」她說着說着，便掩泣起來，我也暗暗哀心，無法可以安慰她的哀切，沈默了半晌，她又說道：

「我們這人真是有些難解。譬如佛家說：『三界無安，猶如火宅。』這個我們明明知道，但是我們對於生的執念，却是日深一日。就譬如我們嗑葡萄酒一樣，明明知道醉後的苦楚，但是總不想停杯；愛牟先生，你直說罷！你說像我這樣的廢人到底還有生存的價值沒有呢……？」

「好姑娘，你不要過於感傷了。我不是對着你奉承，像你這樣從小而來，便能自食其力的，我們對於你，倒是慚愧無地呢！你就使有甚麼病症，總該請位高明的醫生診察的好，不要空自担憂，頗轉有害身體呢！」

「那麼，愛牟先生你就替我診察一下怎麼樣？」

「我還是未成林的筍子呢！（日本稱庸醫為竹筍）」

「啊啦，你不要客氣了！」說着便緩緩地袒出她的上半身來，走到我的身畔，她的肉體就好像大理石的影像，擲着的兩肩，就好像一顆剝了壳的荔枝，胸上的兩個乳房微微向上，就好像兩朵未開苞的薔薇花蕊。我忙立起身來讓她坐，她坐下，把她一對雙子星，圓睜眼望着我。我擦暖我的兩手，正要去打診她的肺尖，白羊君氣喘吁吁地跑來，向我叫道：

「不好了！不好了！愛牟！愛牟！你還在這兒逗留！你的夫人把你兩個孩兒殺了！」

我聽了，魂不附體地一溜烟便跑回我博多灣上的住家。我纔跑到門首，一地都是幽靜的月光，我看見門下倒睡着我的大兒，身上沒有衣裳，全胸部都是鮮血。我渾身戰慄着把他抱了起來。我又回頭看見門前井邊倒睡着第二的一個小兒，身上也是沒有衣裳，全胸部也都是血液，只是四肢還微微有些蠕動。我又戰慄着把他抱了起來。我抱着兩個死兒，在月光之下，四處竄走。

「啊！啊！我縱使有罪，你殺我就是了，為甚麼要殺我這兩個兒子？啊！啊！這種慘劇是人所能經受的嗎？我為甚麼不瘋了去死了去喲！」

我一面跑，一面亂叫，最後我看見我的女人散着頭髮，披着白色寢衣跨在，頭樓的扶欄上向我罵道：

「你這等於零的人！你這零小數點以下的人！你把我們母子丟了，你把我們的兩個兒子殺了，你還在假惺惺地作出慈悲的樣子嗎？你想死你就死罷上天叫我來誅除你，這無賴之徒！」

說着，他便把手中血淋淋的短刀向我投來，我把着我的兩個兒子一齊倒在地上——



驚醒轉來，我依然還在抽氣，我渾身都是汗水，白羊君的鼾聲，隣室人的鼾聲，遠遠有汽笛和車輪的聲響。我把白羊君枕畔的表來看時，已經四點三十分鐘了，我睡着清理我的夢境，依然是明明顯顯地沒有些兒模糊啊！這簡直是 *Meatha* 的悲劇了，我再也不能久留，我明朝定要回去，定要回去！

(五)

旅舍門前橫着一道與海相通的深廣的石濠，濠水作深青色，幾乎要與兩岸齊平了。濠中有木船數艘，滿載石炭，徐徐在水上來往。清冷的朝氣還在市中蕩漾，我和白羊用了早饌之後，要往病院裏去。病院在濠之彼岸，我們沿着石濠走去，渡過濠上石橋時，遇着幾位賣花的媽媽，我便買了幾枝白色的花，蒲和紅薔薇，白羊君買了一束春羅。

走進病室的時候，賀君便向我致謝，從被中伸出一隻手來，求我握手，他說早聽見S君在講，知道我昨晚來了，很說了些對不起的話，我把白薔薇交給他，他接着把玩了一陣，叫我把來插在一個玻璃藥瓶內，白羊君把薔薇和春羅拿到鄰室去了。

我問賀君的病狀，他說已經完全脫體，只是四肢無力，再也不能起床。我看他的神氣也很安閑，再不像有甚麼危險的症狀了。

白羊君走過側室去的時候，只聽得S姑娘的聲音，說道：

「哦送來那麼多的好花！等我摘朵薔薇來簪在髻上罷！」

她不摘春羅，偏要摘取薔薇，我心中隱隱受着一種勝利的愉快。

他們都走過來了，S好像纔梳好了頭，她的髻上果然簪着一朵紅薔薇，她向我道了早安，把三種花兒分插在兩個玻璃瓶內，呈一種非常愉快的臉色。*Meatha* 的悲劇却始終在我心中來往，我不知

道她昨晚上做的是甚麼夢。我看見賀君已經復元，此處已用不着我久於勾留，我也不敢久於勾留了。我便向白羊君說：說我要乘十點鐘的火車回去，他們聽了，都好像出乎意外。

白羊君說：「你可多住一、二天不妨罷。」

S 姑娘說：「怎麼纔來便要走呢？」

我推諉着，我學校有課，並且在六月底有試驗，所以不能久留。他們總苦苦勸我多住一兩天，倒是賀君替我解圍，我終得脫身走了。

午前十點鐘，白羊君送我上了火車，彼此訣別了。我總覺得遺留了甚麼東西在門司的一樣，心裏總有此依依難捨。但是我一心又早想回去看我的妻兒，火車行動中，我時時把手伸出窗外，在空氣中作舟揖的運動，想替火車加些速度。好容易火車到了，我便飛也似的跑回家去，但是我的女人和兩個兒子都是安然無恙。我把昨夜의 夢境告訴我女人聽時，她笑着，說是我自家虛了心，她這個批評連我自己也不能否定。

回家後第三天，白羊君寫了一封信來，信裏面還裝着三片薔薇花瓣。他說，自我走後，薔薇花兒漸漸謝了，白萼蒲花也漸漸枯了，薔薇花瓣，一片一片地落了下來，S 姑娘教他送幾片來，替我作最後的訣別。他又說，賀君已能行步，再隔一兩日便要起身回國了，我們只好回國後再見。

我讀了白羊君的來信，不覺起了一種傷感的悽懷，我把薔薇花片挾在我愛讀的 Shelley 詩集中，我隨手寫了一張簡單的明信片，寄往門司去。

「謝了的薔薇花兒，

一片，兩片，三片，

## 業障

我們別來纔不過三兩天，  
你怎麼便這般憔悴？  
啊！我願那如花的人兒，  
也不要這般的憔悴！

（創造週報）

方光燾

暗青色的天際浮着幾片白雲，僅有三五顆小星，隱隱約約散在天空裏，一輪西斜的涼月，薄薄的一層霧衣，放出淡黃色的光來，照着那曠野中的枯枝落葉，把這一幅殘秋野景，愈顯得蕭索荒涼了。一陣陣的秋風，吹得那浮石潭邊的衰柳，搖曳作聲，還有幾株留着枯葉的老樹，更颼颼的響個不止。夜深了，在這人跡罕到的荒郊，真愈覺得是和死一樣的靜寂，秋蟲雖然振動寒翼，掙扎着斷斷續續的啼叫，卻不過在這寂寞的當中，加添些淒涼的情調罷了。月兒漸漸的被白雲籠罩住了，風却愈加刮得厲害，沿潭的老樹搖動着，在那朦朧的樹影裏，彷彿有一黑魘魘的東西，蹲在那邊。陰暗的深夜，月兒自然透過浮雲，射出微光來，却總辨不出那東西究竟是什麼；但是在那黑影裏，却確有一物，蹣手蹣足的蠕動着。月兒已深入白雲的重圍，天地更陰慘了！怒號的風聲裏，髮髻又帶來了一陣陣的嬰兒啼哭的哀音。潭邊的黑物，愈加模糊不清了；可是息息瑟瑟的足音，却很可聽辨出來。當這足音啼哭音和風的怒號聲中，忽然潭中起了砰然一響，連着就是一陣漬漬的濺水聲。這麼一來，嬰兒的啼哭聲息了，風的怒號聲也似乎靜息了一點，足音却移向遠遠的地方去了！月兒畏是縮縮鑽出了白雲，照在那潭上，水浪震盪着，却還沒有靜止。寂寞仍然恢復了原狀，只有遠遠的足聲，和犬吠聲隱約的遠傳到這荒郊裏來。

月兒却露出 *Orna* 的顏面漸漸的要西下了！

去浮石潭不遠，就是拱宸門；本來是一條幽僻的通路，白天裏行人原不多，深夜更不消說了。近城門的一條冷巷的盡頭，有一間小屋，建築雖不十分精緻，也還整潔。屋中的一間小室的燈光，從那右面牆上的玻璃窗，射了出來。室內有一二二三的青年面上露出一種懊喪的樣子，呆呆的站在一張小床的前面。床上有一年貌二十四五的女子，頭上包着綉紗，面色雖很蒼白，但也掩不了那秀逸的風神。她閉着目，靠在高枕上將息。青年凝視着她，似乎悔恨之餘，想開口向她說什麼，羞得得的却總說不出。這樣的靜默，經過了好一息工夫，後來他終究忍不住了，竟大着膽向她說道：

「蕙姊！蕙姊！你現在怎麼……」

說到這裏，他又停住了，呆呆的看了她一眼。蕙芳睜開眼，瞟了他一眼，默默的也不回答他。停了一息，田帶恨怒的語調向他說道：

「我總不想你還肯跑到這裏來。唉！我已被你害到這步田地，你還到這裏來做什麼？」

說罷，長嘆了一聲。他聽了這話，心裏更懊悔起來了。這幾個月，蕙芳爲着產期將近，很易動氣，常常向他啼哭，有時罵他，害了她等等，所以他就不大敢到蕙芳家裏來了。現在他很悔恨，他實在是不應該躲避着不到她家裏來，連安慰寬解的話都不向她說一聲的。他只得哀求她說：

「唉！事情已經到了這樣，你請不必動氣，這都是我的罪惡，累你了！還求你饒恕我吧。」

這幾句話，似乎使他回憶起舊事了，便憤憤的說道：

「你也不必裝腔做勢，說什麼『罪惡』，說什麼『饒恕』！你從前不是堅持着什麼戀愛沒有

肉的證明，算不得戀愛的麼？我那時若是不輕信你這話，也何至受今日的痛苦。你們男子，都拿那些話來，欺騙我們心腸軟弱的女人。唉！可憐！一輕信了你們的話，我們就從此把終身陷在痛苦裏了！

她一驚說着，一面氣喘喘不定，臉都變成紅色了。他聽了也沒有什麼話可以答她，只很溫婉的勸

她說：

「呀，你又何苦那樣的興奮呢！你自己身體還得保重一點。」

她覺得疲乏了，仍舊躺在枕上喘息。他低着頭在屋子裏踱來踱去，很無聊沒趣似的。她躺在床上，喘息定了，接着又向他說道：

「唉！這都是前生的業障，我現在也不願去多說那些。不過，」她說着用手指被內睡熟的嬰孩「這冤鬼還得求你替我想個法子才是。」

「那總得與你養育了！他很輕率的回答她說。」

「呀！虧你說出這樣的話來！蘇青你不想我是一個閨女，那能在家裏養育着孩子的呢！況且這幾個月我向學校裏告了病假，一步也沒出去，我那能夠抱着孩子一輩子不出去的呢！即使我願意在家裏養育着這孩子，你不想家裏放着這麼一個冤鬼是不是瞞得過人的！」她很怨恨而且憤怒的這樣說。

聽了這番話，他又深悔自己太鹵莽輕率，只得搭訕說道：

「那末，我到外邊去尋一個乳娘，就寄養在她處吧，好不好？」

「哼！蘇青，你不要在那裏做夢，你橫豎不過是一個學生，那裏有許多錢去養育兒女呢！就算你能夠向你父親騙得幾個錢來，想你還是個未成婚的人，那裏有臉去僱乳娘養兒子呢！他憤憤的譏諷

着他。

「那當然不去和乳娘說什麼兒子等語的。」他急忙的辯說。

「哈哈！你想嚇人麼？恐怕……」一面說着，一面把那被內的出世未久的嬰孩抱出來遞給他，「他却是不許你嚇人呢！」

他接了那棉衣包裹着的嬰孩，仔細把面貌看了一息，發黑色的胎髮覆在額上，清秀的眉，隆高的鼻，和潤紅的臉，閉着雙目正很香甜的熟睡着。他轉身向那桌上梳妝臺的鏡裏看了自己，看着實和嬰孩有幾分相像。他重復又把一雙眼睛釘視着嬰孩，微露笑容，却默默不答一語。

薰芳躺在床上，看了他這副神氣，心中愈加煩悶起來了。不得已嘆了一聲，又向他說：

「唉！蔚青！我是已許給人家的女子，你總應替我想一想。論到你我，不幸又是同性婚姻，一層只可希望來世了。」她說着，却硬咽啜泣起來了。停了一息，帶哭着的繼續說道：

「你若把這冤鬼寄養在外面，倘使走漏了風聲，我還有什麼臉活在世上呢！」說着，又哭泣起來了。

「那末，據你的意思，怎麼辦？你千萬不要那麼啼哭，你一哭起來，我心裏愈加覺得難受了！」他勸薰芳說。

她躊躇了一回，便很決絕的回答他說：

「爲着你的名譽，我想非結果……」她說到此處，又咽住了；眼淚不住的點點滴滴流了下來。「什麼結果了？敢是把怪可憐可愛的嬰孩殺了麼？這是多麼可怕的事！」他抱着嬰孩，很驚駭的追問她。

「唉！我何嘗不曉得是一樁可怕的事，這幾日來我也仔細的想過，我終究想留着這塊肉，要成爲將來的禍根呢！」

這番話他雖然曉得是很有理，却總不願去殺了這可愛的嬰孩，仍舊抱着小孩在室內踱來踱去，也不說什麼。蕙芳很急的又繼續向他說：

「蕙青！你難道不怕世人唾罵麼？你縱不顧自己的名譽，你還得爲你那在外做牧師傳道的老父想一想！父母主張的婚姻，縱然我們不滿意，我們倆終不能照着我們的心願，任意做去，還得顧慮顧慮世間呢！」

他聽到說起他的父親，心中忽起了一種恐怖，但也仍舊默默的不發一言。蕙芳見了他這種樣子，心中很氣惱，回想了—息過去，復又顧慮了一回將來，一種淒楚的情緒真忍抑不住了，她便放聲大哭起來。

蕙青原來是一個無主見的人，聽了蕙芳的號哭，愈加急得慌亂了，便連忙跑近床去，安慰她說：「蕙姊！蕙姊！不要哭了，我就依你的主張，去辦就是你這樣的號淘大哭真使得我心裏難受極了，況且自己的身子要緊，請你不要哭了。」

「要是依我，你快把這冤鬼沉到那浮石潭裏去！」她很堅決的說着，說罷又哽咽啼哭起來了。蕙青聽了她那麼堅決的話，却驚了一跳，不圖手中抱着的孩子，却被嚇醒了，呱呱的啼哭着。他慌得手足無措似的，只得又在室內踱來踱去，用手輕輕拍着這嬰孩，可是這可憐的孩子，髮髻也曉得他前途運命的險惡，所以用盡他那一點小小的氣力，呱呱的啼個不息。蕙芳躺在床上，哽咽流淚，聽着嬰孩的啼哭，看着蕙青的狼狽，心中真難過極了，恨恨的向他說：

「還不抱給我！」

他很恐懼似的不得已把這孩子給了她，蕙芳接過來抱在懷裏，急忙解開衣襟，把乳頭塞進嬰孩的口中，好容易才止住了哭聲。她睜一雙淚眼，呆呆凝視着嬰孩，用手搖摩着他，彷彿心裏說道：「你這苦命兒呀！你自從我腹中出來，我就是你的母親。我也想和世上慈愛的母親一樣，愛你憐你；可是世上的人却不容許我愛你憐你。你爲着一生一跑到世上來，可憐你却沒有得到一生日的權利，唉！你這苦命兒呀！」

嬰孩爲着哭的疲乏，却早又睡熟了。蕙芳呆呆的滄淚。蔚青坐在床前椅上，低頭不語。桌上的煤油燈，似乎油快盡了，燈光漸漸的幽暗起來，房中非常陰慘沉默。小鐘的時針已指在十一點半，却還的答的響着。這樣的洗寂，約莫經過了數分鐘，忽聽外面門響，蕙芳的母親從賭場回來了。她老人家正三腳兩步的踏進她女兒房裏，滿想把今晚賭場的利市，和她女兒談談，却不想一眼見蔚青坐在她女兒床側，立即沉下臉來，厲聲罵道：

「蔚青！我女兒已經被你害到這樣，你還有什麼不甘心……現在別的話，我也不和你多說，那個冤鬼你自己快帶了去，不要再累我女兒了！一說罷她便跑出房去了。」

蔚青也沒有什麼話可以回答，很羞愧的低着頭坐在那裏。蕙芳心中難受極了，眼淚不住的流下來。最後便忍心的把這睡熟的嬰孩遞給蔚青，哽咽着說：

「你快去罷，你快去罷！」

蔚青接過了嬰孩，便有意無意的走出房門向外面去了。

月兒已西斜了。秋風吹得颼颼作響，冷巷裏已沒有行走的人了。蔚青一面走一面想着「世人的



睡罵——父親的威嚴——和自己的「名譽」——他便不知不覺的輕移脚步向着拱宸門走去。夜深了，周圍非常靜寂；只有幾聲犬吠和他的足音相呼應着。

一九二二，六月初稿。

一九二三，一，一六，改訂稿。

（創造週報）

## 慈母的心

王貢三

正午時的太陽，如黃金一般直射在蔥綠色的紫羅蘭棚上。素光從空隙裏灑布了無數的金圈，罩套着一個老嫗和一個眉清目秀，天真爛漫，年方七齡的小孩。小孩正在撒嬌撒癡的哭。

妻然一聲，窗門開了一個中年的婦人，探着半身問道：「張媽！蓮兒爲什麼事哭？果有肚皮餓了。要吃什麼嗎？」說着，就出房門跑出來了。

「不是，太太。蓮少爺要到門口去玩要，我因爲昨兒太太吩咐過——天氣漸漸的熱了。暑氣要上升了。時常到門口去玩要，是容易中暑氣的，——所以我哄他，叫他不要出去。他不信，偏要出去，我不肯領他，他就哭了一張媽回答道。

「來！蓮兒，到我這兒來。張媽不好，讓我打她。不要笑！我有好東西給你吃。」夫人面呈笑容，手招着小孩道。

蓮兒撒了張媽，一步一步的跑到夫人的面前，伏在夫人的懷內，撒嬌撒癡的訴道：「張媽該死。我要到門口去把戲，她不帶我去。媽你帶我去吧。」

「一兒呀！門口有老虎，最歡喜吃小孩子；張着銅鈴般的眼睛，開着血盆般的嘴，等小孩子吃，隔壁李

姨的芬兒，已被他搶着吃下了。兒呀！你不要出去，可怕的很。我拿餅干給你吃。夫人說着，攜了小孩的手，跑到臥房裏，在書桌上，拿了一匣餅干給他。蓮兒一面吃，夫人一面哄，一面撫，不多時，小腦筋裏的出遊思想，已完全消滅了。團團的小臉上，哭顏頓開，兩個小酒渦，也充滿着笑意了。

「張媽！天晚了，有些涼了，摸摸蓮兒的手，暖不暖？最好替他加一件夾衣吧。」夫人向着張媽道。  
「媽！我不涼。我的手很暖，你摸摸看。」穿了夾衣，是怪難過的。「蓮兒嬉笑跳躍的跑向夫人面前道。  
「兒呀！不要這樣的不聽大人的說話。受了涼是要生病的。你身體稍有些不快，爲你媽的，又要急傷了。聽我的話，快些穿。明天我買個與芬兒的一樣的機器小輪船給你。」夫人帶撫帶慰的說。

天夜了。夜色佈滿了紫蘿蘭花棚上。一輪明月，也漸漸兒升起來了。明靜的臥房裏，夫人抱着她與她的丈夫，由深摯愛情所產生的愛情結晶品，她的丈夫所留下給她的惟一愛情紀念品，唱着擁着蓮兒，受着一種不可思議的，慈愛的催眠歌，貓晶一般的，眼，也漸漸兒閉上了，睡神引了她的愛子的靈魂到「夜之國」去了。

夫人抱着他，拿他放在她的臥牀的裏邊，拿條小被，將他輕輕的裹着。在牀邊坐了一忽，看他的睡態可掬，似笑非笑，玫瑰色般的兩頰上，不由的深深結了一個吻——一個充滿希望和慈愛的吻。一面又向她的亡夫的相片望了一望，與她的愛子比了一比，不由的紛然流淚，懶懶地睡了。

電燈猛烈地放着紅光，好像表示他的和愛，表示他對他的女主人的慶祝，表示他對他所留下愛情結晶品的希望，表示他安慰他的女主人的熱腸。滿室中充滿了「愛之光」，滿室中呈現了「愛之色」。

「光陰潮沙不留人」如飛的一般去了。

蓮兒已由小學而中學，由中學而入大學了；由天真爛漫的孩童，變而為血氣未定的少年了。夫人的頭髮，由黑而漸漸的變作銀白了；精神也漸漸的衰敗了；她心中所深藏着二十餘年來的希望，她以為也漸漸的可以達到了。

唉！其實她的希望，却與她的年齡一般，過一年則減少一年；她的痛苦却與紫羅蘭花棚一樣，多一年則愈耐一些。

「張媽！今天是星期日，學堂裏放假。少爺要回來了。你叫榮庚去買些少爺歡喜吃的小菜，預備他回來吃午飯。」夫人對着行步蹣跚，龍鍾不堪的老媽——二十餘年前的張媽——說道。張媽答應着去了。

「張媽！什麼時候了？少爺爲什麼還不歸來？別等他吧！我們先吃吧。」夫人愁眉不展，懶洋洋的對張媽道。

「一點鐘了。學堂裏或者有事，少爺恐怕不回來。」張媽回答道。

「不回來也應派給我一個信，免得叫人紀念。唉！少年人總是如此！」夫人自言自語的說。

一個革履西服，意氣昂然的少年進來了。

張媽迎上前道：「少爺爲什麼天黑才回來？累得太太盼望了一天。快到房裏去見太太安她的。」

「忙什麼！快打水來，讓我淨了面再說。我拿了東西，就要出去的。」少年狠狠的道。

夫人聽了聲音，急忙趕出來，含着笑聲問道：「蓮兒呀！你回來了。爲什麼才回來？你校裏很冷呢。這這一點衣服冷不冷？在學校裏，比不上家裏總要自己保重才好。有了三病六痛，是懊悔不及的。」

少年拿了手巾，置之不答。良久乃回說道：「不冷。我自知保重。」

「張媽！你叫榮庚預備夜飯，給少爺吃。拿預備的小菜，再燒一燒。學校裏夜飯早，少爺恐怕餓了。叫他快些兒燒。」夫人道。

「不要！我就要去的。今天晚上，我的同學請我吃晚飯。」少年插着道。

媽！我今天回來是向你要錢。春天到了，不能不預備春天的洋裝了。三十元就夠了。」少年繼續向着夫人道。

「兒呀！你不是有綢的夾袍夾衫麼？爲什麼又要穿西裝？現在百物昂貴，家內的經濟，也很爲拮据。你一年的用途，也作實不少。總以省儉些爲妙。」夫人一面說，一面却至錢櫃內，將鈔票一卷卷的如數給他。

少年這時，雖沉立不聲，心內却思道：「嚕！麻些什麼？我既是你的兒子，你就應配育我。」供給我」是你的義務，是你的責任。不然，我又何必叫你一聲媽？」

少年拿了錢，回了一聲，即忽忽的去了。

夫人眼睜睜的望了一望，嘆了一口氣道：「少年人總是如此，不聽大人的說話。」

「張媽！你叫榮庚將昨日醬的醉蟹送到學堂裏去。少年是最歡喜吃醉蟹的。看看他的氣色好不好。天涼了，叫他不要貪着爽快，衣服叫他多穿一些。問他這星期回來不回來。」夫人向着張媽道。張媽答應「是。」叫榮庚去了。

學校的門口，來了一個僕人，手提着一罐醉蟹。

榮庚問着門房道：「請問我家少爺，果在裏頭？」

「在裏頭待我去尋來。你且等一下。」門房答道。

不多時，少年出來了。問道：「你來做什麼？」

「太太因為少爺歡喜吃醉蟹，所以替了叫我送來。天氣涼了，太太叫少爺不要貪爽快，要多穿些衣服。還問少爺這個禮拜日，回去不回去。」榮庚笑着答道。

「別多說吧！醉蟹就放下來吧。本星期有事，不能回去。」少年說着，就跑去了。一罐醉蟹，却丟在門房裏。

「榮庚！你回來了。少爺什麼樣？氣色果好？醉蟹他會嘗嘗？禮拜日回來不回來？」夫人一連三四的說着。

「少爺氣色很好，他說醉蟹很好吃，禮拜日有事他不能回來。」榮庚一句句的答着。

夫人聽了她的愛子氣色很好，她送給他的醉蟹，他又道着好吃，不由的心花怒放，晚餐的飯量，也增加了一碗。

少年已經大學畢業了。做了某公司的副經理了。每月的進款，有三四百元了，他的母親二十餘年來所深藏的希望，可算達到了。

可是她所希冀的成功，却是失敗了！她所未料及的痛苦，却是臨頭了！但是她對她的愛子的愛，還與二十餘年前一樣，或者還深刻一些。

陰沉沉的臥房裏，牀上躺着一個面黃肌瘦的病人，帶咳帶喘的問道：「少爺回來了沒有？」

「還沒有呢！」立着牀前的老嫗答道。

「還沒有一時，病者又大喘大咳了一陣。慌得牀前龍鍾不堪的老嫗，拿漱口水，捧痰盂，忙個不住。」

平晴了一時，病者又哼着說道：「張媽！今天禮拜六，公司裏下午是不辦公的。爲什麼少爺到這時還不回來？」

「或者公司裏有事，少爺抽不出身子。」牀前的老嫗答道。

病者的神經漸漸有些疲憊了，眼皮也漸漸的要合上了。但是她的心坎裏，倒像還有一樁事，不能放下。她側轉身來，翻着似開似合的眼睛，斷斷續續的說道：「張媽！我疲得要睡了。少爺回來時，吩咐他早些睡。他日來有點傷風，失了眠是要加重的。天氣有些涼了，再拿條被放在他的牀上。」

「是。」老嫗答應着。

病者漸漸的睡着了。老嫗也悄悄地去。

電燈懶洋洋地放着他的綠光，好像表示他的沉悶，表示他對他的女主人的悲傷，表示他對他所留下愛情結晶品的失望，表示他哀憐他的女主人的幽鬱。滿室中充滿了「慘的光」，滿室中呈現了「慘的色」。

西郊的大道上，來了一輛風馳電掣的汽車。車裏坐着的是一個瀟灑的少年，同一個美麗的女郎。「愛之園」旁，停下了一部華美的汽車。車門一開，少年出來，挽着一個女郎，互相牽着，同向園中林木深處走着。在樹旁鐵椅上，手挽手的坐着。濃情蜜語的談笑着。

二人對面的柏樹上，有一個黑團團的鳥巢，巢中的老烏呱呱的向天叫着。西面飛來了一隻小鳥，嘴內將三四粒豆兒，啣着小鳥飛到了巢邊，一粒粒的向老烏的嘴裏哺着；老烏一粒粒的慢慢地咽着。

女郎問少年道：「這是什麼一回事？」  
少年答道：「我愛你不曉得麼？這叫做烏反哺……。」

## 慈母之死

王茨菴

「斷了，斷了，命根兒也就此斷了！」瘋了般的他，口不住地整天地這般叫喊，流着不絕的淚。他一向生活在黃金色樂園中的，他一向奮鬥在光明中求榮的，他一向被幸福之神前導着的。人的死，不足以動其悲人世的憂，不足以動其愁人世的辱，又安足以動其羞！「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他之竟然不為悲憂煩惱所擺布，所纏繞，只因他生來包圍在一個，甜蜜而醇，慈祥而真摯，母性的愛當中。他生來便不知世之有死，有憂，有辱，叫他更從何而知死之足悲，憂之足愁，辱之足羞哩！宇宙間的一切，一切所有的一切，他眼裏看來，只見全是光，全是花，全是愛。

「斷了，斷了，命根兒也就此斷了！」他整天地這般叫喊，流着不絕的淚。他在五歲時，有一天他母親玩笑着問他：「寶寶，倘若一朝我真個死去，你將怎樣？」他趕忙伸過手來捫住的媽嘴說：「不用駭我，媽媽一向不忍心離開我的，媽媽永生永世總不願意死的，我曉得。」他雖這般自慰自地說了，他的斷了串珠般的淚珠兒，已是滾滾地奔裂出來。他雖是一隻無罪的羔羊，他雖有一顆天真未鑿的心，然而畢竟怎抵擋住人生悲哀的侵刺。況乎他那當兒的心靈極嬌嫩，極柔弱，叫他怎能支持住，叫他怎能不懷想到萬一母親的死，叫他怎能不在慈母之前一揮傷心之淚。

「斷了，斷了，命根兒也就此斷了！」他整整地這般叫喊，流着不絕的淚。七歲時，他方始上學去，進了個師塾，跨入智識之門，每晨入塾，他母親總得送在門首。他瞟着母親走，走到街頭，回轉來猶要瞟了幾瞟才變過去哩。這樣，他的愛量，仍未飽滿，只因那自家至熟必經的路，不是筆直一條的，使他不得一步一回頭地瞟着母親進了師塾。那當兒的他，把全個的心，放在母親

身上。他那知道智識之門的後面，假着無數的煩惱之神，他那知道食了智果以後的亞當夏娃便要懸死，便要憂愁，便要羞辱哩。

「斷了，斷了，命根兒也就此斷了！」他整天地這般叫喊，流着不絕的淚。

十二歲時，他改進了一個高等小學去讀書，好似籠中飛出的鳥兒，鐵窗裏逃出的囚犯，他的心花兒喜歡得開了。他結了一班小知己，春之神來了時，聚在校園中作樂，他有時臥在綠草織成的毯上，把母親說過的故事，倒說給他朋友們聽；他有時和着婉轉滴溜的鶯聲，鼓其賽過鶯兒的舌，唱了一兩首最得意最拿手的歌兒；他有時見了被風吹飛起戀花蝶兒，他便學着鶯兒在風中踽踽地狂舞。每逢這作樂的當兒，不知不覺地他都要望念到他甜密的，溫暖的，慈愛的母親。他一想到了母親，他立即便拋了良伴美景，登時跑到家中親近母親去。所以他自小兒便看得慈母的愛，在人生上，比之光，比之花，更覺需要，更覺滋補！

「斷了，斷了，命根兒也就此斷了！」他整天地這般叫喊，流着不絕的淚。

高小畢業後，他進了上海大學的附屬中學，其實他也何嘗願意離鄉寫遠去了母親哩！他只爲不忍拂了親意，父命便不得不硬着心腸，束裝七八百里之外，遊學異鄉去。他喪失了慈愛後，數年來中學學校生活史上，充滿着的，只有單純，枯燥，暗淡。『爲了學問而犧牲了慈愛，丟了母親，世界上最不值得的事。人一面固然須求學，一面也該親近母親才對。』這是他費了好多時的思索所探討出的一個慈愛與學問調和的答案。中學畢業後，他打算在家鄉裏找一個合意的大學進，貫徹他的主張，恢復他失了的慈愛。目前他即畢業了；他的主張，他的愛慾，去貫徹滿足的日期一天天地近了，他歡喜得身上的每個細胞都滿涵笑意。誰知道他的歡喜，不過是泡影；誰知道他的主張，不過是春夢；誰又料想到就在



這中學畢業的當兒他便做了個亡母之兒！

「斷了，斷了，命根兒也就此斷了！」他整天地這般叫喊，流着不絕的淚。

自今以往，他命泉裏，只能滲瀉出酸苦的水來，灌漑他那朵灰色的人生之花；他心琴上，只能彈奏出淒慘的調來，娛樂散漫的失出魄之魂。他的悲痛和失戀，唯有他那顆心方能辨別出，感覺到。爺娘具全的人，你們未曾身處其境，你們都不該斷定缺了娘的他，是無病呻吟，多着悲啼，多着流淚！

「斷了，斷了，命根兒也就此斷了！」他整天地這般叫喊，流着不絕的淚。

他的喊聲，刺痛人們的心膜，他的親戚們都洒了幾滴同情的該，不一會兒之就乾了。只是他的淚非但不會乾，反而越流越多，因為他之淚是打從心窩的深處流出的。源頭來得這般大，也無怪乎流得滔滔之不絕呵！

「斷了，斷了，命根兒也就此斷了！」他整天地這般叫喊，流着不絕的淚。

不知是出于憐他，或是不耐煩他再喊，他的親戚們來勸他說：

「你也長得已有這般大，並非一個三兩歲的孩兒，有什麼離不了丟不下母親哩？大丈夫總該一心向學，一心代父母增光揚名才對。急得瘋瘋癲癲地，只是無用，只是白急！」

「誰說我不是孩兒？幼年的我是小孩兒，壯年的我是大孩兒，暮年的我是老孩兒。我一生要喝母親的奶，我一生要抱在母親的懷中，我一生只是個孩兒哩！誰說我又是孩兒？這真瘋了！斷了她的奶，出了她的懷，眼望着失去母親不幸的我，行將餓死凍死，還來勸勵我做大丈夫哩，誰是瘋？誰是？那班忍心的大丈夫，我不忍心去做，我一生一世不過一個母親呵！」

「我們並非外人，都是你的親戚，誠心誠意勸慰你的人，我們要你，住了喊哭，不要辜負了我們的

一番好意。」

「不要人勸，我也不信人勸。信了人勸，哭母親的，將要全是些假喪哭苦，假心假意的人們哭着，母親的死，不更可悲，更可痛麼？我哭，淒酸而痛心，地哭，我喊，純摯而鳴哀地喊；你們休想離開我母子間的愛。慈愛的愛絲，今日雖已斷了，然而不過暫時。待到真我到了這世界以外不可見的世界裏去，定能尋到母親，定能接上那已斷了的愛絲，你們休想離開我母子的愛。」

「斷了斷了，命根兒也就此斷了！」他整天地這般叫喊，流着不絕的淚。

他的六十多歲白髮蒼蒼地祖母來勸他說。

「好孫兒，千不管萬不管，你總該體貼你父親，給他聽了你滿口瘋話，見了你不住地哭，不要痛壞了他已憔悴的心麼？」

「不要緊。就算我已瘋了，爹爹的悲妻之喪，傷兒之瘋，併攏來的悲痛，恐抵不上我亡母之痛一溜哩。何況我也不瘋，何況爹爹，倘有你老母存，在我哩，斷了，斷了，命根兒也就此斷了，一生悲哀，一生失戀，一生忌妬有母親的人們！」

「俗語說得好：「姪兒，姪兒，說不到一點點兒。」你家裏尚有兩個嬌娘，他們怎得把你待錯？」

「母親有句話：「隔層肚皮隔層山。」我今生再也得不到母親那樣的待遇了，我是不夢想嬌娘們待我怎樣的，然而我更也大可不必去夢想，好在我的命根兒早遲就此斷了。」

「好孫兒，你須信勸住了，哭了，住了，喊了，壞了，身體不是好玩的。」

「我切記可一次碎了個茶杯，一個素為寵愛的杯兒，我委實心中難過了好多天。偶然地提起，猶必深深嘆惜。我一生一世不過只此一個母親，如今死去叫我怎麼不哭，怎麼不喊，難道死了的母親

在我心頭上，反不及碎了的杯兒？我不忍心，要哭要喊，我體兒惟恐其不速壞。早壞一日，愛之神早一日生，愛之神早一日活，真我便也早一日出現。我自小兒寄生在母體中長大的，我不能離了母親而獨生的。母親來我，母親去我去，原是極自由極自然的事，何悲之有，何傷之有！

『斷了，斷了，命根兒也就此斷了！』他整天地這般叫喊，流着不絕的淚。

出了嫁的被他祖母按回來的，他的姐兒來勸他說：

『弟弟，像你這一向達觀慣的人，也該不必把母親的死看得這般不穿。弟弟，我猜你所悲痛，就悲痛在不能了解這生死之謎。待我說個比喻，解釋一下，包管你就不悲痛母親的死了，人的生命，已有人把牠比做海洋中的浪花；一生一死，不過在海洋之中，沒了一朵浪花，又起了一朵浪花。我來把牠比做了天上的浮雲；一生一死，不過在青天上是聚起來一片浮雲，又吹散了一片浮雲。你是一朵浪花，我也一朵浪花，你是一片浮雲，我也一片浮雲，宇宙間一切人的生命，只是海洋中一起一沒地朵朵浪花，只是青天上一聚一散的片片浮雲呵！已沒了的浪花，已吹散了的浮雲，弟弟，死去的母親，我們不用再悲罷。我們自己的生命，正是悲不勝悲哩！我以為人非但不應悲那過去的人，以促短其生命，也該不自悲，雖不是那墳墓中的候補者哩！人生若果真個悲哀，率性任他怎般悲哀，不必咀咒，也不必謳歌，生命只是蜉蝣呵！弟弟，看穿些罷，不再哭罷。』

『世界上惟有母親的死，最令我難以看穿，難以看透。我想即使容易，我也不忍把他看穿看透的。我一生一死不過一個母親呵！母親死後我的心之神彷彿說：『我一向養在你母親心裏的，你母親死去，帶了她的心之神到了這世界以外的一個不可見的世界裏去。我也要去，併到那一塊兒去，我是不能單獨生存的。』愛之神也彷彿說：『子性的愛有了母親的愛培養着，然後才能欣欣向榮而茂盛哩。』

斷了你那母情愛絲兒以萊，我便單極了，癩喪了幾許枯萎了幾許，我也不能離了你母親的愛之神，而獨生的。一心之神逼着我喊，愛之神迫着我哭，哭到無淚可揮，喊到力竭聲嘶，到了這個當兒，姐姐，心之神生了，愛之神了活，真我便出現了。我不願抗拒他倆的逼迫，因為殉身慈母之愛，是大足值得，我一生一世不過一個母親呵！

「弟弟，凡事都該退步想，分明是悲痛的，不要為悲痛所支配，你比配三四歲時死了母親也不成……。」

「不能比配，心之神不許我比配，愛之神不許我比配。姐姐，其實我也何嘗忍比心配，我一生一世不過一個母親呵，母親的愛，在你嫁了的姐兒心頭上，或者已超了一層隔膜，你也不必叫我不悲不痛，我也不來強你同哭同喊。我們雖同是母親生出的孩兒，我們各行其志各遂其情罷了。逆志違願的事，是世界上最沒有苦惱！」

「自然原是母親的真體，母親便是自然的化身。誰說我們是被母親棄下的孩兒？我們正睡在自然之母的搖籃中哩。弟弟，你儘向光中花中尋母親去，不要仿效人間弱者之呻吟悲嘆！」

「姐姐，我愛着太陽，太陽有時要曬得我汗流體倦，我愛着風，風亦有時吹得我骨痛肌裂；大愛着浪兒，浪兒有時兇兇地想來吞了我。光中花中我尋遍了，我不見有愛，我不見有母親。自然原來不是母親的真體，我只覺母親的愛當中的確有超乎自然的自然哩！我一定要上那兒尋永溫和的光長開着的花去，母親絕對不是自然的化身。姐姐，休想騙我。死了母親的人們，本就是人間的至弱者，我雖欲不悲而亦不得！」

「斷了，斷了，命根兒也就此斷了！」他整天地這般叫喊，流着不絕的淚。

他的父親最後又來勸他：

「兒呵，死了你母親，瘋了你，我的腸兒一日九迴，真個痛得欲絕！」

「母親生時，我未料想到她死後給我的悲哀，便把人生的樂，真摯的愛，輕輕地等閒拋去，遺下了個大大的終身悔恨。我不忍忌妬有母親的人們，然而我狠盼望他們再也不要步我後塵，踏我覆轍。趁着母親存在，恣意地棄他一下，恣情地愛他一下。爹爹你是有母親的人們之一，你尚有老母存在，你該當及時行樂，及時相愛，千萬不要再把這黃金買不來的，不能使之倒流的年光錯過。你死了妻子，再娶一個瘋了兒子，再生一個，只是我哩，一生一世不過一個母親呵！你的腸真個痛斷，請個高明的大夫來診治一下，也許能夠接好。只是我那已斷了慈母愛絲兒在這可見的世界裏，如想接上，總歸夢想，總歸絕望。」

「兒呵，任是用黃金抽成了絲兒，任是用鑽石抽成了絲兒，我想儘了方法都要代你接上。告訴我，你那斷了的到底是什麼絲兒，怎樣斷的。」

「黃金拍成了絲兒，鑽石抽成了絲兒，再也比不上我那斷了的絲兒，來得寶貴，來得神祕。而且除了母親外，我不信宇宙間再找一個能把他接上的人。爹爹，你頭一不要白白勞神。這絲兒是一種無影無形不可捉摸的絲兒，全借着他，母親的愛流到我的遍體上來。我以證明給你爹爹，這絲兒並非是理想的，母子間是真個有的。母親死的那天，我身在七八百里外，我並不知道她已病了，更未得到她死的消息，就在這天夜裏，我這心之神陡然起了不安，愛之神陡然生了懷疑，我的眼兒一夜未合攏來，我的身體牀裏，牀外一夜翻個夫停，只是心神不定地攢造，只是疑竇叢生地瞎想。這種情景，這種現象，我那知道便是斷了慈母愛絲以後所當起的情景現像哩！斷了，斷了，命根兒也就此斷了，爹爹，你頭一不

要空費生想。我命根兒斷了後，我求你我把遺體投入火裏燒了個干淨。我本生也無蹤而來，所以死了也要不留點跡而去。省却留下痕跡來，徒供世人悲悼，徒供世人落淚！」

「斷了，斷了，命根兒也就此斷了！」他整天地這般叫喊，流着不絕的淚。他打開日記簿，把他寫成的幾首詩，重覆地讀道：

「母親拍着我肩兒說：

「好孩子世界上有了我愛你，

你便該滿意地知足；

你便該欣慰你人生；

你便該猛向光明裏奮鬥去。」

「每逢出外臨動身的當兒，

母親送立在門首，

我頭也不掉地向前飛跑，

我只生怕被那慈母愛絲兒牽住。」

「斷了，斷了，這愛絲兒已經斷了！人生的事業，光明裏奮鬥，有母親的人們，努力前途罷！」

「我只似一只失了舵的船兒，  
我只似一顆出了軌的星球，  
我只似飄泊在汪洋大海之中，  
我只似流落在廣大沙漠之境，  
失去了母親以後的我呵！」

「一別千古的母親，

這朝後，

我一生，

只在夢中尋你，見你了。」

「好一個命根兒也就此斷了！不然漫浪人海之中，一無所親，那才是世界上最悲哀之悲哀，最痛心之痛心哩！」

「斷了，斷了，命根兒也就此斷了！瘋了似的他口不住地整天地這般叫喊，流着不絕的淚。

十二年一月四日（南洋週刊）

朦朧

雷夢

朝霧剛被晨風吹散。街上許多忙碌的工人，多一意的向前走去。在街上，這時所發現的，只有勞動家，挑着食物擔的小販，提着籃子去買菜的廚役，背着傢伙或徒步着的工人。有的剛醒醒了起來，臉也沒洗，就上工去；有的一路走一路伸着懶腰，有的擦着眼睛，臉上多帶着些隔夜色。一半很快的雄糾糾的向前走，一半懶洋洋的慢慢的運動他們的腳。

在街的轉角，有一擔杏仁茶擔，一旁放着些油條燒餅之類。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在洗人家吃過杏仁茶的碗，因熟練而洗得很快，牠臉上有一個很大的油或是火燒壞的癩痕，一臉的油膩，頭髮也很紛亂，衣服穿得極破。在他身旁，走來了一個工人，穿一身很新潔的青短褲褂，短衫上墜着一條線製的表練，梳着一頭光滑的分頭。『杏兒茶，來一碗！』工人這樣說。

買杏仁茶的抬起頭來道：『阿三，欠的帳，今天得還了罷。』他攬着杏仁茶說。

『一個小錢多沒有！』阿三拍了拍衣袋，說着接過了杏仁茶，『癩二，小胡同裏的小四也娶了一個老婆了！』他隨手揀了一條油條放進嘴裏去。

賣杏仁茶的放下了抹布，站立定了道：『這有什麼希奇，天下每個男子，本來多得娶個妻——應該有個妻！』他正經的對阿三：『好夥計，你好好的存儲幾個錢，將來我替你說一個——阿三，正經說，你年紀也不小了，別再糊塗了……』

『你又來取笑。』阿三又揀了一個燒餅說。

『誰取笑來？』賣杏仁茶的板着臉說：『你看你的同伴，有了家室的有多少了？』

阿三吃完了，嘻皮笑臉的道：『天不早了，要去上工了……癩二，記上帳罷。』

『不賒了，一共欠十二吊二百錢。』賣杏仁茶的捉住了阿三的衣服說。



「明兒（明天）夠」阿三哀求似的說。

「嚇嚇」賣杏仁茶的放了阿三，無法的笑了一聲。「明兒還有一個明兒，明兒總可一個明兒的。咳！買雪花膏送妍頭，就有錢了。」

阿三道：「屁！誰說來明兒也不夠錢你。」

賣杏仁茶的看阿三走遠了，看看往來的行人少起來，就挑起了杏仁茶擔，走得很快的回他的家去。

癡二——賣杏仁茶的將杏仁茶擔挑到家裏。阿大——他的一個七歲大的孩子，跑上來摟住了他道：「爸爸，今天賣買好？」

「好」癡二樂着放下了擔子，就抱起他心愛的阿大。於是五歲大的阿二也來了。「爸爸我吃了一碗茶底，」他把住了他父親的腳。

「寶貝」癡二對阿二說：「媽呢？」他放下了阿大，盛了兩碗杏仁茶底，揀了兩個燒餅給他們。「媽買米去了。」阿二接了茶餅這樣說。

兩個孩子擎着碗坐在簷下石上喝着咬着燒餅。癡二盛了一筒烟，燃着了坐在阿大們旁邊吸着看。他愈看他的孩子愈加覺得快樂，終於他樂了。雖是兩個骯髒不漂亮的孩子，但由癡二看來，他們倆是世界上最有的好玩，聰敏，美麗的一對。當他接他們兩人的空碗，每人吻了吻，並且笑——從心上吐出自然的笑了幾聲。

門口的脚步聲，是癡二的妻走進來了。「你又給他們杏仁茶和燒餅吃了！」她對癡二說：「他們倆剛吃過小米粥。你心愛他們，歡喜他們，不是這樣歡喜法的。你一天能賺多少錢？給他們油條燒餅吃，

我想你賺的錢，還不夠給他們吃的呢。」

「剩下來的，給他們吃了就完啦。」癡二對他妻微笑着說。「還有些，你喝不喝？」

「我不喝，」他妻搖頭說着走進房去。「阿大，領着兄弟好好在院子裏玩。」

癡二跟着他妻到房裏，躺在床上，對着他妻只是樂。

「樂什麼？瘋了不成！」他妻說着也就笑了。但她逼住了，板起臉來道：「今天賣多少錢？」

「賣多少錢？」癡二將衣袋裏二十來個銅子拿了出來道：「拿去，只賣這些錢，其餘多是賒帳。」

「哼……」癡二的妻收了錢說：「還賒帳將來多是收不回來的！」

「我要問你！」癡二坐了起來說：「你昨天說今天沒錢開火了，但買米又那裏來的錢？」

「沒心肝的！」他妻指着他說：「我娘家帶來的箱底錢，多快用完了。我不和你廢話，我是要做飯

了。」

在窗外的泥地，有一只白爐，和些做飯的傢伙；癡二的妻，就將菜提到窗外，煮上了水，揀起來。

「哈哈……」癡二一人躺在床上得意的摘着他短短的鬚鬚在笑。「這就是有妻的好處！她能

安慰我，在悶煩寂寞的時候，她又能規勸我——非但還有兩個活潑愛可的孩子，我一見他們小小紅

白的臉兒，雖是在極煩惱的時候，多可以使我的心發出甜蜜快樂的波紋——家庭的快樂……」他

又轉念想道：「我想這種樂趣，阿三們是永遠享不着的——但是，不倘是他娶了妻，或者一能享到了。

則好說，現在罷……他們只知荒唐，圖些肉體的快樂，我想他們精神是時常苦痛的……」

他這樣甜蜜自得的想，愈想愈覺得有樂趣。這樣的半天，他妻已將飯做好，他吃了飯，安適的睡了一

一覺。他醒時天已有五六點了，而他的妻，已將杏仁茶做好，「時候不早了，工廠也該放工了，早些去罷！」

「他妻這樣的說。」

「是了！」癡二答着擦了擦睡眼，挑着杏仁茶擔，很輕快的走到他每日停擔的老處所去。

許多工人，成羣結隊的從工廠出來，歸家去。他們經過了半天苦的勞工作，大多都是很餓的了。因此，有許多的工人，聚到小飯鋪和雜食擔，有些就走到癡二擔旁喝杏仁茶和吃燒餅。而阿三也擠在人家中湧到杏仁茶擔旁。

一個燒餅只夠他們三口，他們因為吃這種東西，是很不經濟的，各人只吃了些點點飢，只有阿三是儘量的吃。因為他身上連一個銅子多沒有，他想吃癡二的東西，是可以賒的。除他燒餅，今天還沒有東西吃呢。不一忽，癡二的貨物也快完了，人都都散了，阿三吃完了擦了擦嘴道：「加上二吊。」他說着就走。

「回來，阿三！」癡二叫。

「什麼事？」阿三遲疑的問。

「不是問你要錢。」癡二說：「明天鈎錢，就明天。你到工廠，總歸要走過我這裏的，跑不了我的手。」

「那末什麼事？」阿三走回來說。

「我上半天和我說的怎樣？我勸你，記着，是好話。有空到我家裏坐坐去。」癡二親熱的說的實在我因為同你是多年的老相交。」

「是了！」阿三回頭就走，走遠了，回頭看着癡二道：「廁所房的佛爺，假正經——嚇嚇！」

阿三在歸道上，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來。「毛二不是約我今天賭錢去麼——還有，老錢的絲襪，今

天也是一定要的。」於是他躊躇了。他慢慢的走着深思：「去不去呢……」他站住了，呆呆的看着遠處。「沒有錢，去什麼？」他咬着嘴唇說：「一定不去了！我想老錢也是沒有良心的，我這幾天不去，或者他已變了心了。至于賭錢，更是送錢，雖說解些無聊，但輸了更加些煩惱。」他決然的蹣跚了一腳，眉目一縷道：「什麼地方都不去了！」於是他走得很快的回家去。

他和他二個同伴住在一間房子裏，一間黑暗骯髒的屋子。溼而滑的泥土上，放着三塊板，這是他們的床。每一張床上只有一條破爛的被，床下有幾只木箱，一張三只脚的桌子，靠在牆上，沒倚的椅子，有兩張。當阿三回來時，他的同伴多已出去了。他走進了屋，四圍看了看，就坐在自己床上，從衣袋裏取出了一支煙，燃着吸，而寂寞，煩悶，充滿了他的心。

「咳……」他長長的難了口氣，躺在床上。不一忽，他又站了起來，低着頭滿屋的走。「無聊……這間屋子陰仔仔地，好像是死人之室。」他這樣想，實在一些聲音多聽不見，他在這間屋子裏，冷濕的空氣，刺進了他的心骨。這間屋子好像世界以外的，好似地中心的。於是他不耐煩了，他像鍋中的蟹，怎樣心急的在屋中旋轉。「與其這樣悶在死室裏，還不如出外尋點快樂，就是把生命做代價——子，忍耐着。」他又轉念的想。

但終於他將忍耐不住了，他將衣袋裏的表拿了出來……一只銀表，這是他唯一的寶貴的飾品。他時常以此自蒙於他的同伴，在工人集會或小茶館裏，他時常不斷的拿出他唯一的表來看時候。「這只表，最少也得賣三塊錢——買一塊錢的襪子，給老錢，二塊錢做做賭本——但是……」他注目着表想：「可憐，我捨不得同他分離啊——一定的，人家見我沒帶表在身上，多要嘲笑我了……」他躊躇了半天。「質了再說，反正樂一刻是一刻。」他想到這裏，關上了門走出去。

他走上了大街，大街是照舊的熱鬧；而質店的招牌，更加自豪的高高地掛着。店裏胖白的朝奉，多用兩只小手，支着紅白的圓臉，伏在櫃上，兩只尖利的眼，看着外面，等他的顧客。

他將表細細的看了看，又躊躇了半天，方才走進質店，將表無精打採的給了朝奉。

「當多少？」朝奉看了看表的機器。

「五元。」阿三注目着朝奉的臉容。

「不成。」朝奉將表還給阿三。「二元錢多一錢不要。」他說着對阿三很不注意的和他同伴說笑了。

「二元就寫二元！」阿三把表放在櫃上說。

「銀表一只，不帶鍊，半新，兩元……」朝奉唱着，將表包起，拿了兩塊錢和一張票給阿三。

阿三將票藏在最靠身的衣袋裏，將銀元放在外邊的衣袋裏。銀元在衣袋裏相碰着發生一種極好聽的聲音，他就很高興快步的走向毛二家裏去。

一間同樣的髒而溼的屋子，五六個工人擠住了一張破方桌，在賭錢。各人將他們汗血掙來的金錢，一注注擲下去，押在桌上。一支顫跳的燭，光亮的照耀着。

「阿三來了。」在阿三走進來時衆人說。

「押啊！管什麼阿三阿四！」莊家說。

「二吊錢天門！」一個工人大聲的說。他是輸了，手上的青筋，一條條的漲起，臉也紅了，額上的汗，米粒大的從毛孔裏溢出。

「兩手上門！」阿三也押上一注說。他雖沒有許多錢，但他總想做出有錢的樣子，不肯少押，恐怕

人家嘲笑他。

莊家是贏的。「多押好了沒有？」他很高興的說。「我要投色子了！」他說着將色子投到桌上。色子是四點。「四落底，自拿二，天得底，上門末第二。」他很自然的唱着歌，映自己拿了第二付牌。將牌上的點子，仔細的看了看。在將看時提心吊膽的，在看了之後，就覺得放下了心。很自得。

坐在檯面上的人，多忠誠的慢慢看他的牌。站在後面的人，多心急的想知道對他有關係的牌的點數。

「八點！」輸錢的工人——坐在天門的，擲下牌高聲得意的說。

「九點！」上門叫。「我門一定贏了。」阿三說。

「六點！」下門歎息的聲音。

這時大家多注目莊家手裏的牌了。他們好似許多鴉看着櫥內的一塊鮮肉。

莊家微微一笑。「天方八！」他說着將牌用力的擲在桌上。隨即將下門和天門的錢收了，配錢給上門。

坐在天門的輸錢者，喪氣的站了起來：垂着他紅紅的臉，吐了口氣道：「你們來罷，我錢都輸完了！」他升了個懶腰，無聲無臭的走了出去。

阿三收進了贏的兩毛錢，就坐在輸錢者的位置下。

許多人賭，只一忽的時候，每人的臉色，時常變更；樂的不一刻變成苦，苦的不一刻也能變做樂。他們受著錢的主使，變更他們的臉色。

在半小時以後，先前坐在天門的輸錢者，又來了。「輸乾了回家！」他這樣的說着，從衣袋裏拿出

來了八九吊錢，仍舊的押去。但押第一次，兩吊錢，又是輸。『只有六吊錢了，押上了完事！』他嘴真顫抖的說著，用力的將錢擲在桌上。不幸啊！拿出牌來，只兩點，又輸了。『咳！』他自己將自己的手打了一下道：『好不利市的手——半月的工錢，又去了！』他拿出支烟來，在吸着，自恨而且悔過。但這是時常有的事，他輸一次就悔喪一次，以至於他自己立誓不賭。但不過是暫時的，過了幾天，有錢而在煩悶到極點時，又心心念念的想去輸了。

阿三的錢也快輸完了，莊家這天大贏。贏到足滿時，將牌一和道：『天晚了，我要回去了。』他說完，將錢袋起，高興的對眾人點了點頭走將出去。

衆輸家相視呆立了半天，多長歎的回各人的家去。『老周，你輸多少？』阿三對最輸，輸了半月工錢的那個工人說。

『半月工錢……』老周一字一句的說：『你呢？』

『還好。』阿三勉強自騙的說：『不算什麼，只輸兩塊錢。』

『明天見吧！』老周變了彎腰說着就走。

『明天見！』阿三答禮說。他走到洋貨店買了一雙絲襪，到他相好老錢那裏去。

一條狹小的胡同，在左角深進去一個小門，就是老錢的家。阿三在黑暗中，這時街上的行人，已沒有什麼，只剩下些微明的星，懸列在空中，阿三七高八低跑到錢家輕聲的擊起門來。

『誰啊……』一個婦人細小輕浮的聲音。

『我——快開門來！』阿三輕急的答。

『這時又來了！』婦人細聲的說着來開了門。

他們兩人關上了門，一同走進屋裏去。

「爲什麼好幾天不來？」老錢說。一個二十來歲的私娼。

「實在是沒有工夫。」阿三說着將絲襪慎重的給老錢。

「我不過是說得玩的，你當起真來了。」老錢接了絲襪，微笑的說。她似乎有些樂意，不似先前的冷淡了。

阿三摟了她道，時候不早了，我們睡罷。

一層層灰黑色的幕，罩上了世界。

自然揭起了黑色的幕，祇餘些灰色的斑紋。阿三因要上工去，一早只得也就勉強的起來。臉也不洗，跑到街上，喝了兩碗小米粥，吃了幾個燒餅，就急急忙忙的上工去。他因爲夜中的荒淫，以致全身多覺得懶懶的，頭也覺得比平時重了些。

他又走到杏仁茶担旁了。

癡二遠遠的看見阿三無精神地走來，這時天已不早了。他想：「這小子又有毛病。」他就高聲的問道。「阿三，你咋晚又住在老錢那裏了罷？」

阿三不做聲的走到担前。

癡二看見阿三身上表也沒掛，就問道。「表呢？——當了！」

「沒有當，修理去了。」阿三說。

「騙誰來？」癡二說。「廢話少談，拿錢來！」

「一個錢沒有。」阿三哀求的說。「明天再——」



癡二笑了。「我早知道還有一個明天。」他很正經地忠告：「我是替你說好話，錢二那裏少去，她真不是一個好東西，只要誰有錢，她就愛誰——」

「不見得吧？」阿三躊躇的說：「她今夜說她還要嫁我呢。」

「哈哈……」癡二大笑的說：「你真是一個癡孩子，她不這樣灌米湯，她那裏來做吃？這種私娼，碰着誰多是這樣說的，並且老錢是私娼中最不好的，我勸你還是少去好。」

「是了！」阿三答應一聲走向工廠去。

「咳……」癡二看見阿三走遠了說：「這孩子是好不說了一天比一天荒唐！吃着，嫖，賭，一齊來。可巧有碰上了老錢——無恥的私娼，他說她要嫁他，倒是一對呢。」癡二嚕嚕囁囁的說着，挑了杏仁茶擔，回家享他獨有的家庭幸福去。

從癡二的宣傳，以至他——阿三的同伴多知道了老錢要嫁他的這件事。但大家聽見了這種消息，多搖頭嘆息道：「墮落的一對……倘是他們成了夫妻，這種的墮落的行為，是永遠的洗不去，而同時也是永遠的不改悔——我們希望這件事不成功，或者老劉嫁一個好些的丈夫，阿三要一個好些的妻，那末或者他們因有人管束而改悔他們以前的行為啊。」

在老錢第一次對阿三說她要嫁他時，實在不過是他的口頭禪，但在那天晚上，她一夜都沒睡着。她自己着實與自己商量了一夜，她的身體是惡濁的，而她的心，時常是清明。她想：「我的年紀也不小了，父母兄弟姊妹，是一個都沒有。私娼固然是極惡濁的生活，但也出於無奈，我終想得着一個終身伴侶。但是好些的男人，多因為我是私娼而不要我，壞些的男人呢，我又覺得有些靠不住。阿三雖是一個荒唐的，但他總算有一定的職業，倘是我嫁了他，規勸規勸他，他或者也能改悔……」他這樣反反覆覆

兩的默想了半夜，她決絕的想：「倘是有嫁人的機會，自然是嫁人好！並且阿三現在雖是荒唐，但我看他，到也是一個有爲的少年工人——倘是阿三要我，我一定嫁他！」她想到這裏，心上很覺快樂，好似在黑暗裏走，忽然看見了一星燈火；於是他就沈沈的睡去。

在那夜，阿三同樣的睡在床上思想：「老錢嫁我是很好的，她雖淫蕩，但也出於無奈；嫁了我，或者也就能改悔——我又無父母，又無兄弟，我自己還是早早的想法。雖然同伴這樣的嘲笑我，但嘲笑由何嘲笑我們，只要好好的不再荒唐就是了，並且我的荒唐，也是出於無奈；我在煩悶，無聊，寂寞到極點時，也沒有一個覺近些的人來安慰我，只得自尋些一時的樂趣，自解罷了！將來她嫁了我，或者也能安慰我……我一定娶她！」他這樣想，他好似在久行的海程而在迷路中，得着了陸地，也就很寬心的沉沉睡去。

第二天，阿三下了工，就有幾個同伴拉了他去吃酒，但他一心的要到老錢那裏去，只吃了幾杯，就騙衆人說要去大便，就一直跑到老錢處。

現在老錢對於阿三，雖又加了一層愛感和希望。但伊對於他，不似先前的輕狂了。「你今天又喝了酒罷？」她見面就問阿三。

「是的，不多。」阿三坐在老錢身旁說。

「酒總以少喝爲妙，非但費錢，又傷身體，以後少喝，知道不知道？」老錢親熱的對阿三說。

「知道。」阿三答。他從來沒有聽見過老錢的甲勸，今天老錢這樣的規勸他，他覺得比平時特別的溫柔而且多愛感。

「你一定能够嫁我……」阿三躊躇了一刻說。

「我一定嫁你，倘是改悔你以前的一切——不賭錢，不喝酒，不荒唐，並且要勤勉的做工。」老錢遲疑的說。她很自恥，因為她的心雖這樣的清白，但沒有表現出來給大家知道。她也是一個墮落的，而要教導人家這種話，是人人不信任的。她接着決斷的對阿三道：「我也立誓改我以前的淫蕩行為——但是你……」她嗚咽了：「……要知道我……以……前也是無奈啊。」這種話，她從來沒有對人告訴過，這是第一次。他好像經歷萬難的孤兒，尋着了母親，在未說話以前，心一酸，淚珠已經開始的拋下了。

「我知道啊……我的苦處，正和你一樣。」阿三替她擦着淚說：「我也能立誓以後不荒唐了。」

「我們最好早些就結婚，因為——」老錢擦乾了淚說。

「對的！」阿三答：「但是我們總得請兩個媒人。」

「那是一定！」老錢說：「在你同伴中，請兩個就得了。」

「對啊——」阿三站起來說：「我和癡二商量去。」他說完就走。

他跑到癡二那裏，剛巧癡二在門口。

「我有一件事要請求你。」阿三對癡二說。

「借錢，是不是？」癡二笑着說：「沒有。」

「不是。」——阿三答。

「那末什麼呢？」癡二說着想。

「阿三紅着臉道：『想請您做個媒人。』」

「好，好……這種事我最愛管。」癡二拍着手說：「但是，是誰家的姑娘？」

阿三遲疑的答道：「就是老錢！」

癡二立刻吐了吐舌尖，搖手道：「我不作這個孽……人家說：做媒人是好事。像這種媒，做了是作孽。你想，各人荒唐各人的不穀，還要妍成一塊荒唐。阿彌陀佛！你另請高明罷……但是，我勸你老錢那裏，還是少去的好！」

阿三紅着臉道：「那末失陪了。」他別了癡二，又去請求別個同伴，但別個同伴，也多不肯，而所說的，也多同癡二一樣。於是他只得失望的回到老錢那裏去，這事說了一遍。

「這倒沒有什麼關係。」老錢說：「只要我們兩人自己願意，媒人倒也不在乎此。」

「對啊！」阿三答。

於是他們就這樣簡單的結婚了。結婚後，他們也很相安。老錢不似先前的淫蕩了，她每日也到絲廠裏去做工。阿三也不似先前的荒唐了，他每日做完了工，什麼地方都不去，就回家，和老錢談論談論。他們在煩悶時，也就能互相安慰，不至於發生意外了。

兩年後，他們也有了一個肥白可愛的孩子，他們已經組織個小小一美滿的家庭！他們的同伴，現在對於他們是很信任的了。他們——他的同伴們，多互相議論道：「這真奇怪！或者也許是天緣。兩個荒唐人，碰在一起，倒都改悔了。並且他們組織的家庭，比別人的更美滿！」但是，這是很合理而且平常的事啊！

（小說月報）

## 覺悟者之末路

黎烈文

太陽漸漸地升出水平線了，正開行的輪船，把浮在江面上的霞光，激成無數鱗鱗的紅浪，和白色透明的泡花，凌亂的遠山，被一層層的雲霧鎖着，僅有些微藍色的餘留，給我們認識種着柳樹的堤岸，已經被人家放出牲口來蹂躪了，沒出水面的沙灘，叢生着又深又密的蘆葦，千百成羣的小雀，很愉快的飛起飛落，好像是歡迎這一天光明的開始呢！在這時候，我正倚着船欄，受自然的洗禮，偉大純潔的自然，差不多要把我曾經汨沒的天真，恢復過來了，但是我回過頭來對船裏一望，又不由得使我害怕！牌賭啊，鴉片烟啊，世界一切的罪惡，差不多都在這特種勢力範圍內，得有相當保護，一宗宗全部陳列出來了，咳！這個有什麼法子呢？光明在這裏，黑暗就在那裏……

當我湧起這些思潮的時候，船裏忽然發生一個驚異的聲音，我走進去一看，正是睡在我上面鋪位那個姓王的先生，很張惶着把行李翻來覆去，很像是失了東西尋不着的樣子，旁邊有幾個人瞧着，咕咕嘍嘍的議論。這王先生本來也很奇怪，從漢口上船起，不曾多講一句閒話，整天睡在鋪上。這時天氣還熱，船上臭蟲極多，他却一點也不覺得，看他的臉色，大約很有憂患呢！

我這時在他臂上拍了一下，我回過頭來，我問他道：「先生，你失了東西嗎？」他很失望的說：「尋不着了，這一定是有人偷去了！咳，這真要害死我呀！」

我聽了他這無頭無尾的話，有點發笑，旁邊一個人趕着告訴我：「先生，他去了三十塊錢呢！」

「丟了三十塊錢放在什麼地方丟去的呀？」我很驚異著問他。

他瞪着眼睛，靜默一會兒，忽然坐下哭起來了：「天啊！我怎能到廣東呢？我所有的旅費，全都去了！我真苦命啊！這還是用三分月息向朋友借來的呀！我家裏還充滿着希望，以為我到了廣東就能得個位置，把借款還清，並要賺錢養家呢！咳……咳……！」

他這痛苦的呼聲，感動我的同情心了。我安慰他說：『先生！莫慌！你再過細尋一下，不要放在什麼地方，自己忘記了嗎？』

『什麼地方都尋遍了，終歸不見。咳！這祇怪我自己不小心，我因為是鈔票，所以放在身邊。』他說着，自己用手在頭上亂敲。

我雖替他焦急，却想不出什麼法子。這時旁邊有人說：『你快去告訴茶房，叫他給你查去，或者還可以查出來呢！』

我想這主意很對，便也跟着贊成，一會兒有人把茶房叫來了。這茶房名字喚做阿三，當我在漢口上船的時候，他便攔着我要兩塊錢買鋪位，我因為已經有他船票，不肯給他，他便發狠了開去了。後來我竟找不到鋪位，只得承認他的要求，他才讓出一個鋪位給我。原來這些長江輪船上的鋪位，全都是茶房的產業，他們每人分管幾個鋪位，當客人未滿足他的欲望以前，他便攔些東西，祇說已經有人定去了，使客人不得不服從他的支配。這是船主許給他們勒索客人的權利呢！

『吹！丟了什麼東西，什麼時候丟的？丟在什麼地方？』阿三板着面孔，對王先生很粗氣的問。因為他在後艙打牌，從昨晚起不曾停止，現在却有人擾亂他的興致呢！

『丟在什麼地方？我若曉得，就不會問你！咳！我告訴你，我丟了三十塊錢呢！這三十塊錢，都是交通銀行的鈔票，放在這個裏衣口袋裏，昨晚我還摸着，今早醒來就不見了。咳！這是預備由上海到廣東的旅費，請你給我去查一下罷！若能查着，我情願出幾塊錢謝你。』王先生咽着聲音說。

阿三冷笑了一下，『先生！莫怪我說直話，你祇有這點一旅費，就不應該全數放在身上。失了別的東西都可以查，祇有錢鈔一項，却是不能查的。因為錢鈔是人人有的，並且人人同是一個模樣的。你

有交通銀行的鈔票，別人也有交通銀行的鈔票，這個誰能分出是你的或是他的呢？你不信，我這裏就有一百多塊錢的交通鈔票咧！阿三說時，在繫在腰上的板帶裏面，掏出一卷很厚的鈔票，揚着給衆人看。

王先生急得不能做聲，我和幾個旁人代他商量，阿三搖了搖頭：「各位朋友不是我不肯幫忙，實在是做不到呢！」說完，轉回打牌去了。

現在，王先生完全絕望了，他哭着，把頭在鋪邊上撞得瑟瑟的響。有一位老頭兒，在旁邊看着，不忍拿出兩塊錢來，大聲對衆人說：「唯朋友們來來，大家修福積德，做點好事，施捨他些罷！」說完，便把兩塊錢遞給王先生。

好奇怪！王先生却不受這施捨，他對老頭兒說：「先生！我很感謝你的好意。但是我寧死不能承受這種侮辱人格底慈善的施捨。如果你能夠本着人類的同情和互助，那麼就請你借給我一筆整數的旅費，我敢用我自己的人格來担保，將來總能夠還你。」

老頭兒不懂他的意思，說了一聲：「渾話！不識擡舉！」走去了。

這時圍在王先生旁邊看熱鬧的人，漸都散去了，不過還遠遠地交頭接耳議論着呢！我也開始清理我的鋪位了。因為這艙裏的鋪位，共有三層，每層距離二尺多高，我恐怕上下爲難，所以睡在最下一層。王先生却睡在第二層，正是我的上面，剛才他尋東西的時候，翻來覆去，落下一些灰屑在我鋪上。但是當我拂去這些灰屑的時候，我心裏不禁奇怪的想着：「他的鈔票不要丟在我鋪上呀！這個很受嫌疑呢！」我又想：「那扒手不會使壞麼？不要把賊物丟在這裏害我啦！」我想到這裏，我心裏發生恐怖了。於是我也和王先生一樣，把所有的行李，都檢視一遍。旁人或者要疑心我的舉動，但我這時却不曾

注意他們。

當我正在呆着檢視行李的時候，忽然聽到艙外砰然一聲，好像是重物落水一樣。接着就有人叫着：「救人呀！趕快救人呀！」一霎時，全艙客人都集在船的一邊了，我也擠在裏面。這時每個人差不多都有一稱心理變態的表現，雖然驚駭、恐怖、憐惜等等各自不同，但集合這羣衆心理的總和，總不外希望二字了。可是這地方江面既寬，水勢又奔放得很急，要想救人，正如大海撈針一般。所以不到片刻，這羣衆心理的總和，又由希望而變成失望了。

紛擾已經過去，大家都回到艙裏了。有人歎息說：「咳！可憐啊！爲着三十塊錢，犧牲了生命……」  
「出門真危險呀！像這樣的事，又誰人能夠料到呢？他家裏訊還不能得到，將來真不曉得要怎樣辦啊！」又有一個人是這樣說着。

但是先時給錢把王先生的那個老頭兒，却很驕傲的道：「這人也實在生得賤！我好意憐恤，給他錢，他倒抬架子不要，現在呢！不是白白的做了一個無名鬼嗎！古話說得好：『不信老人言，災禍在眼前。』真是一點不錯！」

我對於他們的說話，誰也不表示附和。我祇靜默的坐着，我的腦袋，正像一部電影機，開始演戲了。在漢口上船的王先生，睡在鋪上的王先生，啞失竊時候的王先生，拒絕施捨的王先生，以及廣漠的江岸，奔放的江流，都在我眼前映出來了。這是一齣多麼慘酷的悲劇呀！

「唯朋友讓開點。」一個粗鄙的聲音驚覺我了。阿三由我的鋪上爬到王先生睡過的鋪上，很快地翻了一遍，後來在一只舊皮箱裏選了幾件衣服，笑嘻嘻地拿下來說道：「這也可以抵兩塊錢的鋪位錢呢！」



阿三去了不久，又引了幾個茶房和輪船上的管事來了。七手八腳把王先生的遺物全數搬去了，也不曉得是保留呢？還是有別的作用啊！

「咳！可憐的人，就是這樣完了！我想偷他鈔的那個扒手，是怎樣罪過呀！」一個人發出很深的嘆息。

「什麼事都完了！先生們可以把他忘記了！」坐在我旁邊的一個少年，現出很痛苦的樣子，用哀求的語氣說，這少年約有二十多歲，他也睡在第二層鋪上，他的鋪位正和死去的王先生的鋪位並列着。我祇在初上船的時候和他談了一會，曉得他姓周是個中學畢業生，得有朋友的介紹，到上海去尋生意的，以外便一點不知，因為很少和他見面，他儘日儘夜的在後艙打牌，有時連睡眠都不顧咧。

這時大家都注意這個少年因為他那種不安的態度，實在惹人疑惑，我便問他：「你怎麼還不去打牌呢？已經完場了嗎？」他還沒有回答，却有人按着說道：「是啊！十六圈還沒完場咧！」我回頭一看，原來是阿三來找他呢。

「去！去！快點！死了一個陌生人，要你做出這個怪模樣，莫非見鬼嗎？」阿三很急的催着。

「我不去便怎樣呢？你去邀別人罷，我不打了。」少年滿臉怒氣的回答。

阿三却不生氣，反嘻皮笑臉的說道：「真的嗎？真不打了嗎？」

「真的！我一定不打了！」

「啊！正好那麼算賬罷！別人的我不管，祇請你把我那二十四塊錢拿來罷！」阿三一邊說着，一邊就伸出手來了。

少年躊躇了一會，忽然站起身來，指着阿三罵道：「你這惡魔，你害人啲！我不曉得你要害死多少

人來？」

阿三看他那樣子，倒嚇了一跳。「我害人害過誰來？害過你嗎？各位先生！你們大家說句公道話。我們雖不該邀他，但是打牌也得自己心願。他若不來，難道我們還捉着他打不成？噱輸了錢就想這樣賴過嗎？我勸你老實點罷！我們什麼好手都會過，還怕誰來？」

這時有幾個閒人，連忙替他們排解。阿三倒好，也就沒有多說。可是少年他却不理會那些，他望了衆人一下，忽然高聲說道：「驚動各位先生，我有幾句話說。」這個呼聲一下，即刻就召集了許多人，團圍攏來。少年在船外揀個空闊的地方站着，對衆人說道：「諸君！我不能再忍耐了。我實在是個罪人！我曉得我如果首先就宣佈我的罪狀，那麼我也即刻就會要失掉自由。我還是先說我犯罪以前的事實罷。我的姓名，諸君沒有知道的必要，我所能告訴諸君的，就是我並不是個沒有受教育的人。我曾在中學畢業過業，我敢說我自己，在學生時代，是個很純潔的青年。可是畢業以後，就學壞了。因為我既沒有能力升學，又沒有職業安身，祇好閒閒蕩蕩的過了一年游民生活這一年也，裏我就什麼壞事都做盡了。但是這個都不是我本來的壞啊！是社會的誘因啊！以前的事，可以不講，單說目前罷。我因為閒在家裏，不是長計，找了一個朋友介紹，到上海去尋生意，所以這回總算是我第一次的遠行。咧！我對於船上

的生活，本不習慣，加以這統艙比牢獄還要污穢，空氣又壞，臭蟲又多，鋪位又仄，簡直使我不能一刻安寧。恰好這惡魔（指阿三）來邀我打牌，所以毫不躊躇就答應了。但是不料他們會弄我的鬼啊！先讓我贏了一點隨後便一敗塗地，把我所有的現款盡數輸去，還差二十多元。這幾乎不會把我急死。我想來想去，沒有法子，那時上鋪去睡，無意中發見和我並列睡着的王先生，衣袋凸起，好像有什麼東西，他自己又不時摸着，我便諒定是錢鈔一類了。在先我還沒有偷他的意思，後來我一想到我的賭賬，就不

知不覺大膽的犯了這個罪惡。咳！我到現在，自己還不明白是怎樣一回事呢！少年剛說到這裏，忍不住流下眼淚了。衆人驚異得了不得，發出種種的怪聲：「啊！他就是扒手！」「啐！該死的東西！」「他竟自己承認，這一定是被冤鬼尋着呀！」

「把他捉住莫讓他走了！」一個船上的管事，高聲叫着。阿三便走上去一把將少年拿着少年很命地一推。「在這船上，你還怕我逃走嗎？逃到那裏去呢？」衆人都說：「這話不錯！」阿三才鬆了手。少年繼續說道：「諸君！我的確是個罪人，但是我的犯罪，不是經過誘惑和逼迫，這也要諸君注意，並且我實在不料王先生竟會因這點損失犧牲生命。我若早曉得是這樣，我也決不敢偷他的了。咳！現在良心在這裏審問我，靈魂在這裏刑罰我，我不能隱瞞了。諸君！我是一個罪人。咳！我現在知道了，我知道悔悟就是犯罪者自然的刑罰。這個刑罰，比一切人爲的刑罰都要利害。啊！我不能忍耐了，死去的王先生！你原宥我罷！你的錢在這裏，一點也沒挪動，我還你！」少年說時，在袋裏拿出一卷鈔票，出人意，擲到江中去了。衆人起了一個呼聲，望着那些鈔票，在沒有落水以前，一張張散開，像蝴蝶一樣的飛着。少年趁衆人的視線，集在鈔票的當兒，突然躍身一躍，祇聽到一個奇怪的響聲，接着就看見江面上起了一個大的旋渦，一圈圈的波紋，還沒推開到多遠，就被一個浪頭打平了。

這時有個女客叫着：「快些停船去把他救起來啊！」但是多數人說：「這害人的毛賊，該得這個報應！死有餘辜，還把他救起來幹甚麼？」

阿三也咬牙切齒，氣憤憤地說：「這賊種實在該死！但是我們的賭賬去問誰要呢？還有兩塊錢的鋪位錢也沒把我啊……」

船仍舊開行着，好像沒有一點事的樣子。兩岸的風景，變換得更快了，山嶺，平原，接二連三的過去。

白茫茫的江面，湧着洪波，彷彿有個死神立在那兒望着我們微笑呢！

一九二一，一二，一八。上海

（學藝雜誌）

## 一個貞烈的女孩子

夫 庵

「爸爸我實在餓的忍不住了。你四天多不給我一口飯喫，爸爸呀，你當真忍心看著我餓死嗎？」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子鎖在後堂屋西頭房裏，兩支手不住的捶打房門，連哭帶喊，聲音已經啞了。他的父親坐在房門外頭一張椅子上，臉上顏色，冷冰冰的好像鐵一樣。聽著他的女兒喊叫，忽然站起來，指著房門說道：

「阿毛，你怎麼這樣的糊塗。我自從得了吳家那孩子的死信，就拏定主意叫你殉節。又叫你娘苦口勸你走這條路，成就你一生名節，做個百世流芳的貞烈女子。又幫你打算，叫你絕粒。我為什麼要這樣辦呢？因為上弔服毒跳井那些辦法，都非自己動手不可，你是個十四歲的孩子，如何能夠辦得到？我因為這件事情，狠費了躊躇，後來還是你大舅來，纔替我想出這個好法子，叫你坐在屋裏從從容容的絕粒而死。這樣殉節，要算天底下第一種有體面的事。祖宗的面子上，都添許多光采。你老子娘沾你的光，更不用說了。你要明白，這樣的做法，不是逼迫你，實在是成全你。你不懂得我成全你的意思，反要怨我，真真是不懂事極了。」

王舉人說了一篇大道理，他女兒聽了還是不懂，哭喊越發害利，後來竟然對他老子大罵起來。王舉人沒有法子想，只好溜出來，叫陳媽把他房裏書桌子上那把新洋鎖拿來，連穿堂後邊通後院的門，他鎖起來了。

到了明天，阿毛的娘，躺在牀上，正在爲他女兒傷心流淚。看見王舉人從外面進來，就向他說道：「阿毛不喫飯也經六天了，還沒有餓死，還是直著脖子在那裏喊罵。今聲嗓子更啞，天音好像老鴨子，我聽到耳朵裏，比刀扎我的心還要難受，這樣慘的事情，我實在經不住了。依我的意思，不如拏你喫的鴉片煙膏，和在酒裏，把他灌下去，他叫死的快些也少受許多苦。這樣的辦法，我想你也沒有什麼不願意。」

王舉人說：「你這個主意，我倒也狠願意辦，但是事到如今已經遲了，你要曉得我們縣裏的鄉風，凡是絕粒殉節的，都是要先報官，因爲絕粒是一件頂難能而又頂可貴的事，到了臨死的時候，縣官還要親自去上香進酒，行三揖的禮節，表示他敬重烈女的意思，好叫一般婦女都拏他作榜樣。有這個成例在先，我們也不能不從俗。阿毛絕粒的第二天，我已經託大舅爺稟報縣官了。現在又要叫他服毒，那服過毒的人，臨死的時候，臉上要變青黑色，有的還要七竅流血。縣官將來一定要來上香的，他是常常驗屍的人，如何能瞞過他的眼。這豈不是有心欺騙父母官嗎？我如何擔得起。」

又過了一天，是阿毛絕粒的第七天了。王舉人深早起來，躡在炕上過癮，後堂裏連鴨子似的聲音，也聽不見了。知道阿毛已到要死的時候，連忙出來，開了兩道門上的鎖，進去一看，阿毛直挺挺的，臥在牀上，臉色灰白，瘦得皮包骨頭，眼珠子陷到裏頭，成兩個深坑，簡直像個死過的人。拏手放在他小嘴唇上，還略有一絲鼻息出進。緊按他兩手上的脈，也還覺得有點跳動。知道他還可以經過三四個鐘頭，纔能斷氣。正當這個時候，可巧大舅爺來了。王舉人就託他趕快往縣衙門裏去報告。又託他順道代邀幾位熟識的鄉紳，預備縣官來的時候作陪客。王舉人叫人把香桌擡到客廳裏正面擺好。就同他夫人把阿毛擡起，放在一張大圓椅上，坐著拏幾根絲帶子，把他從頭到腳，都綁在椅子上，擡到客廳裏香桌

跟前，再看阿毛，兩隻眼睛的光，已將散了，只有氣息還沒有斷盡。他娘看見他這個樣子，就忍不住大哭起來。王舉人纒著眉頭說道：『今天縣太爺來上香，總算我們家裏百年不遇的大典，你這樣哭哭啼啼，實在太不像樣，你還是忍著些好。』他夫人就哭著進後面去了。

大舅爺同著幾位鄉紳進來了，不多一刻，合肥縣官也來了。上香，進酒，作三個揖，禮畢。王舉人向縣太爺作揖道謝。坐定後，彼此說了許多客氣話，縣太爺端茶盃告辭，幾位陪客略坐一坐，也都散去了。

王舉人送完了客，向大舅爺說道：『剛纔縣太爺說的，他那裏還預備了一貞烈可風一四可字的，一方匾額，明天早上就用他衙門裏的全副執事鼓樂送過來懸挂。這件事情，一定要轟動了全城的親友，都來賀匾，又要到阿毛靈前上祭。明天還要勞舅兄的駕，早些到我這裏，替我煩一煩神招待他們。』大舅爺說：『那是應該的事，何消你說，我想我這外甥女兒，不過十四五歲的一個孩子，死後驚動了閻城官紳，替他挂匾上祭，他的福命，總還……』剛說到這裏，忽然聽見後面上房裏一陣亂嚷，老陳跑出來喊道：『老爺，請你快些進去，太太哭暈過去了。』

(新青年)

## 失戀後

徐 難

棣華姊：

(一)

昨天夜裏接到你的信後，我幾乎暈過去，好像幾千幾萬塊的玻璃碎在我眼前一樣。我很想痛哭一場，但是因為心裏悲傷到極點，反而哭不出來，棣華！和我絕交了麼？你難道忍心和我絕交麼？你難道忍心把你從前給我的愛情又統統收回去麼？我哀求你！我哀求你！請你收回成命罷。

前夜我做了一場惡夢。夢裏的情景大約是這樣：在流瀉着如銀的月色的森林下，你慢揚着你的裙裾，踏細着你的足尖，在鋪滿着敗葉和殘楹的地上，不住地輕歌曼舞。鳴鳥也和你一塊兒歌唱，蝴蝶也和你一塊兒跳舞。然而當我像野鹿一般，奔向森林中來會你時，你却立時停止了歌舞，扭轉頭去只是不睬我。一會兒，我一步一步挨近你，想和你接吻，你怒聲說：『少年，滾開些罷！我已不愛你了！』說着，就返身跑入森林深處不見了。我便坐在樹根下大哭。那時四圍充滿着沈默和寂寞，祇有地上的沙土曉得我心裏的悲哀，無聲地把我落下來的眼淚吸收了去……後來，我就這樣從夢裏哭醒了，摸摸被角，已被眼淚沾透。但我起先以為這不過是一個夢，誰知道如今竟會成了事實呢？我親愛的棣華姊！我哀求你！我哀求你！請你收回成命罷！

你來信說：『謹祝前途光明。』我感謝你！我十分感謝你！贈我這樣好的祝辭！但是一光明！是和你在一塊兒的！我若得着你的愛，便同時得着光明；我若得不着你的愛，便同時得不着光明。如今你不但不愛我，而且還要和我絕交，試問我前途還有什麼希望？更還有什麼光明可說？我現在覺得世界上到處都是黑暗！到處都是黑暗！抬頭看青天，天上的星星已沈落了，月兒也隱沒了。我不知道光明在那裏！我不知道光明在那裏！姊！我哀求你！我哀求你！請你收回成命罷！

你叫我不必回信，但我怎能不覆你？  
切盼回音再談，敬祝你安好。

叔羽四月一日夜七時

棣華姊：

(11)

——以詩代信——

鳥兒棲息在樹枝上，樹兒倒了，他便巢去人家的棟樑。但是，親愛的姑娘，請告訴我：假使棟樑也折了，又叫他飛到何方？

魚兒游泳在小河裏，河水枯了，他便飄到汪洋的海裏。但是，親愛的姑娘，請告訴我：假使海水也乾了，又叫他向那裏找安身之地？

我年輕的時候，我的心緊緊地繫在母親身上。母親死了，我閒空的心便到處流浪；後來碰着了一個美麗的姑娘，就把她纏住了。但是，親愛是姑娘，請告訴我：假使你不愛我，我的心更向何處去求歸宿？

叔羽四月二日二

親愛的棧華 (三)

——以詩代信——

我把我亂絲般的愛情，緻密地織在一朵憔悴的花上，將她封在信裏寄給你，使你見了牠，好像見我一樣。

她雖爲着沒人供養而萎謝了，却還是鼻鼻地吐着清香；我雖爲着失戀而絕望了，但我愛你還是和從前一樣！

姑娘！你莫問我近况怎樣，我是憔悴得和這朵花兒一樣，若是你見了牠會哭，就請你流淚在花兒上。



棣華姊：

花兒得了你眼淚的灌溉，枯槁的牠也許有復活的一天，祇是這個被棄的我，幾時纔能重受你的愛戀！

失戀的叔羽 四月三日

(四)

——以詩代信——

當我用顫抖的手顫狂地擁抱着你時，你偏偏叫我做詩。但是，親愛的姑娘，那時我已全白了世上的一切，忘掉了光和花，忘掉了星星和雲霞，更忘掉了什麼叫做詩！當我用突出的眼珠呆呆地向你睜着時，你偏偏叫我做詩。但是，親愛的姑娘，那時我竟寫不出一個字！因為你是比世界還大，我的詩怎能表現出你那雕像似的美？

當我用爲情而焦的赤唇，在你身上任何部分吻着時，你偏偏又叫我做詩。那時我就立刻伸開紙，提筆大畫一戀愛——兩個字。親愛的姑娘，我想祇有「戀愛」兩個字，單單的就是

一首詩。只是如今你已不愛我了！姑娘，我知道，我知道，你將不會再叫我做詩。然而一縷縷失戀的悲哀，從我心裏，迸到指尖，再從我指尖，透到筆底。我終於哭着狂寫我的詩！我終於哭着狂寫我的詩！

姑娘，我的詩歌是悲哀，歡樂時，却寫不出詩來。所以我不願意寫詩，甯願得你的愛，所以我不願做一個詩人，寧願做你的情人。只要你能從新愛我，我可以把這些詩付之一焚！

被棄的叔羽 四月四日

樹華：

(五)

自你和我絕交後，我又陸續寄上信四封和花兒一朵；但是沒有回信！沒有回信！

我不幸做了三角式戀愛的悲劇中人物。我爲你已用盡我的愛情，用盡我全副的愛情，而且你起先也很愛我，我以爲從此可以永遠戰勝我的情敵，誰知道你又棄我而愛他，唉！我還有什麼話可說！我還有什麼話可說！

我也曾想和我的情敵決鬪，但說終於不會實行。這並不是怕他，實在因爲決鬪時，兩人之中必有一個受傷，傷了我一人倒不要緊，若是他受傷了，或受傷而死了，那末，我又如何對得起你？因爲他現在是你的愛人。我如果是真心愛你，我便不應該這樣做。

隸華！我現在只有一個希望，希望你還能以友情待我，一面讓我單戀你好嗎？我現在對於戀愛的真理已完全了解。我知道愛情不是可以交換的商品，我愛你，便不必強你也愛我。姊姊！讓我單戀你！讓我單戀你！你既不愛我，難道不能視我如朋友嗎？

隸華！從前你愛我的時候，我是個失掉了心的人，也可以說我是沒有心的人。你隨便往那裏去，我的心總是一刻不離的跟着你。如今你雖已不愛我了，牠還是緊緊地跟着你，就使你狠命地把牠摔到泥裏，或是碰在石頭上，牠還是要跳起來追隨着你。姊姊！讓我單戀你！讓我永遠單戀着你！

我自信我愛你完全是出於真誠的，我也自信我對你的愛是精神的，絲毫沒有一些肉慾的念頭。

雖曾一度向你求婚，但這不過是先發制人的一種辦法。所以如今你雖不愛我，我還是要愛你。因為築在物質上的戀愛是暫時的，容易倒下來的，和築在沙上的房屋一樣，惟有精神上的戀愛是永久的。姊姊！讓我永遠單戀着你！讓我永遠單戀着你！

我是世界上最懦弱的人。當苦痛壓迫着我的時候，我只會哭，只會寫詩！你平素是很愛讀我的詩的。我還記得有一次你竟讀得哭了！我真料不到，像我這樣淺薄幼稚的作品竟會使你感動！所以我想，只要我的詩能時常入你的眼簾，我心靈上就得着一種不可言說的甜蜜的快感了。我今天上午又做了單戀詩一首，現在抄在下面。不知道你讀後有什麼感想？不過你讀時請你多備幾塊絲帕，恐怕一塊絲帕不夠揩你的眼淚。

當雲雀報告春已來了的時候，一個亂髮的少年，時常在綠油油的草地上徘徊。

他看見了一陣微風輕輕地吻着地上疏落的小草，但草兒搖頭搖搖，表示不願意。便抹着眼淚，癡想他所單戀着的姑娘。

當春末夏初的時候，一個亂髮的少年，時常在碧水蕩漾的池邊徘徊。

他見了落花紛紛墮入池中，池水顛狂地擁抱着牠，隨後又歡笑着過去了，但落花却無意於牠，便又抹着眼淚，癡想他所單戀着的姑娘。

當秋意吹到了人們的心頭的時候，一這亂髮的少年，時常在寂寞的空庭中徘徊。

他看見了秋蟲向着月兒，訴盡心裏的衷曲，但月兒板板臉不睬牠，很冷淡的樣子。便又拱着

眼淚，癡想他所單戀着的姑娘。

當冬天挾着嚴威到來的時候，一個亂髮的少年，時常在蒼老的樹下徘徊。

他看見了孤松枝榭着繁枝植立在荒寂的園中寒霜親密地偎倚着牠，但孤松漠然地站着不動，便又抹着眼淚，癡想他所單戀着的姑娘。

樹華！你那封最後寄給我的絕交信，雖使我讀了心裏覺得非常難過；但因為牠是你親筆寫的，我還是常常讀牠。讀一會，哭一會，一張薄薄的紙早被眼淚濕透了！

那封絕交信仍寄還你。唉，姊姊！我哀求你！我哀求你！請你收回成命罷！你既不能愛我，至少也應該以朋友的情待我！

千萬請回信倦極，不多談。

叔羽四月七日

(六)

樹華：

在幽深的山谷裏，假使你高高地叫喊起來，也許聽得見回音罷！惟有我寫給你的許多信，終於沒有回信！終於沒有回信！

姊姊！我不怨你！我一些也不怨你！我曉得你所以沒有回信給我，當另有別種特別緣故。也許他不允許你寫信給我。我曉得你是個多情的人，決不會這樣忍心的和我絕交，也決不會把我的信都置之不答。這一定是他逼迫你，叫你這樣做的。姊姊！我諒解你！我十分諒解你！

我記得我從前每次接到你的信時，我是多麼的快樂呀！一收到你的信，我便忙着回信。有時日裏功課忙，沒工夫寫。半夜裏也會點起洋燭來寫信。有時剛逢吃飯時接到你的信，我便連飯都不想吃，忙放下筷，捧着信，飛一般的跑到樓上寢室裏去，偷偷地把信拆開讀了一遍，不夠，第二遍，以至幾十遍，恨不能把信裏的話一句一句的吞到肚裏去。但是，現在呢，這種情景大約不會再有罷！

隸華！我現在只有兩個希望第一，希望你時常和我通信，第二，希望你能允許我時常和你見面。若是你連這些小小的要求也不允許我，那末，我只好自殺了吧！

隸華！我從前每次往崇真女師裏來訪你的情形，你大約總還記得罷！我們學校距崇真女師至少有七八里路遠，但我還能每天來看你，而且在會客室裏，我們常常握手，接吻。我有小詩握手一首，便是描寫我們會面時的情形的，現在且抄給你看：

我那冰冷的手，緊緊地握着——而且長時期的握着——她那柔膩的，灼熱的手；  
後來，我的手倒慢慢地溫煦了她的呢。却慢慢地冷了。

現在回想過去的歡樂，還覺得津津有味，譬如吃了橄欖有回味，齒頰間猶覺甘如飴。唉！我不知道過去的歡樂幾時纔能重來。姊姊！我不怨你！我不怨你！我只恨「一時間」跑得太快！我只恨「一時間」不能向反對方向走去。我只恨「一時間」不會從「現在」再走向「過去」的道上。去！我只恨「一時間」不能把從我們手裏奪去的歡樂再還給我們！

我這幾天身體很不舒服，精神也很煩躁，除寫詩外，已不能再做別的事。昨夜哭着狂寫失戀後贈情敵詩一首，如今也抄在下面，請你轉寄給他——自然是指我的情敵——因為一來想你能讀到這首詩，二來我不願親自直接寄給他。

她把給我的愛情收回了，  
又轉給我的情敵——便是你——

還怪我對她沒情義；

現在辟利的金冠已戴在你頭上，

祇餘失戀的悲哀埋在我心裏！

唉！我希望有一個希望——只有一個！——

希望着還能和她見面握個手，

再在她手背上輕輕地吻一下；

諒她總該允許我罷，這小小的要求！

我要把我心裏的悲哀，

統統裝在一隻瓶裏，

然後密封着口兒，沈到海底；

怕只怕，那沒情的海風，

會故意把牠吹浮到水面！

唉！我只有一個希望——只有一個！——

希望着還能和她見面握個手，

再在她手背上輕輕地吻一下；

諒她總該允許我罷，這小小的要求！

情敵——恕我這樣稱呼你——

我如今把愛她的心交給你，  
從今後請你加倍愛她。

一半爲我，一半爲你自己。

更祝你們倆的愛情永遠不變！

唉！我只有一个希望，——只有一个——

希望着還能和她見面握個手，

再在她手背上輕輕地吻一下；

諒她總該允許我罷，這小小的要求！

也無須哀號，也無須悲啼，

且揩乾眼淚，把心兒重收起。

已往的事，譬如那曇花一現。

就使我能閉着眼喊一聲：『夫人，我愛你！』

但這句話不能吹到她耳邊？

唉！我只有一个希望，——只有一个——

希望着還能和她見面握個手，

再在她手背上輕輕地吻一下；

諒她總該允許我能，這小小的要求！

請你告訴她，——不！我應該稱夫人，——

告訴她，我以後不會把她忘記。

雖然她的身子將嫁給你，

雖然我和她也許不得再見，

却終不能禁止我把她嵌在我心裏！

唉！我只有一个希望，——只有一个！——

希望着還能和她見面握手，

再在她手背上輕輕地吻一下；

諒她總該允許我罷，這小小的要求！

活着既沒趣，尋死又不成。

我如今但願能害一場大病，

害病而死了，倒也干淨！

再不然，便讓我鎮日裏做夢，

——日的夢，夜的夢——永遠不醒！

唉！我只有一个希望，——只有一个！——

希望着還能和她見面着個手，

再在她手背上輕輕地吻一下；

諒她總該允許我罷，這小小的要求！



且關好窗戶，把竹簾垂下，

不要讓明月透進碧紗；

窗前的花，任牠開或落，也無心管牠。

不是不愛光，也不是不愛花，

祇爲的是她已不愛我了！

唉！我只有一个希望——只有一个——

希望着還能和她見面握個手，

再在她手背上輕輕地吻一下；

諒她總該允許我罷，這小小的要求！

我的心猶如酒杯，她的愛情便是美酒，

心杯中原裝滿着愛情之酒，

誰知道我自己還沒有上口，

倒先被別人搶去享受。

含淚看心杯早已空無所有！

唉！我只有一个希望——只有一个——

希望着還能和她見面握個手，

再在她手背上輕輕地吻一下；

諒她總該允許我罷，這小小的要求！

驀地裏她微笑地向我說道：

「少年不論怎樣，我總和你好，

那個人兒，我遲早要和他絕交。」

誰曉得，眼兒一睜，原來還是一個夢！

呀！假使我能常常做這樣的夢，倒也好。

唉！我只有一個希望——只有一個！——

希望着還能和她見面握個手，

再在她手背上輕輕地吻一下；

諒她總該允許我罷，這小小的要求！

重檢讀她的情書，不禁淚落如麻！

且一齊燒成紙灰和淚吞下；

倘若有一朝紙灰能復燃呀，

請她把我那深藏着愛情的，

白熱的心腸也燒成灰兒罷！

唉！我只有一個希望——只有一個！——

希望着還能和她見面握個手，

再在她手背上輕輕地吻一下；

諒她總該允許我罷，這小小的這求！

兩手無力，不能再寫。希望有回信。並望保重身體！

你從前的情人叔羽四月十日

(七)

我所念念不忘的隸華：

這是你和我絕交後的第七封信，却沒有回信，連片紙隻字都沒有難道我的信都被郵局誤了嗎？還是被你們學校裏的舍監收沒了呢？就使你真要和我絕交，你也該告訴我絕交的理由，使我好向你謝罪。

我這幾天心情反常，心緒不寧，眼眶裏擠滿着酸淚，時時想哭！但是哭給誰聽呢？有誰知道我心裏的悲哀呢？更有誰能和我表同情呢？那些冷酷的人們，在我看來，都是肉塊堆成的石像，少有同情的人呀！

隸華！我何嘗不知道愛情便是苦痛；但是，爲了你，爲了神聖的愛情，我就是苦痛到死，我也情願。就使愛情是一團猛烈的火焰，我也願化做一個飛蛾，甘心爲她而死，不信，請讀我的玫瑰及其刺一詩。

在一座寂寞的深園裏，

我從野花叢中穿過，

那些紅着顏的玫瑰，

都探出頭來望我。

牠的美麗和香氣，

使我陶醉，又把我迷住；

但牠那可怕的毒刺，

刺傷了我的手，流血如注。

我看了一看手上的傷痕，

不禁含淚的微笑了；

爲玫瑰，我就使被刺而死了，

也不忍把這毒刺極力咒罵。

我還要把手上的血染在牠上面，

使牠更好看，更鮮豔，更美麗；

這些小小的犧牲值得什麼？

何況爲牠！何況爲牠！

愛情是一朵玫瑰；

苦痛是牠的毒刺，

幸福和快樂都是，

牠的美麗和香氣。

愛情已給我不少的幸福和快樂，

如今且嘗嘗苦痛的味道！

唉！可憐的我呀！這是爲愛情——

爲牠，你還是忍受些的好！

若是你能想到苦痛爲的是愛情，

那末，苦痛也就變做幸福和快樂了！

便是苦痛得快要死了，——

爲愛情而死，死也榮耀！

聽說你不久將和他結婚。我得着這個消息之後，我很爲你快樂！棣華！讓我含着眼淚謹祝你們幸福無疆！讓我用顫抖的唇爲你們倆祈禱！讓我在瘦削憔悴的頰上，爲你們倆微微露一絲笑容！

姊姊讓我吻一吻

叔羽 四月十三日

(八)

我所眷戀的棣華！

我已不希望你給我回信，因爲我眼巴巴一直等到現在，還是不見你的信來！從今後我纔明白原來希望是一個狡猾的騙子，他起先用一種甘言蜜語來引誘我，隨後又離棄了我！但是，棣華！你雖沒有信來，我還是要寫信給你，只要我還活着。我祇知道寫信給你是我的義務，愛你也是我應盡的義務！

我在寄給你的第六封信裏會說過我尚有兩個希望：第一，希望你平常和我通信；第二，希望你

能允許我時常和你見面，換一句話說，就是請你以朋友之情待我，一面讓我單戀你。若是你連這些小的要求也不允許我，我恐怕難免於自殺吧！現在第一個希望既達不到，第二個希望也許能達到。棣華！你能允許我和你再見面嗎？

自你和我絕交後，我是屢次在你們學校門前徘徊躑躅。假使我那時身上穿的是校服，人家一定要當我是站崗的巡警呢。我幾次想進去，又恐怕你不肯見我。唉，我真是沒法，我真是沒法！

我準於一星期後再到你們學校裏來，那時我一定要大着膽子見你，請你千萬不要拒絕呀！

這封信是雙掛號寄上的，因為一則，恐怕被郵局遺失；二則，我雖不能得到你回信，却還能得一張你簽過名的回單，算是覆信的代替物。

今天我略有微恙，但不要緊，請勿念！

備睡的鈴已搖過了，再見。

叔羽四月十五日

棣華：

(九)

我知道，我幾天前寄給你的掛號信，你已收到。因為郵局的回單來了。這張回單，在我看來，比幾千幾萬封的情書還寶貴。我剛把牠拿到手中時，我全身的紅血輪便紛紛飛跑到我面部上來，心兒不住地躍躍跳動，手心是像火一般的熱！但是仔細一看，回單上面沒有你簽的名，却蓋着一顆「崇真女師門房」的印。唉，這真使我失望！你不但不寄我一封信，連在回單上簽一個名你也不肯！

再隔幾天我一定來訪你，我但是怕，怕你不肯見我，也我不知道我們會面時來說些什麼話才好。



心中悲苦萬狀，淚和紙上的墨濺混在一處，字跡因而模糊，請原諒！

叔羽，四月二十三日

樹華：

(十一)

這封信是托別人代寫的，因為我這幾天正患重病，不能握筆。

也許這是末次寫給你的信，恐怕再過幾天，我就要微笑着離開這世界。在未死之前，我還想見你一面；你可到兼愛醫院來訪我。若是有信也請寄到這裏來。樹華，請你千萬不要為我哭泣，你要知道這正是三角式戀愛的必然的結果。但這齣悲劇也不久就要閉幕，我死之日，便是這齣悲劇閉幕之日！附上我要回去了！一詩，是我昨夜從夢裏哭醒後寫的。這是我的輓歌，也是將死的春蠶最後吐出來的一條絲。

我要回去了！去，去，去，往「死的高原」去！在這「生的高原」上，我不過是一個生客；而「死的高原」却是我的故鄉。

朋友們，當我和死一步一步逼近時，你們千萬不要說我是將死了，你們只要這樣說好了：「這個少年在他鄉作客二十一年，如今他要回去了！」

我要回去了！去，去，去，「往死的高原」去！

朋友們，當我連頭都不同的走去時，你們千萬不要挽留了；若是你們牽着我的衣，阻我回去，頭我以絕裾而去；若是你們拉着我的手，不讓我走，我甯願斬掉了手兒再去，去，去，去，往死「的高原」



去！

我要回去了！去，去，往「死的高原」去！

朋友們，當我微笑地和這世界永別時，你們千萬不要哭，——連一滴眼淚都不要滾下來！也不要爲我唱輓歌。徒然哭着，唱着有什麼用呢？而且在你們的歌聲和哭聲未歇之前，我早已悄悄地走到死的高原了！我早已飄飄地飛回我的故鄉了！

永別了姊姊！

薄命而短命的叔羽四月二十九日

——一九二三，五十八於蘇州東吳——

（小說月報）

許地山

## 命命鳥

敏明坐在席上，手裏拿着一本八大人覺經，流以似的念着。她的席在東邊的窗下，早晨日光射在她的臉上，照得她的身體全然變成黃金的顏色。她不理會日光晒着她，却不歇地抬頭去瞧壁上的時計，好像等什麼人來似的。

那所屋子是佛教青年會的法輪學校。地上滿鋪了日本花蓆，八九張矮小的几子橫在兩邊的窗下。壁上掛的都是釋迦應化的事跡，當中懸着一個卍字徽章和一個時計。一進門就知那是佛教的經堂。

敏明那天來得早一點，所以屋裏還沒有人。她把各樣功課念過幾遍，瞧壁上的時計正指着六點

一刻。她用手擋住眉頭，望着窗外低聲地說：「這時候還不來上學，莫不是還沒有起床！」

敏明所等的是一位男同學加陵。他們是七八年的老同學，年紀也是一般大。他們的感情非常的好，就是新來的同學也可以瞧得出來。

「鏗鏘……鏗鏘……」一輛電車循着鐵軌從北而來，駛到學校門口停了一會。一個十五六歲的美男子從車上跳下來。他的頭上包着一條蘋果綠的絲巾，身上穿着一件雪白的短褂，下身圍着一條紫色的絲裙，脚下踏着一雙芒鞋，儼然是一位緬甸的世家子弟。這男子走進院裏，腳下的芒鞋拖得拍答拍答地響。那聲音傳到屋裏，好像告訴敏明說：「加陵來了！」

敏明早已瞧見他，等他走近窗下，就含笑對他說：「加陵！請你的早安。你來得算早，現在才六點一刻咧。」加陵回答說：「你不要譏諷我，我還以為我是第一早的。」他一面說一面把芒鞋脫掉，放在門邊，赤着腳走到敏明跟前坐下。

加陵說：「昨晚上父親給我說了好些故事，到十二點才讓我睡去，所以早晨起得晚一點。你約我早來，到底有什麼事？」敏明說：「我要向你辭行。」加陵一聽這話，眼睛立刻瞪起來，顯出很驚訝的模樣，說：「什麼？你要往那裏去？」敏明紅着眼眶回答說：「我的父親說我年紀大了，書也念夠了，過幾天可以跟着他專心當戲子去，不必再像從前念幾天唱幾天那麼勞碌。我現在就要退學，後天將要跟他上普朗去。」加陵說：「你願意跟他去嗎？」敏明回答他：「我為什麼不願意？我家以演劇為職業是你所知道的。我父親雖是一個很有名很能賺錢的俳優，但這幾年間他的身體漸漸軟弱起來，手足有點不活動，所以他願意我和他一塊兒排演我在這事上很有長處，也樂得順從他的命令。」加陵說：「那麻，我對於你的意思就沒有挽回的餘地了。」敏明說：「請你不必為這事納悶。我們的離別必不能常

久的。仰光是一所大城，我父親和我必要常在這裏演戲。有時到鄉村去，也不過三兩個星期就回來。這次到普朗去，也是要在那裏耽擱八九天。請你放心……」

加陵聽得出神，不隄防外邊早有五六個孩子進來。有一個頑皮的孩子跑到他們跟前說：「請一玫瑰」和「蜜蜂」的早安。」他又笑着對敏明說：「玫瑰花裏的甘露流出來咧。」——他瞧見敏明臉上有一點淚痕，所以這樣說。西邊一個孩子接着說：「對呀！怪不得蜜蜂捨不得離開她。」加陵起身要追那孩子，被敏明攔住。她說：「別和他們胡鬧。我們還是說我們的罷。」加陵坐下，敏明就接着說：「我想你不久也得轉入高等學校，盼望你在念書的時候要忘了我，在休息的時候要記念我。」加陵說：「我決不會把你忘了。你若是過十天不回來，或者我會到普朗去找你。」敏明說：「不必如此。我過幾天準能回來。」

說的時候，一位三十多歲的教師由南邊的門進來。孩子們都起立向他行禮。教師蹲在席上，回頭向加陵說：「加陵，蠶摩蟬和尚叫你早晨和他出去乞食。現在六點半了，你快去罷。」加陵聽了這話，立刻走到門邊，把芒鞋放在屋角的架上，隨手拿了一把油傘就要出門。教師對他說：「九點鐘就得回來。」加陵答應一聲就去了。

加陵回來，敏明已經不在她的席上。加陵心裏很是難過，臉上卻不露出什麼不安的顏色。他坐在席上，仍然念他的書。晌午的時候，那位教師說：「加陵，早晨你走得累了，下午給你半天假。」加陵一面謝過教師，一面檢點他的文具，慢慢地走回家去。

加陵回到家裏，他父親婆多瓦底正在屋裏嚼檳榔。一見加陵進來，忙把紅沫唾出，問道：「下午放假麼？」加陵說：「不是。是先生給我的假。因為早晨我跟蠶摩蟬和尚出去乞食，先生說我太累，所以給

我半天假。」他父親說：「哦，曼摩在道上會告訴你什麼事情沒有？」加陵答道：「他告訴我：我的畢業期間快到了，他願意我跟他當和尚去。他又說：這意思已經向父親提過了。父親啊，他實在向你提過這話麼？」婆多瓦底說：「不錯，他曾向我提過。我也很願意你跟他去。不知道你怎樣打算？」加陵說：「我現時有點不願意，再過十五六年，或者能夠從他。我想再入高等學校念書，盼望在其中可以得着一點西洋的學問。」他父親詫異：「西洋的學問啊！我的兒，你想差了。西洋的學問不是好東西，是毒藥。你若是有那學問，你就要藐視佛法了。你試瞧瞧在這裏的西洋人，多半是幹些殺人的勾當，做些損人利己的買賣，和開些誹謗佛法的學校。什麼聖保羅、因斯提、聖約翰、海斯苦爾，沒有一間不是誹謗佛法的。我說：你要求西洋的學問會發生危險就在這裏。」加陵說：「誹謗與否，在乎自己，並不在乎外人的煽惑。若是父親許我入聖約翰、海斯苦爾，我準保能持守得住，不會受他們的誘惑。」婆多瓦底說：「我是很愛你的，你要做的事情，若是沒有什麼妨礙，我一定允許你。要記得昨晚我和你說的話。我想起當日你叔叔和你的白象主（緬甸王尊號）提婆的事，就不由得我不恨西洋人。我最沉痛的是他們在蠻得勒將白象主擄去，和在瑞大光塔設防註營。瑞大光塔是我們的聖地，他們竟然叫些行兇的人在那裏住，豈不是把我們的戒律打破了嗎……我盼望你不要入他們的學校，還是清淨淨去當沙門。一則可以為白象主懺悔，二則可以為你的父母積福，三則為你將來往生極樂的預備。出家能得這幾種好處，總比出西洋的學問強得多。」加陵說：「出家修行，我也很願意。但無論如何，現在決不能辦。不如一面入學，一面跟着曼摩、摩些經典。」婆多瓦底知道勸不邊來，就說：「你既是決意要入別的學校，我也無可奈何。我很喜歡你跟曼摩、摩學習經典。你畢業後就轉入仰光高等學校罷，那學校對於緬甸的風俗比較的保存一點。」加陵說：「那麼，我明天就去告訴曼摩和法輪學。」

校的教師。」婆多瓦底說：「也好。今天的天氣很清爽，下午你又沒有功課，不如在午飯後一塊兒到湖裏逛逛。你就叫他們開飯罷。」婆多瓦底說完就進臥房換衣服去了。

原來加陵住的地方離綠綺湖不遠。綠綺湖是仰光第一大第一好的公園。緬甸人叫他做干多支。「綠綺」的名字是英國人替他起的。湖邊滿是熱帶植物。那些樹木的顏色、形態，都是很美麗，很奇怪。湖西遠遠望見瑞大光，那塔的金色光襯着湖邊的椰樹、蒲葵，直像王后站在水邊後面有幾個宮女持着羽葆隨着她一樣。此外好的景緻，隨處都是，不論什麼人，一到那裏，心中的憂鬱立刻消滅。加陵那天和父親到那裏去，能得許多愉快，是不消說的。

過了三個月，加陵已經入了仰光高等學校。他在學校裏常常思念他最愛的朋友敏明。但敏明自從那天早晨分別，老是沒有消息。有一天加陵回家，一進門，僕人就遞封信給他。折開看時，却是敏明的信。加陵才知道敏明早已回來，他等不得見父親的面，翻身出門，直向敏明家裏奔來。

敏明的家還是住在高加因路，那地方是加陵所常到的。女僕瑪彌見他推門進來，忙上前迎他說：「加陵君，許久不見啊！我們姑娘前天才回來的。你來得正好，待我進去告訴她。」她說完這話就迅速進裏邊去，大聲嚷道：「敏明姑娘，加陵君來找你呢，快下來罷。」加陵在後面慢慢地走，待要踏入廳門，敏明已溜出來。

敏明含笑對加陵說：「誰教你來的呢？這三個月不見你的信，大概因為功課忙的原故罷。」加陵說：「不錯，我已經入了高等學校，每天下午還要到曼摩那裏……唉，好朋友，我就是有工夫，也不能寫信給你，因為我抓起筆來，就沒了主意，不曉得要寫什麼才能叫你覺得我的心常常有你在裏頭。我想你這幾個月沒有信給我，也許是和我一樣地犯了這種毛病。」敏明說：「你猜的不錯，你許久不到

我屋裏了，現在請你和我上去坐一會。」敏明把手搭在加陵的肩膀上，一面吩咐瑪彌預備檯檯，淡巴菰，和些少細點，一面攜着加陵上樓。

敏明的臥室是樓西。加陵進去，瞧見裏面的陳設還是和從前差不多。樓板上鋪的是土耳其絨氈。窗上垂着兩幅很細緻的帷子，她的奩且就放邊窗邊。外頭懸着幾盆風蘭。瑞大光的金光遠遠地從那裏射來。靠北是臥榻，離地約一尺高，上面用等上的絲織物蓋住。壁上懸着一幅提婆和率斐雅洛觀劇的畫片。還有好些繡墊散布在地上。加陵拿一個墊子到窗邊，剛要坐下，那女僕已經把各樣喫的東西捧上來。「你嚼檳榔。」敏明說完這話，隨手送了一個檳榔到加陵嘴裏，然後靠着她的鏡口坐下。

加陵嚼過檳榔，就對敏明說：「你這次回來，技藝必定很長進，何不把你最得意的藝術演奏起來，我好領教一下？」敏明笑說：「哦，你是要瞧我演戲來的。我死也不演給你瞧。」加陵說：「有什麼妨礙呢？你還我怕笑你不成？快演罷，完了自們再來談心。」敏明說：「這幾天我父親剛剛教我一套雀翎舞，打算在涅槃節期到比古演奏，現在先演你瞧罷。我先舞一次，等你瞧熟了，再奏樂和我舞蹈的譜可以借用「達撒羅撒」歌調借用「恩斯民」這兩枝譜，你都會嗎？」加陵尺答應說：「都會，都會。」

加陵擅於奏「巴打拉」一種竹製的樂器，詳見《大濟會典圖》。他一聽見敏明叫他奏樂，就立刻叫瑪彌把那種樂搬來。等到敏明舞過一次，他就跟着奏起來。

敏明兩手拿住兩把孔雀翎，舞得非常的嫺熟。加陵所奏的巴打拉也還跟得上。舞過一會，加陵就

奏起「恩斯民」的曲調，只聽敏明唱道：

「孔雀孔雀！你不必贊我生得俊美，我也不必嫌你長得醜劣。」

咱們是同一個身心，

同一副手脚。

我和你永遠同在一個身裏住着，

我就是你啊你就是我。

別人把咱們的身體分做兩個，

是他們把自己的指頭壓在眼上，

所以會生出這樣的錯。

你不要像他們這樣的眼光。

要知道我就是你啊你就是我。」

敏明唱完，又舞了一會。加陵說：「我今天才知道你的技藝精到這個地步。你所唱的也是很好。且把這歌曲的故事說給我聽。」敏明說：「這曲倒沒有什麼良事，不過是平常的戀歌，你能把裏頭的意思聽出來就夠了。」加陵說：「那麼你這枝曲是爲我唱的我也很願意對你說我就是你，你就是我。」

他們二人的感情幾年來就漸漸濃厚。這次見面的時候又受了那麼好的感觸，所以彼此的心裏都承認他們求婚的機會已經成熟。

敏明願意再幫父親二三年才嫁，可是他沒有向加陵說明。加陵起先以爲敏明是一個很信佛法的女子，怕她後來要到尼庵去實行她的獨身主義，所以不敢動求婚的念頭。現在瞧出她的心志不在那裏，他就決意回去要求婆婆多瓦底的同意，把他娶過來。照緬甸的風俗，子女的婚嫁本沒有要求父母同意的必要。加陵很尊重他父親的意見，所以要履行這種手續。

他們談了半响的工夫，敏明的父親宋志從外面進來，抬頭瞧見加陵坐在窗邊，就說：「加陵，別後平安啊！」加陵忙回答他，轉過身來對敏明說：「你父親回來了。」敏明待下去，她父親已經登樓。他們三人坐過一會，談了幾句客套，加陵就起身告辭。敏明說：「你來的時間不短，也該回去了。你且等一等，我把這些舞具收拾清楚，再陪你在街上走幾步。」

宋志眼瞧着他們出門，正要到自己屋裏歇一歇，恰好瑪彌上樓收拾東西。宋志就對他說：「你把那盤檳榔送到我屋裏去罷。」瑪彌說：「這是他們剩下的，已經殘了。我再給你拿些新鮮的來。」

瑪彌把檳榔送到宋志屋裏，見他躺在席上，好像想什麼事情似的。宋志一見瑪彌進來，就起身對她說：「我瞧他們兩人實在好得太利害，若是敏明跟了他，我必要喫虧。你有什麼好方法，教他們二人的愛情冷淡沒有？」瑪彌說：「我又不是蠱師，那有好方法離開他們？我想主人你也不必想什麼方法，敏明姑娘必不致於嫁他。因為他們一個是屬蛇，一個是屬鼠的（緬甸的生肖是算日的，禮拜四生的屬鼠，禮拜六生的屬蛇。）就算我們肯將姑娘嫁給他，他的父親也不願意。」宋志說：「你說的雖然有理，但現在生肖相剋的話，好些人都不注重了。倒不如請一位蠱師來，請他在二人身上施一點法術更為得計。」

印度支那間，有一種人叫做蠱師，專用符咒替人家製造命運。着時叫沒有愛情的男女忽然發生愛情；有時將如膠似漆的夫婦化為讎敵。操這種職業的人，似暹羅的僧侶最多，且最受人信仰。緬甸人操這種事業的也不少。宋志因為瑪彌的話提醒他，第二天早晨他就出門找蠱師去了。

晌午的時候，宋志和蠱師沙龍回來。他讓沙龍進自己的臥房。瑪彌一見沙龍進來，木雞似的站在一邊。她想到昨天在無意之中說出蠱師，引起宋志今天的實行，實在對不起她的姑娘。她想到這裏就



一直上樓去告訴敏明。

敏明正在屋裏念書，聽見這消息，急和瑪雅下來，躡步倒屏後，傾耳聽他們的談話。只聽沙龍說：「這事很容易辦。你可以將她常用的貼身來西拿一兩件來，我在那上頭畫些符，念些咒，然後給回她。用過幾天就見功效。」宋志說：「恰好這裏有她一條常用的領巾，是她昨天回來的時候忘記帶上去的。這東西可用嗎？」沙龍說：「可以的，但是能夠得着……」

敏明聽到這裏已經忍不住，一直走進去向父親說：「阿爸，你何必擺弄我呢？我不是你的女兒嗎？我和加陵沒有什麼意，請你放心。」宋志驕地裏瞧見他女兒進來，簡直不知道要用什麼話對付她。沙龍也停了半晌才說：「姑娘，我們不是談你的事，請你放心。」敏明斥他說：「狡猾的人，你的計畫我已知道了。你快去辦你『事罷。』」宋志說：「吾的兒，你今天瘋了嗎？你且坐下，我慢慢給你說。」

敏明那裏肯依父親的話？她一味和沙龍吵鬧，弄得她父親和沙龍很沒趣。不久沙龍垂着頭走出去；宋志滿面怒容蹲在牀上吸煙。敏明也忿忿地上樓去了。

敏明那一晚上沒有下來和父親用飯。她想父親終久會用蠱術離開他們，不由得心裏難過。她躺在牀上翻來覆去，繡枕早已被她的眼淚濕透了。

第二天早晨，她到鏡台梳洗，從鏡裏瞧見她滿面都是鮮紅色，——因為繡枕退色，印在她的臉上。——不覺笑起來，她把臉上那些印迹洗掉的時候，瑪雅已捧一束鮮花，一杯咖啡上來。敏明把花放在一邊，一手倚着窗櫺，一手拿住茶杯向窗外出神。

她定神瞧着圍繞瑞大光的彩雲，不理會那塔的金光向她的眼臉射來，她的精神因此就十分疲乏。她心裏感想和目前的光融洽，已經現出催眠的狀態。她自己覺得在瑞大光塔頂站着，聽見底下的

護塔鈴叮叮噹噹地響。她又瞧見上面那些王侯所獻底寶石，個個都發出很美麗的光明。她心裏喜歡得很，不歇用手去摩弄，無意中把一顆大紅寶石摩掉了。她忙要俯身去檢時，那寶石已經掉在地上。她定神瞧着那空兒，要求那寶石掉下底原故，不覺有一種更美麗的寶光從那裏射出來。她心裏覺得很奇怪，用手扶着金壁，低下頭來要瞧瞧那空兒裏頭底光景。不隄防那壁被她一推，漸漸向後，原來是一扇寶石底門。

那門被敏明推開之後，裏面的光直射到她身上。她站在外邊，望裏一瞧，覺得裏頭的山水、樹木，都是她平生所不曾見過的。她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向前走了幾十步。耳邊恍惚聽見有人對她說：『好啊！你回來啦！』敏明回頭一看，覺得那人很熟悉，只是一時不能記出他底名字。她聽見『回來』這兩字，心裏很是納悶，就向那人說：『我不住在這裏，爲何說我回來？你是誰？我好像在那裏與你會過似的。這是什麼地方！』那人笑說：『哈哈！去了這些日子，連自己家鄉和平日間往來的朋友也忘了。肉體底障礙真是大喇！』敏明聽了這話，簡直莫名其妙。又問他說：『我是誰？有那麼好福氣住在這裏？我真是住在這裏住過嗎？』那人回答說：『你是誰？你自己知道。若是說你不會住過這裏，我就領你到處逛一逛，瞧你認得不認得。』

敏明聽見那人要領她到處去逛逛，就忙忙答應。但所見底東西，敏明一點也記不清楚，總覺得樣樣都是新鮮的。那人瞧見敏明那副迷糊，就對她說：『你既然記不清，待我一件一件告訴你。』

敏明和那人走過一座碧玉牌樓，兩邊底樹羅列成行，開着很好看的花。紅的，白的，紫的，黃的，各色都備。樹上有些鳥兒，唱得很好聽。走路時，有些微風慢慢吹來，吹得各色的花瓣紛紛掉下，有些落在人底身上，有些落在地上，有些還在空中飛來飛去。敏明底頭上和肩膀上也被花瓣貼滿，遍體薰得很香。

那人說：「這些花木都是你底老朋友，你常和他們往來。他們的花是長年開放底。」敏明說：「這真是好地方，只是我總記不起來。」

走不多遠，忽然聽見很好的音樂。敏明說：「誰在那邊奏樂？」那人回答說：「那裏有人奏樂，這裏的聲音都是發於自然的。你所聽的是前面流水的聲音。我們再走幾步就可以聽見。」進前幾步果然有些泉水穿林而流，水面浮着奇異的花草，還有好些水鳥在那裏游泳。敏明只認些得荷花、鸚鵡，其餘都不認得。那人很不禪煩，把各樣的東西都告訴她。

他們二人走過一道橋，迎面立着一片琉璃牆。敏明說：「這牆真好看，是誰在裏面住？」那人說：「這裏頭是喬答摩，宜講法要底道場。現時正在演說，好些人物都在那裏聆聽法音。轉過這個牆角就是正門。到底時候，我領你進去聽一聽。」敏明貪戀外面的風景，不願意進去。她說：「咱們逛兒才進去罷。」那人說：「你只會聽粗的聲音。」看簡略的顏色，和聞污劣的香味。那更好的更微妙的，你就不理會了……好，我再和你走走，瞧你了悟不了悟。」

二人走到牆底盡頭，還是穿入樹林。他們踏着落花一直進前樹上底鳥聲，叫得更好聽。敏明抬起頭來，忽然瞧見南邊的樹枝上有一對很美麗的鳥，呆立在那裏，絲毫的聲音也不從他們底嘴裏發出。敏明指着問那人說：「隻隻鳥兒都出聲吟唱，爲什麼那對鳥兒不出聲音呢？那是什麼鳥？」那人說：「那是命命鳥。爲什麼不唱？我可不知道。」

敏明聽見「命命鳥」三字，心裏似乎有點覺悟。她注神瞧着那鳥，猛然對那人說：「那可不是我和我底好朋友加陵麼？爲何我們都站在那裏？」那人說：「是不是，你自己覺得。」敏明搶前幾步看來，還是一對獸鳥。她說：「還是一對鳥兒在那裏，也許是我底眼花了。」

他們繞了幾個灣，當前現出一節小溪把兩邊的樹林隔開。對岸的花草似乎比這邊更新奇。樹上底花瓣也是常常掉下來。樹下有許多男女有些躺着底有些站着底有些坐着底。各人在那裏說說笑笑都現出很親密的樣子。敏明說：『那邊的花瓣落得更妙人也多一點。我們一同過去逛逛罷。』那人說：『對岸可不能去。那落底叫做情塵。若是望人身有落得多了就不好。』敏明說：『我不怕。你領我過去逛逛罷。』那人見敏明一定要過去，就對她說：『你必要過那邊去，我可不能陪你了。你可以自己找一道橋過去。』他說完這話就不見了。敏明回頭瞧見那人不在，自己循着水邊，打算找一道橋過去。但找來找去總找不着，只得站在這邊瞧過去。

她瞧那些見花瓣越落越多，那班男女幾乎被葬在底下。有一個男子坐在對岸底水邊，身上也是滿了落花，一個紫衣底女子走到他跟前說：『我很愛你。你是我底命。我們是命命鳥。除你以外，我沒有愛過別人。』那男子回答說：『我對於你底愛情也是如此。我除了你以外不會愛過別的女人。』紫衣女子聽了向他微笑，就離開他。走不多遠，又遇着一位男子站在樹下。她又向那男子說：『我很愛你。你是我底命。我們是命命鳥。除你以外，我沒有愛過別人。』那男子也回答說：『我對於你底愛情也是如此。我除了你以外不會愛過別的女人。』

敏明瞧見這個光景，心裏因此發生了許多問題，就是那紫衣女子爲什麼當面撒慌，和那兩位男子底回答爲什麼不約而同。她回頭瞧那坐在水邊底男子還在那裏。又有一個穿紅衣底女子走到他面前，還是對他說紫衣女子所說底話。那男子底回答和從前一樣，一個字也不改。敏明再瞧那紫衣女子，還是挨着次序向各個男子說話。她走遠了，話語底內容雖然聽不見，但她底形容老沒有改變。各個男子對她也是顯出同樣的表情。

敏明瞧見各個女子對於各個男子所說底話都是一樣；各個男子底回答也是一字不改；心裏正在疑惑；忽然來了一陣狂風把對岸底花瓣颳得乾乾淨淨。那班男女立刻變成很凶惡的容貌，互相嚼食起來。敏明瞧着這個光景，嚇得冷汗直流。她忍不住就大聲喝道：『噯呀！你們底感情真是反覆無常。』

敏明手裏那杯咖啡被這一喝，全都瀉在她底裙上。樓下底瑪彌聽見樓上底喝聲，也趕上來。瑪彌瞧見敏明過身冷汗，仆在鏡台上頭。忙上前把她扶起，問道：『姑娘你怎樣啦？燙着了沒有？』敏明醒來，不便對瑪彌細說，胡亂答應幾句就打發她下去。

敏明細想剛才的異象，抬頭再瞧窗外底，瑞大光，覺得那塔還是被彩雲繞住，越顯得十分美麗。她立起來，換過一條綠色的裙子，就坐在廳底臥榻上頭。她想起在樹林裏忽然瞧見命命鳥變做她，和加陵那回事，心中好像覺悟他們兩個是這邊的命命鳥，和對岸自稱為命命鳥底不同。她自己笑着說：『好在我不在那裏。幸虧我不能過去。』

她自經過這一場恐慌，精神上遂起了莫大的變化。對於婚姻另有一番見解；對於加陵底態度更是不像從前。加陵一點也覺不出來，只猜她是不舒服。

自從敏明回來，加陵沒有一天不來找她。近日覺得敏明底精神異常，以為自己沒有向她求婚，所以不高興。加陵覺得他自己有些難解決的問題，不能不對敏明說第一，是他父親願意他去當和尚第二，縱使進他娶妻，敏明底生肖和他不對，頑固的父親未必承認。現在瞧見敏明這樣，不由得不捫衷情吐露出來。

加陵一天早晨來到敏明家裏，瞧見她底態度越發冷靜，就安慰她說：『好朋友，你不必憂心，日子

還長呢。我在咱們底事情上頭已經有了打算。父親若是不肯，咱們最終的辦法就是「照例逃走」。你這兩天是不是爲這事生氣呢？」敏明說：「這倒不值得生氣。不過這幾晚睡得遲，精神有一點疲倦罷了。」

加陵以爲敏明底話是真，就把前日向父親要求底情形說給她聽。他說：「好朋友，你讓我底父親多麼固執。他一意要我去當和尚，我前天向他說些咱們底事，他還要請人來給我說法，你說好笑不好笑？」敏明說：「說什麼法？」加陵說那天晚上，父親把曇摩請來，我以為有別的事要和他商量，誰知他叫我到跟前教訓一頓。你猜他對我講什麼經呢？好些話我都忘記了。內中有一段是很有趣，很容易記底。我且念給你聽：

佛問摩鄧曰：「女愛阿難阿似？」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聲音；愛阿難行走。」佛言：「眼中但有淚，鼻中但有洩，口中但有唾，耳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尿，臭氣不淨。」

「雲摩說得天花亂墜，我只是偷笑。因爲身體上的汗穢，人人都有，那能因着這些小事，就把愛情割斷呢？況且這經本來不合對我說，若是對你念，還可以解釋得去。」

敏明聽了加陵末了那句話，忙問道：「我是摩鄧嗎？怎樣說對我念，就可以解釋得去？」加陵知道失言，忙回答說：「請你原諒，我說錯了。我底意思不是說你是摩鄧，是說這本經合於對女人說。」加陵本是要向敏明解嘲，不意反觸犯了她。敏明聽了那幾句經，心裏更是明白，他們兩人各有各底心事，總沒有盡情吐露出來。加陵坐不多會，就告辭回家去了。

這般節近啦。敏明底父親直催她上比古去。加陵知道敏明明日要動身，在那晚上到西家裏，爲底

是要給他送行。但一進門，連人影也沒有。轉過角門，只見瑪彌在她屋裏縫衣服。那時候約在八點鐘底光景。

加陵問瑪彌說：「姑娘呢？」瑪彌抬頭見是加陵，就陪笑說：「姑娘說要去找你，你反來找她。她不會到你家去嗎？她出門已有一點鐘的工夫了。」加陵說：「真的麼？」瑪彌回了一聲：「我還騙你不成。」低頭還是做她底活計。加陵說：「那麼，我就回去等她……你請。」

加陵知道敏明沒有別處可去，她一定不會趁瑞大光底熱鬧，他回到家裏，見敏明沒來，就想着她一定和女伴到綠綺湖上乘涼，因為那夜底月亮得很，敏明和月亮很有緣，每到月圓底時候，她必招幾個朋友到那裏談心。

加陵打定主意，就向綠綺湖去。到底時候，覺得湖裏靜寂得很。這幾天是涅槃節，各廟裏都很熱鬧，綠綺湖底冷月沒人來賞玩，是意中底事。加陵從愛華德第七底造像後面上山坡，瞧見沒人在那裏，心裏就有幾分詫異，因為敏明每次必在那裏坐，這回不見她，諒是沒有來。

他走得很累，就在凳上坐一會。他在月影朦朧之中，瞧見地下有一件東西，檢起來看時，卻是一條蟬翼紗底領巾。那巾底兩端都繡一個吉祥海雲底徽識，所以他認得是敏明底。

加陵知道敏明還在湖裏，把領巾藏在袋裏，就抽身去找她。他踏一彎虹橋，轉到水邊底冷亭，瞧沒有人，又折回來。他在山邱上注神一望，瞧見西南邊隱隱有個人影，忙上前去，見有幾分像敏明。加陵躊躇步到野薔薇垣後面，意思是要嚇她。他瞧見敏明好像是找什麼東西似的，所以靜靜伏在那裏看她要做什么。

敏明找了半天，隨在樂亭旁邊摘了一枝優鉢曇花，走到湖邊，向着瑞大光合掌禮拜。加陵見了，暗

想她爲什麼不到瑞大光膜拜去。於是再躊躇走近湖邊底薔薇垣，那裏離敏明禮拜底地方很近。加陵恐怕再觸犯她，所以不敢做聲。只聽她底禱禱：

「女弟子敏明，稽首三世諸佛。我自萬劫以來，迷失本來智性，因此墮入輪迴，成女人身。現在得蒙大慈，示我三生因果。我今悔悟，誓不再戀天人，致受無量苦楚。願我今夜得除一切障礙，轉生極樂國土。願勇猛無畏阿彌陀，俯聽懇求，接引我南無阿彌陀佛。」

加陵聽了她這番禱禱，心裏很受感動，他沒有一點悲痛，竟然從薔薇垣裏跳出來，對着敏明說：「好朋友，我聽你剛才的祈禱，知道你厭棄這世間，要離開他。我現在也願意和你同行。」

敏明笑道：「你什麼時候來底？你要和我同行，莫不你也厭世嗎？」加陵說：「我不厭世。因爲你底原故，我願意和你同行。我和你分不開。你到那裏，我也到那裏。」敏明說：「不厭世，就不必跟我去。你要記得你父親願你做一個轉法輪底能手。你現在不必跟我去，以後還有相見底日子。」加陵說：「你說不厭世就不必死，這話有些不對。譬如我要到鬱得勒去，不是嫌惡仰光不過我未到過所城，所以願意去瞧一瞧。但有些人很厭惡仰光，他巴不得立刻離開才好。現在你是第二類底人，我是第一類底人，爲什麼不讓我和你同行？」敏明不料加陵會來，更不料他一下就決心要跟從她。現在聽他這一番話，語知道他與自己底覺悟雖然不同，但她常感得他們二人是那世界底命鳥，所以不甚阻止他。到這時，她才把前幾天底事告訴加陵。加陵聽了，心裏非常的喜歡說：「有那麼好的地方爲何不早告訴我？我一定離不開你了，咱們一塊兒去罷。」

那時月光更是明亮，樹林裏螢火無千無萬地閃來閃去，好像那世界底人物來赴他們底喜筵一樣。



加陵一手搭在敏明底肩上，一手牽着她。快到水邊底時候，加陵回過臉來向敏明底唇邊啜了一下，他說：『好朋友，你不親我一下麼？』敏明好像不會聽見，還是直地走。

他們走入水裏，好像新婚底男女攜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毫無現點畏縮。在月光水影之中，還聽見加陵說：『咱們是生命底旅客，現在要到那個新世界，實在叫我喜樂得很。』

現在他們去了！月光還是照着他們所走底路，瑞大光遠遠這一點鼓樂底聲音來；動物園底野獸也都為他們唱很雄壯的歡送歌，惟有那不懂人情底水，不願意替他們守這旅行底秘密，要找機會把牠們底軀殼送回來。

## 苦雨淒風

### (一)

那是初秋的一天。一陣秋雨淅淅瀝瀝的落了下來，發出深山裏落葉似的沙沙的聲音；又夾着幾陣清涼的秋風，把雨絲吹得斜射在百葉窗上。弟弟正在廊上吹胰子泡，偶爾的銳聲的喊着。屋裏非常的黑暗，像是到了黃昏，我獨自臥在大椅上，無聊的燃起一支香烟。這時候我的情思活躍起來，像是一隻大鷗，飛騰於八極之表。我的悲哀也驟然狂熾，似乎有一縷一縷的愁絲將要把我像蛹一般的層層縛起。啊！我的心靈也是被淒風苦雨襲着！

在這愁困的園霧裏，我忽的覺得飄飄搖搖，好像是已然浮遊在無邊的大海裏了，一輪明月照着萬頃晶波……一陣海風過處，又聽得似乎是從故鄉吹過來的母親的呼喚和愛人的啜泣。我不禁悲從中來，淚如雨下，却是簾櫳裏透進一陣涼風，把我從迷惘中間吹醒。原來我還是在椅上呆坐，一根

(小說彙刊)

梁實秋

香煙已燃得只膽三分長了。外面的秋雨兀自落個不住。我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氣。

母親慢慢的走了進來，眼睛有些紅了，却還直直的凝視着我的面上。我看看她默然無語。她也默默的坐在我對面，隔了一會，緩聲的說：

『行李都預備好了麼……？』

她這句話當然不是她心裏要說的，因為我的行裝完全是母親預備的，我知道她心裏悲苦，故意的這樣不動聲色的談話，然而從她的聲音裏，我已聽到一種啞澀的嗚咽的聲音。我力自鎮定，指着地上的兩隻皮箱說：

『都好了，這隻皮箱很結實，到了美國也不致於損壞的……』

母親點點頭，轉過去望着窗外，這時候雨勢稍緩，院積裏水泛起無數的水泡。弟弟在那裏用竹竿戲水，大聲的歡笑。俄間傾雨又瀟瀟的落大了。

壁上的時鐘鼓了四下，我一聲不響的起來披上了雨衣，穿上套鞋……母親說：『雨還在落着，你丟出去麼？』

我從大衣袋掏出陳小姐給我餞行的柬帖，遞給她看，她看了只輕輕的點點頭，唱：『好，去罷。』我纔掀開門簾，只聽見母親似乎嘆了一聲。

我走到廊上，弟弟扯着我說：『怎麼綠哥？你現在就走了麼？這樣的雨天，母親大概不准我去看你的火車了……』我撫弄他的頭髮，告訴他：『我明天才走呢。你一定可以去送我的。今天有人給我餞行。』

我走出家門，粗重的雨點打到我的身上。

## (二)

公園裏異常的寂靜，似是特留給我們話別。池裏的荷葉被雨洗得格外碧綠，清風過處，便俯仰傾欹，做出各種姿態。我們兩個伏在水榭的欄上賞玩灰色的天空，反映着遠處的青麗的古柏，紅牆黃瓦的宮殿，做成一幅哀豔沉鬱的圖畫。我們只默默的望着這寂靜的自然，不交一語。其實彼此都是滿腔熱情，常思晤時一吐爲快，怎會沒有話說呢？啊！這是情人們的通病罷！——今朝的情緒，留作明日的相思！

一陣風香，她的柔髮拂在我的臉上，我週身的血管覺得緊張起來。想到明天此刻，當在愈離愈遠，從此天各一方，不禁又戰慄起來。不知是幾許悲哀的情緒混和起來，糾纏在我心頭，唉！自古傷別離，離愁果是『剪不斷理還亂』的了。

我鼓起微弱的勇氣，想屏絕那些愁思，無思的向她問着：

『你今天給我餞別，可曾請了陪客嗎？』

她凝視了我一頓，似乎是在這一頓她才把她已經出神的情思，收轉回來，應答我的問語。她微微的呼吸了一下，顫聲的說：

『哦，請陪客了。陪客還是先我們而來的呢。』她微微的向我一笑，『你看啊，這苦雨淒風不是絕妙的陪客嗎？……』

我也微微報她一笑，只覺一縷淒涼的神情瀰漫在我心上。

雨住了。園裏的景象異常的清新，玳瑁的樹枝綴涼翡翠的水葉，荷池的水像油似的靜止，雪鷺紅喙的鴨兒成羣的叫着。我們緩步走出行榭，一陣土濕的香氣撲着鼻觀，沿着池邊的曲折的小徑，走上

兩旁植柏的甬道。園裏還是冷清清的。天上的烏雲還在互相追逐着。

「我們到影戲院去罷，雨天人稀，必定還有趣……」她這樣的提議。我們便走進影戲院裏面的觀衆果似晨星的稀少，我們便在僻處緊靠靠坐下。鈴聲一響，屋裏昏黑起來，影片像逸馬一般在我眼前飛游過去，我的情思也似隨着像機輪旋轉起來。我們緊緊的握着手，沒有一句話說。影片忽的一捲演訖，屋裏的光綫放亮了一些，我看見她的烏黑的眼珠正在不瞬的注視着我。

「你看影戲了沒有？」

她搖搖頭說：「我一點也沒有看進去，不知是些什麼東西在我眼前飛過……你呢？」

我勉強的笑着說：「同你一樣的……」

我們便這樣的在黑暗的影戲院裏度過兩個小時。

我們從影戲院出來的時候，濛濛的細雨又在落着，園裏的電燈全亮起來了，照得雨濕的地上閃閃的發光，遠遠的聽見鐘鼓的嚙嚙的聲音，似斷似續的波送過來，只覺得淒涼黯澹……我扶着他緩緩的步到餐館，疏細的雨滴——是天公的淚點，灑在我們的身上。

她平時是不飲酒的，這晚上却斟滿一盞紅葡萄酒，舉起杯來低聲的說：

「願你一帆風順，請盡了這一杯罷！」

我已經淚珠盈睫了無言的舉起我的酒杯，相對一飲而盡。餐館的侍者捧着盤子，在旁邊驚詫的望着我們。

我們從餐館出來，一路的向着園門行去。我們不約而同的愈走愈慢，我心裏暗暗的慚恨這道路的距離太近，將到園門我止着問她：

「我明天早晨去了……你可有什麼話說麼……」

她垂頭不響，慢慢的從她的絲袋裏取出一封淺紅色的信簡，遞到我的手裏，輕聲的嘆着說：「除紙筆代喉舌，千種思量向誰說……」

我默視無言，把紅箋放在貼身的衣袋裏。只覺得無精打采的路燈向着我的淚眼射出無數參差不齊的金黃色的光芒。

我送她登上了車，各道一聲珍重，——便這樣的在苦雨淒風之夕別了！

(三)

我回到家裏，妹妹在房裏寫東西，我過去要看，她翻過去遮着，說：「明天早晨你就看見了。今天陳小姐麼樣的餓行來的……」我笑着出來到母親房裏，小弟弟睡了，母親在吸水煙。

「你睡去罷，明天清早還要起身呢……」

我步到我的臥房，只覺一片淒慘。在燈下把那紅簡啓視，上面寫着：——「綠哥：我早就知道，在我和你末次——決不是末次，——是你遠行，前的末次，話別的時候，彼此一定只覺悲哀抑鬱而不能道出隻字，所以我寫下這封信，準備在臨行的時候交給你。這信裏的話是應該當面向你說的，但是綠哥，請你恕我，我的微弱的心，禁不起強烈的悲哀的壓迫，我只好倩紙筆代喉舌了。」

「綠哥：兩月前我就在想像着今天的情景，不料這一天居然臨到！同學們都在譏笑我，說我這幾天銷瘦了，我的母親又說我是病了，天天強我吃藥。你該知道我吃藥是沒用的，綠哥，你去了，我只有的一件事要求你，就是你要常常的給我寄些信來，這是醫我心靈的無上的聖藥了。」

看到這裏，窗外滴滴答答的響個不住，蕭蕭的風又像是唏噓着。我真想了一刻，又澄心的看下去。

「綠哥我嘗讀古人句：……人當少年嫁，我當少年別……」總覺得淒酸不堪，原來正是爲自身寫照！只要你時常你記念着我，我便也無異於隨你遠渡重洋了。

「哥羅拉多泉」是美國名勝的地方，一定可以增進你的健康，同時更可啓發你的詩思。綠哥，你千萬不要「清福獨享」，務必時常寄我些新詩，好叫一些「不相識的湖山，頻來入夢。」我決計在這裏的美術院再學年幾，等你的詩集付印的時候可以給你的詩集畫一些圖案。綠哥，你的詩集一定需要圖案的，你不看現在行的一些集子嗎，白紙黑字，平淡無味，真是罪過！詩和畫原是該結合的呀！

你到外國，不要忘了可愛的中華！我前天送你的手製的國旗願長久的懸在室內，檀香爐也可在秋雨之夜焚着。你不要只是眷念着我，須要崇仰着可愛的中華，可愛的中華的文化！

綠哥別了！我不能再寫下去了，因爲我的話是無窮止的，只好這樣的勉強停住。秋風多厲，珍重玉體！

妹陳淑敬上臨別前一日

我往復的看了數遍，如醉如癡的靠在臥椅上，望着這淺紅的信箋出神。我想今夜是不能睡了，大概要親嘗『枕前淚共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的滋味了。忽的聽見母親推開窗子，咳嗽了一聲，大聲的說：

「綠兒！你還沒睡麼？該休息了，明天清早還要去趕火車呢。」

我高聲答道：『我就去睡了。』我就滅了燈，空牀反側，徹夜無眠。一陣陣的風聲，雨聲，在昏夜裏猖狂咆哮。

看看東方的天有些發白，便在牀上坐起來，紗窗篩進一縷晨風，微有寒意。天上的薄雲還平勻的鋪着。窗外有幾隻蟋蟀唧唧的叫着。我靜坐了片刻等到天大亮了，起來推開屋門。忽然，出我意料之外，門上有一張短簡，用圖釘釘着，我立刻取了下來，只見上面很整齊的寫着：

『綠哥：請你在發見這張短簡的時候把驚奇的心情立刻平靜下去，因為我怕受驚奇的刺激，所以特地來把這張短簡釘在你的門上。你明天不是要走了麼？我決定不去送你，並且決定在今夜不睡，以便等你明晨離家的時候，他還可以安然的睡着。請你不要叫醒我，綠哥，請你不要叫醒我。我怕看母親的紅了的眼睛，我怕看你臨行和家人握手的樣子，綠哥，你走後，我將日夜的禱告，祝你旅途年安，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明天早晨不要叫醒我，我會罷！』

紫妹敬上「苦痛雨淒風之夜」

我讀了異常的感動，便要把這張信紙夾在案頭的書裏。偶然翻過紙的背面，原來還有兩行小字：

『你放心的去好了，你走後我必代表你天天的找陳淑同玩，想來她在你去後也必願和我玩的。』

我不禁笑了出來。時光還很早，母親不會起來，我便撕下一張日歷，在背面寫着：

『紫妹：我一定不把你從夢中喚醒，來和你作別。我也想大家在夢中也作別，免得許多煩惱，但這是辦不到的。臨別沒有多少話說，只祝你快樂！你若能常陪陳淑玩，我他是很感謝你的。再談罷。』

我寫好了便用原來的圖釘釘在紫妹臥房的門上，悄悄的退回房裏。移時，母親起來，連忙給我預備點心吃。她重複的囑咐我的話，只是要我到了外國常常給家裏寄信。

行李搬到車上了。母親的淚珠滾滾的流了出來，我只轉過頭去伸出手來和她緊緊的一握，說：「母親，我走了……」

「你的妹妹弟弟還在睡着，等我去叫醒他們和你一別罷……」

我連忙止住她說：「不用叫他們了，讓他們安睡罷！」我便神志惘然的走出了家門。涼風吹着衣裳，……

我走出巷口折行的時候，還看見母親立在門口翹首的望我。

(創造週報)

## 魔法師同他的薺栗

莎子

那時正在夜中，愁慘的雲凝聚成不會散動的大塊，星光忽明忽滅的戰慄着。

魔法師從我們不能曉得的地方來，吹着他的薺栗，獨行於岑寂無人的森林中——在那裏只有

冷酷的一林月光，同蝙蝠飛動沙沙的聲音。

誰料到森林盡處能見出幾星火光明呢？有火焰燃燒的地方，有非惡惡存在；因為在那裏有無情不義的動物居留着。

他漸漸向發光的地方走去，直到躲在天邊的月，偷偷地移過幾重濃雲以後便臨近那裏了。

——那裏只是帳幕同營火，礮壘同壕溝，兩方遠遠的對峙着。

當這幾種概念彙集於人的心裏時，他總要想到莫非劍子手一般的兄弟們，又互相殘殺罷？



然而，畢竟是的。

遠遠地聽見無的的槍聲，便曉得那些殺戮的準備已將成熟了。

魔法師正走在平野的沙邱上，向前方左右瞭望：兩邊多有相對着進行的隊伍，伴着沈重雜亂的腳步聲，正活動起來。

再過一刻，如果他們已經互相接近以後，這些各有親屬的各希圖生存的動物們，都要早晚了結了他們的命運！

魔法師慢慢地向兩陣中央走去，低聲吹着怨艾憂憤的曲調。

兩陣彼此已經挨近，魔法師仍繼續弄着他的齶粟。——反復地再奏那怨艾憂憤地音調，彷彿說：

「爲私忿而爭鬥的讎仇們，一味痛傷，果真痛快麼？

血海裏浸浮着的骷髏，終究要相見痛哭說：「不幸啊，這是我們的終局！」

「陰風晦月的夜，蕩着幾團燐火的荒塚中：

不知將有幾多懺悔着的幽靈，共相咀咒自己的罪過。

「他日再與闊別的故友握手歡聚時，離別於一杯麥酒的朋友，離別於一盅鮮血的朋友，都一樣的甜蜜地共話別情嗎？」

罷？

「平安的是瞑目後的戰士；悲慟憂憤的，只怕是風狂雨急，一星燈火的柴門中，初得惡耗的家族；陣亡人的妻子，撫着搖籃中斷乳的嬰兒，更勉強地安慰新喪她的獨子的老母；更要何等的悲傷哀痛呢？」

聲？

在征人的耳中，那霧中號角與戰馬的嘶聲，已經足以刺激他們的心，又况這天外飛來的齧粟，他們聽了。

都想到戰爭是——的確是——最苦痛與凶殘的事，是足以滅消世間人們種種快樂與幸福，造成悲苦憂患的！

幻想偷回鄉里去，同久別遠離的鄉土親友團聚；然而兩軍節節逼近，槍聲已經預備着響出——死神將瞬息間來臨了！

魔法師高聲吹着他的齧粟，轉成淒涼愁慘的音調——即或荒村裏的杜鵑聽了也是要裝點

戰陣的背景加倍哀啼的。

於是衝鋒的鼓，因為鼓手的心腸柔順了，不能再被打出激昂的銅聲；軍笛亦不能被吹成沙場的調子；以至槍枝同刀柄都失却他們的平衡，而增出被人難以舉起的沈重。

在荒漠的陣地間，只有互相比鄰着的兩隊人們，垂下他們的武器，無聲無息的含淚佇立着。魔法師的箭粟又轉變了曲調，變成中庸平和之聲；收回他們的淚滴，收回戰鼓殘聲的迴響，收回天地間的陰霾。

箭粟之聲再轉變了，變成平和慈愛的曲調，愉快而流麗。

——那是奏在夏之曙之溪流中，常使青蛙聽醉了，在蓮葉間歡躍並舞蹈的。

已歇止的軍笛，那時忽然又發出聲響來，同箭粟的聲音融成快樂的舞曲，而且是左右兩方彼此諧的。

軍鼓亦響出類似於步履的輕快之聲。

這些武士們，都拋下他們的軍器，握手微笑着，右方的與左方的雙雙舞蹈，隨從軍笛軍鼓聲。

他們都受靈感而滴出快樂之淚，都互相認識彼此都是——此以前，將來，永久是——最親切的  
朋友，而且是同胞的手足！

天空的雲似乎亦被魔法師的箭粟喚醒了，倏忽地鬆散化做萬朵仁愛之花，月亦失却他的翳障，放出清滿澄澈的光，普照大千世界，映着跳舞的兄弟們——

他們還唱着：

「人類啊，相愛吧！

我們都是長行的旅客，向着同一的歸宿的。」

何等尊嚴的檜枝，堆在地上，只當是秋林的枯枝罷。

說不定幾經風霜雨露後，歡躍不息的松鼠，還要在那裏營巢呢。

「他或者又去住我們不曉得地方？」——出沒有人能斷定的。

一九三二，（東方雜誌）

## 牧羊哀話

（一）

金剛山萬二千峯的山靈，早把我的魂魄，從海天萬里之外，接引到朝鮮來了。我到了朝鮮之後，住在這金剛山下，日本海上，一個小小的村落裏面。村名叫着仙蒼里。村上只有十來戶人家，都是面海背山，半新不舊的茅屋。家家前面，有的是蒺藜牆圍；更有花木桑松，時從牆頭露出。村南村北，沿海一帶，都是松原。只這村的近旁，有數畝農田，幾行桑拓。菜花麥秀，把那農數田畝，早舖成金碧迷離。那東西松邊樹林中，有道小川，名叫赤壁江，匯集萬二千峯的溪流，朝朝暮暮，帶着哀怨的聲音，被那狂暴的日本海潮吞吸而去。

我初到村裏的時候，村裏人疑我是假冒的中國人，家家都不肯留我寄宿。幸虧這村南盡頭有位姓尹的媽媽，年紀已在五十以上，一人孤居，長齋禮佛。他聽明了我的來意，憐我萬里遠來，無親無眷，纔把我留在他家中住下。尹媽門首貼付白色門聯——朝鮮風俗尙白，門上春聯，也用白紙，儼然如同國內喪事人家一般。聯上寫的現成詩語，進得門去，小小一個中庭，薄有幾多花木，正面家屋是一列三間。中間堂屋，兩邊住房，堂屋裏有層隔壁，隔成前後兩間。有戶相通，前堂上首有座神棹，當中供奉玉磁觀音，左手有尊牌位。從戶口望去，屋後似有菜圃一圓，直接金剛山麓。尹媽叫我在這右手房中住下了。房裏別無他物，只有一張短檠，兩面推窗，像是久無人居，早變就灰塵世界。

住在尹媽家裏，不知不覺的一個多星期的時間，瞬已過我而去。我每日裏，無論落雨天晴，從早起來，便去遊山探勝，抵暮始歸。一個多星期之中，除了村後的九仙峯外，這偌大個金剛，到要幾幾乎被我踏遍。毗盧彌勒，白馬，永郎，凡這萬二千峯的朝容晚態，雨趣晴姿，已深深印入我腦海之中。我只一閉眼，一凝眸，便一如同活動電影一般，呈來我網膜之上。只可惜我不是文人，又不會畫畫，不能把他完完全全的寫了出來，畫了出來，送給我兄弟朋友們去看。

(二)

獨坐九仙峯頂，仙人井畔；西望那夕陽光裏的金剛，色相莊嚴，雲煙浮動。我的靈魂，早已陶然沈醉，脫壳優遊。忽然陣陣清風，從前山脚下，吹來一片歌聲，哀婉淒涼，分明是女兒聲息。側耳聽時，只聽道：

太陽迎我上山來，

太陽送我下山去，

太陽下山有上時，

牧羊郎去無時歸。

羊兒啼，

聲甚悲。

羊兒望郎，郎可知？

歌聲中斷。隨聞羝羊悲鳴聲。鈴聲幽微，幾不可辨。

羊兒頸上之鈴兒，

一一是郎親手繫。

繫鈴人去無時歸，

鈴條欲斷鈴兒危。

羊兒啼，

聲甚悲。

羊兒望郎，郎可知？

聲浪漸行漸遠，盪漾在清和晚氣之中，一聲聲澈入心脾，催人眼淚。

非我無剪刀，

不剪羊兒衣。

上有英郎金剪痕，

消時令我魂消去。

非我無青絲，

不把鈴兒繫。

我待鈴條一斷時，

要到英郎身邊去。

聽到此處，我已潛潛的吊下了淚來。我忙立起身來，站在山頂西北角上一顆松樹腳下。往下看時，只見那往高城路上，有羣綿羊，可十餘頭，帶着薄暮的斜暉，圍繞着一位女郎，徐徐而進，女郎頭上頂着一件湖色縲衫，下面露出的是絳灰裙子，芒鞋天足，隨步隨歌。歌聲漸遠，漸漸要不能辨悉了。

羊兒羊兒

你莫悲哀！

有我還在，

虎豹不敢來。

虎豹他縱來，

我們拚了命，

憑他銜去哉！

羊兒羊兒！

歸去來！

.....

女郎的戲聲，早隨落日西沈。女郎的影兒，又被前山遮去了。我的靈魂，在清冷淚泉中受洗禮。我立在松樹腳下，不知過了幾多時辰，早已萬山入眠，羣星矚目，遠從那東海天邊，更飛上半規明鏡了。

## (三)

「客人那是我們閔家佩蕙小姐呢。」

我同尹媽二人坐在堂簷邊上，談說日間所見。尹媽把那牧羊女郎的姓名告了我。

「既是位名門小姐，爲何在此親自牧羊呢？」

我這一問，似乎打動了尹媽無限心事。他緊緊的望着空中皓月，半晌不會回答我。我從月光之下，偷看得尹媽的眼兒，早成兩個淚湖。我失悔我不該盤根究底，這樣的苦了他。我正屏息懸心，搔摩不着。尹媽漸漸拭了眼淚，從新轉向於我。

「傷心往事，本想絕口不提。客人既是下問殷勤，我不能辜負你的盛意。但這萬緒千頭，我不知道該從何處說起。」

停了一會，尹媽纔往下說道：

「佩蕙小姐本不是這裏的人。十年以前，家住京城太漢門外。小姐的父親閔崇華，本是李朝的子爵。只因當時朝裏，出了一派奸臣，勾引外人結了甚麼合邦條約。閔子爵一連奏了幾本，請朝廷除佞安邦。本本都不見批發。子爵見大勢已去，不可挽回，便棄了官職，攜帶一門上下，纔從京城裏遷徙而來。

子爵前配夫人金氏，十六年制前早已一病身亡。繼配夫人李氏，別無生育。金氏夫人死時，佩蕙小姐年纔五歲。子爵憐愛異常，命我一人貼身侍奉小姐。我們尹氏門中，先祖代代，都是閔府家人。我的良人尹石虎，也是閔府中司事。我從前本有個小兒……」

說着說着，尹媽的聲音便咽哽了起來。

「我的兒子名叫尹子英，是閔子爵替他取的名字。子爵十分愛他，常叫他作「英兒英兒。」英兒



比佩羹小姐長得一歲；小姐常叫他作英哥，英兒也僭分着叫小姐是羹妹。他們兩人兒你憐我愛的，到真正是同同胞骨肉一般。

李氏夫人也是名門小姐，從小時便到日本留學，畢業之後，又曾經遊歷過紐育、倫敦、巴黎、維也納。算來是在國內的時候少，在國外的時候多呢。歸國的時候，年纔二十二歲，恰好金氏夫人下世後，已經滿了三年。李府情人說合，不久便做了子爵的繼室。子爵未棄官以前，李夫人在京城裏社交場中，要算是數一數二的新新山巒。客人你試想想，這樣個聰明玲瓏，有學問，有才幹的新夫人，怎麼能自甘淡泊，久受這山村生活之苦呢？

閔子爵遷到這兒來後，便住在那高城靜安寺中，摒去一切浮華，不干世務。只因寺裏住不下多人，小姐已漸漸長大，便叫我們夫婦二人，來此仙蒼里安身；只把英兒留在寺中，買了二三十匹羊兒，叫他看管。那時候我那英兒已經長到十二歲上了。白日裏每逢天晴，便趕着羊兒在山前山後去放。有時佩羹小姐也同他一路而去。他們兩人到不知迷了多少回數路途，惹得我們受了多少數的虛驚呢？

我記得他們有一次到了半夜裏還不見回寺。子爵以為是在我們家裏要着了，叫了幾個寺僧來接，他們是並不在我們家裏的。我們大家驚惶起來，忙分頭去四處尋找。找到海金剛，遠見得一羣羊兒睡在海岸上。英兒靠着一個岩壁，佩羹小姐靠着英兒的肩頭，他們倆早都睡熟了。那天晚上，也是有這樣的月兒，月光兒照着，海潮兒搖着，他們就好像睡在個大搖籃兒裏面的一樣，他們那時候兒的風景，我是再也不會忘記的呢。

每逢落雨不能放羊的時候，便在寺中隨着住持僧衆們操拳學武。晚來便同小姐兩人在子爵敝齋讀書寫字。無風無浪的過了四年，我那英兒已經長到一十六歲，佩羹小姐也長到一十五歲上了。子

爵常說不久之間要帶他們到你們大國去，使他們長長見識。唉！誰知天不從人，我那英兒，他就在那年，  
 ……………

尹媽很傷心的哭了起來。我也覺得有種大不幸的先兆兒來逼迫我，我只一陣陣的不寒而慄。恰巧那天上的月兒，也被一朵鵝黑的烏雲遮了去，愈覺得令人淒楚不堪。我又不肯往下問，只得等尹媽哭住了，纔聽他含淚說道：

「他——他就在那年，被他的父——父親——殺了！」

說着又哭了起來。我也禁不得心酸透鼻。我想尋句話來安慰尹媽，硬連半句也尋不出。我只得出去倒了杯茶來請他，叫他接在手中呷了數口說道：

「以下的話還長，等我去把英兒的遺書取了來再往下說罷。」

(四)

夜分已深，外邊天氣甚涼；尹媽叫我進房中坐去。我同他進了我的居室，同坐在地板上面——朝鮮人席地而坐，席地而寢，還存着我們古代的遺呢風。尹媽取了封書信來，我接在燈下看是：

母親！兒今放羊回家，在這羊欄旁邊，拾得一封書信，明明是父親遺失的。因為是已經開了封的，兒便把那內容取來一看——呀！母親！兒不看猶可，看了之后，早令兒魂飛魄散！

母親！兒今已決意救我子爵——黃妹——父親！兒不忍我父親犯出這樣大不義的罪名。兒想父親定已來在寺中，兒却四處尋之不得。母親！兒想此事聲張出來，不僅父親一人的攸關。兒今夜裏要在寺中巡邏，能私下的把父親嚇退，最爲上策。

母親！儻若兒萬一是死了的時候，母親！你切莫悲哀。兒想生爲亡國之民，到不如早死爲快。母親！時

間已迫，不能多寫。密書閱後，請火化之。抽屜中有日記二冊，請交冀妹惠存。

兒子英跪稟

另外還有一封是：

石虎鑒：

十日不得見矣。君可於今夜來寺，我在房中內應，能一網打盡最好。詩箋一張，明明是首反詩。成功之後，快拿到長安寺中兵兵隊去自首。有此一詩，便是贖身的符籙，切勿誤！

閔李氏六月十一日

炎陽何杲杲，晒我山頭苗。土崩苗已死，炎陰心正驕。安得后羿弓，射汝落海濤。安得魯陽戈，揮汝下山椒。羿魯戈不可求，淚流成血酒山丘。長晝漫漫何時夜，長恨漫漫何時休。

怨日行

大韓遺民閔崇華揮汗書

尹媽等我一一看完，帶着一種很沈抑的聲音，向我說道：

「這其中的情節，客人，你可是明白的了？——我那英兒，他便在那年六月十一的晚上（朝鮮人便是現在也大概是用陰歷）死的那天午飯過後，來了一位靜安寺的沙彌，面交石虎書信一封。石虎隨即出門去了。我只以為是子爵有事叫他。等到半夜過後，他纔踉踉跄跄跑了回來。不多一刻，又聽得有人叫門。我出去打開看時，兩個寺僧向我叫道：

「尹媽媽不好了！你的令郎被人殺了！」

我聽了這最后一聲，便如晴天裏一個霹靂。石虎他也像聽見了，從房裏跳了出來，叫着「殺錯了！殺錯了！飛也似的跑出了門去。我也一直跑到靜安寺去了。我先到英兒的住房裏去，看見棹上有一封

信，上寫着「母親親啓——子英」六個字，我把來抄入懷中；忙朝人聲嘈雜處跑去。待我找到英兒的時候，只見他滿臉都是血，他的心窩兒早已冰冷。我立即昏倒了去，簡直不省人事。

我醒來的時候，已是晴天白日。我疑我做了可惡夢。待我定睛一看，我纔睡在佩蕙小姐的房裏。小姐再也不能動顫，小姐見我甦醒了轉來，忙俯身來安慰我。我越法傷起心來，小姐也哭倒在我的身旁。不多一刻，子爵夫婦進得房來，子爵說道：

「英兒不能不就險了，石虎總不見個影兒。」

我聽了，纔知道他並不會來寺。我忽然纔記起英兒的遺書來，請小姐從我懷中取出，遞上子爵。子爵拆開看時，另外還有一封落出——便是那李氏夫人的密書了。李氏夫人隨即走了出去。等子爵把英兒的遺書讀完了之後，佩蕙小姐也走了出去。我想來他定是去取日記的了，後來到果也猜着。李氏夫人的密書，我不會火化得。顛轉請子爵看了，子爵氣上加氣，是不消說的。子爵悶了好半天，叫了幾聲英兒哭道：

「我只望早早成人，好替國家出力，誰知你纔替我父子而死。唉！我還有甚麼心腸，再……？」佩蕙小姐從外跑了進來，報說「李氏夫人在英兒房中自殺了……」

燈心將盡，慘淡不明。尹媽抽簪挑燈，息了一會，再說道：

「李氏夫人同英兒的坟墓，都在靜安寺中。我在寺裏足足睡了七日，到也漫漫的好了起來。我那石虎他自從那晚去後，便永無消息，不知他到底是瘋了，還是死了。我好了起來，本想留在寺中服侍子爵和小姐，是子爵萬分不肯。子爵已經落髮爲僧，到虧得佩蕙小姐立意留在寺中，一面侍奉晨昏，一面又把英兒生前所看管的羊羣，一手領承看管。客人這便是我那佩蕙小姐親自牧羊的緣故！你說可

憐不可憐呢？小姐常對我說，自從英兒死後，大小羊兒總是不肯十分進食。幾天之內，早已死了一多半了。羊兒每死一匹，小姐總要傷心一場，還要在英兒的墓旁，替他作座羊塚。我想我那英兒，他在九泉之下，定會不十分寂寞呢。

(五)

聽了尹媽一夕話，翻來覆去的，再也不能睡熟。好容易纔一合眼，恍惚我的身子已在靜安寺中。寺中果有尹子英的墳墓，墓前有這墓碑，上題「慈悲院童男尹子英之墓」十字。恍惚墓四周圍，果有無數的羊塚，又恍惚我日間所見的那佩瑛小姐，正跪在墓前哀禱——

墳臺全景，突然變成一個舞蹈場之中央，恍惚有對妙齡男女，裸身歌舞。兩人兒的周圍，恍惚有許多羊兒也入立而舞。又恍惚還有許多獅兒、豹兒、虎兒……也在裏面——

恍惚之間，突然來了位矮小的兇漢，向着我的腦脊，颯的一刀便斫了下來！我「啊」的一聲，驚醒轉來，出了一身冷汗。摩摩看時，算好到不是血液，只可恨天尚未明。我盼不得早到天明，好拜辭了尹媽而去。似這樣斷腸也方，傷心國土，誰有那鐵石心腸，再能發多住片時半刻呢？

(新中國)

炸彈

該是十多年前的事，那一天我們剛搬回河北會館去。

會館成了我們的家，不知是哪一年起的。只曉得我一生下地就住在會館裏。同住在會館的十九家人家，也像一生下地就住在這兒似的，誰也沒搬過。我們爲什麼要住這會館呢？媽媽告訴我，說我們

白塵

都是河北人的緣故。可是不信，開皮貨店的劉老闆就是河北人，他幹嗎不住在會館裏，偏拿了那麼多的錢自己去蓋房子？媽媽說那是人家歡喜，我們管不着——對了，管不着就只好不管了。可是我們既住在會館裏，幹嗎又要搬出去？媽媽還是不要我管，說那是國家大事，衙門裏要住兵，更管不着啦！——可是媽媽自己也是嘟嘟囔囔地說廢話，罵着大兵佔了會館，弄得我們每月要出房錢。

搬進一間矮草房裏住了，在我沒了大院子去玩，自然感到點難過，可是從那時起不再天天聽得人吵架，也是件痛快事。可不是？媽媽也這末說，她從來怕吵架，就是有人在窗戶底下括到我們，媽媽也不睬不理，只拖住我不讓出房門，不讓去看吵架。獨自低聲地歎着氣：「唉！窮急門啊……」但是這樣的事那天沒有兩三回？郭大娘剛罵過偷木材的，趙二孀子就嚷着少了一把鹽湯大媽呢，她老是打着「拖油瓶」的兒子指桑罵槐。在這十九家中間，頂容易和人吵，被人罵的是趙二孀子，誰都說她好貪小，不大理她。可是媽媽對她好，每逢受了男人打，賠了媳婦的氣，或者挨了別人罵，總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跟媽來訴苦。可是媽媽又怕別人不高興，總是對她說兩句好話，給她一塊爛木板什麼的支她走了，走後就歎着氣和我說：「也是窮得太可憐！儘管這末着，還有別人一唸歪嘴經，一不高與媽媽這有什麼辦法呢？可是大兵一來，大家都鼓着嘴巴搬走了，我們也落得個耳根清靜。」

耳根清靜了幾個月，大家又給房錢累死了。媽媽就歎了幾口氣，爸爸也沒法。湯大媽碰見媽就問：「兵去了嗎？」趙二孀子更常常跑了來：「『坑死漢人』啦！那天才去呢？說做了兵工廠啦，聽見嗎？」會館門前站上兩個衛兵，想朝裏邊望一望都不能，那些大兵是開口就罵，動手就打的傢伙。——「怕是永遠不得回去嘍……」大家都這樣想着，碰見了也就這末談着。這時大家也不吵，也不罵了。——罵的話都堆到大兵身上去。

「這些擡砲子子的還不死呢？」

「殺頭的永遠死在這裏啦？」

警察局說只住兩個月的，看看半年過了。湯大媽想起她窗子上還有塊祇壞了一小角的玻璃，趙二孀子也就記起了釘在的窗櫺上兩塊木板還能燒兩頓飯，不曉得還在不在。

「我們什麼時候回會館就好了！」大家這樣說。

「是呀！大家都這樣答應。」

回到會館，便像是大家的太平世界了——可是這樣的太平世界老也不見來……

但是有一天晚上，已經是快十二點鐘了，趙二孀子來敲門，嘴裏還嚷着「快快！」媽媽嚇了一跳，開門問什麼事，她噱開一張嘴說：「走了，走了！」

「什麼？」媽媽還沒有懂。

「那些擡砲子子的走了！」

「真的嗎？」媽媽還不相信。

趙二孀子像說私弊話的樣子把媽媽拖到床邊，捏低了喉嚨說：「今兒夜裏就開差，說是上前綫打什麼去。」

「哦……」

趙二孀子又套在媽媽耳朵上說：「我們明天一大早就搬進去，好不好？」

「可是我也聽見了。」

媽媽只點點頭。

趙二孀子頭一縮，手放在嘴面前，叮囑媽媽說：「不要告訴人啦！我是特爲來告訴你的。」

「自然哪！」

趙二孀子匆匆忙忙地走了。媽媽又歎口氣：「唉，也是一個好人！」

媽媽也告訴爸爸，爸爸說明天中午搬也不遲。橫豎照原樣住，怕誰佔了房子不成？

第二天我們就搬回河北會館。

那時太陽已經直晒在頭頂上。河北會館裏嘈嘈雜雜，擠滿了人。鋪蓋捲兒架在破板凳上，鍋碗瓢盆放了滿地。有誰在罵人，有誰在打孩子，灰塵飛了滿天。人都在黃色的粉子裏鑽來鑽去。

找到後邊我們住的那兩間屋子裏，媽媽驚叫起來。迎面的門，窗子都沒有了，地板被挖去了一半。屋頂上有一處透進鍋大的天，牆上燒得左一個洞右一個洞的，洞旁邊寫着一行歪歪斜斜的字：「二班朱金標賣屁股」另一行寫着：「劉得貴殺小賊種。」地板縫裏有一個子彈壳子，我拾起來丟在衣袋裏。

媽媽罵着：「殺頭的！殺頭的！」

爸爸在搬床板。

前面忽然噪起來。像是湯大媽的聲音：「偷我的玻璃去割肚子！不講良心的！我是單身苦命人啦！不拿出來叫他家裏打小的朝上死，有一代死一代呀！一聲音拖得長長的。」

馬上又有一個罵過來：「那個偷我的窗戶板的偷去燒鍋煮他媽媽骨頭吃哪？」偷了人家板還枉口嚼舌的白罵人啦！留神閻王老爺拔舌頭！這大概是趙二孀子。她的孫女兒也在嚷着：「奶奶，奶奶哩！」



媽媽忙着收拾東西，我就溜到前面來。湯大媽正拍着巴掌朝西邊趙家罵：「對嘍！這纔是枉口嚼舌！我們七點鐘才來，別人家門檻子都沒名問哪個是天亮就偷進來的老鼠一樣在人家房子裏鑽進鑽出，問她做什麼的！一兩隻手很命地一拍腰朝前一灣！一不要說嘍，哪個沒看見存心來發財啦！一塊玻璃也發不了財！留神劃破肚子！」

西邊趙二娘子蹬在堂屋裏敲板凳腿。用小錘敲兩聲罵一句：「偷玻璃的叫他有一代死一代……要是沒偷呢……叫她自己嫁一個男人死一個男人……」

我正聽得出神，媽媽給我拖回去了：「不要聽這些流言雜語！」

不一會兒前面也不聽見罵了。

看看太陽歪過臉，中飯沒有燒，爸爸給我銅板去買燒餅。

穿過前面院子，院子裏靜悄悄地沒有聲音，再走兩步，便看見湯大媽的窗子底下圍着三四個人，郭二娘，湯大媽，劉二女的全在那裏，噉噉噉地說什麼。我溜到他們旁邊去。

湯大媽正咬緊牙在說：「一天不亮就來的，自然有東西！」

郭二娘橫了一眼趙家關着的大門說：「狗入發橫財要斷子絕孫的！」

湯大媽那付發青的臉像要吃人：「我說……」她正要說

「不噪！」劉二女的擺擺手。

大家豎起耳朵，只聽見「鐺鐺」像敲什麼似的。

「什麼？」湯大媽問。

誰也說不出是什麼。你看我，我看你。忽然湯大媽擺擺手說：「不動。」她自己就蹣手蹣腳地向對

門走去。這邊人担心地看着她。她順着牆走近了門，給耳朵貼在門上聽。不曉得她聽到了什麼，只把眉頭繃着。郭二娘着急了，咳嗽一聲低聲叫湯大媽：「喂——一邊還招招手。」

湯大媽只向這邊擺手。大家只好望着等着。郭二娘有點急了，抬起腳正想走過去。只聽一聲響：

砰！

像天塌下來似的，我嚇得朝家裏跑。湯大媽嚇了一個筋斗，在地下跌跌爬爬地朝開跑。郭二娘溜回家去了。房子裏幾聲狂叫，像殺豬似的。含糊糊地像在喊：

「救命啦！——」

會館裏人從四面跑來，大家問着：「什麼事？什麼事？」

裏面叫着：「丫頭開門呀！開門呀！」

忽然，那黑門打開一條縫，趙二婦子的孫女兒滿頭是血，肚腸拖出有尺多長。在門口只一現便倒下去了。屋子裏一陣濃煙，直朝外撲，看不清了。大家一聲叫，一不得了！一推開門一看，趙二婦子的媳婦滿身是血，在地下打滾，拚命地在叫：「救命救命！一趙小丫頭拖了腸子躺在那裏。靠裏邊躺着趙二婦子，腦袋已經炸去了大半邊，動也不動，右手裏還握住一個小銅頭。」

「哎呀！哎呀！大家嚷成一片。」

我不得害怕起來，正想哭，媽媽一把住抓我向家裏拖。她滿臉都是眼淚，一邊蹬着腳，嘆着氣：「唉……唉！又向我說『乖乖快回家去，不要看夜裏會做夢』——一邊又歎着氣『唉窮呀窮呀……可憐爲了窮呀……』——」

我只想哭。

## 姊妹

歐陽山

丁翠華覺得自己過去的生活裏面有一個污點。人家說她進王才生那間綠宮美容室做練習生是一件不名譽的事情。她爲這種洗不清的譴蔑氣苦了，她底高大的可是鬆泡的身體毫無來由地抖擻着，彎下腰，恭敬而帶恐嚇地追問她底同事：

「說什麼？請問你，你剛才說什麼？」

「說什麼？我什麼也沒說過。我底嘴唇也沒動過一動。」

她不能不想起她和霍珠一道怎樣第一次會見她們底老板王才生，一個有時懵懂，有時又好像陰險得很的男人。那是跟尋常的遭遇不同的一種新經驗，但是很可笑的。

一個陰暗的，濕的冬天的早晨，丁翠華底媽媽丁五嫂天還沒亮就起來了。她像一匹老狐狸一樣，悉悉索索地在屋子裏摸出摸進，小心着自己的脚步，不讓牠碰到什麼東西發出聲響，一直到她預備好開水和豆腐漿，才叫醒了她底女兒。她鄭重地捧着她底女兒底厚棉襖，把牠放在她底牀頭，然後回到廚房，坐在一張矮櫈上等她。但是丁翠華拒絕了那些食物和衣服，她只需要些乾的食物和一套薄簿的舊秋絨夾衫褲。老太婆喃喃地說着責罵的話，但不願意高聲破壞這個可愛的日子——她底女兒底幸運重新開始的日子。

走了五里清清冷冷的馬路，她在陶陶居門口找到了她底同伴霍珠，一個熟練的剪髮女工。年紀

約莫二十一、二，身材比她矮一點，有一張圓圓的臉和一對精靈面憂鬱的，荔枝般的棕色大眼睛，她底下巴尖尖地伸出頭部外面，好像預備去勾住什麼東西，而且使她自己的臉更圓。

天色越過越陰暗，沒有一點太陽的影子，空氣裏面飽含着隔宿的水氣黏滯而且寒冷。惠愛路沿着一條直線向東邊延長下去，在和永漢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大新公司底古老的白色建築物，高高地冷靜地站着，好像那地方給火灼傷過，起了一個大水泡。馬路裏面，有幾個稀疏的人影，灰色的小徽點一般地移動着。陶陶屈屈開門不久，掌櫃用熱茶漱着嘴，隨後又嘔吐似地把茶噴在地上，一隻手舉起算盤，在腦袋上不停地搖。丁翠華向他買了六個叉燒包，用一種故意放縱的輕快的神氣付錢給他。

她們在路上使力嚼着點心，好像她們正在嚼碎一些燒紅的炭塊，把熱氣搶着吞下肚子裏，呼出濃厚的白煙來。她們全身都是黑的。長面寬的褲子幾乎拖到地面上。上衣短而且窄，剛剛撞得住身，露出整齊，驕傲，能幹，和飽滿的精力燙成捲曲的頭髮圍住紅得不自然的臉蛋，在灰白而帶暗綠的臉色上面加上一層興奮的光彩。過路的小工們常常在她們後面大聲叫：

「早晨，乾妹妹！使她們驚喊起來。」

丁翠華說了許多話，冤冤屈屈地，好像在稟神。

「爲了日子過得認真苦，心又悶得要死，我常蹣跚出去，跑到遠遠的地方，那兒沒有一個人認得我……知道我會怎樣清過……他們所有對我安慰的話都使我傷心……她底零碎的，哭一樣的聲音，感傷地繼續着。」有時他們是多麼狠毒的！我每一回沒有了工做，就猜想我做過什麼不好的事情，「沒有辦法的。」他們偷偷地告訴別人，「她有裏麼大了，她要找一個人。」真的麼？就這樣吧……你看，我養不活我自己，可是我得養活我底媽媽，她爲我守寡十二年了。」

在她旁邊，貼住她身走，態度莊嚴而靜穆的霍珠不大做聲，而且時時爲了什麼理由用拐掙輕輕地擡她底肋眼，禁止她底囉嗦。碰到這個時候，丁翠華就更大聲喊起來，好像預備跟誰吵架。說話粗暴而且負氣了。

「不要阻止我……你是安定的，你有好運氣！我要走那一條路，要講什麼話，由得我，不要干涉我！這樣我要舒服些……如果你不高興聽就不要聽吧，你是一個年輕人……唉，我還有什麼話要講的麼，我即使說一天，也只是這些，我想我自己不行運，我覺得我這一世人沒法子出頭……」

霍珠沒有希望地望着她底同伴，憐憫地搖着頭。她伸出她底細而長的手臂去圍住了翠華底腰，聲輕地用簡單的溫暖的話鼓勵她底勇氣。但結果是因爲失敗而沉默下來了。

完全像一個孤兒，被忘記，被輕視，霍珠曾經寂寞地長大起來。霍仲宣一個沒有出過名的舊式醫生，在一場沒有名字的瘟疫流行的時候死掉了，他底老婆嫁了一個販賣豬仔到南洋去的台山人。從那時起，霍珠就挾着一個奇怪的命運到處流動着，給人家當做貨物賣了兩回，一次賣到汕頭，第二次又賣回廣州，而最後才讓她底姑丈出二十塊錢把她換了回來。那時候她才八歲，他們把這場買賣叫做「贖骨頭」，因爲她患着很厲害的營養不良症，已經是要死的了。

她底姑丈死了之後，她底姑母就開始到廠裏去做工，叫他管理家裏面的事情。她很驕傲地承受了這個囑托，帶着生澀的心情去認識世界上所有的東西，而在驚慌和喜悅裏面，彫塑出自己的生命（形狀。她會糊紙盒子並且從這種工錢可憐地微小的手工生活裏，聽見過對她的誇耀和讚美。

由於圍繞她的一切人物給她的暗示和印象，她對於愁慘的事情有很好的瞭解。他們曾經給她一些多麼卑污醜惡的經驗，那用人類的言語講出來，是難以令人明白的。

她曾經用那樣的話對翠華說明她底意見，她底聲音是宏亮的，強壯的，包含着一種因為憤恨而做出來的低聲的咆哮，和她那瘦瘦的身段極不相稱。

「什麼事情沒有做之前你先得動手挑選。」她說了，「你應該把一口吐沫吐在平滑的大路上，這樣的路你走進去，就會不見了自己，你只管把你的腳放在高高的茅草上面，使力踹下去，在牠身上走過。首先，這裏的人很少，沒有別人打擾你，你常常知道你自己，在什麼地方。而且你越走越遠了，那個時候你就懂得怎樣，從什麼地方抓住你的快樂……沒有什麼值得着慌的，如果你碰到野獸，那不過就是野獸，不會變什麼戲法……」

那天早上八點鐘左右，她們會到綠宮美容室底老板王才生了。

「你們這兩張文憑，是用苦工換來的，還是用錢買來的？」那男子首先這樣問她們。開頭，她們被一個小孩子引到樓上一間小房間，她們幾乎不能相信那就是老板住的地方。那兒面積非常小，放了一張牀，一張方棹和兩把椅子，就已經擠滿了。什麼地方都擺滿零星用具，髒的有臭氣的衣服，棹子上擺着一個空的酒瓶，兩個空的玻璃酒杯，從杯裏面散發出發酸的酒氣，圍繞着牠們的，是一些肉類的骨頭和撕碎的柑子皮。王才生從被窩裏面伸出腦袋來，隨後又伸出兩條粗而多毛的手臂，在頭上耍着一伸一屈地，喉嚨裏做出長長的伸懶的聲音，像馬叫一樣。他只略看了文憑一看，就提出這樣的質問。

一個強烈的念頭在霍珠底心理生長起來，她渴望着要去瞭解這個男子。他年紀大概三十五六，是一個單身漢子，壯健而且高大。他臉底滿滿地長着肉，但是很有節制地，完全不會掩沒了他底高高的鼻子和突出的大嘴巴。眼睛在他底面部只佔了次要的地位，冷冷的，灰啞的，彷彿正要把它們自己

躲藏起來。她們同時也引起霍珠底輕視和哂笑，令她想起一頭松鼠或一隻害病的雄雞。

他慢慢地跳下牀來，披上毛巾浴衣，不住地用兩手擦自己的眼睛，噉那個小孩子給這兩位女客倒了茶之後，他就開始他底詳細的檢驗。他命令她們站起來，旋轉着身體，舉起一隻胳膊，又舉起另一隻胳膊……他捏她們底手腕，和肩膀的骨節……這樣翻來覆去地看了好一會兒。

「這是什麼意思呢？」霍珠坐了下來，用順德話對翠華說：「如果他再揭開我們底腮幫用鼻子開一開，那他就簡直是在買魚了！」

她故意把所有的字眼說得非常含糊——但沒有用處，他已經聽懂了。好像一隻鴨子似地，張開大嘴巴笑了幾聲，就叫霍珠先到樓下去。二十分鐘以後，丁翠華也下來了，她底臉色是憤怒而失望的，她握着拳頭在威嚇誰似地，咬緊牙齒說：

「丟那媽，他說你可以補上一個號頭，但是叫我做三個月練習生。這狗！」

從那時候起，綠宮美容室裏面就發生了一種新的流言。那是關於丁翠華的，說她那天曾經低聲和王才生吵嘴，並且用牙齒咬傷了他底手臂。有一個叫做靳二孀的廣西婦人，常常用嘴唇緊緊地啣住一把銼臂的梳子，兩手做出游泳的姿勢，用唔唔的鼻音吼叫着，扮成一隻發怒的雌貓。過後她就尖聲地地嘲諷大笑起來。這裏一共有九個女理髮匠，四個練習生，兩個學徒，只有學徒中的一個是男孩子，叫做阿添，呆笨而且偷懶。

每一個女工都被開玩笑地得顧客中間指定一個一人，一這些一人一常常到美容室裏來，把剪髮或剃鬚子做為一種藉口。每一個女工都是一堆下流輕薄的流言底中心。她們底互相調笑，關於男女事情，是毫無限制而且異常殘酷的，當一個叫做杜琴的伙計受到無從分辨的逼害，忿忿地拿起薄

而鋒利的響刀把自己的喉嚨割斷了的時候，霍珠全身癱軟地坐在地上哭起來了。那年齡最小的女學徒韻仔給這件她從來沒有看見過也沒想到過的事情嚇得一下子失了知覺，躲在一個角落裏不住地打抖，嘴裏毫無意義地伊呀伊呀地叫喊。

王才生在營業的時間裏穿着很整齊的洋服，對每一個顧客恭恭敬敬地彎着腰，好像要用鼻子去嗅別人的皮鞋。他用一招呼人客「這樣的字眼通知他底伙計們來了」一個新客碰到熟客，他就把他底話改成「喂，來了」……他對杜翠給他的麻煩非沒有生氣，只是拿起雞毛帚用力地鞭打韻仔，又敏捷地霍珠從地上拖了起來，陰陰沉沉地對她說：

「你應該看慣這些事情才好……警察就要來了，不要叫他疑心你曾經和她打架……不會有什麼事的，也沒有誰要負什麼責任。警察大概都曉得她們底出身的。」

「但是你應該自量，你用不着管我，不要以為我底心是軟的……」霍珠這樣對他說，他就聳着肩膀走開了。

丁翠華每隔五六天，在晚上收工之後，就對王才生提出她底要求。她準備許多話，指出是大捆理由，用全付精神打量他底主要的意思，和他爭論着。她從理髮廳底這一頭走到這一頭，把一疊濕了的毛巾砸在韻仔底頭上，在每一場搏鬥進行着的當中，她底精神煩燥而且困惑，忘記了她自己。

「三個月期間已經過完了。你是老板，你說一句話要算一句話——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我可以做許多客人他們都滿意，從來沒有在那一張狗臉上留下過一條刀痕……這是有證明的，我得的打賞一點都不比正號頭少，還不明白麼，還不夠力量除掉你底偏見，叫你承認我是一個熟練工人麼？你要知道，我是有智識的，我不能忍受那麼久。人家看輕我，壓低我，全無道理地故意……跟我為難——」



「我是想說，故意尅扣……」

她底聲音逐漸加高，變成一枝篾管底最高音調，而且彷彿永遠不預備停止。王才生生氣了，牛一樣地吼叫着。

「閉嘴！如果你再吵我，我就踢破你的肚子！」他這樣恫嚇着，過後又加上說，「我只要告訴你一句話：升不升你並不是看你剪得好不好。我們底客人有幾個要來剪頭髮的呢，你整個是像的！」

霍珠站在他們中間，她底尖下巴指着王才生底臉，冷靜地說了。

「別那麼兇，把人當作小孩子，你——不過是她底老板罷了！」

丁翠華停了一停，舉起她底手背揩揩嘴巴，重新叫起來……

「等一等吧，像一個女人一樣吧，」王才生懇求着說，「我是一個人。一個人不能整天聽槍聽砲，他不會聾掉就會死掉。我聽過這許多，我底耳朵都聽歪了，而我還得給你留心機會。」

「少講一點發單燒的胡話吧！機會在什麼地方？在你底口袋裏！打算明明白白地欺騙一個打工仔，你一點不害臊麼？交一個號頭給我，讓我領我值得領的人工，那麼，什麼都會好起來。我一輩子不和你再說一句話！」

這種對話要繼續到靳二嬸宣佈開始一起幽，才停止下來。每天晚上收工之後，靳二嬸是這一個音樂班底領袖。她拿剪刀敲在玻璃檯的叫喚鐘上，別的人用別的東西敲出伴奏的聲音，於是她們唱起梵音的歌曲來，一直到所有的女工完全離開了綠宮。憑着這悲涼的合唱，他們把自己帶回世界上來。她們在日裏的胡鬧和譏笑，這麼刻毒，無理智，却被她們那麼熱烈地愛好着的，完全消失掉了。所有靈敏的心靈立刻鏡子一樣地照出自己所借以隱藏的角落，因而馬上強迫她們沉默着去考慮許

多事情，實感到她們現在正朝什麼地方走，而最重要地——結算這過去的一天底意義。

她們各自在一天中腦筋最清楚的時候分散了，小水點似地沁進昏暗而寒冷的小街道裏；却過分機械地莊重起來，悄悄嘆息着……天上的星斗露出發光的牙齒，只有他們，不倦怠地投給那些地上的孩子們一些撫慰的微笑。

五月，柳葉和木棉花絮飛滿城裏，丁翠華終於獲得了她底機會了。有一個晚上，王才生叫她到樓上去，一聲不響地倒了一杯酒遞給她，然後對她說：

「明天起，你補了鄒潤那個位置吧，她病了。」

「她什麼時候回來呢？」她不足地問。

王才生緩緩地搖着頭，好一會兒才說出來：

「她——不回來。」

第二天，他又對大家宣佈，店裏已經決定把霍珠調到佛到山分號，去原因是那邊曾經來信要求派一個有指導能力的人下去，而她是最適式的。所有的夥計都把她圍起來，祝賀她上鄉之後，一個月可以多得到五塊錢的工錢。

但在實際上，這不過是霍珠和王才生一次短期的旅行，而且是極好笑的一次。當天下午，將近收工的時候，霍珠就一個人回到綠宮來了。她底出現使所有的夥計都受了驚，她們跟那天祝賀她一樣地把她圍起來，好像許多螞蟻圍住一隻死了的蒼蠅。有幾個女人扯着她底嗓子，尖聲怪叫着。

「走開！她大聲吆喝了，「難道你們沒有看見過我麼？」

「告訴我們，你在開一種什麼玩笑。」有人這樣要求了。

她底態度顯明地表示出憤怒和憎惡。衣服上面積滿塵土，頭髮也含着粉，這樣細灰，而且非常凌亂。蒼白的圓臉抹上了鮮紅的血色，使牠變成薄而透明，棕色的大眼睛深陷着，燒燃着。她舉起一隻抖顫的手，在那些女人裏面鑽來鑽去，不停地叫囂。因此她皺底述是殘破的，不完全的。

「這是在火車上，我就看出來的！」她向她們要了一根香烟，急忙地點着了，這樣說。

「你頂好說得詳細一點！」

「你又不是一個記者，要我怎樣說法呢？我告訴你吧：到了佛山，我底預料就完全對了，他並沒有把我帶到分號去，却在旅館開了一個很貴的房間。想想看，這是什麼意思呢？不是兩個很壞的房間一個很好的我罵他，說他不應該有這樣的居心……但是他笑了，他說這是我自己願意的，這不要臉的契弟結果，自然是這樣的，我連飯都不肯吃，重復跑出車站來了……」

在她說話的全部時間裏，丁翠華沉默着坐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裏，竭力把自己隱藏起來，不讓別人看見。她困難地等待着，身子不安地在坐位上頻頻地移動。最後，她說話的機會來了。趁着霍珠在後房裏洗臉，週圍一個人都沒有時候，她低聲對她說：

「你爲什麼把那些話對她們說出來呢？她們正少着道謠的材料！你這樣暴躁，對你不會有好處，可是如果你平靜一點——口風密一點呢？對你却沒有害處的你這傻女唉——」

她底腰向前彎，膝屈着，雙手撐住膝蓋來支持自己的上身，這樣站在霍珠旁邊，溫和而仁慈地勸告她。

那一年的整個夏天，綠宮美容室常常有一個奇怪的來客。他是四十多歲的男人，穿破爛的藍布衫褲，舊樹膠鞋。這種鞋子是用汽車輪底橡皮做成，專賣給一些拉車的和苦力穿的。他底腦袋歪得很

厲害左邊低陷，右邊肉瘤一樣地突出來，好像給一把大鐵錘重重地敲了一下才變成這個樣子的，他底舌頭非常不靈活，無論說什麼話都說不清楚。

「我叫鄒興，是阿潤底爸爸——從前在這裏打工的那個阿潤，他第一次來的時候，這樣介紹他自己。以後他就一直跑上樓找王才生，不跟任何人說話，甚至不招呼她們了。他很害羞，舉動生硬地在那些女人中間走過，喜歡掩住一邊臉，或者使力拉自己衣服上的鈕扣子。好像他只爲了一樁很簡單的，事情找她們底老板，每次只要幾分鐘就下來了，同樣地掩住臉，或者拉着鈕扣子跑出去。

但是後來有一次，她們聽見怒罵的聲音從王才生底小房間裏傳出來了。鄒興被推出了房門口，坐在樓梯上面哭。以後他就常常坐在那裏哭，臨走的時候用一條髒毛巾握住自己的眼睛——是這樣滑稽的一個可憐的人物。

離開了她們底工作場，女工們在樓梯中間攔住他，毫無次序地問他許多話。

「你這樣做，爲了什麼原故呢？」

「爲了我自己沒用。」他說，「讓我走吧，你們這裏有沒有後門？」

「你說話小聲一點，王才生怎麼說法，他對你怎樣了？」

「他欺負我，他說我想說詐他。」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

「我怎麼說得出口呢？又不是怎樣有光彩的！」

「不要緊，你說出來吧！霍珠遞給他一個雙毫，催促着。」說出來，對她們或者還有點益處……她們一定能夠給你幫忙。」

「她說什麼話呀？」有一個女人這樣問大家。另外一個敵意地接上說：「對你才有益處！」  
 鄒興堅決地拒絕了她們底要求。「對什麼人都不會有益處的，說出來只言使你們苦惱，望你們運氣好些！」

「不要這樣開心呵！」丁翠華哀求地說了，她底眼睛閃着懊惱的光輝。「跟誰開玩笑呢，跟你們自己嗎？」

有一個很熱的夏天的晚上，王才生喝了许多酒，從馬路外面回到綠宮裏來了。已經放了工，理髮廳裏空蕩蕩地，好像那裏鬧過水災。只有一盞電燈開着，懸在借電力旋轉的掛扇上面，牠底青冷的光芒被掛扇底葉子攪動了，在四邊的零星用具都整齊地歸回原位。只有四壁的玻璃鏡，睜大牠們底癡呆的眼睛的房間裏，水似地晃晃地湧流着。霍珠接受了老板底命令，一座彫刻的石像一樣坐在那裏等他。

「你還沒有好走——讓我坐下來，我們好好地談一談吧！我想了說多，我覺得我有點事情要和你說清楚……在你，或許老早就清楚了……：要不要吃一點生菓呢，我們可以買點荔枝來……：」  
 王才生這樣開始了他底姿態是和平而親熱的。但是霍珠底冷靜和沉默使他吃驚他喃喃地對自己說着話，自己側着耳朵聽，他感到坐在他對面的是一個陌生的女人，而他底週圍完全是陌生的，不屬於他自己，而且不是他所看見慣了的。

「你是一個有本事的女人，我這樣承認，一他不完全出於本願地說了出來。他底臉給酒氣籠罩住，緩緩地腫脹着而且有點模糊。打開了衣服上面所有的鈕扣，舉起兩手，由扇葉排趕着的涼風就一個圓球似地滾進他身體裏面去……：他對於他自己的第一句話有點後悔，恐怕在這樣一場談話裏

面是很不相宜的。所以，一他繼續說，「從第一天起，你就應該知道我希望你怎樣做，你就應該在我開口之前，告訴我你底真正的答復。但是完全相反，你——好得很，說了我許多壞話，把我和你兩個人的私事告訴大家……和那個忘八鄒興扯上一大把屁話……這就是你給我的答覆麼——也許是我一開頭就弄錯了的吧？我看見你值得做一個正工匠，就把那位置給了你了。錯處就在這個地方麼？把什麼都告訴我——今天晚上，我們有了個這樣好的靜悄悄的機會，我們得把所有的事情商量清楚……」他倒了一大杯冷水，仰起頭一氣喝下去。在這個時候，他聽見了霍珠底回答。

「我們兩個人中間，沒有一件私事，沒有什麼要商量的！」她用清楚而堅硬的語音告訴她底老板，坐在一張高高的理髮椅上動都不動。她棕底色的大眼睛一對探照燈一樣地監視着王才生，沒有遺漏一點最微小的動靜。「兩廣銀行底總理楊勉書和財政廳長古元祥他們是有許多事情要商量的。他們要算出每一個打工仔一天要多少錢才夠過活，能夠剩下多少錢——這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們要商量。我們有什麼事值得大驚小怪的呢，你是東家，你打出所有的色子，一切的人都聽你吩咐。」王才生站了起來，一隻手撐住長長的玻璃化裝台，一隻手隨意在玩弄一些小物件，發出清脆的響聲緩緩轉身，把臉正對着霍珠，他說：

「夠了，已經夠了！你那股冷氣使我難受，——我討厭這樣的人。不要拿我去比那些大人物，我知道我跟他們沒有一點相似的地方。我在什麼事情上面都沒有一點野心，甚至不想開一間銀號，我跟你一樣，是『摩登友』出身的，我底趣味有限得很……」

「我喜歡這樣的人物。在婉容理髮室那邊，有三個同事都對我說過這樣的話，她們立過誓，一生一世都做理髮匠。我們很要好，沒有吵過一次嘴。」

王才生臉上露出一種他從前所沒有的笑，——正確底說，一種臉上的肌肉底不自然的牽掣。受了勉強壓抑的喉音像青蛙一般叫出來。

「如果別人只有一條性命，你是有兩條的！一條在做正經事的時候，別一條玩着。」

「這並不是我底人品好醜的問題！你知道——要是我沒有那許多性命，那真夠我麻煩呢……不過我從前看見過有一要賣藥梅的脚色，他能夠一手玩刀槍，別一隻手拿起笛子來吹，他大概才是你說的那一類人。」

這樣的談話他們並不繼續好久，彷彿猛烈的炸藥底突然的爆發，王才生吼叫起來。他是用那樣高的聲音說話，不久他底嗓子就超過了一定的寬度而裂開了。

「我不要聽這些話，我不要聽，你簡直是一個妖精……我老老實實地告訴你，不要這樣來惹我底火！現在誰也不是在演戲，我們面前沒有一個看的人，可是你——以為我是一個主角，一個書生！我叫你答復我，『肯，不肯！』我又不是要娶你做老婆，這樣你就用不着挑得那麼『四正！』我只要你給我一句話，今天，今晚，現在……」他說了，他底呼吸急促而且困難。

「看你底意思，『霍珠』低聲說，『索性然而正直地，一是馬上就要開除我了麼？』」

她底問話得到一個較為緩和的答復。

「從這個地方，就看得出你實在只是一個蠢才，我為什麼那樣傻？一個好東家不會隨便辭退一個夥計，而我底目的又不是想餓死你。來吧，讓我們重新開一個頭吧……我相信我們不是立意要這樣談法的。」

「站住！」

在某一個瞬間，王才生曾經感到高興；同時自己疑惑着，爲什麼會把一件簡單的事情——一個不難解決的問題弄得牽牽扯扯，而且開始去找出自己言語上的錯誤。他緩慢地朝着霍珠那裏移動自己的身軀，但給這一聲吆喝嚇住了，他底步行的姿勢在一個靜止的狀態裏經過好一會兒。

霍珠手裏抓住一個從理髮椅裏拔出來的活動插枕，好像她正在擎起一把斧頭，她下巴因爲嘴唇向兩邊縮緊而翹起來，眼睛非常明朗地閃爍不停。她並不怎樣緊張，但是非常嚴厲地站在一個角落裏，拿兩邊的牆壁椅子和衣架做了她底障礙物。胸部劇烈地一起一伏，哼哼的鼻音從大的鼻孔裏噴出來，隨後就一點聲音都沒有地落在地氈上。電燈底光仍然浪似地在大廳裏湧着。有好一會兒房間裏只有電扇底葉子轉動的聲音……

她不能確實知道她是否可以打退她底敵人。她底視給一片迷濛的霞霧遮蓋着，看不清楚她前面的東西……但是她本能地這樣做了，而且繼續着她底威嚇和怒罵：

「不要碰我，你這狗動一動，當心我敲碎你底腦袋！如果你是一個人，你就要知道：一個人在現在應該怎樣做，你以爲你自己是什麼了，一個好東西嚇你——不過是一條水蛇，你——不過是一隻野狗，一個蟑螂，一個蜘蛛，一條淫蟲，你拿人來玩弄，欺負所有軟善的下作的人，你以爲你怎樣就怎樣，其實是瞎了眼睛……看錯人了，猜我對你有什麼貪心麼……來吧，試試看！賤種！死人頭！黑心鬼！」

他們那天晚上的談話就在這樣的狀態下面停止了。霍珠真實地感到了曾經襲擊過她的不是她底老板王才生那種獸性的企圖，而是不能支持的疲倦……她底眼睛，喉嚨，都乾燥得快裂開了。

她乞求撫慰似地望着偉大的，無窮的黑暗的天空，希望她底溫柔的氣息會使她甦醒……無意中，像發現了什麼鬼物那樣地吃驚，她看見了她底夥計丁翠華——一隻手無力地巴着牆，臉貼在綠



宮門口的大玻璃窗板上，眼淚在平滑的玻璃面上向下流，劃出幾條整齊的水痕。

「你都看見了？」

「從開頭到收尾。」

「嗯，那真是再壞也沒有了。」

她們用玉臂互相摟着並排走，霍珠竭力保持着沉默。丁翠華一隻手圍住她底腰，把自己的頭放在她底肩膀上面，低聲說：

「我這一輩子不會再像這回這樣後悔的了！我從前疑心過你，更壞的……我簡單妒忌過你！我是多麼糊塗的一團廢物呵！」

她一面頻頻地反復呻吟着，一面用她底牙齒輕輕地咬霍珠肩膀上的皮肉。

——文學——

## 旅途

許傑

一部破舊的長途汽車，在廣漠的平原中馳驅着。汽車顛簸得厲害，正如一隻破舊的舢板，在汪洋的大海中遇見了暴風。

車裏的人，一共是那麼寥寥的六七個，都是同在海裏遇着大浪一般，把一張恐怖而疲倦的面孔無力的掛在自己的肩膀上。

他們偶然把頭抬了起來，看出了車窗的外面，那一片荒漠的景象，便一高一底的，印入了他們的空中。他們把眼光轉到了車後，車後是一陣滾滾的泥霧——這泥霧拖長了尾巴，一直連到遠遠的空

間，才消散在這樣一個大漠之中。

時間是將近傍晚了，淡黃而無力的太陽，輪廓是非常模糊的，嵌在廣漠的荒野之上；它的這一天的灰色的行程，也將和車中這一羣勞頓的旅客同時結束。

這一帶地方，並沒有什麼山邱，也沒有什麼森林，有的，只是一片淒涼的荒野。

這時，汽車裏面忽然有一個四十上下的男子，抬起頭來，口裏想說一句什麼話。可是不知爲什麼，又把說到嘴邊的話收回去了。

原來，他在少年時代曾經讀了幾句書，懂得了一些美麗的辭句；後來，他也參加過一些社會活動，理解得一些豪放的情懷，只是這幾年來，因爲感到家庭的負累，生活的困難，所以仍不得不丟開兒女，帶着自己的老婆在這條灰色的路上跋涉。

早晨動身的時候，他們新上了這部長途汽車，這許多旅客們也會很興奮的談過天的。他們也談汽車的顛簸，也談今年的災荒。他們談着各地的災荒的情形，歷歷舉出許多可憐人們的遭遇。內中有一個旅客，說是會親眼看見一家災民完全在自己家裏吊死。也有許多人，是說各地災民真的在掘草根剝樹皮過生活。車過一個地方，離開白城只五六十里，他們便真的看見被剝了麥苗的麥田。這真是一個不得了的年頭，在現在春荒的時候，因爲另外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充飢，便不得不忍着痛，把麥苗割去吃了。他們實在是等不住了，眼前的日子還不能過去，那裏還能夠等到麥熟。固然，他們有些人也想把麥苗留住，等到熟，但是，你怎保得別人不要偷割你們的去維持眼前的生命呢？現在，他們眼看着這一種情形，大家只有嘆氣。最後，他們也又談到各地的土匪，又談到各人自己的生活，以及這番出門的目的。

可是談着談着，這車中的寥寥幾個旅客也就因着車子的顛簸和眼前的淒涼景况，終於把疲倦與勞頓漸漸堆滿臉上，漸漸沉默起來了。

眼前便放着這樣一片淒涼的景象，生在這狂風暴雨一葉孤舟般的顛簸着的汽車中的人們，還有什麼閒情來談天，來賞欣這北方的雄壯的平原呢？

可是這個時候，我們這位尚在少年時代而具有一片雄心的智識青年，終於因沉默了多時之後，看見這廣大平原上的落日景象，心裏好像感着什麼詩的意境來臨，便想起一大荒落日一四個字的美麗辭藻來。可是，等他一想起自己前面坐着的是一個三十開外已經做過三四個孩子的母親的自己的妻子，再想起自己爲了生活，終於忍痛丟開了兒女，把荒廢了幾年沒有做事的女人，也拖到老遠的立縣去混飯吃的情形，剛才由這雄壯與廣大的美景引起來的靈感，便完全打得粉碎。因此，他便把這剛要說出口來的一句含有詩意的說話，立刻縮了回去。

「你說什麼，苗成？」坐在他對面的自己的老婆，這時也覺得有些悶人得慌，忽然看見他想開口說話的樣子，以爲一定可以破一些寂寞。那裏曉得這叫做苗成的自己的丈夫，却偏把已到嘴邊的話吞了轉去了。因此，她就有些忍耐不住的開口問了這一聲。

「呵，呵！」苗成忽然聽見自己老婆的聲音，靜了許久的耳朵好像突然受到了什麼強烈的刺激，一時不曉得回答什麼話好。

「你說什麼呢？」

「我，我想總快要到了吧！——太陽都快落山了呢！——唔，總快了吧！」

他們雖然只有這樣幾句對話，總算已經打破這沉默的空氣。車的那一頭也就有一個人站了起來，伸了一伸懶腰，口裏也說：「快要到了吧！」

那人也是到立縣去的，同苗成他們正是同道。

這整天的長途汽車，真坐得有些疲倦。他們雖然知道明天還有半日的路程，但今天能夠早點到同縣，能夠舒舒服服的在客店裏睡一覺，不也是很好的事嗎？至於那些本來要到同縣去的，那是更加提着期待的心，希望這部破舊的汽車快點終給它這顛簸的行程。

那個人伸了一伸懶腰之後，便推開窗子，伏在窗口眺望。他在這廣漠的荒野上，向着汽車奔馳而去的方向望去。便在那廣漠的盡處，他發現一些隱隱的樹林，與在樹林中隱現着的，看來只有寸來高的屋舍。

「啊！他叫了起來，「同縣已看見了。」

這是一個好消息。自然，車中的人，聽見了這個消息，也都伏到窗口去。因此，他們又在計劃車到了以後的辦法。

「陳先生！怎麼樣到了？」那位到立縣去的旅客，把頭縮進了車窗之後，向苗成招呼。

「呵？城裏的檢查，真是很麻煩的吧！」苗成回答。

「當然！我行李帶得不多，到沒有什麼。你如果不進城，你們便有伴些。如果你倆要進城的話，那末，我也進城吧！」

「好，我們有伴，我們就不進城吧！」苗成終於決定了的回答。

「那末，我們等一下，便在車站上叫一部小車，連同行李，轉過西門車站的近旁，找一間客店吧！」

「好的，好的。」苗成的女人也表示了一個贊同。

原來，同縣是一個大縣。現在，在表面上，雖說這一帶的土匪已經完全肅清，但小股頭的土匪，還是時出時沒，在離城幾十里甚至幾里以內，還是時常有殺人劫舍的事情的。因此，這裏的軍事機關還是時刻提防着的。同時，城裏的警察也特別嚴密，他們對於外路來的旅客，是每崗都要打開行李，檢查一個底細的。

在平時，苗成他們的路程，本來可以從南門進城去，再轉過西門邊上，找一個安靜一點的客棧安頓一下的。但因為怕檢查的麻煩，又怕第二天早晨不容易起早趕出城門，所以，剛才在上車，才談起從城外繞道到西門不再進城的問出來的。

可是據說同縣城外就很荒涼，土匪殺人放火的事情就在這樣的近處也時有所聞，而城裏的駐兵却奈何他們不得。因此當時他們也有些躊躇。不過，想想與其進城還不如兜圈子，於是終於決定不進城。

汽車還是顛簸着前進，車中人却因已經隱約看見同縣的屋舍，早就活動起來。

好容易，這汽車才如病牛一般放了一聲長汽，隨即看見前面一些屋舍慢慢從地平線上抬起頭來。車中人都好像回復了一些生氣。

終於，汽車在一處矮房子的前面停住了，那裏居然也放着三四部小車，和幾個帶着扁担繩索的挑夫。看樣子是到了一個有人的地方了。

車中人爭先的往外鑽。

苗成也同着他的老婆提着一隻藤籃走了下來。

枯黃的太陽已經快要下山。但那無力的殘光還照射在矮屋前面一塊寫着同縣南站四個字的洋鐵板。

他們一走下汽車，那些挑夫和車子便擠過來向他們招呼。

苗成把籐籃交給他的老婆說：「卓君，你站在這裏。」自己就走下車後，從車子後廂取下自己的行李。

行李並不多，放在車後的，一共只有五六件，有的人已經自己拿着走了。所以挑夫與車子們雖然向他們前面嘮嘮叨叨的問着要挑嗎？要車子嗎？終於沒人照顧他們的生意。末了，就只膽苗成的三件行李放在車後，車夫挑夫們認為是最後的機會，便把苗成團團圍住。

苗成本來是決定坐小車到西門去的，便向推小車的招呼，問到西門外去要多少錢？但是推小車的人也不止一個，大家便擁擠過來，搶去他的行李。

這情形正像打架，像搶劫，弄得苗成難於應付。

那邊卓君看見情形，便拖着一隻籐籃跑過來幫忙。

可是娘兒們又能幫什麼忙呢？還虧得那個原先在車上約定的也要到立縣去的旅伴，他能說本地話，對他們吶喝了幾聲，才把幾件行李重新集攏來。

這班推小車的，面上都現着菜色，眼睛却兇悍逼人。苗成心裏暗想，這大概就是北方民族的表徵吧！想着，不免有點惴惴然——他們到了十分飢餓的時候，又怎保得一定會對你客氣——

但是，正在躊躇的時候，那個到立縣去的旅伴已經把車子叫好了。

他們是三個人，一共五件行李，同裝在一部小車上，從南門車站到西門車站車錢是八角。

枯黃的太陽和地平線更加接近了。推小車的已經用長繩在縛他們的行李。苗成向四週看看，剛才同車來的旅客都已走上了各人自己的道路。他想起自己同老婆爲了生活，跑到這樣偏僻的縣分來當小學教師，如今對着這樣一幅「大荒落日」的情景，安能不覺淒然！

坐上了小車之後，那獨輪的怪叫之聲便低抑而且鑽心的開始。在城外的小道上迂迴着，對橙色的落日前進——這的確是一幅很好的圖畫——苗成彷彿領略到「出塞」的風味了。

「你老的台甫，還沒有請教！」苗成向那背對背坐着的旅伴詢問。

「我，我叫明發。」那個旅伴回答。

等了一下，那個叫做明發的問：

「陳先生，是到立縣去教書的吧？」

「是的。」

「奶奶呢，奶奶也是會教書的吧？」

「哈，她也去教書。」

「你們真好，兩個都會教書。」

「也是沒有辦法呵！」

「你倆可沒有小孩？」

「怎麼沒有呢？」因為要吃飯，所以只得把自己的孩子寄養在親戚家裏了。」

提起了孩子，這做了三個孩子的母親的卓君深深嘆了一口氣。

「這種年頭，有了事情做就算是天大運氣了！」  
 「可不是。聽說立縣也在鬧土匪，學堂的薪水也不保發得出；不過，與其閉着在家裏挨餓，到不如來幫一下朋友的忙，——總是混飯罷哩！」

他們的談話一經停止，這個廣漠的郊原裏就好像只有這一路嗚咽的小車才是活的東西的。因為提起了土匪，明發便用當地的口音問那車夫。

「同縣近來還鬧土匪嗎？推小車的？」

「土匪怎麼會沒有？」車夫回答。

「不是說已經剿平了嗎？」

「剿是剿，小股頭的土匪是剿不盡。」

「噢！」

「三四天以前，北門外的錢家莊不是還燒了房子嗎？」

「搶？」

「自然是搶咯！」

「這裏不是有很多的兵嗎？」

「兵，兵是有的，但晚上很早就關了城門。先生，你們不曉得這個年頭的百姓多難做呵！」

苗成聽了這番話心中好像失了依靠的樣子。他想，如果在這種地方有那麼三五個所謂小股頭的土匪，突然跳了出來用手槍對住了自己，那還有什麼法子呢？

眼前的夕陽，已經快到地平線下了。小車還是在這些荒塚叢中轉動；所謂西門車站，還不曉得要



走多少時候才能到。想着，想着，苗成的眼睛彷彿就看見這些荒塚叢中現出一些拿手槍穿軍裝的影子來了。

突然，不知從什麼地方送來一陣襲骨的冷風，好像從也背後澆下一桶冷水，這才驚走了苗成那種疑神疑鬼的心情，使他渾身起了雞皮疙瘩。

「唔，好冷的風！」苗君把頭縮了一縮說。

原來今年早春，天氣特別溫和，苗成他們又是從五六百里以南的白城來的，如今驟然遇到這樣的北風，當然會覺得寒冷侵骨的。

可是，也正因為見着北風，就算告訴了他們沿城的路已經走完，從而再朝北轉，西門車站就在眼前了。

西門一帶，比起南門來，倒頗有些熱鬧。因為這個地方也有短短的一節街，街上也有十來家店鋪。小車子在一家掛着「安寓客商」的旅店前面停了下來。苗成心中凝着的恐怖才與兩腿的麻痺，同時得了一個疏散的機會。

太陽正好在這時落了山，北風吹動着客店的矮矮茅簷，從門外看入店內，只是一團的黑暗。苗成硬着頭皮，才同着卓君，隨店主人的招待進裏面去。

他們把眼光調節了好一會之後，才看得見屋內的佈置。這是一座茅屋，四週都是泥牆。在白天臨街一面的板門可以卸下，大概還放得進一點光亮。這時候他們早已把門板關起了，只留着一頭小門出入，因此，裏邊便像一個洞。

因為是黑暗，所以也覺得特別空洞。店堂中間放着一張板桌，板桌四週放着幾條長櫈。苗成他們

便由主人招待，坐在這板桌旁邊。

等到車夫把行李搬了進來，車資開發了之後，店主人便從裏面點出一盞用香烟罐改造成的煤油燈來。借着這煤油燈的光亮，苗成他們才看見上首壁上還掛着一幅關雲長，和一副「饒存漢室三分鼎，志在春秋一部書」的紅對聯。

一種說不出來的心情，在苗成心裏馳驅着。他只是呆呆的坐在桌前，毫為動靜。店主人過他們可要預備些什麼飯菜，他們却同聲回答，說要先弄好一張比較可以過得去的眠床。

這客店的結構是一個田字形。便在這店堂的隔壁，那邊又有一間與這邊這間同樣大小的房子。那房子的四週，沿着牆墊，處處排着六七鋪板床。這便是這客店的惟一的房間。

苗成看見這個形景，回頭看看卓君。他看見她也呈着這樣一張沉鬱的臉面，便回頭問店主人，可有比較清爽一點的房間。

這時，明發也站在他們後面，便接着對老闆說。

「這位陳先生和師娘，都是到立縣學堂裏去教書的。你們應該讓一張好點的床鋪給他們過一夜。」

老闆聽了這話，略為躊躇了一下，就決定把他自己與老板娘闖的床鋪，暫時讓給他們。於是，便又把他們領入後面一間房間去。這後房，也與前房一樣，是個套間。這一邊，接着旅客臥房的是廚房；那一邊，緊靠着店堂背後的，便是老闆他們自己的住房。不過這間住房，又隔開做兩間，外面一間，是他們三四個孩子的臥房。

自然，老闆他們自己的一張床是客店裏最精彩的一張了，苗成夫婦看了之後，當然再沒有話說。

卓君便留在那裏，看老闊把他的被鋪收拾出去，苗成便把自己的行李搬了進來。

在打鋪蓋的時候，卓君輕輕嘆了一口氣，打開被鋪之後，她便和身帶衣的睡在床上。

「卓君，怎麼樣，到了那裏了？」苗成裝着笑臉說。

「你還開心！」

「不開心又怎麼樣呢？」

「陳先生」明發在外面叫他，苗成便出去了。

「你們吃什麼呢？麵還是飯？」

「你呢？」

「我想吃麵。吃飯，他們這裏連豆腐都沒有？」

「苗成！」卓君又在裏面叫，「我們還是吃飯吧！問他們有沒有雞蛋。」

苗成便問老闊有沒有雞蛋。本來爲了災荒，他們是連雞也殺完了當作糧食的，老闊却答應出去找去，或者還可找到一兩個。因此，他就決定叫他們做一碗蛋湯來下飯。

苗成回到房裏，渾身疲倦，也便在卓君的旁邊躺下。他們倆一句話都沒有說，讓陰暗與慘淡吞沒了一切。外面正呼呼的吹着北風。

過了一下，外面叫吃飯了，他們走了出去。

飯是新煮的，顏色却有些灰色，不曉得是什麼米。坐了下來，一股使人發嘔的霉氣，衝入了他們的鼻尖。桌上的菜的確有一碗蛋湯——真是難得，可是除了雞蛋湯以外，還有一碗爛鹹菜，和一碗臭豆瓣。看着這種菜與飯，心裏便有些不想吃。可是，不吃肚子會餓，自己又沒有帶什麼點心，只好舉起筷子，

勉強扒些到嘴裏。

苗成心裏想，這一帶的人真不曉得過的是什麼生活。

可是，這一種飯菜，在苗成他們雖然覺得難以進口，在別的幾個旅客却是吃得滿起勁的——他們還沒有雞蛋湯呢。

像苗成他們本來，是不應該進這一種小客棧來的。他們很可以到城裏去過夜，但又怕檢查行李的麻煩。現在他們覺得有些後悔。

正在吃飯的時候，查夜的警察已經來了。

警察一共是六個，都打着燈籠，而且都背着長槍。初進來的時候，形勢似很嚴重，把店堂裏擠滿了人頭。可是，一個個的查問過後，看看到可沒有什麼。

他們問到苗成的時候，看神氣是特別的注意。但等到說明卓君便是他的老婆，又說明是同老婆到立縣去教書的，他們也便好像不跟他故意爲難了。就是行李，也只問了問，並沒有一定要查。

苗成吃好了飯，同明發打了一個招呼，便問老闆要了一隻煤油燈，同卓君進裏間去了。北風在外面吼着，長長的燈烟衝鼻的在他的面前旋繞。他擔心裏明天的天氣，怕要變化，因爲這一陣子的確晴得太久了。

房裏覺得有些冷，腳指頭手指頭都有點麻木。自然，他們只有預備睡覺一個法門，可是，等到脫了衣，吹滅爛，睡入了被窩之後，精神反而覺得興奮，許多事情，都在惱中迴轉起來了。他們都沒有說話，很想睡一個滿足，明天好再坐他半日的汽車。苗成是有意的把呼吸調均起來，但是，這床板却太硬，週身都感着不舒服。

忍了一下，他曉得卓君也沒有睡，便輕輕的叫

「卓君，你睡了沒有？」

「沒有。冷得很，睡不熟呢！」卓君回答。

「我也睡不熟呢！」

「唔！」

他翻了一個身，她也轉側了一下。

再過了一下，苗成又問。

「卓君，你在想什麼呢？」

「沒有想什麼！」

其實，這時的卓君正在想自己的孩子們。她想孩子們不曉得這時候已經睡了沒有，想他們的母親不想，又想寄在祖母身邊的大女兒和外婆家裏的大兒子，也許會想起自己的母親的，但寄養在奶媽家裏那個小的，總不見得會想吧——不過，她是曉得苗成的脾氣的，怕他要笑自己又顯露女性的弱點，因此有心閃避了他的問話。

「我沒有想什麼。你呢？你在想什麼，苗成！」

「我也沒有想什麼！」

其實，苗成也是一樣的，他腦筋裏這我正充斥着極複雜的事情。他想起眼前生活，想起後前的戀愛，想起了所謂鄉村經濟的破產，想起了災民與土匪的充斥——只是，他也不高興說出口來。北風在外面咆哮，他們只閉着眼睛等睡。一會兒，也不曉得究竟睡過了沒有，朦朦朧朧之間，忽然

聽見下雨的聲音。

苗成又翻了一個身。

「卓君，卓君！」

「唔！」

「好像落雨了呢！」

「唔，落雨了，真倒霉。」

「明天可不得了！」

卓君也翻了一個身。

忽然，外面有人在敲門。細細一聽，的確有許多人聲，而且敲得很急。

自然，在這樣的靜夜，這敲門的聲音，客店裏的人都是聽到了的。但大家都不敢睜。

苗成一滾身坐了起來，立刻就on被外摸衣裳。這可怎麼了，到這時候許還來敲門——一定是土匪。隨後卓君也坐了起來，也慌忙的摸着穿衣。

「嘖，嘖，嘖……」

「開門，開門！」

「你們這批死豬，睡死了！」

「故意不應，老子可要揍死你的！」

外面的嘈雜聲音完全聽見了。他們可嚇得一動也不敢動。

「那一個喲！」老關在答應了。

「開門開門」

「查夜的！」

「不趕快開，打破門板。」

苗成和卓君，連每個牙齒，每個細胞，都起了戰慄。

「查夜，已經查查過了喇！」老闊的聲音也有點顫抖。

「不開門，就開槍，媽媽的！」

「開槍，開槍好了！」

這還不是土匪嗎，要開槍了，這怎麼好？苗成心裏想着，好像真的聽見槍聲的樣子。

「我來，我來開，我來開。」

老闊把門開了。

十幾雙皮鞋的聲音响了進來。同時還好像有腳踏車轉動的「叮叮」聲。

「躲着土匪吧，媽媽的，不要開門。」

「搜，搜，搜！」

這可遭了，苗成想着，齒牙只是打戰，耳朵隆隆的作响，好像聽見老闊也在發抖着叫，「土匪土匪！」

「躲着土匪嗎？」兇惡的聲音咄咄逼人的問着。

「不是土匪，土匪——」老闊的聲音。

「你是老闊嗎？」另一個聲音問，嚇得鬼樣的你說，你們店裏住着幾個客人——這麼大驚小

怪！——我們是查夜的——幹嗎老不開門？

「查查夜不是查過了嗎？」

「還要查呢！」

「查查吧！」

「你說，今天晚上，你們這兒有多少客人過夜？」

「客人一共五個。」

隨後，苗成又聽見許多脚步，走進明發他們睡的那間房裏。

「真是查夜的嗎？」苗成心裏想着，神志好像又安定了些。「丟那媽，真嚇死人哩。」苗成輕輕的對卓君說，卓君還在發抖。

「你到那裏去？——做什麼的？——竹篾裏帶的什麼東西？」

苗成聽見這種查問的聲音，心神又加安靜了一些。

「這裏是三個人，還有兩個呢？」

苗成想，這可麻煩到我們了。但他還是不响，靜聽着怎麼樣，只聽見老闖回答：

「還有兩個是夫婦，他是帶女眷到立縣去教書的。」

「有女眷？」

「唔！」

苗成聽他們問到女眷，心裏又緊張起來。假如他們跟我開一下玩笑，那——可是他仍不敢出聲，假裝着沒有醒，隨即聽見一個兵士走到他房外，用手電燈照射着，口裏問：



「是夫婦嗎？」

「是的一老闖回答，「他們是夫婦，已經睡了，不要查了吧！」

「好好，既然是夫婦，就算了吧！」手電燈的直射的光線就掃過去了。以後便聽見他們向老闖要床鋪，他們預備在那裏過夜了。

那邊房間裏還有四張空床鋪，將他們幾個人安頓下去，空氣總算復歸靜默。

這時候外面的雨似乎還在落，北風也吼得厲害，室內雖然靜默了，但他還是睡不着。卓君已經和衣躺下了。過了一下，苗成也只得和衣躺下。

瞌睡之間，好像已經沒有雨聲了，可是風却刮得更大，連這客店的幾間房子都有些搖撼起來。他想：「這樣的大風，明日或者會晴吧？」他又輕輕的叫着卓君，卓君可也沒有睡。

「明天恐怕會晴呢，風這樣大！」他把它當作一個好消息似的告訴了卓君。

「唔，」卓君回答，「不曉得幾點鐘了。」

苗成抬起頭來，往黑暗中察看，只見屋頂下面那一尺見方的小窗，似乎已經透進一些昏濛的白光。

「應該是雞叫的時候了吧！」可是，除了風聲，一切都非常靜寂。真的，恐怕連報曉的雄雞都被吃得精光了！

他們又把眼闔了攏來，好像天既亮了，這才可以放心。一下子他們就睡着了。

及到醒來的時候，天已經大亮。苗成走出房門，明發便迎着問他昨晚可睡得好。他問起那些兵士他們說是天沒有亮就走了。

據他們說，人是一共十個，都有腳踏車，手槍，手電燈，及大毛毯，穿的都是軍裝。這個時候大家重新說起來，還覺得有些驚悸而且神奇。但有一個旅客學着老闖開門時候那種結結巴巴的神氣，引得大家發笑。

天已經晴了，各人的心境，也好像重見了光明，有說有笑的，一切已轉回了靜穆。

苗成心裏暗自取笑自己，正如那個旅客方才取笑老闖一般，覺得一夜的虛驚未免好笑，又有些內慚。

他們洗了臉，早飯已經預備好了。爲了昨晚落雨，今天到立縣去的車子究竟有沒有，還不得而知。可是飯總得先吃。

太陽已經從雲縫裏鑽出來。汽車是照常行駛。苗成他們放下了飯碗，便叫客棧裏的人把行李搬到了車站。